heiyuheiyu

黑雨





【日】井伏鳟二著　柯毅文　颜景镐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日〕井伏鳟二 著　柯毅文　颜景镐 译　湖南人民出

黑雨

黑雨　黑雨　黑雨　黑雨　黑雨

黑　雨

〔日〕井伏鳟二　著

柯毅文　颜景镐译

责任编辑：林怀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97,000　印张：10.25　印数：1——62,600

统一书号：10109·1478　定价：0.84元

井伏鳟二和《黑雨》

井伏鳟二是日本当代著名的小说家。生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家乡是广岛县深安郡加茂村，自幼很受家中长辈钟爱，在文学的爱好上接受了家庭的熏陶。在家乡中学毕业后，选中了文科出名的东京早稻田大学，同时在美术学校学画，为他走文学的道路打下了基础。大正十二年（1923年），他才二十五岁就发表了学生时代的习作《山椒鱼》，显示了他的才华，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从此登上了日本文坛。进入昭和年代（1926年起）以后，是他创作兴旺发达的时期，并逐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井伏文学，以创作的“风格独特”和文笔的“幽默含蓄”两大特点见诸于文坛。日本文学界的评论认为：他是一个“真正具有个性的实力派作家”，并“在昭和文学中处于核心地位”（见明治书院1980年出版的《现代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他今年已是八十四岁高龄，依然没有停止创作生活，这是很令人敬佩的。

井伏有着极为丰富的创作实践。他博览群书，广事交结，经常外游，喜爱钓鱼、下棋，对市井平民的生活，植物花卉的生长，小至昆虫的活动，都有细微的观察，这就大大地丰富了他的创作源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期间，他被征入伍，在东南亚前线呆过两年，目睹了战争带给人民的灾

难和法西斯军人的残暴专横，激起了他内心的义愤，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一九六八年发表的随笔《母亲》一文中，记述了他和当时已是八十六岁的母亲的对话：

"阿鳟，听说你在东京写小说，是看到了什么才写的呀？"

"您是问看到了什么才写的么？可多哩，各种各样的景色啦，河啦，山啦，都看了。还从历史书上看了故事，从人们那里听了谈话。还有我自己想到的事，在这人世间见到的事，如此等等，我写的就是这些事"。

"这么说，不要仿照着什么写吗？"

"这个呀，书越读得多，好点子就会越多呗！"

"还得翻翻字典吧。可别把字写错了，写错了字，那就全完啦！"

从这段对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井伏作品的来源，而家庭的教育又是如何促使他在创作中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啊。

井伏创作的初期，多富于遐想，往往借助花鸟鱼虫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后期才逐渐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把创作重点放在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上，对他们寄以无限同情，代他们申诉疾苦。他最善于抓住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不大显眼的事物，并从侧面进行观察之后，再运用他那独特的描述手法和最通俗的语言文字，进行精雕细刻，那真是一般中寓深情，平凡里见高艺，使人读来感到真挚、热情、有趣、感人。他的作品，除了以小说为主外，还有大量的随笔和诗歌。《井伏鳟二全集》在一九七五年就已编成

十三卷，其中《约翰万次郎漂流记》获直木奖，《今日停诊》和《早稻田的森林》均获读卖文学奖，《漂民宇三郎》获日本艺术院奖。他于一九六〇年被推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并于一九六六年获国家颁发的“文化勋章”，是一位很有人望的文化老人。

《黑雨》是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为题材背景撰写成的长篇小说，最初以《侄女的婚事》为题，从一九六五年元月起在日本《新潮》杂志上连载，八月以后改题为《黑雨》，到第二年九月才刊载完毕。成书出版后，是一部很受文学界重视和读者喜爱的小说，获野间文学奖。

书中主人公闲间重松，原在广岛一家军需公司工作，原子弹落在广岛，强烈的光辐射灼伤了他的脸部，大火烧毁了他家的房屋，他所在公司的工厂也停了工。但他一直拖着患有原子病的身体，在广岛的废墟上来回奔波，处理各种善后工作，包括临时充当和尚，学着念经，去为死难者超度亡魂。他先把妻子繁子和养女（侄女）矢须子送回老家小畠村，自己直到八月十五日天皇发布了投降诏书之后，才被遣散回家，在乡下借养鱼来排遣病中的苦闷。然而，几年来，他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体，主要是侄女的婚事。因为谣传矢须子在广岛被炸时，遭到了原子能的伤害，怀疑她患了原子病。尽管几次有人前来说亲，但一听到这风声，人们就担心害怕，不愿再谈下去。这对一个少女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刺激啊！对此重松感到自己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因为重松为了使这个年轻女子躲避征用，

才把她从乡下叫到广岛来的。当然，重松和妻子繁子起初并不知道矢须子患有原子病，轰炸的当时，矢须子正去郊区疏散东西，远离爆炸中心十多公里，既未挨炸，也未受伤，身体看上去很健康。为了证明这一情况，重松决定把矢须子当时的日记誊抄出来，连同医生开的健康证明交给主动来信求婚者的介绍人，一心指望能借此平息谣传，使侄女喜结良缘。但万万没有想到，矢须子在原子弹爆炸之后降下黑雨时挨了浇，沾染了原子放射能的毒物，这种不知名的病毒侵蚀到了这个善良的姑娘的肌体内部。在起初病状不太明显时，矢须子为了自己的终身，也竭力隐藏着痛苦。正当婚事谈得火热的时候，内部的病症很快发展成为不治之症。这样一来，不但亲事全无指望，而且病魔在严重威胁着这个少女的生命……

小说并未过多描述矢须子的病情和婚事，而是巧妙地发挥了“日记文学具有记录性和小说性”的特点，把重松一家三口的日记和多种旁证材料，用夹注和补记的形式，向读者展现了广岛挨炸时的情景：瞬刻之间，爆风和闪光摧毁了整个广岛，眼前是一片废墟，到处是累累尸骨，城市在混乱中燃烧，人们在怆惶中逃命。可是，这杀人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谁也无从知晓，大家都处于虚脱状态之中。小说在描述了这一中心内容的同时，也旁及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进行的祸害人民的战争。原子弹落到广岛之前，日本实际上已处于物资奇缺，怨声载道，人民精疲力竭，社会动荡不安的绝境。然而统治者仍在加

紧对物资和言论的管制，强迫人民卖命，甚至提出以不惜一亿人“玉碎”，来作垂死挣扎。在井伏的作品里，很少苛求和责难他人，也不多提主义和主张。但在《黑雨》里，他运用了既锋利而又含蓄的笔调，对当局的欺骗和军人的蛮横，作了无情的揭露、讽刺和鞭笞，从而激起人们义愤填膺地去反对屠杀人民的战争。

《黑雨》的创作手法也确有独到之处。主要是采取了所谓“通过平常心来谈异常事”的方式，象一般人拉家常似的，把原子弹轰炸这一前所未有的、极不平常的大事讲述出来。对于可怕的原子弹所造成了的惨状，并不是一接触就使人触目惊心，以致读不下去，而是由浅入深，由点到面，逐步把人引入现场。而且往往在写得催人泪下时，却采用轻松和幽默的笔调，去描述那养鱼、钓鱼的悠闲生活，以缓和读者的紧张心情。这样不仅使人读来不觉乏味，反而觉得有张有弛，妙趣横生。在小说的最后，当天皇发表投降诏书的关键时刻，井伏的笔却避开了那个可怕的紧张场面，而描述了主人公重松观赏清水沟里逆流而上的小鳗鱼的情景，并鼓劲似地说：“好哇！往上游吧，游吧！”这种收尾，不仅不会使人读后感到心情沉重，而且会使人在悲愤之余，对前途充满信心。

日本文学界对《黑雨》的研究和评论极多，综合起来看，主要是认为：战后日本以原子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为数甚多，而《黑雨》则把“原子弹文学”、“日记文学”和“井伏文学”揉成一体，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学作品，是“其他取

材于原子弹的诗歌和小说所不能比拟的”，是“井伏文学的一大杰作”。其所以获得成功，那是因为井伏亲身在东南亚经历过战争，原子爆炸时，他在广岛乡下，事后亲赴现场观察，目睹一切，又从友人手中获得了丰富的现场记录和日记等第一手材料，经过二十年的酝酿才撰写出来的。总之，小说知识开阔，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有血有肉，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可以借此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实质和当时日本人民的处境，同时在现代化战争中，对如何防范核武器，也会有所借鉴。当然，这部小说在素材的运用上，多少给人以凌乱堆积之感；在对战争的态度上，也不该偏激到反对一切战争的地步。尽管如此，《黑雨》仍不失为值得一读的好书。

译　者

一九八二年于南京

一

最近几年来，小畠村的闲间重松为侄女矢须子的事，心里一直感到很沉重。他觉得不光是这几年，今后也得承担这难负的责任，象是欠了人家两三重的账一样。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矢须子的婚事遥遥无期。情况是这样的：有人谣传矢须子在战争后期，被征用在广岛市第二中学服务队炊事班工作。这一来，在广岛东边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小畠村的人，就说矢须子是原子病患者，还说重松夫妇把这事给隐瞒起来了。因此就没有人来提亲了。到这附近来说媒的人，听到这个谣传，也都一个个推脱掉，不愿再往下谈了。

八月六日那天早上，广岛第二中学服务队，是在广岛市西部的一座叫作天满桥什么的桥上，听取训辞时挨炸的。就在那一瞬间，学生们全都被灼伤，可是，带队的教官还让全体学生一起用低音唱《到大海去……》①的歌。刚一唱完，他就宣布“解散”，自己带头跳到了涨潮的河里，全体学生也都跟着往下跳。只有一个学生好不容易逃了回来，告诉了以上的情况。据说这个学生过后不久也死了。

人们认为：这是从小畠村出去的“挺身报国队”队员从广岛逃回之后说的。可是，说矢须子在广岛第二中学服

① 提倡以死殉国、效忠天皇的歌。

务队炊事班工作，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她在炊事班工作，炊事班的女子，按理也不会到唱《到大海去……》歌的现场去的。矢须子在广岛市郊古市町的日本纤维股份公司古市工厂里工作，当富士田厂长的传达和收发。日本纤维股份公司和第二中学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矢须子进了古市工厂以后，一直住在广岛市千田町二条八六二号重松夫妇的家里，而且和重松一起乘开往可部的电车，到同一个工厂去。这与第二中学也好，服务队也好，根本不相干。只是第二中学有一个毕业生，是出征到中国华北去的军人，因为慰问袋的事，给矢须子寄来了一封过于郑重的感谢信，过后不久，又写了五、六首和歌寄来。重松还记得矢须子把它拿给老伴看，老伴说："矢须子，这就是常说的相闻歌① 吧。"别看老伴上了年纪，说这话时，脸都红啦！

有人认为：战争期间，根据军部的言论统制令，禁止散布流言蜚语，用巡回告示牌的形式和其他办法，限制了人们的言论自由。可一到战后，什么拦路抢劫啦，强盗啦之类的谣传；什么赌博啦，军部囤积物资啦，一夜成了暴发户啦一类的传闻；还有关于占领军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却一下子泛滥起来。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事在不知不觉中全都被人们忘掉了。关于矢须子的谣传，如果也能这样被人遗忘，那该多好。可是，事情并非如此，

---

① 原文作"相闻歌"。日本古典诗歌《万叶集》中有相闻篇，主要是男女间赠答歌和恋歌，故称相闻歌。

每当有人来谈矢须子的亲事时，说她在广岛第二中学服务队炊事班呆过的谣传，就又散布开来。

起初，重松曾经想过：究竟是谁散布这种谣言的呢？得把那个元凶找出来。可是，在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在广岛的小畠村的人，除了重松、老伴和矢须子之外，只有属于“挺身报国队”的青年和服务队队员。“挺身报国队”由县内各郡征集来的青年组成，他们担负着广岛市内的防火和强制疏散民家的任务。小畠村的青年被编在神石郡和甲奴郡混合部队里，取名为甲神部队。他们的任务是拆毁民房。他们把房子的所有柱子用锯子锯断八成，再用粗绳套住大梁，二、三十人一起使劲，把它拉倒。平房比较难倒，嘎嚓嘎嚓地响一阵之后，才倒下来。二层楼房比较容易，哗啦一下就倒了。不过尘土飞扬，在五、六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人不能靠近。可是，甲神部队的人和服务队队员到达广岛的第二天，在即将投入作业的时候就挨了炸。除了当场被炸死的之外，全都烧得满身是伤，被收容在广岛附近的三次、庄原、东城等地。为此，小畠村派出消防团员，乘坐木炭车，出发到广岛被烧毁的地方去，接着在停战的那天早上，义务劳动的青年团员到三次、东城的临时收容所去寻找伤员。义务劳动的青年团员出发之前，在青年团代理团长出席下，听取了村长的饯别致词：

“诸位，值此战时繁忙之际，有劳诸位大驾。我没有多少话好说，你们将要接回来的伤员，因为都是全身烧起了泡的人，所以希望你们多加注意，不要给伤员再添加痛苦。

敌人使用了所谓的新式武器，空袭了广岛市，几十万无辜的广岛居民，一瞬间被扔进了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据从广岛逃回来的“挺身”队员说，新式武器投到广岛市的时候，一片“救救我，救救我”的哭喊声，几十万人的声音，如同从地底下迸发出来一样。我从广岛回来时，看到整条福山街变成了一片瓦砾，城堡上的天守阁，了望楼都被烧毁了。所谓战争，原来就是这样，使我感到心中阵阵绞痛。可是，不管怎么说，战争正在进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你们作为义务劳动团的团员将去接回战友，唯有这作为不停进击的标志而带去的竹枪，希望注意千万不要丢失。现在，当此为你们送行之际，天既未明，灯也不点，就这样说说我为你们饯行的话，实在遗憾之至。但鉴于时局，希望大家谅解。”

村长的这番演说一结束，就面向被欢送的八十多个人，举起双手领头高呼：“那么，为欢送义务劳动团员奔赴征途，让我们三呼万岁吧！”

义务劳动团员编成三队，分别奔赴三次町、庄原町和东城町。大家跟在马车后面默默地走着。到东城去的一队，走到大致位于小畠村和东城两地正中间的油木町时，就在路边农家的廊檐下坐下来吃中午的盒饭。当时，房子里的收音机传出了重要广播，大家一时都默不作声了。

“早晨村长那番欢送辞，实在太长了。”一个赶车的人这么说。这一来，话匣子打开了，大家就为什么要带竹枪一事议论了一番，最后决定作为礼物，把竹枪留给借廊檐

给他们休息的农家。

东城町的收容所是临时凑合用的旧房子，里边有两个监护人。可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被炸的人在铺席上乱滚，脸都烧烂了，分不清谁是谁，其中有的人，该长头发的部位却光秃秃的；有的人，只有在看上去象用头巾包过的部位还有点好皮肤，两个腮帮子就象老太婆的奶头一样耷拉着。但受伤者的耳朵却还能听得见，所以我们一边一个个地问他们的姓名，一边在光着身子的人的皮肤上用墨汁写上姓名，对那些身上还挂着几丝破布条的人，就把名字写在那破布上。受伤者痛苦万分，又是哼又是滚的，来回直折腾，这样做虽然简单了些，但不这样做就分辨不出人来。

“医生在干什么？医生不作治疗吗？”

一个劳动团员这样问护理人员。可是，医生也不知道怎样去治疗这种病人，对这种少见的病，真是束手无策。受伤者除火伤的痛苦之外，为什么还有另外的痛苦，其原因不得而知。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注射了鸦片全硷镇痛剂。只有六个人暂时减轻了痛苦。据说，医生所带的这种药，也就是这么些了。

这是后来重松从广岛被遣送回来之后，一个义务劳动团员告诉他的。这时，重松本人也已经有原子病的症状了。稍微多做一些农活，就感到身上没有劲，头上长出小疙瘩来，一抓，头发就往下掉，一点也不感到痛。在这种情况下，重松只好休养，尽量加强营养。一般说，被炸者的症状是：不知为什么身上没有劲，而且活动不自如，几天之

后，头发完全脱落，可一点都不痛，牙齿先是松动，接着就掉下来，最后精疲力尽而死。发病初期，如果感到身上没有劲，那么最紧要的，首先是休养，加强营养，如果勉强做事，就会象笨拙的园丁移植的松树一样，体力逐渐耗光而断送性命。在小畠村的邻村和邻村的邻村，那些以为自己侥幸免于挨炸，而兴致勃勃从广岛回到家乡来的人，开始还起劲地干了那么一两个月的活，到后来在床上躺了一星期到十天左右就死了。这种病一在身上某一部位出现，就感到一种特有的疼痛，肩上和腰上的疼痛也非其他病症可比。

重松被巡回医疗的医生确诊为原子病。从福山的藤田医生那里，也转来了同样的诊断。不过，矢须子绝对没有病。她经过医生应有的健康检查，又在保健所接受了对被炸者的定期健康检查，血球数、蛔虫、尿、血沉、扣诊、听诊以及其他等等，全都没有异常。这是战争结束后四年零十个月的事，对矢须子来说，正是人家来提亲说媒的难得的高兴时刻。对方是山野村某一世家的年轻少爷。也许他在什么地方看到过矢须子吧，特意请了介绍人来提亲。问矢须子，她说没有意见。重松心想这回可不要让原子病的谣传再传播开了，所以特意请医生给矢须子开了必要的健康诊断证明书，邮寄给介绍人。

“这回可是好喽，真要加倍小心啊！如今的人有一种倾向，结婚之前，都要交换健康诊断书。这一来，对方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吧。那个介绍人说是旧军人的太太，总该懂

得城里的新风俗吧。这一回可真该不成问题喽!”

重松对老伴这么说，象是很有把握。可是，这种周密的做法虽说很有心计，却招来了相反的结果。看来，介绍人到过小畠村的一些人家里，打听过矢须子的健康情况，来信说，希望了解从投下原子弹那天起，到回小畠村之前，矢须子在广岛的行踪。还说这是她作为介绍人的个人希望，不是和求婚者商议之后提出来的。

重松再一次感到自己很内疚。他老伴看了那封信后，没有说什么就将信交给了矢须子，视线落在铺席上，可接着又站起身来，走进储藏室去了。矢须子也跟了进去。过一会儿，重松偷偷地往里一瞧，看到老伴把头倚在矢须子的肩膀上，两人抽抽搭搭地在哭。

“好吧!这回就算是我搞坏的，可是，用造人家的谣，来对待患冤孽病症的人，又是为了什么呢?不，我要重新努力，闯过这一关。”

话虽这么说，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矢须子慢腾腾地站了起来，从柜子的抽屉里拿出正在用的日记本，默默地交给了重松。这是矢须子一九四五年度的日记。封面上的图象是交叉着的太阳旗和海军旗。还在广岛千田町的时候，矢须子经常在晚饭后，用小炕桌当书桌，在这本子上写日记，不管当天怎么累也从未间断过。

矢须子记日记的方法，是在那么四、五天里，每天只是简单地写上五、六行，等到了第五天或第六天，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归纳起来，详细地记述下来。这是重松老早以

前所采用的方法，因为重松传授给了她，矢须子就沿袭下来了。每当晚上回来得很迟，困得难受的时候，只好简单地写一下，是从这点立意得出的方法。重松自称为“缓急式”的日记形式。不管怎么说，重松认为有必要把矢须子的日记誊写出来，送给介绍人。

重松把一九四五年八月五日以后几天内的日记，原样誊写出来。

八月五日

向富士田厂长提出了明天请假的报告，准备回家疏散东西。疏散的东西有：姑母带家徽的夏冬季衣服、腰带三条、冬服三件（其中一件是曾祖母结婚时穿的黄八丈①。这是一件珍品）、夏服四件、姑父冬天的晨礼服、夏冬的家徽服和家徽大褂、冬天的西服二套、衬衣一件、领带一条、毕业证书一张。我的夏冬衣服、腰带两条、毕业证书一张。以上东西用草席捆包起来，我肩上挎的包里，还装有三合大米②、现用日记本、钢笔、图章、红墨水、三角巾。（疏散的东西在停战后第二年，原包未动地送回了小畠村——重松日后补注）

半夜发出了空袭警报，B29编队掠过上空。三点左右解除警报。姑父值完夜班回来，两手揣在怀里说：

---

① 原文作“黄八丈”，系日本伊豆八丈岛的特产，是一种黄地带茶褐色格纹的丝织品。

② 一合为一升的十分之一，约为0·18公升。

前几天，B29 向小皛村附近撒下传单声称“不会忘记空袭府中町，迟早会来空袭的。”据说，传单上的词句写得很吓人。难道府中町也会被空袭吗？据前几天从山梨县来的人说，甲府市被空袭之前，B29 撒下了用最好的印刷纸印的象小册子一样的传单。据说传单上写着：在美军占领的塞班岛①，还有别的什么岛上，日本人得到了足够的粮食，过着愉快的生活。这种印刷纸，在广岛是连看也看不到的。

三时半，就寝。

八月六日

早上五时半，能岛先生开着卡车来了，来运疏散的东西。古江町有闪光和轰炸声。广岛市街上到处是喷火似的黑烟。往回走时来到了宫津町，乘船在御幸桥下登岸。姑妈平安无事，姑父脸上受伤。这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怪事。整个情况尚不清楚。房子倾斜了十五度左右，这篇日记是在防空壕的入口处写的。

八月七日

昨天本来决定要搬到宇品工厂的工人集体宿舍去，但难以实行，只好作罢。按姑父的意见到古市去

---

① 塞班岛为太平洋上马利亚那群岛中的一个小岛，面积122 平方公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日本托管，太平洋战争时，美军经过一场激战，付出很大的代价才占领该岛。现由美国托管。

避难，姑妈也一起去。在工厂办公室里，姑父流了几行眼泪。广岛变成了焦土的城市、灰烬的城市、死亡的城市、毁灭的城市。累累尸骨，这就是无声的反战论。

今天调查工厂所受的损失。

八月八日

为做早饭忙杀了我。

公布了关于经营工厂而作出的决议事项的要点。

八月九日

今天仍有难民前来避难，里面混杂着职工和厂外人员。这些人几乎全都受了伤。没有一个人衣服够穿的。其中有的还抱来了骨灰盒，嘴里一边喃喃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边用绳子把骨灰盒挂在窗沿的内侧。还有一个中年人分给大家每人三张新明信片，并以诙谐的口吻说：“不必客气，请把它寄给担心你们安危的亲友，这些明信片是我家制造的，要多少送多少。可是，只限于在场的诸位。”这个中年男人，用很脏的布包着头，长着一张可怕的脸。他拿的明信片大概是从被轰炸的邮局里或什么地方捡来的吧。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大部分人正在睡午觉。今天我感到思考力好象有所恢复似的，所以决定把六天来发生的事，再回顾一下。

六日早上四点半钟，能岛先生驾驶的卡车来了，

装上了疏散的东西。同行的有能岛先生的夫人、官地先生的夫人、吉村先生的夫人、土居先生的夫人，全都是同一条街一个组的人或邻街的人。大家各自坐在疏散的东西旁边。五点半钟出发。

沿着街道从己斐町向古江行驶的途中，在一块种植着小米的五到六坪①的空地上，有一个褐色的、和大人一般高的男木偶人，当作稻草人站在那里。能岛先生一边让卡车缓缓而行，一边敲着隔板说："你们瞧，有一个怪物。"虽说是木偶人，但跟塑像一样，脸和手脚都做得很精巧，腰上还绕着草绳。看起来好象是纸制工艺品。能岛先生的夫人说："那是从南方土人那里带来的稻草人吧？"官地先生的夫人说："那是百货公司的模特儿，也许是被油脂炸弹的烟雾或别的什么给弄黑的。"土居先生的夫人说："真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被烧焦了的真人呢！"

到达古江是在上午六点半钟左右。农民家里还关着雨窗。在能岛先生夫人的老家，她父亲和母亲打开堆房的门在等着我们。我们把东西卸下来，放进堆房里。能岛先生的夫人说，为了慎重起见，给我们写了个领回东西的证明。并把我们让到正房的客厅里，拿出带黄酱的黄瓜当点心请我们吃。他们全都是热情好客的人。夫人的父亲象要女婿能岛先生帮忙似地说："家里

① 一坪约等于3.3平方米。

的桃子虽说还青了一点，但还是请大家尝一尝，经过晚上的露水一打，倒是蛮好吃的。”他走到外边去，很快就拿进来一个装有十来个桃子的竹篓子。据说这桃子是大久保种，确实还青了一点，但能岛先生的夫人给我们削了皮。

能岛先生和他夫人，一向对我们村里人非常亲切。据传，能岛先生与一个姓松本的左翼学者一直很亲近，所以打战局日趋激烈以来，为了逃避当局的耳目，他在与街上人的来往中比较注意。松本先生毕业于美国的大学，战前，和美国人有通信来往，所以曾被宪兵队传讯过几次。因此，松本先生对市政府的人、县政府的官员和警戒防卫团员也就更加警惕。有空袭警报时，他比谁都早跑出来，到处去招呼："空袭，空袭！"即使待在家里，他也不松开绑腿。据说他还提出要参加妇女的竹枪训练。堂堂一个学者，却为此花尽了心血，真叫人感动得落泪。关于松本先生的这种做法，重松姑父曾经说过："松本先生在当官的面前之所以显得战战兢兢的，那是因为现在的世道乱了套，有这样一句话叫作'游船也用来装萝卜'，松本先生的做法用这句话来比方，也许不恰当。山本勘助① 也曾一时隐姓埋名，扮作花匠。他与这事也有所不同，他跟变节分子不一样。象松本先生这样的人，也许是得了特务恐怖症吧。

① 山本勘助，日本战国时代(1467—1568)的武将、兵法家。传说最后死于沙场。事迹不详。

可是，一般说，作为一个男子汉，不到非脱大褂不可的时候，是不会下狠心脱掉的。”

松本先生本来是随时都可以疏散的，但他担心自己说不定会被怀疑为特务，所以光为帮助街上的人，几乎每天都在奔波。虽说能岛先生也是这种派头的人，可我们却趁机让他驾驶卡车，寄存我们的衣物，这太不应该了。也许在能岛先生看来，我的衣物、毕业证书等东西，在战争之前就是一堆破烂货吧？

能岛先生夫人的老家，房子是很雅致的。要盖这么大一座住宅，那是要占用几町步①田地的，甚至要有几十町步田地呢。当我看着外面的假山，在这么估量着的时候，听到传来解除警报的汽笛声。一看表，是八点钟。每到这个时候，美国气象观测飞机总是飞来，在广岛市上空一掠而过。我们觉得这是司空见惯了的，所以没有怎么放在心上。院子里有四、五个附近的小孩在玩，有的吊在开进门里的卡车挡板上，有的坐在上面。能岛先生夫人的父亲请我们喝茶，端来了各种各样的茶具。我不懂茶道的规矩，而且年纪又最小，所以坐在末位上。房子里凉爽，感到很舒适。夫人的父亲打开了煮茶罐的盖子。这时，屋外闪出一道可怕的青白光，好象是从东往西，也就是从广岛街上向古江的后山那边划过去，好象比太阳大几百倍的流星一

① 一町步等于9.918平方公尺。

样。刹那间发出一声巨响。我听到夫人的父亲脱口而出地叫了一声："呀！火光。"我们全都站起来忙往外跑，用假山的岩石和树干做掩蔽藏在后面。孩子们从卡车上跳下来，象挨了骂似地争先恐后往门外跑，有一个小孩跌倒在地上，赶紧爬起来，脚一瘸一瘸地跑了。他象是坐在卡车的挡板上被风吹下来的。能岛先生说："后面有防空壕"，可谁都站着不动。能岛先生也没有动。

广岛市方向的上空高高地升起了烟雾，看上去象在白墙之上，有如火山冒烟，又象轮廓清晰的积乱云，反正确实不是一般的烟。我蹲着的双腿一直不停地发抖。我不顾一切地把膝盖按在长着风兰树的岩石上。

"大概是使用新式武器了吧？"能岛先生从岩石后面说。"已经不要紧了吧？"能岛先生的夫人也说。我们好象河蟹从岩石间爬出来似的，从岩石后面慢慢地伸出头来。然后从假山后边走出来，跑到门边，望着广岛市区。烟高高地升向上空，越往上扩展得越大。我想起了有一次在照片上，看到新加坡的油罐燃烧的情景。那是日本军在攻下新加坡之后拍下的照片，可怕的情景使我怀疑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烟向高空升，不停地往上升，穿入了旁边的云层，变成了跟伞一样的妖魔似的一大团浓烟。我看了之后，心想是不是B29扔下油脂炸弹之类的东西？夫人们都同意能岛先生所说的新式武器。门外坡下所见到的一座草房倒塌了。瓦顶的房

子，屋顶上的瓦也给揭下来了。

能岛先生和他夫人的父亲站着说了些什么，接着走到泉水边，又站着说了一回话。然后来到我们站着的地方，好象下定了决心似地说："大家可能担心自己的家里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现在就送大家回广岛市去。我妻子惦着小孩的安全，很想现在马上回广岛去。"

我望着那妖魔似的云，怀疑是否可以回到那黑云下边去。心想这不是过于冒险的行动吗？可是，夫人们都七嘴八舌地说："那可是好啊""帮帮忙吧""全靠能岛先生啦"。大家商量的结果，决定马上往回走。

我向夫人的父亲和母亲致谢之后，突然发现茶罐盖滚到了廊檐前的长条石上。夫人的母亲对我们说："这是征伐鬼岛①的桃太郎的黄米面团子，是很普通的面团子。"她给我们每人一个用竹皮包好的面团子。然后吩咐年老的男佣人，在卡车的货架上，放上三、四张防火用的湿席子。

九点钟出发，一到往还，就看到广岛市上空乌云翻滚，听到雷声隆隆。能岛先生看到前面有个男人骑着自行车猛往前奔，就停下车子，两人互相耳语了一阵。可能是为了不让我们担心，而在打听往还的交通情况吧。

---

① 原文作"鬼之岛"，系想象中魔鬼居住的岛子，相传桃太郎（桃子里长出来的孩子）去征伐过，因而有名。

能岛先生在三叉路口，改变了车行的方向，按原道折回之后，又向官津的海边开去。在一户象老早就认识的渔人家里，用卡车做抵押，租了一条黑市船。据说船的大小能载重二吨半，是一艘比渔船稍大一点的帆船。从渔人的骨格、长相来看，无论如何也是可以信任的。能岛先生能够随机应变找到这样一个渔人，说明他也是可以信得过的人。

夫人们坐在船上，脸背着广岛市，就象发了誓一样，不去看街道那边。我也把脸一直朝着似岛和江田岛。能岛先生拿着长把的小捞网，常把身子探出船梆，掏取海面上的脏物。他是为了弄清漂流过来的是什么东西。“喂，田野村君，现在该落潮了吧?”他问黑市船老板，眼睛却一直盯着掏上来的木片。那是一块被锯成宽约三寸、长约六寸的木片。能岛先生的脸色变得很可怕。是怎么回事?我悄悄向能岛先生靠过去，可是，我不得不把目光避开。那确实是装在走廊上的木板碎片。上面确实有富士山、帆船以及松树林的花样，仍保持着白颜色的木材纹理，其他全被烧焦了。这可能是妖魔似的大火球在高空闪亮的那一瞬间，在光的高温照射下，把走廊上的木板烧得只留下毛玻璃花纹了的缘故吧。可以断定这些碎木片是被大风卷起之后，撒落在江里或大海里的。

能岛先生使劲把木片往海里一扔。

船到达京桥川右岸的御幸桥边。桥和河都被黑烟

笼罩着，到处都可以看到火焰，不知道市政府附近怎么样了。太阳好象已经西沉，天有些昏暗了。千田町没有被烧，还是老样子，所以我们上了岸。可是宪兵设了警戒线，不许通行。土居先生的夫人冲着宪兵说："我们是千田町的人，家里还有孩子，为什么不让通行？我要过去。"可宪兵厉声说："这是警戒线，说让你们往回走，就得往回走！"

能岛先生显出很失望的样子，离开了防栅。"诸位，请跟在我后面。"他一面装着往回走，一面小声说，"我们学着古人的智谋，要个小花招吧。好不好？请你们紧跟在我后面。丁酉之乱的时候，大盐中斋就是这样做的。请大家紧跟在我后面。"

能岛先生走进一家民房的堂屋里，又穿过堂屋出了后门。接着从后边一户人家的后门穿过堂屋来到前门，走上了宽阔的大街。哪家房子都倾斜着，墙壁也倒塌了，屋里没有人。

"啊，真害怕！"官地先生的夫人说。我也很害怕。不管如何机灵，如果我们穿过的房子里有人的话，那将会怎么样呢？可能这些人家估计火势要蔓延过来而逃跑了吧！当我往外走时，心跳的程度要比进堂屋时激烈得多。

二

重松把侄女矢须子的日记誊写到这里，下面让妻子繁子帮着继续往下抄。在写字方面，老伴要比重松写得好。从大前天起，重松和庄吉等人一起开始放养鲤鱼苗。虽说没有必要，可是，他觉得不到池边转一转，心里就不踏实。前天去了两次，昨天虽然下雨，他还是去看了三次。昨天吃晚饭的时候，矢须子同情地说："到池边去转转，这象是姑父必须履行的参覲交代①一样，再没有比在一旁看着更高兴的事喽！"可是，实际上，其中真有旁观者所体会不到的乐趣，是一种类似钓鱼的乐趣。

"喂，繁子，我要去'参覲交代'了，你代为把日记接着往下誊写吧。你写的时候还是不要用你那笔迹秀丽的字体为好，尽可能用普通的字体写，因为笔迹如何，并不管用。说不定提亲的介绍人还看不懂呢！"

重松出门之前给妻子留下了这些话，然后去看山冈后边庄吉先生家的池塘。这个池塘是重松跟庄吉先生以及浅二郎先生共同的养鱼池，是用糠和蚕蛹作饲料的，他们想

① 参覲交代是日本江户幕府时设置的一种制度。幕府的将军为控制各地诸侯，将其妻室留住江户（东京）作人质，藩王隔年来江户晋见将军交纳贡物时，再与家人团聚。

在一个夏天把鲤鱼苗养大，好放养到阿木山的大池塘里去。

这个村有十多个原子病患者。现在还活着的轻度原子病患者，包括重松在内有三人。这三人都是注意了营养和休息，才使病情没有发展。说是好好休养，但老是躺着总不行，而且他们也不是那种躺得住的人。医生也说，除了做些轻活外，还可以散散步。可是，身为一家之主，从表面看去又很健康，老在村道上闲逛怎么行呢。在这个村子里，打老早以前就没有听说有什么人散步。原则上不容许有散步之类的事。从传统的风俗习惯来说就是如此。

那么用钓鱼代替散步怎么样呢？诊疗所的医生、府中町专治心脏病的医生都这么说。对轻度原子病病人来说，不管从精神上，还是从补充脂肪以增加营养出发，他们认为钓鱼也可作为一种药物。医生说诱钓香鱼①，身体容易着凉，所以不太好，但在池边堤上钓鱼，却是一举两得的疗养法。据说钓鱼的时候，人的思维暂时处于麻痹状态，所以钓鱼就如同睡着了一样，使脑细胞得以休息。可是，正当年轻力壮时去钓鱼，特别容易遭到那些忙着干活的人的误解。重松和庄吉就当面遭到过池书店的媳妇难以入耳的讽刺挖苦。

正是农忙的时候，大家既要割麦子，又要着手插秧，忙得不可开交。那是农民一年最忙的季节。就在钓河鱼和钓池鱼都进入最好季节的雨后的一天，出了这么一件事。

---

① 诱钓香鱼时，需站在浅水处用活香鱼做钓饵，去引诱其他香鱼上钩。

重松和庄吉正在阿木山大池塘的堤上钓鱼，池书店的媳妇招呼着说："多好的天气啊！"如果光说这么句话，也就没有什么事了，可这媳妇站着不走，还怪声怪气地说："您们两位这是在钓鱼啦？这么忙，您们倒是挺清闲的嘛！"

这媳妇头上系着头巾，背着个空的大眼篓子。

"什么意思？"庄吉边看着水面上的浮标边说，"说这话的，是池书店的媳妇吧，大嫂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池书店的媳妇马上走开也就完了，可她偏偏故意向堤坝下边走过来。

"大嫂子，你所说的挺清闲的，指的是谁呀？如果你是想说我们，那是看错了对象，大错特错啦！你还有别的什么好话要说给我们听吗？"

忠厚老实的庄吉跟平日大不相同，他把钓竿尖摇得直颤抖。

"我说，大嫂子，我们是原子病人，因有医生相劝，才来钓鱼的。你说我们清闲，是不是你认为我们是病人，所以才觉得清闲的呀？我们想干活，想多干活。可是，大嫂子，我们一干累点的活，五脏四肢就会自然腐烂，就要闹出可怕的病来。"

"啊，是吗？照您的说法，您是跟那种把挨了原子弹作幌子的人不同喽！"

"什么，你瞎说些什么呀，少说蠢话吧！我从广岛逃回来的时候，你不是还来看我了么，难道忘啦？你还说我是尊敬的牺牲者。也许是装哭吧，你还掉了眼泪呢。难道都

忘了吗？”

“哦，可不是嘛。庄吉先生，那是在停战日以前的事。在战争期间，谁都会说那种话。现在再来说这些话，就跟找碴儿一样喽！”

这媳妇早点走开也就完了，但她还是站着不动，显出了寡妇的执拗性格，喋喋不休。

“可是，庄吉先生，您刚才不是那么说的吗？您说难道忘了当时还来慰问过，这话是谁对谁说的呢？那不等于我白说了吗？您可不要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呀！”

“什么好心当了驴肝肺。大嫂子，你是想独霸这口池塘？那就大错特错啦。只要是和这口池塘的水源有关的人，谁来钓鱼都没话可说。大嫂子，你知道吗？”

“这么说来，您钓鱼始终都是对的喽？所以我才说你们挺清闲的嘛。”

“胡说些什么呀，这个歪屁股女人……”

庄吉突然想站起来，可是因为他是个瘸子，所以不能如愿。他的两只脚垂放在堤坝内侧的斜坡上，没法马上站起来。为了不至于从堤上滑下来，他把屁股慢慢地转向池水的方向。就在这时，池书店的媳妇从堤坝下面向变成了坡道的小路那边走去。为了让人从背后看去觉得她潇洒，她把空篓子的背带挂在一个肩膀上。刚才是挂在两个肩膀上背着的。她故意这样做，是为了从后影里显出她的威风来。

“什么东西，真不象话。”庄吉望着这媳妇远去的方向气愤地说，“真把我气坏了。”最后，他一边用钓竿搅动池水一

边说，“池书店早就把广岛、长崎挨了原子弹轰炸的事忘掉了。大家都忘了，把当时火海似的人间地狱给忘了。最近还开什么禁止原子弹纪念大会，我感到那股狂热劲头实在可耻。”

“喂，庄吉先生，少说废话吧。——看，鱼来吃食了，那不是咬得浮标直动吗！”

说来也怪，那根搅动水的钓竿的浮标，居然咕咕地被吸进水里去了。

庄吉扯起钓竿，钓上来一条很大的鲫鱼，钩被鱼吞进喉咙里面去了。这真是在节骨眼上出来的和事佬，庄吉息了怒。那一天不断有鱼上钩，共钓了将近一贯①。可打那次以后，庄吉和重松都曾一时没再到大池塘那边去钓鱼。

他们的另一个伙伴浅二郎也和庄吉一样，是自愿效力当了服务队员，到广岛去之后挨炸的。症状也和重松一样，一拉重的板车或做农活，头发里边就出小水泡，再长出小疙瘩和带恶臭的颗粒来。可是，只要吃些营养品、钓钓鱼，小疙瘩就会结疤。他吸取营养的方法，不是按巡诊医生的意见做的，而是遵照针灸大夫教的花钱不多的方法，每日三顿，一定要喝两碗带油炸豆腐和干萝卜片的酱汤，吃一个生鸡蛋；一天吃一次大蒜头。在治疗方面，一周针灸一次。在这些人的家里，储藏室的土间②都挂着好些干萝卜

---

① 一贯等于三点七五公斤。

② 日本式的建筑里，有的房间地面全是或部分是泥土铺的，这部分称作“土间”。

和干萝卜片。

浅二郎从小就特别喜欢钓鱼。他在竹筒上安了个装置，用这种工具捕捉鳗鱼，技术是很高明的。在原子弹扔向广岛的前一天晚上，因为是义务劳动队队员，所以行动自由，他半夜从宿舍里出来，从住吉桥的西头下到河里，把捕鳗鱼的竹筒埋好在河底下。第二天早晨，因为听到爆炸声，指导员率领大家奔赴现场。浅二郎和同伴庄吉一起逃到了桥下，躲进系在那里的带苫篷的船舱里。刚好是涨潮的时候，河水约莫有六、七尺深。可是，没过多久，解除警报的汽笛响了。于是，浅二郎从船舱里出来，提起了竹筒。为了躲着人们取出鳗鱼来，他躲在苫篷里，庄吉也藏进了苫篷里。

这个船的苫篷是破烂不堪的旧帆布，染成了刺眼的深黄色，四周的宽垂边同样也染成了黄色。浅二郎捕捉鳗鱼的竹筒装置是很独特的，长有六尺左右。竹筒很光滑。庄吉正用手巾连擦带搓，就在这时，闪出一道象鬼火似的白光来，接着发出可怕的爆炸声。与此同时，象转圆规一样，以船头为中心，船骨碌地转了一圈，船梆和旁边船的船梆碰在一起，使两个人身子倒了下去，庄吉栽了个跟斗，脚脖子磕在船梆上。

后来一看，竹筒露出船梆的那部分，只有一面被灼焦了。这是被闪光或爆炸时散发的热气灼焦的。它的反面仍然是原来的青竹颜色。把竹筒倒过来，有少量温水流到船板上。船舷、船头、船尾全灼焦了。船缆是铁链子，所以

没有烧坏。黄色帆布苫篷也没有灼焦，也许黄颜色可以防光。正因为两个人躲在这种苫篷里面，虽然无可奈何地留下了后遗症，但却侥幸没有被灼焦、灼肿。庄吉之所以弄成了个瘸腿，那是因为脚脖子磕在船梆上造成了骨折。（这是重松回到小畠村之后，他们两个告诉他的。）

重松他们三个人暂时放弃到大池塘去钓鱼，不过根据庄吉的意见，后来又一起决定把鲤鱼苗放养在大池塘里。庄吉说："我是一心要和池书店的媳妇对着来，一气之下才想出这个主意来的。"可是，这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主意。到了插秧季节，从常金丸村孵化场取来鱼苗，在庄吉家的池塘里养它一个夏天，然后在台风季节以前，放到阿木山的大池子里。鱼苗是三人共同投资的，决定先让孵化场送三千条来。

"这一来，我们就算投资了。去钓投了资的鱼，不能说是消遣吧。这一下可以公开大胆地钓喽。我们到处去说，买了二万条或二万五千条鱼苗，这样也许更好些。"

重松和浅二郎都赞成庄吉的主意。浅二郎到村公所去取来了在大池塘里养鱼的许可证。许可证上附加了一个条件：保有钓鱼资格的，只限于属于与大池塘水源有关的人。这是水利工会过去订立的条件。可是，在重松他们来说，只要能随便钓鱼就行。正如庄吉所说，哪怕钓得再少，只要是自己钓自己投了资的鱼，就不能说是消遣，而是在干工作、办事业。医生建议说散步也是很重要的日课，可散步不能投资。所以散步被看成是轻浮的举动。在大路旁站

着讲话，或者在路旁庙堂里睡午觉，都可以不花钱，因为这是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传下来的风俗习惯，无可非议。

因为他们向常金丸村孵化场订购了鲤鱼苗，孵化场的年轻老板就骑着摩托车来到庄吉家的池塘进行调查。他量了水温、水流量、水深、面积等，调查有没有流进农药，还调查池塘里生长的天然饲料，并就三千条鱼苗所需人工饲料的种类和分量，在卡片上做了个带英文字的表格。

“这池塘的水温，严冬大概是十五度，盛夏是二十四、五度，放养青子和种鲤不成问题，温度适中，条件很好。”年轻老板这么说。接着又到阿木山大池塘去看了一下，然后就走了。据说所谓青子是指孵化出来有一个月左右的鱼苗，种鲤是指养了一年的鲤鱼。

过了几天，孵化场的年轻老板用卡车拉来了装有青子的大桶和氧气筒。大桶里可能有几万条青子，准备放养在这一带的池塘里。庄吉照老早以前就已说好了的，拿来了竹竿，竖在池塘旁边，竹竿上吊着驱除黄鼠狼的鲍鱼壳。

“啊，鲍鱼壳，真是令人怀念的东西啊！鲍鱼壳。这一带的老年人一见鲍鱼壳，就能勾起他们的思乡之情。”

年轻老板停住了捞鲤鱼苗的手这么说。育秧的风几天前就开始吹了，越吹越使人感到闷热，这一天也正吹得起劲。年轻老板没有浪费一条鱼苗，把三千条鱼苗全放进了池子里。

看来，庄吉家的放养池的确没有异常，死亡的鱼苗并

不多。重松去池塘看了回来，侄女矢须子在清扫澡堂烟筒的煤灰，弄得链子嘎哧嘎哧直响。妻子繁子把院子里的席子放进储藏室的土间，然后又来到门口对重松说："矢须子的那本日记，其中的那一段还是省略的好。不是吗？那个时候，即使跟别人说起黑雨，谁也不知道它有毒，所以不会引起误解。可是，现在谁都知道它有毒，如果把那一段誊写出来，对方不是要产生误解么？"

"誊写到哪里啦？"

"想跟你商量一下，所以把它搁下来了。因为上面写有挨黑雨浇的情况。"

"是为了那种雨没誊吗？这么说，你一个字也没有誊写喽？"

繁子点点头。空袭那天的情景，一下子涌上了重松的心头，他难过地走进了正房。

储藏室的桌子上，矢须子的日记本和笔记本垛在一起。他翻开两个本子比了比，自己誊写出的部分还不到整个日记的五分之一。

"黑雨归黑雨，误解归误解，卑劣还是卑劣。"

重松气愤难平，又开始看矢须子的日记。八月九日在避难地古市的临时住所里，矢须子一边回忆八月六日空袭时的情景，一边继续写后边的日记。

——我原以为天已经晚了，回到家里才渐渐清醒过来，这才知道那是因为空中黑烟弥漫，天显得有些

黑。姑父姑妈正要到外边来找我。姑父在横川车站挨了炸，左脸受伤。家里房子虽然倾斜了，但姑妈没有受伤。经姑父一说，我才知道自己身上溅满了泥水，白色短袖罩衫也同样弄脏了，单衣脏的地方布都破了。对着镜子一看，除了用防空头巾罩着的部分以外，都是同样颜色的斑点。我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想起了能岛先生领着我们乘上了黑市船，就在那个时候，下起黑色的骤雨来了。好象是上午十点钟左右吧。雷声轰鸣，黑云从市街那边压过来，接着下起钢笔杆那么粗的雨来。虽说正是盛夏，却冷得直打寒战。雨很快就停了。我茫然若失，心想骤雨不是从坐卡车的时候开始的吗？我的感觉器官的性能无疑已经低到极点了。黑色的骤雨象分散我的知觉似的，突然而来，瞬间即逝，这雨真会开玩笑。

我用泉水洗手，打上肥皂擦，脏东西怎么也洗不掉，紧紧地沾在皮肤上，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请重松姑父看了看，他说："可能还是燃烧弹的油脂。敌人真的扔了油脂炸弹吗？"然后他看着我的脸说："象泥巴一样的东西，可能是有粘着力的毒物。难道敌人扔了毒气炸弹？"接着，他又看了看我的脸说："据说这不是敌人放的毒气，也许是日本军队的火药库爆炸后，撒落下来的东西。说不定是特务什么的给火药库放了火，兴许日本军队有秘密武器仓库。我在横川车站被炸，然后沿着铁路走回来，可并没有下黑雨。也许是

溅起来的油吧。”我想：如果是毒气，那就完蛋了，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心里十分难过。

我到泉水边洗了好几次，黑雨的污垢还是洗不下来。我想如果能作染色剂，那才是好东西呢。

矢须子一天的日记，写到这里就算完了。

正如老伴说的，把记述挨了黑雨浇的部分省略掉，那是再好不过了。可是，把经过省略誊写出来的日记交给婚姻介绍人之后，如果人家提出要看矢须子的日记原本，那又该怎样办呢？究竟如何是好呢？看来，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再慎重地考虑一下。可是，扔炸弹的八月六日上午八时多，按理矢须子应该在离爆炸中心十公里以外的地方。重松当时是在距爆炸中心二公里左右的横川町，脸上虽被灼伤，可还是这样活得好好的。据说在横川一带，当时幸免被烧伤的人当中，有的结了婚，至今平安无事。真想把重松记录当时情景的日记，拿给提亲的介绍人看。这次可不能再把矢须子的婚事谈吹了。最近，矢须子比过去更显得红光满面，几乎使人认不出来了，眼睛也水灵灵的，甚至会使人以为她是否得了巴塞杜氏症①。她悄悄地在想法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看到，矢须子对这次的亲事该有多么称心啊。

重松这种焦急的心情，使他突然大声喊了起来：“喂，

① 甲状腺机能亢进症。

繁子，把我的挨炸日记拿出来。喂，繁子，不是你替我收在你的柜子里的吗？我要把它拿给提亲的介绍人看，把我写的挨炸日记拿来！”

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大声喊，因为繁子就在隔壁房间里。她很快就把《挨炸日记》拿来了。

“这本日记无论如何必须在这几天誊写好。因为我要把它赠送给小学图书馆的资料室，在送去以前，也要拿给提亲的介绍人看。”

“把矢须子的日记拿给介绍人看看，不就行了吗？”

“我是想把这本挨炸日记作为矢须子日记的副本。因为要存放在学校资料室，反正得誊写好。”

“这样一来，不又多了一桩事吗？”

“多了也没有关系，无休止地工作下去，本是我的天性。这本挨炸日记就等于是把我的经历送给了图书馆。”

因为繁子没有作声，重松以为她同意了，因此他把新式的笔记本拿出来，着手誊写《挨炸日记》。

——一九四五年九月，闲间重松在避难地广岛县安佐郡古市町一间租用的房间里，写了如下的日记，题为《挨炸日记》。

八月六日　晴

到昨天为止，每天早上都可以听到收音机播送“B

29一个编队八架，沿纪伊水道①南边一百二十公里的海上继续北上”之类的消息。今天早上广播说："一架飞机继续北上。"因为每天不分昼夜地听内容相同的报道，所以就不太把它放在心上。警戒警报之类也听惯了，只不过把它当作象以往中午的汽笛声一样罢了。

我是早上上班，跟平时一样，为了乘坐去可部方向的电车，而走进了横川车站站内。刚好马上就要开车，在检票口只有一个面熟的站务员。站台上一个乘客也没有。我刚登上车门，就听有人招呼说："闲间先生，早安。"一看，原来是高桥纺织刷子工厂的女主人，跟我站在一个车门上。她一边用手指拢起绢带没有扎住的短发，一边说："闲间先生，在这么个地方说话虽然不太好，可前几天拜托过您的那些书，想请您盖上章……"

话没说完，刹那间，在马上就要开动的电车左侧三米左右的地方，出现一个光线强烈得使人睁不开眼睛的光球。接着四周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好象顷刻之间被黑幕之类的东西包围了似的。周围是"出来，出来"、"闪开、闪开"、"下去"、"疼啊"、"哎呀"等一片叫喊声、怒骂声、尖叫声。与此同时，乘客一下子从车里挤出来。我被别人从车门口推下来，倒在站台对面的轨道上，压在一个象女人似的柔软的身体上，可

① 广岛县面临濑户内海，内海东头有一个往南进入太平洋的水道，叫纪伊水道。

我的身上又压着很重的人体。左右两侧都是人压着人。当我喊着“喂，别压，别压”时，与我头碰头的人也在我的身边叫喊着：“别压，别压，这是怎么啦！”我被尖叫声和喊声重重包围着。我把压着我的人推到一边去，好不容易才爬起来。于是，我用尽力气，分开人群，正往前挤，却被后面的人群使劲一推，身体碰在硬东西上。原来是站台的侧面。我用胳臂肘分开人群，爬了上去。

在这里，尖叫的人在数量上压倒了呼喊者的声音。我闭上眼睛，夹在人流里一步、两步、三步地往前走着，又碰上了硬东西。因为我知道是柱子，就使劲抱住了它。虽说紧紧地抱住了它，却好象反而被它摆弄了一番似的，一会儿被推到左边，一会儿又被推回到右边，好几次象要从柱子上剥离下来似的。每这么来一次，不是手被压着，就是下巴和身子被挤在柱子上，肩膀痛得如刀割一般。我知道要摆脱这种痛苦，只要手放开柱子，挤到人流中去就行。尽管这样，每当被人挤压时，我还是拼命抱住柱子，不让被人流冲走。我说过B29扔下的是毁人眼睛的毒气弹，而且电车是直接挨炸的，那是我个人在当场的判断。

过不多久，周围静下来了，我战战兢兢地睁开眼睛看了看，在视界以内，隐隐约约地看到全是淡茶色的烟雾，象胡椒末似的东西从空中直往下撒。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虽说刚才还是那么乱糟糟，可眼下站

台上却一个站务员的影子都看不到了。也许我紧紧抱住柱子闭上眼睛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柱子周围悬吊着几十根电线，我觉得很危险，但也没有办法。我从乱七八糟堆在那里的木片中拾起一块来，把电线拨弄得交叉了一下，看来没有必要担心短路。尽管这样，我还是避开了电线交叉的地方，边用木片拨弄，边跨过用旧枕木做的栏杆，走出了车站。使我吃惊的是，与车站相连的所有的房子，几乎全都倒塌在地上，瓦片象波浪一样覆盖着地面。离车站还有几家房子远的那一带，在瓦片的波浪里，一个妙龄姑娘露着上半身，她一边随手扔开碰到的瓦片，一边发出尖锐的喊叫。也许她本人想喊“救救我”，可是究竟喊了些什么，声音却难以表达出她的意思来。

“喂，姑娘，你可以从那里出来。你这样乱扔瓦片，不好靠近你呀！”

一个长相象西方人的过路老人这样招呼着，准备靠近她。可姑娘却朝着老人扔瓦片，老人也就赶紧溜掉了。这个姑娘下半身被梁柱之类的东西夹住了，正好陷在瓦片的波浪里。可也奇怪，她的上半身却能自由活动。她扔的瓦片飞得相当远。她是把瓦片打碎成小块扔出去的……

三

下午三点钟吃点心的时候，重松向厨房（吃饭间）走去，春蝉在坡底下松林里发出了今年的第一声鸣叫。妻子繁子边做荞面汤饼边说："呃，你的挨炸日记要赠送给图书馆长期保存么，是这样吗？"

"是呀。是校长要求的。那是我的经历。"

"这么说来，那还非得好好地抄写不可喽。不用蓝墨水，用黑墨汁誊写，你看怎样？用蓝墨水写的字，年代久了，字迹会渐渐地淡下去的。"

"胡说！哪有那样的事，不过稍微褪一点色罢了。"

"可是，明治初年用蓝墨水写的信，字迹已经褪成茶色了。曾祖父收到的东京人寄来的信，字迹就褪成茶色了。"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

"已经是二十几年前了。我嫁到这里来的第二天，母亲在仓库楼上给我看的。我出嫁是旧历七月一日，七月二日就给我看了。日期我记得很清楚。"

"那么，去弄清楚一下，看蓝墨水会不会变成茶色。喂，你带我到仓库楼上去。"

重松拿来了手电筒，连荞面汤饼也没有吃，就和繁子一起走进了仓库里。仓库跟楼下的洋灰地土间和厚门板的

粮食储藏室是分开的，土地解放①以前，粮食储藏室里，米袋子堆得老高，收租多的年景，连土间也堆着米袋。楼上铺的是红松板子，可还是被虫蛀了。在带抽屉的柜橱里，收藏着假字画，下边摆着几只衣箱。这几只盖子上画着大家徽的衣箱，据说是曾祖母出嫁时带来的。衣箱里有曾祖父写的备忘录和所需的书籍等等。以往，晾晒仓库里的东西的事，重松全都拜托给了母亲。母亲死后，就交给了繁子。

"就在衣箱里边的小文件盒里。曾祖父是非常珍惜那封信的。"

繁子打开衣箱盖子，在手电光的照明下，从小文件盒里拿出一捆纸包。把绳子解开，在郡政府、县官厅的来信和红十字会员证等的文件里，找到了所要找的书信。发信人是东京骏河台的市来某，收信人是备前冈山城下的内山下，由园田某转交，下边写着重松的曾祖父的名字。日期是明治六年霜月②吉日。

"据母亲说，这个村里明治六年才开始有来信，说是把信托咐给福山县或是冈山县的人，再从那里托人把信送到这里来。"

说起明治六年，那是邮政事业作为国营事业在全国主要城市推广的一年。

"曾祖父真是珍惜这封信啊！这种东西也收藏起来。"

---

① 指战后日本根据美国占领军的命令进行的一次土地改革。

② 即一八七三年农历十一月。

信封里装着卷好的信纸，中间夹着折叠好的烟叶。不用说，烟叶已经干硬了，变成了褐色。如果是明治六年，烟叶还不是专卖品，可能是农民自己种好之后，当防虫菊一样用来防虫的。在文件盒里，文件之间也夹着一、二十张烟叶。

“可惜啊，这烟叶。战争期间，烟叶短缺的时候发现它就好啦！你呀，在战争期间怎么不把这烟叶的事告诉我呢？”

“可是，那里面的尼古丁早就挥发完啦。而且它毕竟还是烟叶，就是切碎了抽，也是违反专卖法的呀！”

“哦，你也这么说。你也跟这烟叶一样，身子和心肠都是干巴巴的。喂，是不是这样？”

仓库楼上满是灰尘，有些昏暗，又很干燥，象要把人体的水分一点一点地吸干似的。如果不偷偷地走开，也许会象铺的楼板一样被蛀掉。

重松展开卷着的信纸，用手电照着。字是用毛笔写的，字体工整，但字迹已经陈旧了，褪成了淡茶色。

——敬启者：去年巡视贵地小畠村时，我曾托办玄圃梨种子五勺①，恳请将此物托这次离京的原小畠地方官村田阁下带至敝舍。我将建议当局，是否考虑用它作为东京的行道树进行试种。再者，此信特按当时之约，用西洋墨水书写，请予确认——

---

① 1勺约0.018公升。

原小畠地方官在维新以后，到明治三年设置郡政府以前，负责郡内的治安工作。据说他于明治六年收拾家当迁居东京。现在地方官的旧址只剩下倒塌的后门、半个书房和土墙仓库了，官邸的一部分遗址已作了小学的用地。

东京骏河台的市来某，可能是作为明治新政府的巡视大臣或大臣随员，在小畠地方官官邸停留过。当时看到了玄圃梨树，就向重松的曾祖父递交了书面契约。据说在日清战争之前，重松家的院子前面有五棵大玄圃梨树。

玄圃梨树长得十分端庄，市来某看到并排长着五棵树，心里也许在想，如果用它作东京的行道树可能不错。这一来，就把重松的曾祖父叫到寓所里，让他把五勺玄圃梨树种子改日在原地方官进京时托其带去，并让他说出用什么东西回敬为好。曾祖父说：好吧，京官老爷，就用听说的西洋墨水给我写个信来，也就行了。——不就是这么回事吗？重松的曾祖父在听到东京的“行道树”这个新名词时，也许感到惊愕吧。他之所以把信保存得这么完好，其理由是可想而知的。

重松决定用毛笔誊写《挨炸日记》。过去用钢笔誊写的部分让繁子改用毛笔重新誊写，剩下的部分，决定用毛笔誊写在半纸①上。

---

① 半纸，一种日本纸，习字、写信用。

“当时喉咙非常渴，多想喝水啊，我拧开路边的水龙头，流出来的是冒热气的热水。既不能用嘴接着喝，又没法用手捧着喝。”重松一边想起了这件事，一边开始用毛笔抄了起来。

——横川车站的东边是横川神社的院内，正殿里除了直立着的柱子之外，什么都没有了。拜殿完全炸平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土台子。

在这院子旁边路上行走的人，头上都落着跟灰或尘土一样的东西。没有一个人不流血。头上、脸上、手上，裸体人的胸部、背部、腿部，到处都是血。一个女人腮帮子肿得老大，象钱搭子一样耷拉着，两手象幽灵似的向前伸着往前走；一个男人一丝不挂，那样子正象要进澡堂的浴缸里去一样，慢慢地弯着身子在走；一个女人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衫，边呻吟边有气无力地往前跑；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一边叫着“给我水，给我水”，一边对着婴孩的眼睛吹气。婴孩的眼睛里进去很多象灰尘之类的东西。还有竭力嘶叫的男人以及一边尖叫一边走的女人和小孩。有的男人，坐在路边，两手向空中乱挥。一个约莫四、五十岁的妇女在倒塌的瓦砾堆旁，闭目合掌，专心祈祷；一个半裸体的男人小跑过来，撞上了这个妇女，嘴里骂道：“混蛋，疯子”，跑了过去；一个男人走路摇摇晃晃；一个男人穿着白裤子，一边“呜—呜—”地哭，一边一

点一点地往前爬。

这是我从横川车站到三泷公园不到一町① 的马路上所看到的情景。

街上的人群，就象车站前早晚最混乱的时刻一样，我只顾朝一大群人要去的方向走。正走着，在各种各样的叫唤声中，我听到有人用刺耳的尖嗓音在喊："闲间先生，闲间先生！"

"喂，在哪儿，在哪儿呀！"我朝喊声靠过去。当我分开人群时，有人抓住我的手臂。

"啊，闲间先生，碰上你，真高兴。"

刚才见到的高桥纺织刷子工厂的女主人，不知从哪里又钻回来了。她用两手抱住我的膀子，身子直抖。为了避开人们的拥挤，我把这位夫人拉到沿马路倒塌下来的房子与房子之间。

夫人脸色苍白，还在瑟瑟发抖。

"闲间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这么乱。"

"挨了轰炸啦！"

"哪儿？"

"说不上是哪儿。不过，反正是挨炸了。"

"闲间先生，你的脸在哪儿挨打啦？皮都掉了，颜色也变了。痛吧，好象挺痛的。"

我用双手摸了摸脸，左手感到湿漉漉的。一看两

① 一町，等于109米。

个手掌，左手掌上粘着青紫色纸捻似的东西。再摸，又粘了一手。

我并不记得脸碰上了什么，所以觉得非常奇怪。灰和尘土可不是象污垢一样粘在上面么。正想再摸摸，夫人抓住了我的手腕。

“不行，不能摸，上药之前就让它那样吧，一摸，细菌就会从手上传染进去的。”

我并不感到痛，可总有点不舒服，脖子上感到发冷。左边脸上，好象粘着些什么东西，使人感到不舒服。我张开大嘴一活动，就更感到脸部肌肉上有什么东西粘着似的。夫人抓住我的左手腕不放，所以只好用右手偷偷地摸。手掌上仍然粘着渣滓，把右手掌放在左手背上一擦，就有象橡皮擦出来的渣滓一样的东西，只是稍有潮湿的感觉。我感到全身剧寒，觉得周围的混乱情景好象一下子消失了似的。这不是眼睛昏花，而是在这一瞬间，我心灵上受到了无法形容的冲击。

我忽然想起上个月上旬还是中旬，敌机投下的传单里的话，意思是这样：“反正就在最近，要让广岛各位市民看一件好东西”。我没有看到这种传单，是宇品罐头厂的田代老技师这样说的。矢须子也从同事那里听到过。

“这可是大事啊，高桥夫人，正因为是大事，所以要沉着，而且要考虑好之后再行动。要十分沉着。”

“这是怎么回事呢？突然成了这个样子。轰炸不轰

炸的，我不知道，但总得有限度吧，太过分啦。”

“喂，高桥夫人，你头上和脸上尽是灰，就象是蒙上了有灰的假发一样。”

夫人终于松开了我的手腕，用双手拍了拍头发，一种象灰又象尘土似的东西从脸上撒到了肩上，然后把头向左右转动，用嘴把它吹散掉。用手拍不如用嘴吹容易掉。夫人向前躬着腰，一边摆动着头，一边用手拍着头发，不断地吹气。

我也把自己的头拍了拍，粉末状的东西就象扬尘似的撒落下来。

“这可不行，高桥夫人。算啦，别弄啦。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点水，把头和脸都洗一洗，还是彻底洗一洗的好。”

夫人同意我的意见。可是，这一带的房子全都毁坏了，屋檐下的防火水槽都压在倒塌的墙壁和檐瓦底下。我们返回到刚才流热水的水龙头那里一看，热气和水都不往外冒了，水龙头就那么开着。我们才知道这是安装在商店出入口的水管的龙头。看来，这是把圆桶放在混凝土台子上，抹上水泥加固成水槽的。这个商店本身已经完全被刮跑了。

大街上来往的人已经很少，负伤者的喊叫声也稀稀落落了。人们所去的方向，大致看来象是三泷公园或三篠铁桥一带，所以我们也跟着往那个方向走去。铁路沿线的难民络绎不绝，真象是故事里说的野熊朝

圣和蚂蚁出行一样 。远远地望去，三泷公园的三泷山上就象蚂蚁群集在馒头上一样。

我们从横川小学旁边经过时，看到学校院子的角上有防火用的圆桶。高桥夫人先看到，她跑了过去。我正准备跑去，可是刚一跑，腮帮子上的肌肉就晃动，我担心左边的腮帮子，所以边走边想着“沉住气，沉住气”。可是，我正打算摘下眼镜洗脸时，眼镜没有了。我才发觉帽子也没有了。

“眼镜和帽子丢了。”我说。于是夫人也摸了摸腰身和肩膀。

“我的皮包丢了。”她悄悄说，“包里装着三千多元，钱、存折和图章都放在里边。”

“那么，我们去找吧，说不定掉在闪光火球的横川车站上。三千元可是数目不小的一笔钱啦！”

决定先洗了脸再说，我们用放在那里的水桶，相互把水浇到对方的头上。

“闲间先生，可不能搓脸啦！”

其实，夫人无需提醒我，我根本没有用手，而是把头钻进水桶里，不断向左右摇晃，用这个方法在洗。我在水桶里装满了水，使劲吸气，然后把脸泡在桶里，一边一点点吐气，一边摇晃脑袋，喷出来的水泡抚摸着我的腮帮子，感到特别舒服。

我非常想喝水，所以把桶里的水换了，漱了三次口之后，就喝了起来。因为我小时候到别的地方喝井水

或清水时，总是要先漱三次口才喝的，这并非是谁教的我。我小时候的朋友都说，漱口三次以后才能喝水。据说，这不只是为了防止喝水中毒，而且还有向井水或清水的水神表示致敬的意思。

街上来往的人更少了。我在前头带路往回走，带着眼下只好如此的心情，走进了横川车站站内。高桥夫人因为丢了装有全部财产的皮包，惊慌失措地跟在我的身后。

“是黑色发亮的手提包，上面的金属装饰是金黄色的。”高桥夫人把刚才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

“眼镜掉下来的地方，是自己拼命往外挤的地方。”我也反复说着同样的话。

车站内一个人都没有。从检票口周围到站台，散落着各种东西，有鞋子、木屐、拖鞋、帆布鞋、阳伞、防空头巾、上衣、篮子、包袱皮、饭盒等等，就象演出会的后台一样，什么都有。最多的是饭盒，奇怪的是里边装的东西，什么样的都有。因为粮食不足，是吃的就行，这不足为奇。饭团子有米麦混合的，有大豆饭，菜饭、豆腐渣饭等，菜是腌萝卜。这就不难想到，刚才那样拥挤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有了，我的包在那里。”

高桥夫人从站台上向轨道上跳下去。那里正是在空中闪出光球的一瞬间，夫人和我从电车门口被甩下来的地方。

"是吗？这样的话，我的眼镜也应该在拼命往外挤的地方。"

果然不错，在我刚才抱过的柱子底下找到了我的眼镜。很幸运，镜片没有打碎，可是，左边的镜框和腿上的赛璐珞，象发条一样卷了起来，里面的金属发出亮光。因为是赛璐珞，一碰上热气，就会弯过来。我只好把卷起来的赛璐珞扭断，这一来，眼镜腿和镜框光左边是金属的，右边则是赛璐珞的，成了一副奇形怪状的眼镜。

高桥夫人捡起了提包，查了查里面的东西，然后说："啊，太好了，得救了！"

我用翻领西服衬衫的领子揩拭眼镜片，发现手在发抖。因为抖得很厉害，连高桥夫人都发觉了这一点似的。

"闲间先生，我给你擦吧！"

"不，不要紧，我自己也知道手抖的原因。"我一边用颤抖的手擦拭眼镜片一边说，"这正是因为敌人过分地发挥了制服人的威力。那种摸不清底细的光，烧焦了我的左脸颊，也烧焦了我左边的眼镜。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感，也就是威慑力量。"

"可是，今天不会再有空袭了吧。"

"敌人难道不看一看扔在那里的饭盒？我想敌人如果看到了那些饭团子的话，不来空袭也就行了。比这更徒劳无益的事，该停止了吧！我们的心情，不能体

谅一下吗？”

“闲间先生，可不要瞎说啊！”

我戴上了眼镜。

我看见在不远的地方，有一顶被人踩过的战斗帽。捡起来一看，很象我的，但不是我那一顶。这也行啊，我把它戴上，和高桥夫人一起走出了车站。

“脸上包上绷带吧，不然风一吹，会留下伤疤的。”

因为夫人这样说，我随即从挎在肩上的救急袋里，拿出了三角巾，把脸和头一起包起来。再戴帽子，小啦，戴不进去。

“拣来的东西到底不合身啊！”

与其戴着，不如扔掉，说不定有人能戴上。我把它戴在炸毁了的房子的兽头瓦上。

两人胡里胡涂地往三泷公园方向走去。街上的人更加稀稀落落了，和我们往同一方向走的人，全是比刚才看到的伤势还要重的人。一个妇女沮丧地呆立在路边，她左手握着右手腕，紫黑色的血从手指间流出来。我不忍看下去，把脸转了过去。这时，一个少年嘴里喊着“哥哥，哥哥”，从我背后跑过去。他脚上穿着帆布鞋，上身穿着短袖衬衫，下边穿的裤子从小腿以下被撕成了碎片。

“哥哥，是我呀。我呀，哥哥。”

那少年走到一个头戴钢盔、迎面而来的青年面前站住了。青年也站住了，接着，稍微后退了一下说：

“你是谁？”

高桥夫人和我都停住了脚步，看着他们两个人。

少年的脸肿得象足球一样，脸色也跟足球差不多，头发眉毛都没有了。当然分不清是谁。

“哥哥，是我呀。喏，哥哥。”

少年仰望着青年的脸，可青年象辨认不出对方来似的，显得很难过。

“说说你的名字，还有学校的名字。”

“广岛县立广岛第一中学，一年级二班，叫宿弥久三。”

青年很惊奇地又往后退了一下。

“是吗，如果是久三……可如果是久三，是包着绑腿的呀。衬衫也是用水珠花纹的浴衣改的。”

“哥哥，绑腿给刮跑了。衬衫上有水珠花纹的地方全脱落掉了。炸弹发光的时候，一下子成了这个样子。哥哥，你认认我呀！”

衬衫上有一颗颗的小洞。可青年仍然显出不敢轻易相信的神色。

“可是，你，对了，皮带应该有特征。”

“是这个吧？哥哥。”

少年用烧溃烂了的手迅速地把皮带抽出来给青年看。这个皮带好象是用捆柳条包的皮条改做的。在茶色的金属扣上，套着可以转动的同样颜色的各种套管。

“是的。久三，是你。”

青年说不出话来了，蹲在少年身旁，给他扎上皮带。

高桥夫人和我离开了那个地方，很难决定往哪里去，我们又折回原来的方向。是到公司去？还是回家？我在两者之间徘徊。夫人也在犹疑不定，是回到自己经营的刷子工厂去？还是上交易所？

“我打算暂且先回家看看。即使市内着火，我想沿着铁路走，总可以回家吧。”

“我上交易所去，把钱领出来。不把现金转到银行去，货就来不了。”

“您分店里的岩下君不知怎么样了？说不定着了火，他还在死盯着干呢！他就是那种人。”

“如果是岩下先生的话，可能会那样的。总之，不把现金转入银行，货物的周转就会停顿。”

“你还是算了吧，算啦。说不定银行里没有人，交易所也说不定没有人啦。”

“不管有没有，我也得去冒冒险，履行我作生意的职责。”

“那就在这里分手吧。你如果路过我们公司，请给厂长说一声，说我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到厂里去。”

和高桥夫人分手后，我又折回到横川车站前边。火势朝着宇品方向，从前后左右十多个地方烧上去。（高桥夫人的消息无从知晓，大概被火吞没了——日后补

记）三篠桥方向的火焰也蹿起老高。街道是别想通过了。眼下可以通过的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沿着山阳线的铁路走，过横川铁桥，再沿着通往双叶村的稍有坡度的铁路走。我认准了路线之后，就沿着轨道往东向横川铁桥的方向走去。走这条路逃难的人不算太多，大部分都是受重伤或有严重烧伤的人。一个象小学一年级学生似的小孩独自一个人懒洋洋地在走。我追上那小孩，向他招呼说："小孩，上哪里去？"

小孩象傻子似的，什么也没有说。

"你一个人能过铁桥吗？"

还是没有答腔。

"那么，让叔叔领着你过桥吧。"

小孩点了点头，和我并排走着。一过铁桥，再往前走，马上就是双叶村的山，那就不用担心了。

我想：如果去怜悯这个孩子，那就会惹上麻烦，所以决定连名字什么的都不打听。孩子倒是挺可爱的，幸好他什么也没有说，所以感到很好办。

小孩神志恍惚地张着嘴走着，当走到轨道枕木在燃烧的地方时，小孩好象觉得奇怪似的，老要停下来，装作要把两三个小石子扔进火里的样子，接着才又往前走。

枕木着火，我也觉得奇怪。可是越往前走，可以看到到处的枕木都着了火，有的在徐徐燃烧，有的在冒烟，电线杆顶上和半截腰上也在冒烟。可以肯定，

敌人投下的是油脂燃烧弹。我一边这么想，一边踩熄了烧着的枕木上的火，并趴下去闻闻有什么气味。除了木头烧焦的味道以外，却没有什么恶臭。有人说，如果是油脂炸弹，那会发出难闻的气味的。这又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

我从地上爬起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大朵一大朵的乌云，这和照片上看到的关东大地震时的积雨云，表面上很相似，只是眼前的乌云拖着粗大的腿正向高空伸去，顶端象伞一样张开成蘑菇形，密密层层地向四周扩展开去。

“喂，小孩，你看那云彩。”

小孩仰望着天空，张开了大嘴。

云彩好象一动不动。其实并不是一点不动，它刚要滚滚向东张开伞面，又接着向西扩展开去，然后再向东展开。就在这时，蘑菇状云体的某个部分，一边变成红色、紫色、深蓝色、绿色，一边放出强烈的光。同时，云层不断由内往外翻滚，越展越大，象系着铃铛一样的脚，也迅速变得粗大起来。看上去，又象要向广岛市上空袭来似的。我觉得全身象萎缩了似的，心想莫非是腰脊骨瘫痪了么？

“瞧，云彩下边象是骤雨。”忽然有人对我这么说。

我一看，是一个看来挺和气的中年妇女和一个显得挺健康的姑娘。

“是吗，是骤雨吗？”

我凝视着天空，觉得那象是颗粒状的东西密集在一起，并不是下骤雨的云彩。也许是大旋风，是一种过去没有见过的怪东西。如果它袭击过来，人被那种颗粒打中，将会怎么样呢？连想到这点都感到害怕。蘑菇状的云彩不断往东南方向伸展，我的两只脚的确在发抖。

中年女子见我带着小孩，就说："带着孩子恐怕很难从横川铁桥上过去。"她又说，桥的那一端快接近桥头的地方，车厢横躺着压在枕木上；桥的这一头，坐着成百上千的难民。

"这些人为什么不回来呢？"我问。

"大家都在休息。"她说，"全身都是伤，没有力气倒回来啦。还有死在路旁的呢。"

"那云彩，大家叫它什么云呀？究竟是什么云呢？"

"叫什么云来着？在铁桥这边的人里，有人叫它魔鬼云①。可不是跟魔鬼一样么！你带着孩子，怕过不了横川铁桥吧。"

"小孩，听到了吗？"我发着嘶哑的声音说，"听说小孩过不了桥，所以你跟着这个阿姨去吧，沿着去可部的电车道走，往山那边去，怎么样？"

---

① 原文作"蒙古高勾丽"。古代元朝入侵日本时，日本人曾称作"蒙古高勾丽的魔鬼来啦！"后相传下来，当小孩哭闹时，就用这句话吓唬他，故有"可怕的东西"之喻。

孩子把视线转向我。

“就这样吧，孩子，你和叔叔就在这里分手吧。”

小孩点点头。中年妇女把手放在孩子的头上，向我鞠了个躬。

小孩对自己要去的地方好象心中已经有数了。他走在中年妇女的前面，朝来的方向走去。瘦小的脚上穿着后跟破了的黑帆布鞋，身穿短裤和半袖衬衫，空着手。

蘑菇状的云彩由蘑菇状变成了海蜇似的形状。可是，好象比海蜇更具有动物的活力似的，抖动着脚，海蜇头一边不断变成红色、紫色、蓝色、绿色，一边向东南方向伸展开去，就象开了锅的水，不断从当中往上翻。滚滚怒涛，这就要盖压过来似的。说它是魔鬼云，那是再恰当不过了。那不真象是从地狱里派来的使者吗？以往在这个宇宙空间里，谁有权利让这种可怕的怪物涌现出来呢？这么一来，自己还能逃脱得了吗？那么，家里人都能得救吗？眼下我还能回去帮助家里人吗？难道要一个人逃难吗？

两只脚哆哆嗦嗦的迈不开步子，身子也在不停地发抖。

“这可完了，这可不成……这是从哪里吹来的呀？”

我捡起掉在枕木旁边的粧米棒，用这个棒子往自己的腿肚子上、屁股上、大腿上，不管什么地方都打，也往肩膀和两只手臂上打。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跟

我们在公司里晨会时做禊式①操那样。这种深呼吸比普通呼吸更要慢慢地吐气，慢慢地吸气，就跟念咒一样。这一来，在脚上产生了效果，心情也比较舒畅了。于是我又沿着铁路线向东走去。

我虽然很着急，但我并不想走得很快，以至要超过其他难民。这和恶梦中的逃跑不同，只要想跑，也许还能跑得动。我既然做好了听天由命的打算，也就不想跑了。

一群难民超过了我，其中的一个边跑边喊："降落伞，降落伞！"但两只脚马上就没有力气了。那的确是降落伞。在前方的左边，最远的山上浮着一抹白云，在那白云深处的天空里，看到有一个白色降落伞，它以极慢的速度向北边飘去。

降落伞这东西，在日本军队里不是作为第一类武器么？虽然分不清是敌人的还是日本军队的，但我边走边觉得这降落伞可疑。突然一声巨响，地都晃动起来，在西北角七、八百米的地方，升起了黑色的烟柱。在铁路上走的难民，全都跑开了，可是，两只脚马上又变得没有力气了。

又响起一次爆炸声，接着又是一次。在发出震撼大地的响声的同时，喷出一百多米高的黑烟柱子来。这一下难民们又跑开了，有人喊着："是油桶爆炸，油

① 禊式即"身涤"。身上有罪或有污秽时，去敬神之前，需在河中净身。

桶。"他这一喊，大家的步伐又放慢下来。对这种叫喊声，却没有一个人随声附和。

好不容易才走到了横川铁桥旁边。两千多难民坐在长草的堤岸上不走了。过铁桥的几乎全是年轻人。桥大概有三十多米高，朝江面上一看，身子都发抖。可是，又没有其他道路通到对岸去。坐着不走的几乎全是受伤者。看来，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过桥，只好听天由命了。有的人一言不发，凝视着天空的一角。

大部分的人不愿再看那海蜇状的云彩，不少受伤者仰卧在长草的堤岸上。只有一个人例外，她把双手朝海蜇状的云彩的方向伸去，用尖嗓子反复说："喂，魔鬼云，给我走吧，我们是非战斗人员。喂，你给我走吧。"虽然看起来她很健康，可奇怪的是她不打算过桥。她是一个年轻女子，穿着瘦腿裤，头戴防空头巾，肩上挂着水壶，一副去劳动服务的打扮。旁边的人没有回过头去看这女子。

"我要过桥，不能磨磨蹭蹭了。好，过桥。"

我下定了决心，跟在肩上流血的青年后面走。我尽量不看江水。走到接近桥头的地方，横躺着的货车堵塞了交通。只好趴下来匍匐前进，算是幸运地过了桥，货车正下方附近，水很浅，可以看到大量的洋葱滚落下去之后，一起堆在那里。

过了桥的难民们，象被吸在一起似的，跟蚂蚁一样排着队从双叶村向山顶爬去。山腰上，有两三处地方

发生山火。山火是特别可怕的，可是如果不是山沟里的人，似乎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成群地向山火靠过去，就象夜里飞蛾扑打一样。我小时候见过山火，知道它的厉害，记得还死了不少人，所以我路过时，顺便告诉四、五个难民说：

"山火很危险。特别是白天，即使看起来火势很小，实际上也是范围很大的火。火团会呼呼地掉下来，烧热了的石头和岩块也会往下滚。"

可是对方好象不以为然，还要一直往山里走。

好容易走到了东练兵场的角上，那里难民之多，真是一望无际，大练兵场淹没在人海里。这里的逃难者也是一个劲地向山里涌。我想：常说的海啸，也许就跟这种浊流漩涡一样，是直往高处爬的吧。

为了按时赶到广岛车站，我和往山里走的人斜着岔开，向练兵场边上走去。当然，一路上遇到了成千上万不相识的人，他们的风姿相貌真是各种各样（虽然有些罗嗦，但还是把我记忆中的部分情景记述如下）：

有不知其数的人，血从头上流到脸上，再流到肩上、背上，或从胸部流到腹部。身上沾满了紫黑色的斑斑血迹。有的人正在流血，但看来无法止住。

有的人耷拉着两只手，就那么被人群推着，在摇摇晃晃地走。

有的人闭着眼睛，被人群推着迷迷糊糊地朝前迈

着步子。

有一个妇女拉着一个小孩的手，发现是别人的孩子，“啊”地叫了一声，放开手就跑了。小孩在后面一边追赶，一边叫着“阿姨，阿姨”。那是一个六、七岁的男孩。

一个父亲拉着自己小孩的手，被人群冲散了，他一边不断喊着孩子的名字，一边分开人群，却被推开的人打了两、三下。

一个中年男子背着一个老年人。一个父亲模样的男人背着一个象在生病的女儿。

一个妇女把东西和小孩放在婴孩车上，一下被卷进了人群里，车被挤压坏，人倒在上面，后面涌上来二、三十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当时的惨叫声真是可怕。

一个男人捧着一座挂钟，一边走，一边让钟叮当叮当地响。

一个男人把鱼篮子绑在有套子的钓竿上，扛在肩上往前走。

一个妇女光着脚，一边哭，一边用两手遮着阳光向前蹒跚着。

一个中年男人用手抱住一个脸上、胸上、手臂上都是血的妇女的膀子，象拖似地带着她走。男人一迈步，女人耷拉着的头就前后左右晃动。尽管两个人都是一副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断气的样子，可还是被人群

挤来挤去。

一个几乎是裸体的年轻女子，用背带把一个满脸是血的裸体婴孩脸朝后背在背上，就那样在往前走。

一个男子忙着在活动脚，准备朝前跑，但被人群挤住了，跑不起来，只能快速地踏着步子向前走……

四

刚写到这里，就听繁子在厨房里喊："喂，你以为还早吗，适可而止吧，该吃晚饭啦。""好，这就来。"重松答应着，站起来向厨房走去。他刚才是一边吃着自己家里煮的咸豆，一边誊写《挨炸日记》的，所以把晚饭放在一边了。繁子和侄女矢须子早就吃了晚饭。矢须子因为明天一早要乘第一班公共汽车到新市町的理发馆去，所以早就在储藏室里上床睡了。繁子把泥鳅片汤倒进木碗里。

"啊，今天誊写了不少。写到了魔鬼云和难民都挤到东练兵场的事了。可是，我所写的真实情况，还不到我看到的千分之一。写文章真难哪！"

"那是因为你所写的文章，总有什么主义之类的味道。"

"不是什么主义，我的文章，从描写上说，都是写的坏情况，可是，事实总是事实。……喂，这泥鳅是不是好好地吐过泥啦？"

“说是到今天为止，已经吐了半个月泥啦，好太郎刚不久拿来的。据说是在观音堂下面的水沟里捉来的，放在能盛三担水的水缸里吐的泥。”

战争期间，好太郎家里交出了一棵大银杏树，在挖树根时，挖出了一只能盛三担水的备前烧①水缸，当时破成了五、六块，后来用水泥粘补的方法，才坑坑洼洼地粘在了一起。

重松坐在饭盘子前面，端起装有茶色液体的、厚实而不光滑的茶碗，这是重松晚饭前要喝的饮料，是用干牛扁、蕺菜、繁缕、车前草熬煎出来的汤。

饭桌上的菜，是放有碎鸭儿芹根的鱼肉酱汤、炒鸡蛋、咸萝卜，还有上面漂着泥鳅片的酱汤。

“真丰富啊！”重松端起泥鳅片汤说。

“好太郎家的水缸里，总是不断养着东西。有一次我去一看，在空空的水缸底里装进了河沙，让甲鱼产子。可是，听说终于没有产出子来。”

“去年年底我去一看，里面有七、八条活着的鳗鱼。”

“真是一只什么都能养的水缸，就象万宝槌②一样。我们是不是也仿着来一个。”

他们只不过是说说罢了。重松的家不象好太郎的家那样，是在有些坡度的山冈上，不能用引水管引水。好太郎

① 日本冈山县东南部出产的陶器。

② 原文作“打出的小槌”。系想象中的宝物，需要什么，只要一敲，就能出来。

家的地势，可以把后面的城山流出的水贮在池子里，再用水管把水从池子里引进水缸。粘合水缸裂缝的工艺又很粗糙，在两边鼓起的提手下，还有两三处裂缝，偶尔从那里漏出一些水来。不管鳗鱼也好，香鱼也好，斑鳟鱼也好，放在里面都能养活。

好太郎比重松年纪大一些。战争期间，他替邻近的人当采购员，只到广岛来采购过两次，两次都来广岛的重松家，把盐腌樱花作为土特产带给了重松。第一次是来采购肥皂代用乳剂和食用油脂。乳剂是不合乎洗涤剂规格的产品，是制造商不按法规制造出来的黑市商品，在没有形成固体肥皂之前，就那么把粘稠的液体装进了罐子里。油脂是粮秣工厂做肉罐头时，切下来的不能用的脂肪部分。尽管是加了作料的东西，但十乘三公分见方的硬纸盒子，满满的一盒，只要花那么一角钱就可买到。好太郎在重松家里，把这些东西用包袱皮包起来，嘴里说“我是从爷爷一代起就当使者的”，就那么一直把它背到车站上。第二次来时，只买到装满一个罐头盒的食用油脂。尽管如此，他还是挺高兴的。为了给重松留下一点土产，他在附近拆除了房子的空地上，帮他设置了一个捉小鸟的套子。当时，重松几乎每天都要去看看那个套子，说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可是一次也没有捉到过小鸟。

重松想起了老伴繁子常到那块空地上去摘藜菜芽的事，也想起把藜菜用水焯过之后吃的事。

“好太郎那次在广岛设置的套子，后来不知怎么样了。

夏天，在那块空地上可是长满了藜菜啊！”

“可是，好太郎设置的套子，连一只鸟都没有捉到过。可能是设置的方法不对头吧。”

“标准话，套子应该怎么说？”

重松从内间桌子上拿出辞典来查，上面说“打头（打在头上的省略语），即夹住野鸟的头并捉住它的那种圈套，叫套子、圈套、网套、套索、绳套等等。”

重松想起了好太郎在设置圈套时，一边用镰刀削竹片，一边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地叨咕：“粮食实在是困难啦！连粮秣工厂炊事班所需的酱汤，都配给不上，真是不好办啦！明天是做盐汤还是做酱汤，好象都拿不定主意，几乎连个菜单都列不出来。”当时，彼此的日子的确都很艰难。

“喂，繁子，我想起来了。”重松说出他想起的事，“战争期间你有没有把家里的伙食做个记录？如果有菜单，那当然更好。要一次一次地都回想起来，怕是不行吧。明天也行，你给我写出来。”

“要说菜谱嘛，我只能把拌繁缕菜和凉拌山蒜写出来。”

“那么，就把这些零零星星的伙食写出来吧。我闲间重松一家，在战争期间过的是再苦不过的日子啊！必须把它附在《挨炸日记》里面。为什么早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既然你有这份心事，那末，我们家以后也就这么办，你看怎么样？往后每年八月六日原子弹纪念日这天，早饭就按照当年八月六日早上的饭菜来吃。怎么样？要说那天早上的饭菜，我还能记得，而且很怪，还是记得蛮清楚的。”

“那天早上吃什么来着？”

“腌蛤仔，脱脂大豆当饭，就这些。蛤仔三人只吃了六个，是我和矢须子前一天在御幸桥下挖来的。”

重松想起来了。那种蛤仔很小，看起来肉好象是透明的，所以矢须子还发牢骚说，近来连蛤仔都营养失调。她这话并不是开玩笑。

“我说，繁子，伙食是一家主妇负责的事，所以请你帮个忙，用记录形式也好，用书信式的文章也好，什么形式都行，明天就给我写下来吧。反正，今天我可是要睡觉了。”

就这样，重松硬要繁子做这种她不熟悉的记录工作。

第二天是芒种，作为一户农家的户主应做的工作，重松整理了农具，洗了锄头、铁锹，重新打了楔子。又磨了斧头、镰刀，锉了锯齿。为了让割稻子的镰刀好使，在上面涂了菜油。还拔去土地庙周围的草，顺便到庄吉家的池塘去参觐交代了一下，半天就这样过去了。

侄女矢须子到街上理发馆去烫头发，烫得挺象个美人似的，五点钟左右才回来。那时，妻子繁子已经把题为《战争期间广岛的伙食》的记录写好了，是用毛笔写在日本纸做的信笺上的。

战争期间广岛的伙食

现将挨炸以前广岛的伙食作一记录。在这之前，先把市面上的情况和人的活动概况记述如下：

当时，根据统一管制命令，主食品、鱼、蔬菜都

实行分配销售。配给的通知和其他通告是用街里的揭示板或邻组①的巡回告示板这种形式传达给大家。特别是巡回告示板，那是各种指令和通告的动脉，起到血管般的作用，兴许当局方面也把重点放在这种形式上。为了贯彻这种办事方法，把邻组要通知的事编成歌词，作为流行歌曲在电影和唱片里广为宣传。歌词的第一节为：

敲锣打鼓邻组到，
开门一看就知道，
东家完了走西家，
巡回告示家家晓。

发放配给的那天，时间还没有到，配给所门前却已经排起了长队。这都是因为粮食不足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才出现这个样子的。由于商品不足，街上的一般商店都在实行所谓开店休业。即使是这种商店，偶然也有顾客排队，而且站在前面的人和后面的人，有时还会互相交谈起来：

“请问，这个店卖什么东西呢？”

“这个，不知道，总会卖点什么吧。”

因为什么东西都不足，所以不管什么都行，总想弄到手。其实连一张纸片都难以到手。

当时纸币贬值，即使偶尔到郊区农家那里去买蔬

①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强迫日本人民成立的一种保甲组织。

菜，人家也说用钱买可是舍不得卖，拿衣服来换的话，卖一点也行。所以经纪人和小商人经常躲过管制人员的耳目，暗中进行活动，这些人就是人们看不起的黑市商人。黑市商人这个词，原是从黑市交易所这个交易术语中产生出来的，因为战时粮食困难，所以作为一般用语独立使用了。所以说，这个术语是这场令人诅咒的大战的私生子，和艰苦的生活有不可分割的孽缘。

关于主食米面的配给，记得开始时是每人一天三合一勺①左右，不久大多是用大豆代替米面配给大家，接着配给进口大米和很次的豆饼，份量越来越少，最后豆饼一天只有二合七、八勺。

最初的时候，配给的米是糙米，如果不把它放进钵子里用舂米棒捣成白米，那就很难下咽，所以人们晚上一边舂米，一边嘟嘟囔囔地发牢骚。这样舂出来的米，量就少了，就在一人一天三合一勺左右的时候，也只剩下二合五勺多一些。

记得大概就在那时候，邻组的宫地先生的夫人被当局传去，挨了申斥。据说宫地先生的夫人到农民家里去买粮的时候，在去可部的电车上和旁边的人说："近来配给的米，变得只有三合了，这一来，把我家孩子教科书上写的话都给篡改啦！"事情是这样的：她

① 一合（10勺）＝0.18公升。

孩子的教科书上的诗文是，"一天糙米四合……" 可对照一下米的实际配给量，只有三合，才把书改成了"一日糙米三合……"所以她就那么说了。后来从那位夫人那里听说，那首诗是诗人宫泽贤治① 的代表作，是很好地体恤了农民困苦难熬的生活之后，才写出的闪着人道之美的光芒的优秀诗篇。夫人说："把一天四合改写成了三合，那是曲学阿世之徒干的。孩子们如果知道了这一事实，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大概连学校教的日本历史也会不相信了吧。如果宫泽先生复活了，由他自己加以改写，那又另当别论。"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关系到在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编写的国定教科书。据说有关人员还对夫人说："对流言蜚语要提高警惕。我们知道你到黑市上去买过东西的情况。你们这种人对教科书没有资格多嘴。在战争期间散布流言蜚语，当然不能说只是犯了抵触民法和刑法的罪。"对方只是没有说出这是暗中违反国家总动员法。当时，谁在人前说话，都显得比较小心。

我们家，丈夫和矢须子午饭在工作单位吃。只需向公司交伙食费，不用交实物，所以一天可以省出两顿饭来，而且午饭我只吃土豆。也就是说，他们两个的午饭加上我的午饭，一天可以多出三顿饭来。所以多少还是有些好处，而且一般配给的生面条，经常可

① 宫泽贤治（1896—1933），日本有名的诗人、童话作家，著有童话《银河铁路之夜》等。

以通过黑市的渠道买到，这样换算成米面，一人一天有三合三、四勺左右。

另外，每户还有三、四十克很次的干面包面条每月配给三到四次，每次一人给那么一点点。与此同时，

主粮的配给也减少了。

另外还配给过掺有大豆的米。可是，掺着大豆做出的饭有臭味，不好吃。所以只好把大豆选出来，总有一合还多。把这些选出的豆子泡它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再用研钵碾碎，用布滤出汁来，放进酱汤或酱油汤里。或者先用它做成豆酱，放进糖分拌着喝。有时把豆饼加上酱油煮，当副食吃。

当代用食品的面包烤好以后，涂上黄酱，或涂了黄酱再烤。这是一种延长主食消耗的贵重材料。吃面包的时候，会想起奶油和咸牛肉罐头的味道来。可是黄酱是日本的传统调料，比起盐和酱油来，实际上要讲究得多。这是在战争期间慢慢体会到的。副食品的配给如下：在邻组里，我们班有十一户人家，共三十二人的量，很多东西难以分配，所以决定两户、三户地轮着分。

豆腐　　一块

鱼、小竹筴鱼、沙丁鱼　　任选一条

白菜　　两棵

胡萝卜、萝卜、葱、牛蒡、菠菜、瓜

任选五个或六个

茄子　　四个或五个

南瓜　　半个

自从有警戒警报以来，粮食的供应越来越差。我每天的必修课，就是到拆掉了房屋的空地上去摘藜菜、鸭儿芹，此外，有时还到御幸桥下去捡蛤仔，或者在退潮时带着旧笔杆和小铲子，去抓虾蛄。开头蛤仔还能抓到五合左右，虾蛄也还能抓到十只到二十只的样子。到后来，什么都不好抓了。到了战争后期，去一趟只能抓到十个蛤仔，而虾蛄却根本抓不到了。

我们在空地上种了一些蔬菜。根据当局标榜的“最好种植南瓜”的号召，我们在院子里种了南瓜。茎长长了，就把它剪下来，剥掉皮煮着吃。一到夏天，院子里长满了南瓜藤，连下脚都很困难。南瓜结得非常之少，只收了十个。另外还要在乡下的娘家送来萝卜干、干紫萁、蕨菜等作副食品。

我们家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①宣战的那一天，买了不少火柴和盐贮备起来了，所以一直到停战，唯独火柴和盐，我们却不缺。这是因为小时候，从我奶奶那里听说日俄战争时有过这种先例。盐是很有用的东西。陆军粮秣工厂和罐头工厂在去掉了臭味的肉膏子里，加上食盐精制成肉汁代替酱油。在烧菜或做汤时，放上满满一汤匙代用酱油，其味道之鲜美，至今

① 日军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子。

难忘。可它的缺点是，如果连续吃上两个星期不停一停的话，不知为什么，嘴里就不好受。

早上就把一天的饭做好，早饭吃剩的和留到晚饭吃的那部分，一定要做成饭团子，用粗布包起来，吊在通风阴凉的地方，以便在听到空袭警报到防空洞去避难时好带着走。在包饭团子的包袱里，还装着从乡下娘家送来的炒米，作为非常时的口粮，另外还装有写着祖先姓名的书籍。

鱼类食品，配给来的倒还可以，或是烧，或是煮，都行。可是，从黑市买来的就不能烧，不是煮，就是清蒸，反正得使臭味不要跑到周围邻居家去。

甜的调味品是矢须子从公司的同事那里买来的黑市货，倒也帮了不少忙。这是古市后面的一户农家，把石蒜花的根浸泡在水里，用它的淀粉制成的糖块。是矢须子的同事从那个农户家里买来之后，再转让给矢须子的。

可是，真正作为调味品，只试着用了两三次，一般是在空腹的时候，怪可惜似的把它含在嘴里。酒嘛，在我们邻组里，即使战前不喝酒的人，自从实行配给制度以来，全都喝起酒来。真是怪现象。

香烟，除了配给的，还有公司的人从黑市上买来分给大家的。先把烟叶吊在地板底下过一些时候，让它吸点潮，然后用切布刀把它切碎，用英语辞典的薄纸卷着抽。据说辞典纸用的是印第安纸。从战争期间

到战后，我家抽烟用光了一本小辞典。

在我们邻组里，到了战争后期，不管哪一家都用野菜补充粮食。家里有小孩子的，等高山荆棘和大山荆棘的嫩芽长长了，就摘回来剥去表皮，当作零食吃。有的人家把虎杖的嫩芽给小孩吃。这种野菜到郊外太田川畔就可以找到。有的人托从郊外来上班的公司里的人代摘。小孩吃的零食，不管哪一家，百分之九十都是炒豆子，可是老吃这些东西就会腻味，到时候就给他们吃些野菜。

酸模如果托上班的人弄，也能弄得到。把它用盐腌一个晚上，可以代替咸菜或当副食品吃。

把茅菜花的根、繁缕菜、藜菜、袖波草、单罗背（也许不是它的学名）等用开水烫一烫，或是焯一焯就可以吃，要不就是炒着当副食吃。至于胡萝卜和牛蒡茎，那是属于更高级的蔬菜了。

营养失调或者晚上尿床的小孩，则把无花果的虫子、臭牡丹树的虫子，用酱油煮给他吃。这是天牛的幼虫。我小时候，在乡下，一到夏天就有砍柴的人来卖臭牡丹树虫子。为了保佑我不闹病，也让我吃。我记得那东西又香又好吃。

邻居家一位太太因更年期障碍而头痛，她把一两只蚁狮和着一杯凉酒，一起吞服下去，结果治好了病。真有神奇的疗效。

我原打算把我家在战时一周的菜单概要地写一

下，但每天围着锅台转，反而使脑子里杂乱无章，不能准确地回忆起来。现在看来，不管是当时东京第一流的大旅馆的厨师也好，或是帝国饭店的厨师也好，恐怕都不可能准确地把停战当时的菜谱回忆起来吧。当时，在帝国饭店里，住的是大东亚共荣圈①各国的使节和外务省的外围团体的人，弄不清他们是什么样的菜谱。反正在广岛的我们家里，战争的后期百分之六、七十吃的是大豆饭和大豆做的没有糖的酱汤。

家禽等的动物蛋白几乎吃不到，茶也是用盐腌的樱花花蕾代替。

此外，木炭、煤球等很难到手。我们家为了防寒，在煮什么东西的时候，把扁平的石头或瓦片放在灶里烧，然后用旧报纸包起来，再用布包好放在背上；坐着的时候，就夹在两腿之间；坐在长椅子上时，就垫在脚下取暖。在石头上的热渐渐减少之后，就把旧报纸一张一张剥去，用里边石头的余热来取暖，等里边完全冷了，那就烧一烧再用。

肥皂是用配给的米糠和苛性苏打做成的代用品，或是去买黑市上的乳剂。

我们把在灶里没有烧透而掉下来的余炭做成消炭，积到一定数量之后，就压成粉末，加进少量的粘土和浆糊，揉成圆圆的炭球，晒干之后再用。

①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魔爪所及的亚洲各国。

牙粉用完了，就用盐代替。

另外，如果分到了洋葱，我们不吃，把它栽在地里，等长出叶子来，摘了放进酱汤里喝。过不多久，叶子又会长出来。就这样不断地摘着吃。

以上就是战争期间广岛的伙食概况。我家的伙食，在一般工作人员的家庭里，也许属于“中下”的水平。广岛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山珍海味最丰富的地方。城市虽说那么大，战前却没有贫民窟。可是，经过长期的战争，那样大的城市，居民的生活是那样的艰难，这一点，住在广岛的人是十分清楚的。此外，战争如何折磨着男女老少，也是十分清楚的。

（闲间繁子记）

重松刚把这本笔记作为《附录篇》，和《挨炸日记》订在一起，繁子就让他把敬虫用的胡枝子，送到好太郎家里去。装胡枝子的套盒，放在好太郎装泥鳅送来的脸盆里，再用包袱皮包好。

敬虫是芒种后第三天的祭祀，农民做农活时踩死地上的虫子，所以要用胡枝子来敬奉现已死去的虫子。而且按照习惯，在这一天要把邻居存放在自己家里的所有东西全都还回去。

五

好太郎的家在攀登城山的坡道旁边。

重松刚要到好太郎家去送载鱼用的胡枝子，正好在坡道口上停着一辆闪闪发亮的中型汽车。这真是没有想到的事。车里没有人，司机模样的中年男子，把圆帽子扣在后脑勺上，正在看着管道里的水流进能盛三担水的水缸里。这说明有稀客来了。

重松忐忑不安。

“天气真好啊！”重松走到水缸旁，故意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这辆汽车不是福山藤田医院的专车吗？客人是从福山来的吧？”

“不，我是出租汽车司机。”戴圆帽子的人说，“坐车来的是山野村的女乘客。”

“那么，你说的女乘客是女医生吗？因为只有得急病，才用汽车去接医生的呀。好太郎先生得了什么病吗？”

“不，女乘客是为了商谈婚事。听她的口气象是这样。我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既然是从山野村来商谈婚事的，那肯定是为了解侄女矢须子的事而来。因为村子小，一有事，马上就可以知道。

重松感到心又在跳，可是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往水

缸里看。

“这泥鳅全部是黑色的。我小时候见过一种叫黑泥鳅的，是褐色上面带有黑斑点的。”

“那是小溪里的黑鳍吧。可是，黑鳍现在因为撒农药，全都绝种啦！”

“在这个村子里，除了黑泥鳅以外，鳍鱼也绝种了。”

“那是指的刺鳍吧，它用脊鳍或胸鳍刺人，是一种微带红色的小鱼吧。刺鳍在我们村的河里也绝种了。”

重松从背荫处往屋里一瞧，好太郎家廊檐上的拉窗和堂屋口的拉门都关着。不知好太郎和女客是怎么谈论矢须子的。客人要说的话也许已经讲完了吧？说不定已经离开座位站起来了。如果被人看到那多不好，所以重松说：“啊，实在打搅了。我原以为是医生的汽车呢，因为我们邻居家有病人。那么，对不起啦！”说完就走上了栎树林里的小道，在那里的一块平坦的岩石上坐了下来。

“好吧，在女客人回家之前，就在这里耐心等着吧。我必须把胡枝子送给好太郎。如果就这样回家，还得向女人们这样那样地解释清楚。山野村的妇女来了解矢须子，这事我不想告诉矢须子本人。”重松心里这么想。

重松坐的岩石有两张铺席①那么大，从前就在这岩石旁边长着一棵很大的红松树，足有五十多公尺高，战争期间被征用了。据说当时一起被征用的好太郎家的银杏树也和

① 日本以榻榻咪铺地，因而以铺席张数计算房间的大小。

这棵松树一般高。从晚秋到冬天，早上的太阳晒到松树和银杏树上，撒落下来的影子，可以伸长到重松家的小山脚下。

重松从小就很少到这平坦的岩石上来，可是却经常到好太郎家的银杏树下去玩。霜降以后，银杏树开始落叶时，好太郎家的房顶全被落叶覆盖，变成黄颜色的屋顶。大风吹来，房顶上的叶子，就象黄色的瀑布从房檐上泻下来一样。如果旋风吹来，树叶飞起，高过屋顶两三倍，变作黄色的漩涡，飘落在坡道上和栎树林里。孩子们都很高兴，等风小了，男孩子们就伸出双手，女孩子们就拉开围裙，去接飘落下来的叶子，象唱数数歌① 一样，嘴里数着围裙里的叶子数。

“一片、两片、银杏叶”，数到第四片就开始一片一片地丢，并唱着“鸳鸯，公鸡，银杏翅”，然后再数四片。如此反复多次，说是以树叶数多者为胜。好太郎家的类五郎大爷经常在这种时候出来，拿着扫把打扫坡路。他可能是担心孩子们在坡上，要是被堆积的银杏树叶子绊倒可就不好了。

这位类五郎大爷那时在小畠邮局当投递员。二十多年来，不管晴天雨天，每天挑着邮件往返于小畠邮局和高盖邮局之间，曾被邮政大臣表彰为优秀邮递员。头戴圆顶草帽，号衣的领子上印有小畠邮局的白色字样，扁担两端挂

---

① 一种民歌，歌词各节依次带有一二三……的数字。

着放有邮件的邮袋，腿上包着绑腿，穿着草鞋。孩子们在满街玩，若是挡住了货车和马车等的道，他就喊："邮件喽，又来啦！奉上面的差使，我又来啦！"

这样要人让出道来，孩子们就靠在路边，然后跟在大爷的后面起哄："邮件喽，又来啦！奉上面的差使，躲开啦，躲开！……"

听到关汽车门的声音，接着又听到发动机启动的声音。天已经黑了。

重松从栎树林里出来，向好太郎家走去，见廊檐上的拉窗还关着，堂屋的拉门却打开了。走进堂屋一看，好太郎正在席沿上，抱着胳膊低着头。看来，他把客人送走后，一直坐在那里发愣。

"晚上好。真是个好芒种节气呀！"重松这么打着招呼。好太郎吃惊地抬起头来。

好太郎看到了重松，也回答说："啊，是好芒种节气。"可是，他好象没脸见人似的，眼睛直往下看。尽管房里暗一些，这种表情还能看得出来。好太郎大概是被女客人追问了不少有关矢须子的事，甚至要他说出他不想说的事来，所以才这样无精打采的吧。重松察觉到这一点，所以只对前几天送来泥鳅表示了谢意，请他把胡枝子倒进大碗里，没有多说话就回家来了。

事后想来，真有说不出的难过。矢须子象是被拿出来示众的人一样，显得非常可怜。无论如何必须把《挨炸日记》早些誊写出来。有必要让对方看一看，再跟矢须子的

日记比较比较。争口气也要这样做。重松知道自己也被迫陷到这种心境里去了。

晚上简单地吃了点茶泡饭，又继续誊写《挨炸日记》。

我从人群的旁边往前走，总算通过了东练兵场。

从大街通往练兵场的大道上，逃难的人一群接着一群。大多数的人都光剩下身上穿的衣服。其中也有人把家财什物装在排子车上，再让小孩坐在什物上，想从混乱的人群中挤过去，却又过不了，但又舍不得丢掉东西。这一来，家里几个人就在那里叫嚷开了。还有把两三个大包和皮箱、手提包穿在晒竿上，夫妻俩抬着走的。还有二十来个学生，排成一队往前走，为了不失散，前后的人都抓住一根长绳子。

我回头一看，从大街到练兵场入口处的路上，人群的行列就象一根厚厚的皮带，络绎不绝。

到了广岛站一看，东练兵场顶头调度线上闲置着的车厢里，不管是货车，还是客车，全都挤满了难民。在靠近站内的客车上，有人象吊铃一样，抓住车顶喊叫着："开车，开车！"可是，既看不到站务员，也看不出火车要开动的样子。难民们却仍然不断向车站涌来。车站建筑物上的窗、窗框、门全都没有了，四下里的墙都塌落下来。我从那座建筑物的旁边过去，看到和二层楼窗一般高的地方的外墙，破坏得很严重，缺口的部位还有粗钢筋连着，就那么悬吊在空中，从底下

过时，得赶快跑过去。

来到有道闸的地方，一个二十多岁的站务员，正在叮当叮当地把道闸扳起来又放下去，还自言自语地说："没有一个顶用的了。"这个站务员沿着轨道，朝与车站相反的方向跑去。

车站前的街上，因有大火，无法靠近。心想从比治山的后面绕回去，但比治山的便殿已经没有了。当然，我并没觉得走错了路，因为即使没有便殿，比治山还是比治山。

的场桥着火，过不去。过大正桥，从比治山的南边绕过去，再到女子商业学校的旁边。这一带是住宅区，成排的房子好象都变成了空的，过路人也很稀少，给人以空旷的感觉，连狗在远处叫，都能听得到。两三个妇女站在路边讲话，她们说拧开水龙头也没有水，手也洗不成。

一听到水，我马上想起了口干，感到喉咙痛。我望着天空，褪了色的海蜇状的云头上的一部分正朝着比治山的西边。我心想那云彩莫非要向比治山的北边袭来么？东风一吹，海蜇云被大火的烟雾遮住，看不见了。可是，风向一变，又能看见了。

我钱包里有一百二十元，还有几个零钱。心想如果有人卖给我水，只要是满满的一杯，即使给一百二十元，我也愿意。我想起有人说过，在这种时候嚼茶叶可以解渴，哪怕是茶树上的鲜叶子，我也想嚼一嚼。

总之，一边走，一边在想喝水。正想着，发现在公共自来水管那里，放着水桶，一看，里面还有七成左右的干净水。我两手撑着洗手池，全身趴在水桶上，象狗伸脖子似的，把头伸进去，真象是得到了甘露一样，喝了个够。那个喝水之前要漱三次口的习惯，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只顾喝水，实在太美了。刚一喝倒很凉爽，可是很快全身就没有力气了，撑着身子的双手象要瘫了似的。我按住水桶边，两脚使上劲，才站了起来。一块弄湿了的布，耷拉在胸前，原来是块三角巾。不知什么时候，它从头上松落下来，象项圈一样套在脖子上。

一走动就开始流汗，全身象被水浇过似的。眼镜也模糊起来。只好停停擦擦，边走边擦。走到陆军被服分厂附近，发现我所关心的魔鬼云比在横川看到的又大五、六倍。可是颜色完全褪了，就象雾一样，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刚刚还是可怕的云，光是把外壳这么一剥，就显得没有多大能耐了。这时，从被服分厂传出有人说话的声音："喂，还没有好吗？和防卫科长联系了吗？""是，已经去联系了。"有两三个人影在来回走动，看起来很忙。这时，我心里稍许舒坦一些了。

我开始关心起火灾来。不知道什么地方起的火，又是怎样烧起来的，火势在往什么方向蔓延。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变成什么样了。如果千田町烧起来的话，妻子繁子按理是会到大学的操场上去避难的。这是老

早以前就商量好，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就到那里去的。侄女矢须子和邻组的几位大嫂子到古江町去了，所以不用担心。我一边走，一边想在附近稍稍休息一下。突然听到猫叫，回头一看，在一个穿长筒靴的男子脚边跟着一只小花猫。

"花猫、花猫！"我叫着。

猫不认识人，它准备站到我身边来，可是，穿长筒靴的男子一站住，它又靠到他的脚边去了。

"这不是闲间先生吗？啊，闲间先生。"穿长筒靴的男子说。

"啊，原来是宫地先生呀！"

我感到太意外了，可他确实是邻组的宫地先生。

他从上上个月起就穿着军用长筒靴出门去了，大热天还穿着桔黄色的套头衬衫，来回到公司和机关去推销商品。今天他跟平时一样穿着军裤，可上半身光着，也没戴帽子。

"怎么样？没有受伤吧？"我问。

"挨炸啦，还没有包扎呢！"他说后，转过身子给我看。

背上的皮肤从两肩一直往下剥，就象对开的报纸受了潮一样，耷拉在背上。两个手背上的皮肤也脱落下来，吊在手上。脸色苍白，但没有别的伤。

我原以为宫地先生是被火焰烧伤了背部，可是一打听，却不是那么回事。宫地一早就去熟人家，从那

个人家里可以看到广岛的天守阁①。在进大门之前，就想把套头衬衫脱下来。重松心想，莫非是拜访相亲的女人的家？因为传说他有了情人。据说因为走得急，全身被汗湿透了。可是衬衫刚脱到头上，就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同时发出了闪光。尽管头和脸被衬衫蒙住了，但透过衬衫和闭上的眼帘，还能感觉到闪烁的光亮。后来就神志不清了。等清醒过来，只知道在往城边的护城河方向跑。天守阁化为乌有了，城内第五师的司令部也化为乌有了。天守阁离开了天守台，坠落在相距一百多米远的对面沟边，完全散了架。

"我只顾拼命跑。"宫地一边摇摇晃晃地和我并排走着，一边说，"总之，我想还是傍着山走的好，走出横川桥，又来到了第二总军司令部的前面。就在这时，猫就跟着我来了。这究竟是凶还是吉？可能会怎么样呢？"

第二总军司令部在东练兵场北边。也就是说，宫地从横川附近起一直到这里，和我奔的是同一条路。

我们从被服分厂前面朝地方专卖局方向走去。这里是破坏殆尽的住宅街。电线断了，象绳制门帘一样吊在那里，砖瓦、门窗淹没了道路。猫一会儿在后，一会儿在前，总跟着宫地先生。

宫地先生已经疲惫不堪，使人担心他会倒下去，

① 天守阁系古代封建领主在自己领地内，都城的中心修筑的城楼，它是各领主权势的象征。

一直是那么摇摇晃晃。我知道性急也没有用。我为宫地先生捡了一节竹竿当拐杖，但我又一想，他手背上的皮都撕掉了，柱着拐杖反而不好，所以又扔了。我们只有踩着砖瓦，躲开门窗，从吊着的电线之间钻过去，停停走走地往前进。脚一踩到砖瓦上就啪啪地裂开，鞋子一滑就往前倒，尽管用手撑着身子，仍然很费劲。行人除了我们两个之外，没有其他人了。在这一片寂静之中，踩破砖瓦的声音就显得更响了。在大堆瓦砾上倒着一只大柜子，一个少女靠在柜子上，伸着两只脚，身上只穿了一条衬裙，一边的乳房已经溃烂，也许人已经死了。小花猫可能闻惯了长筒靴的气味，老缠着宫地先生，一直跟到通向宇品去的电车大路上。电车已经不通了。

到了这里，街上的情况就变了，满载伤员的卡车络绎不绝，也有陆军军官乘坐的汽车。伤员拉着板车走，上面坐的也是伤员。多数伤员是步行的，他们很象我在铁路线的堤坝上和东练兵场上看到的难民。可是到了这里，多数人已经用竹竿或木棍当拐杖了。在这里很难听到“救救我”的喊叫声和惊叫声，往前跑的负伤者也几乎没有，因为跑步只能加快走向阴间的步伐。难民中有一个瘫痪病人，他用手操纵着瘫子车，象小看别人似的，轻快地赶过了那些伤员。

宫地先生手扶着专卖局的墙壁走，好象眼看就要倒下去似的。墙断了，他刚说出“给我水，给我水”，

随即摇摇晃晃地走到车道上，在抛锚的电车旁站住了。我迷迷糊糊的只知道往车那边走，然后采取了向前冲的姿态，登上了踏板。宫地先生就坐在电车门口的踏脚板上。车内座位的角落里有一个刚会走路的可爱的男孩和一个七、八岁左右的女孩，还有一个拿着乒乓球拍的小学生模样的男孩。我把救急包的三角巾披在宫地先生露出红肉的肩上，并拉紧衣角，在脖子下边打了个结，看上去象披着白色披肩一样。

"宫地先生，如果要门苏膏① 的话，我这里有，怎么样，给你涂一些吧？"我说。他摇摇头，指着天空说，"倒是很想喝水。瞧啊！那火灾。"

从市中心一带，可怕的火焰，象龙卷风似地直冲云霄，形成了特大的火柱。那是从各条街上冒出来的烟和火汇成一体，火和烟搅成了漩涡，烟又变成了拖着长尾巴的云。在穿过云层的火焰漩涡的周围，很小的火块，还有一种带火的东西，就象幻影一样散落下来。原来是房子的柱子、大梁和门槛等，被火焰漩涡卷上去之后，一边燃烧，一边往下掉。

风向看来没有变，可是火焰却老是往建筑物顶上爬，刚象是拧成一条大火绳似的蔓延起来，马上又变成了翻滚的波涛，火焰的毒舌在舔噬着大建筑物的窗户。

① 日本一种常备药，类似万金油。

"火焰的尖端跟蛇吐舌头一个样。"宫地用颤抖的声音说话，"火一烧过去，火舌就从窗口一闪一闪地往里伸，很快就钻了进去。那边烧起来的，是福屋百货店吧！"

福屋百货店，中国① 供电总公司、中国新闻社、市政府等的大建筑物，每次一受到火势的冲击，就有好几个窗口同时向东南方向喷火。如果是普通民房，一个火浪滚过去，恐怕一下就能烧掉一、二十家房子。也许是风向变了吧，突然有一团火被卷了起来，中间开始膨胀，火焰从纺锤形变成了球形，向天空升起。看着看着，那球形的中心又在裂开，开着火口往上喷。真是怪现象。我把手放在胸口上试了试，也许恐惧已经过去了吧，心跳倒还正常。从当时的心情来说，既象是被什么推倒了，又象是被吸到地底下去了，反正我的头脑已经麻木了。

"闲间先生，回家去吧！"宫地先生站起身来说。

我在下电车前回头看了看，车里的三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全都不见了。

一到专卖局的正门前，透过对岸还没有烧起来的成排的房子与房子之间，可以看到我家的屋脊。只有很远的地方还在冒烟，我的家还没有被烧掉。这下子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我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走啦！

---

① 这里的中国指的日本本州西部地区、包括广岛县在内。

宫地先生的家是平房，所以看不到。

“闲间先生，我可是不放心，得赶紧走。从这火势看，总要烧起来的。”

宫地先生迈着蹒跚的脚步，从正门前面的御幸桥上走了过去。（据说第二天宫地就死了——日后补记）

我走到了御幸桥的当中，这才发觉桥上的栏杆一根也没有了。北边的栏杆并排倒在桥上，南边的栏杆好象被刮到河里去了。栏杆柱是用一尺见方的花岗石做的，高达四尺左右，间隔约六尺，石栏杆顶上有大一倍的石头作盖子。象这样坚固的栏杆柱共有几十根，可全都被刮倒、刮跑了。

桥的北边有一个男人躺倒在那里，但不是宫地先生。桥下也有几具尸体流过。

我赶紧向广岛大学的操场走去。因为老早就和家里人商量好，一有空袭就到那里去避难的。操场的游泳池就是集合的地点。那里离御幸桥约有四、五百米，可是，在走到那里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我感到好似向从笼子里逃出来的可怕的猛兽靠过去似的，胸部感到气闷。这倒不完全是因为赶路的缘故。

操场上挤满了避难的人。我从这些人中间穿过去，走到游泳池边，找到了妻子。她坐在池子对面的地上，身上背着背包，腿上盖着毛毯。我用双手捧起池里的水来喝， 然后才绕到对面去。我很早就说过：提包在人挤时容易被人抢走，所以避难时一定要用背包。

如果在游泳池边，即使遭到火焰袭击，也可以马上跳进水里。因此，妻子很忠实地按照我留下的话来到了游泳池边。在妻子的脚边，放着饭锅和小炒锅。

"没有受伤吗？"我问。

"是。"她说。可一看我的脸，连忙又低下头去，就答了这么一个字。

"家里怎么样？"

"倾斜了，可是没有倒。"

"火，怎么样呢？"

"院子里的松树顶上，烧起来了，但很高，毫无办法。"

"矢须子不要紧吧，因为她到古江去了。"

"矢须子可能不要紧。"

"不饿吗？"

"不饿。"

"附近怎么样？"

"我很快就逃出来了。除了新田先生的家外，其他家都不清楚。"

我总算放了心。为了慎重起见，我决定到家里去看看。"绝对不能离开这个位置，在这里等着我。"我严肃地吩咐好之后，就回家去了。

松树上的火已经灭了。可是电线杆支柱的底下着了火，我用扫帚把它扑打灭了。

我家的房子往东南倾斜十五度左右。楼上的雨窗

和拉门被刮跑了，一扇也没有剩下。走进房间一看，满地都是玻璃碎片，槅扇变成了菱形。我从八铺席的房间到两个六铺席的房间、四铺半席的房间，还有楼上的两个房间都转了转，所有房间的槅扇都变成菱形，拽不动了。

我从伙房转到澡堂里一看，后面邻居早见先生家的伙房，连同墙壁一起飞进了我家的澡堂里。茶碗、贝壳杓子、筷子、铁网子、大碗等，把澡盆都给埋起来了，更衣间的墙上溅满了鱼虾煮的小菜、腌菜叶子、茶叶渣子等。一条干鱿鱼掉在地板上，这可能也是从早见先生家掉进来的。我馋得真想把鱿鱼煮了吃。它是一种高级食品。所以我找了这么个借口，说“不是为了满足口福，而是为了纪念”，把它放进了救急袋里。

我又回到了六铺席的吃饭间里，对着壶嘴把茶壶里的凉茶喝了下去。我在药箱里找了找药，想治一下左脸上的烧伤，可是连一点涂的药都找不到。穿衣镜倒了，玻璃砸碎了。一看柱子上的挂历，当天的标语是“不停进击”。



六

一大早，庄吉和浅二郎提着旅行包来了，象是要外出。

他们问重松是否愿意三个人合作搞一个池塘，用以孵化鲤鱼苗。他们说除了在常金丸村孵化场买的小青子之外，这次打算用自己的双手大量饲养刚刚孵出来的鱼苗，然后放养到阿木山大池子里去。

“据说鲤鱼从立春后的八十八个晚上起开始产卵。”庄吉说，“从水温逐渐暖和的时候起，一直到七、八月间，随着水温的变化而产卵。我们准备到常金丸村去学习孵化的方法。”

“我和庄吉先生现在就到常金丸村去学习。”金二郎说，“也就是说，我们到常金丸村去留学。等我们学好本领回来，就和你一起搞孵化池。我们的主意已定，不知你是否赞成？”

重松当即表示同意。

说是留学，其实最长不过三、四天左右就可结束。在这期间，重松还可以继续赶写自己的《挨炸日记》。

庄吉和浅二郎提着好象很重的手提包，就这样乘坐早上第一班公共汽车出发了。他们的行动真看不出是个患有原子病的人。

重松也积极行动起来，赶写《挨炸日记》。

我到后院的泉水边去看了看，水面上浮着阳伞和蚊帐。

这几天来，我家每天晚饭后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泉水的角上放上一块铺板，把常用的餐具、锅及其

他用品放在上面。一有空袭，就用一只手把板的一端掀起来，把所有东西一下子沉到水里去。这是妻子繁子偶然间得到的启发。我捡起从墙上塌下来的砖头，放在蚊帐和阳伞的上面，让它沉下去。蚊帐是贵重东西，可以换到五升米，所以要放上足够份量的砖头，无论有什么情况，也不能让它浮上来。猛地看去，在泉水的角上，伸着沉香树枝的底下，有几条一尺多长的鲤鱼和六七寸长的鲫鱼，鱼肚子鼓得大大的，死在那里。鱼一腐烂，那股臭味就要传到蚊帐上去，所以我把它捞起来，扔在墙根底下。哪条鱼的肚子，都是硬梆梆的，鼓起老高。

过去，在我借用纲本茂三先生的厢房时，曾有过这样一件事，使我很吃惊。由于地震，岩石崩下来，池里的鲤鱼死了几条。我要了其中一条尺把长的黑鲤鱼，剖开一看，鱼鳔胀得象气球一样。我想起了这件事。后来，我知道鱼在受到激烈的冲击时，鱼鳔的调节机能和神经机能就处于麻痹状态，鱼鳔里就会充满混合气体。因此，内脏一受到激烈的压迫，全身的机能就会失去作用。

小时候，在家乡的溪流里，我是用铁锤子敲着岩石来抓鱼的。这是冬天河水干涸时的捕鱼法，把铁锤子举得高高的，向岩石的腰窝上使劲砸下去，咣啷一声，散发出焦臭味来。与此同时，鱼就会从岩石下浮出来，在水中晕晕乎乎地一动不动，即使抓它，它也

不跑，暂时失去了知觉。我想起了这种情况，那是由于受到了冲击，使鱼的神经麻木了的缘故。

尽管如此，当时在横川站内电车门口的踏板上，除了光球和暴风外，我身上没有任何感觉。水中的鱼死掉了，花岗岩石的柱子炸飞了，把墙壁都穿透了，地上的人却平安无事，真是不可思议。这证明鱼的表皮比人的皮肤更敏感。可这次的光球，究竟是什么种类的炸弹？有什么科学作用？因为弄不清真相，所以令人不安。

我东张西望地在附近到处转，对过的野津家和中西家，西边的新田家，东边的宫地家、大河内家和须贺井家都去转了转。哪家都没有人。我还到后面小巷里看了看邻组的人家，能岛先生和吉村先生的夫人、宫地先生的夫人和侄女矢须子一起到古川去了，照说是不会遇难的。可是，所有的房子都倾斜十五度以上，成了空房子。刚才还和我一道走的宫地先生，不管我怎么叫，也不答腔。中村先生的房子倒塌了。我叫了几声“中村先生，中村先生”，什么回音也没有。我还侧耳听了听，看有没有什么呻吟声，但什么也没有听到。房子（日本式房子）倒得很整齐，上面都有小而整齐的顶瓦压着。我又大声地呼喊，“中村先生，中村家少爷，中村太太”，仍然没有人答话。垮下来的房子，里面当然是空的，而且没有一点声息。

邻组的人好象都避难去了，房门全都开着，就跟

我刚才在逃难的路上所看到的房子一样，根本用不着防备什么盗贼。过去和邻组的人还积极进行过防火训练，可今天一点用处都没有，什么传递水桶啦，抬担架啦，眼前连个值班的都没有。过去所做的，就象儿童在游戏中模仿做饭一样，觉得自己以往的生活也跟做游戏一个样。

“总之，一切都象做饭玩一样。正因为这样，所以反而必须满腔热情。可不是吗，因为要好好体会，决不能马马虎虎。”

我在心里对自己这么说。又回到自己家里，看了看房瓦脱落得不齐的地方，北边房顶上的瓦全掉下来了，南边大概还有二十来块没有掉。脊瓦只剩下我自己修补时，曾经用铜线加固过的一块。在泉水旁倒塌的墙上搁着一根约莫有四米长、四寸见方的木头，还有三根三米多长的圆木滚落在墙的内侧。肯定是木材店的木材，飞过广岛大学的农场之后，掉在这里的。至少刮飞了一百五十米左右的距离，真是使人吃惊。我当即动了脑筋，决定用这些方木和圆木做支撑我倾斜了的房子的支柱。据说按照物理原理，房子要倒塌的那股劲儿，支柱都能够顽强地顶住。支柱真是勇敢顽强。

什么地方还可以再找到一根圆木呢？我从墙倒塌的地方往外看，只见一个青年正坐在方木上重新扎绑腿，他是寄宿在邻居家的广岛高等工业学校① 的学生。

① 日本高等学校相当于我国的高中，高等专科学校相当于我国的中专。

“桥爪君，怎么啦?”我这一问，使他吃惊地回过头来，答了一声“是”。

“你家的新田大婶怎么样啦?”我又问。

“是。”他光是盯着我。

“桥爪君，坚强些!”我说着跨过了倒塌的墙，来到了外面，“你是从学校逃出来的吧。学校怎么样?破坏得很厉害吗?”

“校舍倒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茫然若失地说，“好多同学都被压在底下，有的被压伤了。”

桥爪是新田先生的亲戚，平常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可现在完全变得萎靡不振了。他只是说自己糊里糊涂的，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好象是从桌子和椅子之间钻过去，再穿过房顶和天花板之间，然后才从什么地方爬出来的。

“我回来一看，谁都不在。”他说。

“那么，趁火势没有蔓延开之前，应该去找找家里人。这一带的人不都到大学操场上去避难了吗。我家繁子也在操场上。你怎么样?要不要去看看?”

学生回答说“好的”，就跟在我后面走了。

操场上仍然挤满了受伤的人和逃难的人。我们穿过人群来到游泳池边，见繁子身旁有邻组的大河内先生的夫人。

“啊呀，桥爪君，”大河内夫人对中专生说，“嗨，命运不佳的时候总是遇上倒霉事，真是可怜啦……新田

大婶跟大叔一起到共济医院去了。”

据说这位夫人亲眼看到新田大婶负了伤。为了欢送出征士兵的事，她和新田大婶站在路边讲话，没有料到突然一道闪光，狂风大作，飞来了一片瓦，削掉了大婶脸上一块肉，所以到共济医院去了。据说那片瓦就象是谁往空中扔的纸团一样，掠过上空，从对面方向飞来，猛地一下打在新田大婶的脸上。大河内夫人是东京人，据她说，关东大地震①时，她在东京碰上了，虽然当时她还是小学生，但知道砖瓦的厉害。大地震一来，砖瓦不知怎么的，就象扔在空中的纸团一样，冲向天空，飞起四、五十米高。这位夫人说，象这次的光球和风暴就更不用说了，真不知它会给砖瓦以多么大的力量啊！

桥爪巴达巴达地直流眼泪，证明他已经清醒过来了。

“那么，我到共济医院去。非常感谢。请大家多保重。”他说罢，拿着大河内夫人硬塞给他的五块钱，离开池边走了。

我和繁子想来想去，决定暂时到宇品日本运输分店去取得联系。据我们推测，即使侄女矢须子从古江乘卡车返回了广岛，随着东边的火焰猛往上蹿，而且越来越向东边蔓延，负伤者的数目也在增多，她就不

① 关东大地震发生在1923年9月1日，死伤二十余万人，毁房七十余万户，仅东京市内就死亡近六万人，毁房三十万户。

会想到到千田町来。也许她认为千田町也在燃烧吧。因为有机动灵活的能岛先生领着，肯定会避开陆路，乘船在宇品上岸。能岛先生老早以前说过：在广岛遭到空袭时，自己要乘渔船从宇品到宫津去避难。还说，他为此已同宇品的钓鱼人以及宫津的渔人签了合同，随时都能租到渔船。准备工作之周密，真叫我佩服。

"能岛先生一定会坐船到宇品来。他如果看到了那火势，是不会从陆路回来的，而且也回不来。可是，如果在宇品上岸，矢须子也许会先到宇品的日本运输分店去。今天傍晚以前，我有紧急事情要到宇品运输分店去取得联系，这是作为我的任务定下来必须去的。矢须子知道这件事，看来，她可能在宇品运输分店露面。"

老伴很同意我这种推测。所以我们决定到宇品运输分店去等。可是，并不是说矢须子肯定会到宇品来，所以只能说去碰碰运气。

繁子面向游泳池，双手合十。虽说只有很短那么一会儿，可还是祷告了一番。

"矢须子如果真的转到宇品去，那倒也不错，不过，我还是很担心。"大河内夫人说。

据说这位夫人已和在银行工作的丈夫说好，要在这游泳池边碰头。他们两口子有一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现在当了兵，驻扎在苏门答腊的巨港。

繁子万不得已，只好把墙上倒下来的砖头放进饭

锅和菜锅里，沉到池子里去。锅象滑进水池里似的，沉了下去。

“这些锅，我们想总有那么一天会来取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该多好啊！”我说。

“可不是吗。那么两位多多保重，向矢须子问好。”那位夫人说。

我和繁子离开操场来到了御幸桥。桥北头有个死人，嘴和鼻子上爬满了黑压压的一片苍蝇，耳朵上有个大血块，很难分清是耳朵还是血块。我刚要加快脚步走过去，繁子从身后说：

“等一等，顺便到家里去一下。说不定我们不在时，矢须子回来了。我们留个纸条吧。”

可不是吗，我怎么这么糊涂呢，太无能啦！

我们返回到家里，正要找写留言的纸，就在这时，矢须子突然回来了。繁子蹲在满是玻璃碎片的铺席上哭了起来。矢须子坐在廊檐的门框上，连帆布背包都没有放下，头上还戴着防空头巾，就扑簌簌地掉下喜悦的眼泪来。

“喂，可不能擦脸啊！”我提醒矢须子注意，“你手上沾有沥青油什么的。哎，你回来得正好。我们差一点要到宇品运输分店去找你呢。”

我既然把矢须子当女儿来养，如果这孩子有个意外，我就没有脸去见繁子的双亲了。让矢须子到广岛来，我就负有责任。年轻轻的女孩子，不管在乡下还

是在城市，都要征用到军需工厂去当女工，不是抡锤子，就是旋炮弹。幸好我在古市工厂里工作，经多方活动，才让矢须子当了厂长的传达人员。

矢须子看到我的脸就说："哎呀，姑父的脸怎么啦？"

"没什么，只是有一点灼伤。"我说。

据矢须子说，能岛先生从宫津租了一艘渔船，在京桥川右岸的御幸桥下首让大家上了岸。能岛先生把想一同回来的夫人留在古江的娘家，自己领着吉村夫人、宫地夫人、土居夫人回来了。能岛先生说："我有责任把大家送到家里去。"他是请宫津的渔人准备好的船。刚才我在操场游泳池旁作的估计，从结果来看，猜对了一半。

火灾的烟，看上去象黄昏时的天空一样。因为自来水不出水，所以让矢须子用泉水洗了洗手，但脏东西掉不下来。说是黑雨留下的痕迹，它紧贴在皮肤上。既不是沥青油，也不是黑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得赶紧到能岛先生那里去看看，顺便向他表示谢意。到那里一看，能岛先生正忙着准备撤离，他手上也沾有黑雨的痕迹。

"是毒气吧？"我问。

"不，不是毒气。"能岛先生一边说，一边把要带的粮食和本子塞进帆布背包里，"据说不是毒气，由爆炸产生的黑烟，在空中被雨点吸收，然后又掉下来。黑

雨主要落在街的西边。我刚才在那里见到了市政府卫生科的人，他是这么说的。据说对人体没有害。”

我想既然是卫生科的人说的，也许不要紧。

根据能岛先生说，肯定火灾早晚要蔓延到这千田町来。据说，他刚刚回到家里来，因为要坐船逃往宫津，所以又跑到御幸桥的下首去告诉船老大，让他再等一会儿。他之所以忙着作撤离的准备，就是要去赶船。他说，如果我们打算逃到宇品方面去，顺便搭船也行。

“那真是正想过河就有船啦！”我欣喜若狂地说，“这一带终归要烧起来的，而且我还有公事必须与宇品运输分店联系。能不能让我老伴和矢须子也搭便船去？”

能岛先生立即答应了，还说：“大学的操场虽然问题不大，但这一带迟早也要烧起来的。”

据能岛先生说，刚才土居夫人和吉村夫人也说先回家一趟，然后马上就到操场去避难。听说只有宫地夫人看了丈夫留下的信之后，跑到吉岛町的亲戚家去了。我总是佩服能岛先生消息灵通。

因为允许我搭便船，精神也就来了。一到家里就大声地说：“我们暂时乘船到宇品去避难，能岛先生让我们搭他的船去”。

繁子、矢须子都很高兴我们和能岛先生一起离开千田町。可是，我们沿着堤上的路，一直走到御幸桥

下首，却没有见到船。

“这是怎么回事呢？”能岛先生有些着急了，咂了咂舌头。“不会因为是顺潮而把船从这里往上游划吧。也许还在下游一些，我们就再走一段吧。”

“是那条货船吗？”我指了指在下游的船。

“不，不对，那是运淡水的船。官津的船是二吨半的日本式船，船名叫求心丸。可是，该不会上大当吧？”能岛先生说着，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

我们跟在能岛先生后面走。堤下边的街上，越往西，在十条街和九条街上，房子的倾斜程度就越来越小，房顶上的瓦和门上的玻璃的损坏程度，却与倾斜程度成反比。即使是整体结构的新房子，房顶也破坏得很厉害，有的房顶还出现了很大的窟窿。

能岛先生也许是伤了自尊心吧，变得完全不说话了。即使一下想起什么来，也只是说：“真难啦！”或者说，“实在对不起呀！”或者又说：“在这种时候，太失策啦！”

堤上有不少的难民在往前走。能岛先生脚步迈得快，我为了跟上他，累得喉咙发干，脚又痛，最后终于跟不上了。看来，繁子背着背包走，也显得越来越吃力。我的帆布背包越来越重，矢须子背的帆布背包也显得很重。

“能岛先生，对不起啊，我可要掉队了。”我决心站住不走了。

能岛先生也停了下来，可是什么也没有说，显得很难为情。

“实在对不起。”他说，“在这慌乱的时刻，我好象骗了你们似的，实在抱歉。可是已经弄成这个样子了。”

“不，这是哪里话。”繁子说，“这样吧，能岛先生，您自便吧！”

“真是怪不好意思的，那末，我得赶紧先走。失礼了，请大家保重。”

能岛先生用手摸了一下防空头巾，然后转过身去急急忙忙地走了。他作为邻组里一位学识最渊博的学者和考虑问题很周密的人，平时深孚众望，在这种时候竟这样匆匆离去，真是奇妙的结局。

我感到喉咙阵阵作痛，就从帆布包里拿出水瓶来，嘴对着瓶口喝开了。等看不到能岛先生的背影了，我才把帆布背包背起来，象看穿了繁子的心思似地说：“可是，多亏能岛先生，才促使我们下决心到宇品去避难的。能下这个决心，也就很不错啦！”不管怎么样，面对蔓延过来的广岛的火灾，想到一个离得远一些的地方去暂时避一避，倒是真心实意的。

宇品的日本运输分店，窗户玻璃几乎全部碎了。分店经理杉村向我打听日本纤维公司古市工厂的情况。我回答说，今天我是在去上班的途中折返回来的，什么也不知道。广岛街上的情况，我也只能说出一部分，整个的情况，我说不出来。当我说到从宫地先生

那里听说广岛城的天守阁被刮出去一百多米远时，分店经理只是说："啊！天守阁？"就不再说什么了。我把从古市工厂带来的给日本运输分店的通知书，亲自交到了分店经理手里，并领取了收据。其他两三项机密事情，也用口头陈述了。

由于分店经理的盛情，送给了我们三个人每人一份用刚煮好的大米饭做成的饭团子、萝卜咸菜和鱼虾小菜。这种饭菜实在是过于讲究了。吃过饭，告别分店经理往外走。三个人沿着电车道往回走。负伤者的队伍一点也没有减少，重伤者比上午更有所增加：有的人，肩膀上的骨头快要露出来了；有的人，一只脚上绑着夹板，扶着竹拐杖，用另一只脚艰难地行走着；有一对男女，抬着门板，门板上躺着满身是血的小孩的尸体；有个女人，头发上的血已经凝固起来，脸上、肩膀上、手上都是血，只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如此等等的情景，都呈现在眼前。每看到这种情景，矢须子就吓得只知道说："姑父，你看那个人！姑妈，你看那个人！"我几次对她说："别看热闹！任你怎么着，即使看到了你也没有什么办法。那就别说话啦，走你的路吧，低着头走就是啦！"

回到御幸桥，在我家一带，一所房子都没有了。烟就象抚摸着地面似的，往东边流去。到宇品去避难，并非毫无意义。我们避开余热，从大学操场走，越过没有名的小桥，进到大学的农场，然后到了自己家的

房子后面，繁子和矢须子默默地跟在后边。

我们的房子没有了。在滚滚浓烟的对面，远处的樟木林却跟平时一样，显得郁郁葱葱。与此相比，近处的景色，光有河堤上垂着黑铁丝般枝条的柳树了。我好几次回过头去，朝那边看看自己那不见踪影的家。

确切地说，我回头总有七、八次之多。

农场的农作物都灼焦了，无精打采地萎缩在那里。地边的电线杆烧得只剩下半截了，就象一支大蜡烛一样，正在冒烟，火焰升起一尺多高。时而刮来一阵热风，火焰就发出轻微的“呼，呼”声。在我家的废墟上，炭化了的木材又着了起来，同时冒着烟，随风飘散开去。

“姑妈，今晚在哪里睡觉？”矢须子问。

繁子没有回答。

“只有到公司里去。”我说，“如果到不了公司里，就在岸边或什么地方过夜，此外没有什么办法了。”

我们从地里横穿过去，来到河边上。沿着河岸往上去，当走近千田小学校的院子时，看到一头母马四脚朝天躺倒在河边上，大肚子被烧得焦黑了，显得跟平常不一般，时而鼓起来，接着又恢复原状。这种微弱的呼吸，说明它还有一线生命。我们走进学校院子里，防火用的管道里有水，我把毛巾弄湿，准备在烟雾扑来时，好捂住鼻子和嘴。

我慎重地选好了一条通往古市公司的最近的路，过比治山桥，再穿过鹰野桥，来到了大马路上。当风吹散烟雾时，福屋百货店、中国新闻社、日本银行分行、中国供电总公司、市政府等的建筑物就显现出来，而且从窗口猛地窜出一股烟来。风向一变，又会从相反方向的窗口里缓缓地往外冒烟。其他一些钢骨水泥的房子，窗户框子耷拉在窗口上，而且还在燃烧，正在冒烟。稍强一些的风一吹，烟雾就散了，可以看到电车道和稀稀拉拉的人影。正要再往远处看，忽然烟雾把我们包围住了，只好用毛巾捂住眼睛和嘴。只走了约莫半公里路，湿毛巾就完全干了。

被烟一包围，很危险，那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弄不好，走进烧掉下来的炭火里，那就要烧成重伤。"别动，危险!"我大声制止她们别再往前走，等烟散了，看清楚可以通过了，才快步走去。总的说，站的时间也许要比走的时间还长。

"姑父!"矢须子喊道。她被什么绊住了，身子往前倒。等烟散了一看，障碍物原来是一具尸体，还抱着一个死孩子。我连忙在前面领路，细心地观察着黑东西往前走。可是，好几次不是被尸体绊倒，就是手沾上了发烫的沥青。有一次，我的鞋子被烧得剩下半截的尸体绊住，当发现自己把那尸体的脚骨和腰骨踢散了三、四尺远时，不由得"哎呀"一声叫了起来，吓得不能走动了。

被热气烤软的沥青紧沾在鞋底上，很难迈步。这种路约有几十处。尽管再把鞋带系好，鞋子还会掉，在这一分一秒都很宝贵的时刻，穿鞋子要花这么多时间，实在使我着急。这种事有好几次。风渐渐小了，烟雾不动了，而我却慢慢地喘不上气来了。

把妻子和侄女带到这热气腾腾的地方来，也许是失策，我也失去了逃出去的信心。可是经常有人从对面走来，又使我保有一半信心：也许还能走到对面去？从我的心情来说，至少希望矢须子能逃出去。为了逃避征用，让矢须子到广岛来，这是我出的馊主意，因此不能把矢须子和妻子同等看待。被烟一包围，如果站着不动，身体还要忍受着烟熏和热烤，风向如果不变，就呛得难受。矢须子呛得直叫唤，我大声吼道："不要动！一动就会掉进火坑里去的。再往前挪一寸，就是地狱！会烧死的呀！"

好不容易到了鹰野桥。从那里往东北的一带已经燃烧过了，所以烟雾稀薄，隐约可以看到右边的双叶山。海蜇云早已看不见了。

"喂，得救啦！活过来了，活过来了。"

我很兴奋地喊着。但对方已经累得精疲力尽，没有力气搭腔了，她们两个的眼睛都充着血，红得像要喷出血来似的。可是，现在还不能休息，所以我站起来先走。

无边无际的木炭原野，无数烧剩的木材在冒烟，

一丝丝的烟雾在缓缓升起。东北的横川町一带还有大火灾，滚滚的火焰升向高空。

白岛神社① 只剩下石墙，其他什么也没有了。国泰寺的樟树，树干的直径也许足有六尺，但三棵都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已经烧成了木炭，只剩下树的形状了。粗大的树根伸向天空。在它旁边的赤穗浪士②的供养碑向南倒伏着，在它对面的浅野家③ 的墓碑林，全都乱七八糟地倒在那里，不是翻过来，就是横躺着。据说，樟树的树龄超过了一千年，今天算是活到头了。

这里，路上的沥青也一样沾住鞋底，走起路来很吃力。地下电缆的铅都融化了，象水滴一样渗出地面来，银色铅粒成排露在人行道上。有轨电车道上，架线的铁杆向车道方向弯曲着，架线断了，耷拉在那里。好象线上还通着电似的，人不敢靠近它。

倒在马路上的尸体，这一带要少一些。尸体的形状虽是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多数是趴着的，这类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只有一个例外，在紧靠白岛停车站的安全地带旁边，有一对男女的尸体是仰面朝天的，他们的双脚弯曲着，膝盖朝上，手

---

① 神社是日本供神的庙宇。

② 又称赤穗义士，即日本江户时代在赤穗替主人浅野长规报仇的四十七名武士。日本歌舞伎的剧目之一《忠臣藏》，描述的就是这一事实的经过。

③ 即浅野长规家。

斜伸着，身上一丝不挂，烧得焦黑。两人的屁股底下都有一堆大便，足有两升那么多。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头发及其他毛全都烧光了，只有从乳房等部位的形状，才能分出是男是女来。怎么会是这副奇怪的姿势死的呢？真是不可理解。繁子和矢须子从两具尸体旁边过时，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过去了。

趴着的死人一个接一个地呈现在眼前。从我一路逃难的体会来看，我想这些人肯定是在被热气追赶，被烟雾包围时，迫不得已才趴下来的。一趴下就失去了气力，直到窒息而死。然而，我们在他们死去之前不久，也曾一时彷徨不定过。

七

重松继续誊写《挨炸日记》。

芒种和祭虫于这个月结束，十一日是插秧节，十四日是端午节，十五日是河童①节，二十日是伐竹节，节日一个接着一个。这几个清寒的节日，即使在过去农民很穷的时候，也把它作为重视生活的象征。重松一边誊写，一边想起了那个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的情景，心里总觉得作为

① 想象中的动物。面似虎，嘴巴尖，身上有鳞，毛发稀少，状似四、五岁的儿童。力大无穷，吸血为生，溺水者即为河童所害。

一个人，对农民的节日，越是贫穷，就越应该珍惜它。

好不容易才到了纸屋町的电车站。因为这里是电车的交叉点，折断了的高架线和电线乱七八糟地吊在那里，总认为它还带着电似的，觉得很可怕。平时，电车一通过，高架线上总是放出青白色的光来。少数来往的难民也采取匍匐前进的姿式，从吊着的高架线底下钻过去。我在马路的左边走，打算经相生桥到左官町去，但余烬的热气烤得厉害，过不去。往右拐了拐，突然一股热气扑向我的全身，只好退了回来。那是一股具有足以使人退缩的威力的热气。而且一走近西式洋楼，窗户框子烧剩的大炭火，就会突然掉下来。

只有走马路的中间才能过得去。高架线到处都折断了，按理是不带电的，但线交叉在一起，总使人觉得它会产生出什么怪现象来似的。在一根耷拉着的电线底下，有三具烧焦了的男女尸体。我们也是男女一行三人。

“喂！按我的钻法钻过来，绝对不要碰线。因为我在排除电线，如果我倒下了，除了衣服以外，别的地方都不要碰。知道吗？要抓住裤脚边往外拽。”

我学着其他难民采用的方法，用棍子把线向左右拨开，应该爬的地方就爬，应该匍匐前进的地方就匍匐前进。

“喂！就象那些人那样，你们也在左肘上包上毛巾，

因为要用手肘着地，包上毛巾吧！”

这一带往往要匍匐着才能通过。

终于平安地钻了过来，三个人面面相觑。繁子一点也没有受伤，矢须子因为毛巾没有包好，所以左肘擦破了，有些痛。

繁子与矢须子并肩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繁子正在给矢须子的左肘涂上药膏，并用三角巾包扎起来。我才忽然发现这里是大牟吕家的门前。

“喂，这块石头好象是大牟吕先生家院子里的铺石。”

据说大牟吕家是江户时代的世家，现在的户主是对捻纱进行化学研究的人，是经营着三处机织工厂的资本家。他对书画古董也很内行。为了在纤维制品方面听取他的建议，这一两年来，我来过他家好几次。这是一栋十分漂亮的住宅，有一个古雅的庭园。现在这栋房子全被烧掉了，正屋和仓库附近变成了一片瓦砾。繁子她们两个坐的石头，肯定是从住宅的院子里刮来的。虽说石块总是石块，但还是被烧得剥去了一层皮。

“这个石块是花岗岩，在这以前还包了一层青苔哩！”

“大牟吕先生家里的人全都死了吗？”

情景多么凄惨！在院子里有泉水的地方，是一片高高低低的黑色泥土，在象馒头一样的土堆下，倒着三棵烧焦的大松树的残骸。在那最粗的树干旁边，一

根细长的嵯峨石方柱子，却巍然屹立着，这一点确实奇怪。为什么光是这根石柱子没有倒呢？

大牟吕先生曾经说过，这石柱是前几代祖先竖起来的。高一丈多，从顶上往下约二尺五寸的地方，刻着一个《梦》字，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和尚为刻字写的字底。可是，在眼前这种事态之下，它显得既不风流，也不雅致了。

繁子的脸色和矢须子的脸色都非常苍白。我喉咙干得直抽搐，一走路，眼睛有时也会轻度痉挛。

我们走到了西练兵场的入口处。堤岸西边的草烧得荡然无存，变成了光秃秃的一片。地上长的树木也象炭化过了似的，光有枝条，没有一片树叶。师长的营房、临时陆军医院、护国神社①和广岛城的天守阁全都不见了。

我边走边用手指按摩眼皮，感到眼睛丝丝拉拉地胀痛。繁子和矢须子稍许精神了些，谈论起早已消失的海蜇云的大小、形状、颜色、下边的形状及其变化情况来了。我想可能是头部冲血眼睛才痛的吧，所以让矢须子照我小时候治流鼻血的方法给我治了治。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在后脑勺上拔去三根头发，这样可以稍稍止住痛。

好象是下雨了。西练兵场成为一片沙滩。我想起在电影《摩洛哥》里看到的广阔的沙漠。在电影上，沙

① 护国神社为祀奉明治维新前后为国殉难者而修建的庙宇。

漠也象散发出沙子的香味来似的，只是看不到人的足迹。这个练兵场的沙滩送来带热气的风，散发着烟臭味，由此却能看出有几排往山上去的足迹。因为是细沙，所以能看到一片蚕豆大的小洞。在飘落下来的报纸上也有无数蚕豆大的黑斑点。都是黑雨打出来的痕迹。我知道海蜇云的脚就是骤雨，但没想到有这么大的雨点。

在沙滩西头边上有几个象黑圆球似的东西在转动。起初我还摸不清是什么东西，等走近了才知道是洋铁皮板子。好象是被暴风卷起，飞上天空，烧软之后，又被风一揉，变成了圆形的掉了下来。它是被火焰龙卷风吸上去，因为滴溜乱转了一阵，所以圆得象团子一样了。

我回头又看了一下沙滩，只有一个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衬衫的男孩快步向山上走去。他的衬衫被风吹开，肚子全都露了出来。那孩子“喂”地叫喊着，向我们方向招手。是什么意思可搞不清楚。

我们往北走，在有护国神社的堤岸旁，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走近一看，原来他背靠在堤上已经死去，眼睛却睁得老大。从领章上的军衔看，是陆军一等兵，年龄三十七、八岁。作为一个士兵来说，他是一个老兵了，但看上去很有几分人品。

“瞧，真象个把门的老兵。”繁子这么说。

其实，这时我也正好想起了把门老兵的故事。

“喂，你胡说。”我骂繁子。

这一带离炸弹投下的地点很近。在广岛城西边角上，有一个象送菜的伙计似的青年，提着饭盒，就那么骑在自行车上靠着石崖死了。这是一个象蟋蟀一般枯瘦的年轻人。

很早以前，在一次防空演习训练中，有人教导我们说，在炸弹掉下来时，要不断地吐气。这个哨兵和送菜的青年也许在炸弹爆炸的一瞬间吸了气吧！生理上的问题我弄不清楚，可是，如果吸气达到了极限，受到暴风的袭击时，也许会使肺和心脏受到压迫而突然致死的。

走到堤坝这边，正稍事休息，却听到巡查部长佐藤进在向我打招呼。

“啊，您没事，太好啦。”我说。

“什么呀，腮帮子受了伤。”对方说。

我们站着说了一会话就分了手。据说佐藤工作的中国总监府的总监大冢，被压在房子底下烧死了。

我在这之前并不知道佐藤已从警察署转到了中国总监府，也不知道有总监府这样一个机构，真是太粗心了。据今天佐藤说，最近敌人的进攻加剧了，所以日本在作本土决战的准备。如果本土被敌军分割开来，各地也要能继续进行独立作战，这才成立了地方总监府这样一种地方政府。据说为此备后①地方的工厂和

① 指广岛县一带。

小学里都储备了战备物资。

听了这些话以后，我问："所谓战争还在后头的标语，是指这个说的吗？"佐藤答道："这就是说，要推进半个世纪以前决定的富国强兵的大方针。当然罗，如果说这是富国强兵落得的下场，也许有语病，可我们是这样培养过来的，命该如此呀！"

中国总监府设在广岛文理大学里，管辖中国地方的五县，据说总监大冢维精是一个具有古代武士风度的人。这位总监在原子弹掉下来时，正在上流川町的总监府里，就那样被压在房子底下。他的夫人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可总监逃脱不了，夫人也毫无办法。据说总监再三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你一个人快跑吧！"由于火势已经迫在眉睫，夫人只好一个人跑了。

"总监就这样烧成了白骨，太惨啦！我被火赶得晕头转向。"佐藤含着眼泪说。他平时说话磊落大方，因为眉梢突然下垂，看上去就给人以性格开朗的感觉。可是，今天他眼睛充血，脸色显得很可怕。

来到堤坝上，见三篠桥只剩下半截。我改变了计划，为了从相生桥上过去，我们沿着堤坝向河下游走。左边堤坝下面的草丛里躺着无数的尸体，河里的尸体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往前流。如果被岸边的柳树根挡住流不动时，有的就会骨碌一转，露出胖乎乎的脸来；有的被水一冲，不是上半身，就是下半身会慢慢地露出水面来。有的在河边的柳树下打转，伸着双手，好

象想抓住树枝似的，使人感到他是不是还活着。

远远地望去，在堤坝上的路中间，有一个女人躺着死在那里。走在前面的矢须子喊着，“姑父，姑父”，直往后退，哭了起来。走近一看，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正在打开尸体的连衣裙上身，摆弄她的奶头，见我们靠过去，她就紧紧抓住两个奶头，眼睛看着我们，脸上显得很害怕似的。可是，我们是什么也做不了啦。除了这么想想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反正不要惊动小女孩，我轻轻地从尸体的脚下走过去，快步向河下走了十米左右。在那里也有四、五个女尸躺在草丛里。夹在那些尸体之间，蹲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喂，快过来，拿出勇气来，轻轻地跨过来。”

我举起双手喊着，繁子和矢须子也跨了过来。

走到相生桥下，用牛拉大板车的车夫，一屁股坐在电车道上和牛一起死了。板车上捆东西的绳子已被解开，东西已被偷走。

在这边的河面上也不断漂流着尸体，头碰上桥墩就打转，那情景实在看不下去。这座桥中间拱起一米左右，在这象波浪一样突起的地方，一个金发的白人青年，两手抱着头，趴着死在那里。桥面上变成了波浪形。

我们来到左官町和空鞘町一带，才知道火已把街道付之一炬了。有的人上半身化成了白骨，有的人只剩下一只手或一只脚了。有些趴着的人，从膝盖往下

化成白骨；有的人光是烧掉了双脚，如此等等。满地都是各式各样的尸体，散发出不同的臭味，象要使人呕吐，却没法避开这股臭味。

寺町上没有留下一所寺院。土墙倒塌了，却还幸存着原来的模样，老树的枝条被撕裂，露出了树的内层，树干还残存着。被称为寺町第一大寺院的本愿寺的分院也无影无踪了。从余烬里冒出的烟，悄悄地翻过了倒塌的墙，又爬过很低的河面，消失在对岸。

在横川桥的对岸，火焰还在往上窜。风一吹，河对岸一片红通通的火焰升向天空，要去接近它，是那不可想象的。

我们前进的道路，就在这座桥的跟前被完全切断了。从岸上到四、五米高的地方，构成弓形铁桥的建筑材料都变了颜色。草地上竖着的桥墩旁边，一匹从背到头都被烧伤了的马，刚刚还是倒着的，突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紧靠在马的旁边，趴着一具烧掉了上半身的尸体，下半身还很完整，穿着军裤和带马刺的长筒靴。那马刺看起来是真正的金色。如果是个军人，除非将官是穿不了带金马刺的长筒靴的。也许这个军人是跑到马厩里，骑上没有披鞍的马飞跑出来的吧。也许是我神经过敏吧，这匹马好象平时很受那军人的喜爱，所以现在即使倒下去了，看来还是恋恋不舍那个穿着带马刺的长筒靴的人。偏西的太阳无情地晒着它那被烧过的肌体，它是多么痛啊！它又是多么依恋

那个穿长筒靴的人啊！这些都是无法估量的。我已把怜恤之心置之一旁，光是感到浑身发抖。

我们只有从河里涉水而过。靠岸边有长草的河滩，因为是这里一块、那里一块，光踩在草丛上是无法走的。我们干脆从河中间向上游走去。河水充其量才到膝盖那么深。那里大概是广濑北町一带吧。在水干了的沙地上走，就会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鞋子里喷出水来。我刚觉得鞋里的水少了一点，好走些了，沙子又钻进鞋子里，痛得我只能瘸着腿走路。

在水里走反而好得多，所以我们就哗啦哗啦地蹚着水走。在有砂砾的河滩上，有人用双手捧水喝。我也想喝水，走近一看，那人并不是在喝水，而是弯着身子，脸贴着水面，就那么死了。

“这河里的水，喝了会中毒吗？”矢须子说出了我想问的问题。

“有没有毒不清楚，不过，还是不喝的好。”

我又在河中间走。

从街上吹过来的烟逐渐少了，右边是田地，所以我们利用崩溃了的石崖当台阶，上了岸。

走到水稻田旁。为了上电车道，我们走了一条田间小路。这里到处躺着死去的男女学生，象是从工作场所纷纷逃出来的，其中也有一般的人。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横躺在畦道上，胸前的衣服都湿透了。好象是喝足了水田里的水，没有劲了，或是头昏眼花了，

就那么断了气似的。我们跨过这些尸体，在田间小道上，一会儿往右拐，一会儿往左拐，来到一片茂盛的江南竹竹林跟前，终于走不通了。大概是为了采竹笋而培植的竹丛吧，地面上的草割得十分整齐。好不容易走到了凉爽的竹荫下，所以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就一屁股坐了下来。

我放下救急袋，取去防空头巾，仰着躺在地上。刚感到自己的身子象融化掉了，马上就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由于感到喉咙又痛又干，才睁开了眼睛。老伴和矢须子也枕着胳膊躺在那里。我那么趴着爬过去，从妻子的背囊里拿出装有二公升水的瓶子，喝了口水，的确象甘露一样。水原来是这样的甘美啊！我一边舍不得喝，一边带着赞美这水的喜悦。我大约喝了其中的十分之一吧！

妻子和矢须子也醒过来了。太阳西下。妻子默默地从我手上把瓶子接过去，用双手捧着，闭上眼睛美滋滋地喝着。大概也喝了十分之一吧，然后默默地塞到了矢须子手里。矢须子也是默默地用双手捧着瓶子一口一口地喝。每把瓶子倒过来时，就冒出气泡。我一直望着她，眼看着水越来越少，心想不给我留一点么？大概只剩下十分之一，她才把瓶子放下来。

妻子从背囊里拿出当便饭的黄瓜，又打开盐包。黄瓜的半边变了色，有些发黑。“从哪里买来的？”我问。“是今天早上，翠町的村上先生拿来的。”她说。

说是今天一大早，村上夫人送来了三条黄瓜和十条鱼干。前天，妻子把家乡寄来的西红柿送了些给村上家，这是回礼。妻子说今天早上，她把黄瓜泡在桶里，放在泉水旁边，这是爆炸时发出的光使它变色的。

“这可要想一想，我从大学操场回家的时候，蓑衣虫正在吃雾岛杜鹃花① 的叶子。黄瓜烤焦了，而蓑衣虫还活着。”我边想边把黄瓜蘸上盐吃。

这条黄瓜是泡在水桶的水面上，难道是起了物理变化吗？由于热和光从水桶的内侧反射过来，增加它的热量，所以才使黄瓜变色的吗？把蚊帐沉进水池里去时，我往水池里看了看，伸出水面的雾岛杜鹃花，立秋前十八天长出的新芽上，有一只蓑衣虫，在一个劲地吃着新芽。我把树枝摇了摇，它就缩到蓑衣壳里去了。我捡起一块砖头，转过身来一看，它还在一个劲地吃。从新芽没有变色、蓑衣壳没有烧掉来看，光和热碰上金属是要起化学变化的。难道蓑衣虫和雾岛杜鹃花在炸弹发光的时候，被房子或别的什么遮住，躲过来了么？宽阔的稻田里的稻子好象是受到了光的影响，明天也许会变成黑色。

我在竹林边的水沟里，把毛巾洗了洗，然后擦了擦右脸颊和脖子，再把毛巾涮了好几次。我拧干了又涮，涮了又拧干，反复做这种没意思的动作，心想眼

---

① 产于九州鹿儿岛县之雾岛，故得名。

下自己可以随意做的，也只能是拧拧毛巾罢了。左脸颊火辣辣地痛。水沟里鲻鱼成群结队，在这小小的水潭边，石菖蒲长得很茂盛。我很想说：这里才是永远安全的阴凉地方。

烟从竹林深处飘过来，我走过去想看个究竟，透过竹子之间一看，用青竹和树枝搭窝棚的一群难民，正在用饭盒做饭。他们被大火赶得无家可归，好象准备在这里过夜。

我竖起耳朵听他们讲话。据他们说：国有铁道沿线的人家，所有的房子都关上了套窗，防止难民闯进去。可部线三泷车站这边有一家杂货铺，不知什么时候进去一个女难民，死在壁柜里。杂货铺老板把尸体拉出来一看，身上穿的是他家女儿夏天穿的礼服。心想这家伙真厉害！连忙把她的衣服剥下来一看，尸体既没有穿内裙，也没有穿内裤。她是被烧得无家可归，光着身子逃到这里来的。毕竟是年轻女子，比起水和吃的东西来，首先还是要找一件遮羞的衣服。难道在广岛以外的市镇上，也扔了今天这种炸弹吗？日本的军舰和军队干什么去了呢？他们不是说过，最好不要发生内乱之类的话么？

我悄悄地回到了竹林里。“走吧！”我招呼着做准备。脚趾头痛得象针扎一样。“走吧！”我又催促她们两个人。可是，妻子和矢须子没有答理，好象已经精疲力尽了。“喂，出发啦！”我严厉地说。她们这才勉

强地站起来作准备。

一走脚趾就痛，痛得只想往上跳。她们两个人也老说痛呀痛的。一想，倒也是，我已经走了十六、七公里，妻子走了九公里多，矢须子走了八公里左右的路了。

我们一边走一边吃炒米。把手伸进妻子提的布袋里，抓出一把炒米放进嘴里，一边走一边嚼。嚼着嚼着就发出了甜味，比水和黄瓜还好吃。看来，吃炒米最好是边走边嚼。古代的游客带着炒米当干粮，不是没有道理的。一口咽下去之后，又从布袋里抓一把放进嘴里。虽然从外表看是极平常的粗粮，但我还是向偷着送来干粮的妻子的娘家人表示感谢。

在国有公路上稀稀拉拉地走着一些难民，正如站在竹林里听到的情况一样，沿街的人家都把堂屋的大门和走廊上的套窗关死了。有门的人家关了门，其中有的人家除了关上小门之外，还在门外放上烧焦了一半的稻草把子。也许是路过的难民烧着的。

继续往前走，沿街的人家都紧关着大门。这里和市区不同，吹的不是热风，而是凉爽的风，地里稻浪起伏。山本车站北侧的天主教会的神父们，手挽着担架，拼命往市区方向飞跑。其中有一个过了中年的神父，是我上班途中，在开往可部去的电车上经常见面的。他落在那些挽着担架的一群神父的后面，气喘嘘嘘地从对面跑过来。从我身边擦过时，瞟了我一眼，

用下巴向我示意。“辛苦啦！”我向他打招呼。

好不容易到了山本车站。从这里往前走开始有了电车。车内已经满员，可我们总算挤了上去，能够站在车门口的踏脚板上了。我身子没法动弹，鼻子尖底下有件东西，一点一点地压过来。这东西是一个三十岁上下、长相俊秀的妇女背的白布包。可看上去总觉得不象是东西。我偷偷地用手摸了一下，感觉象摸到了人的耳朵。布包里好象是小孩。可没有这样背法的。在这样混乱的人群里，肯定会闷死的。真是荒唐透顶了！

“对不起，太太，”我悄悄地对那妇女说，“是您的孩子吗？”

“是的。”那妇女用微弱的声音说，“是死的。”

把我吓了一跳。

“挤着您了，实在对不起。”

“没有什么，人多嘛，彼此彼此。”

那妇女把布包往肩膀上挪了挪，正要低下头去，随即象发作了似地哭了起来。

“爆炸的时候，”那妇女抽泣着说，“吊床的绳子断了，孩子被甩到墙上碰死了。房子快烧着了，所以就用被单包起来，背着就往外跑，想到饭森的娘家去，把孩子埋在坟地里。”

哭泣一停，话也停了下来。我再也没有心思搭腔了。

老鹰在电线上盘旋，秋蝉在鸣叫，鹈鹕在国有公路旁的莲花池里欢快地游着。这种景象虽说极其平常，但看来却显得十分珍贵。

一听到要开车，乘不上车的人，发出了一阵吵闹声。电车咕咚一声动了一下，又停了下来。接着还是咕咚一响，动了一下，又停了下来。

“怎么搞的，是开还是停？”不知从哪里发出了叫骂声，“诸位，这就是目前国有铁道的堕落相。他们热中于运输黑市物资，这样来侮辱乘客……”车内传来了开始讲演的声音。可是，接着电车却很顺利地开动了，咯咚咯咚的，响声特别大，讲演也就到此结束了。

八

电车的路线和往可部去的街道一直是平行的，从车上可以看到在马路上艰难地走着的人和坐在拖车上的难民，全都往可部方向去。我们乘坐的电车超过了成百上千的这种人，可是，忽然不知是机器，还是别的什么发生故障，电车咯噔一下停了下来。

“哎呀，怎么啦！这里不是车站嘛，怪不得人们要议论国有铁道堕落啦！”有人这么说完之后，从车门口踏板上下车走了。

这个人下车后，一走上马路，就把网制的背囊重新背好，头也不回地往可部方向走去。看上去是一个健康的中年男子。

看样子电车很难开动。车上象沙丁鱼一样挤得身子没法动弹，所以热得使人受不了。

“这国营的线路，是怎么搞的！究竟是开还是不开？如果不开，我就走路。”

车里面有人这么说，好象有人从车窗口爬出去，只是从我站的地方看不到人。接着好象又有三、四个人从窗口爬出去。大概有十二、三个人下车走了。幸亏他们下车，车里稍微松了一些，大家这才顺着往里边走，我也从车门口的踏板上挤进了半个身子。妻子和侄女完全挤到车里边去了。把死孩子用白布包着背在背上的那位妇女，还站在车门口的踏板上。

“诸位，车子出了故障，请稍等片刻！”售票员从车窗外边挨着车身边走边说。接着又有三、四个人从车窗口钻出去。有一伙人象是一家人，他们互相帮着从窗口往外爬。

“抱一下孩子！”车里的人从窗口把孩子递给车外的人。也有挤开人群下车的。这下子可空多了，所以一直没有吭声的乘客，也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话来了。大家谈的都是关于今天爆炸的事情，但只限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彼此不相关连。所以即使综合大家所谈的情况，也无法知道受害的全貌，但还是尽我的

记忆把话记载如下：

站在我右边的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他把防空头巾用绳子吊在肩上，左脸的一半被烧伤，皮都掉了，比我的伤要重得多，肩膀上也烧伤了。他的圆眼睛是往里陷的，也许正因为是这样，所以眉毛烧光了，而眼睛却没有烧伤。这个男子眨巴着眼皮，直看着我的脸。

“你在哪里受的伤？”他问。

我回答在横川车站受的伤。他一听就说：“我是福岛町的人，刚出防空壕就受了伤。”

据他说是这样：他想把忘带了的火柴和香烟拿到防空壕来，刚往外走，就觉得一道闪光，想看看四周，却又是一片漆黑。他动了动手和脚，还能动，所以几乎是摸到自己家的大门口去的。究竟是爬着去的，还是走着去的呢？那就记不起来了，当清醒过来时，视力恢复了，看到房子被炸毁，象是受到炸弹的直接冲击。上小学的女儿和妻子疏散到了可部，在市立高等女校念书的长女一大早就到市内房屋疏散作业的现场——中岛本町去了。他惦念着女儿，所以要跑去看看，在福岛桥这边碰上从对面跑过来的与田。

“啊，与田先生。”

“您家怎么样？”

“炸平了。担心女儿的安全，到中岛本町作业现场

去看看。”

“不行，不行，市立高等女校的学生全部死啦。你，逃都来不及，还要跳到火海里去吗？”

“不，不要紧。”他就这样跟与田分了手，还是继续往前走。可是，那太勉强了，要去的方向已是一片火海。

“不行，不行，撤退！”与田拽住了他的手，只好随着与田一起往己斐町方向逃去。

与田是在天满町的家里受伤的，外表看不出伤来，可嘴里还在流血。让他张开嘴，原来是掉了两颗门牙，说是感到手脚发冷。

“牙齿撞在什么地方？”

“不是撞的，牙齿是吹掉的。奇怪，怎么会流血不止呢？”与田说。

在己斐町有与田的亲戚，绕到那个亲戚家里，用菜子油涂在烧伤的脸上。与田的表弟背上烧伤很厉害，踉踉跄跄地跌进屋里来。据说是在天满町受的伤。他的背上象公鸡的鸡冠一样烧得坑坑洼洼的，皮都翻了过来，象一张油纸一样。“痛吧？”与田说。对方答道：“倒是不痛，只是因为过于干燥，肉绷得很紧，感到火辣辣的。”没法，只好同样涂些菜子油。

眍眼睛的人还说：“不知怎么回事，我也不觉得痛。”

“我也是一点不痛。”我说。

如果我们的伤是由于开水或是火焰等引起的，那个痛啊，至少也要哼个两三天吧。可现在只是在过于干燥时感到火辣辣的。当然，光凭这一点来考虑整个伤情，那是轻率的。从我和眍眼睛人的例子来看，是不是由于受了高热，被烧的皮下神经麻痹了，所以不觉得痛的呢？乘客中因烧伤感到痛的，好象全都不是被爆炸产生的热灼伤的，而是被火灾的火烧伤的。（据说也有人因被爆炸灼伤而感到剧痛的——日后补记）

一位乘客站在我身旁，说了声“对不起”，就从车窗口往外呕吐。他可能觉得还要吐吧，就往车门口的踏板上走。当时，要腹泻的乘客大都已经集中在踏板上，刚才从车窗口爬出去的人，大概都有不断腹泻的症状吧。我也有过腹泻的症状，从早上算起，三小时拉那么一次。眍眼睛的男子说，他也是三小时左右拉一次。妻子和侄女说她们没有这种症状。

我以为莫非是痢疾一下子流行起来了？可是，眍眼睛的人说不是流行病，可能是被炸后出现的症状。据他说：人和动物吃多了，喝多了，或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可以通过呕吐或腹泻的生理现象排泄出去。另外，当身体疲劳使消化机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时，也会不加吸收地向体外排泄。对照这些条件，尽管没有一致的地方，可是许多被炸的人都引起腹泻。看来，有害物质从皮肤侵入体内之后，才使体内各个器官互

不协调，引起消化不良的。也许又是肠胃里的粘液，把这些毒素和食物一起排出体外的。

“也就是说，体内各个器官跟机器的铰链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会巧妙地搭配起来。所以，如果要腹泻，那就得让它泻，想要腹泻，却又硬着头皮忍住，体内的铰链就会乱套。”眍眼睛的人这么说。

坐在位子上的少年，把座位让给站在眍眼睛人旁边的老奶奶。那少年象是中学三、四年级的学生。

老奶奶是出于感谢，还是出于好奇，尽管少年不想和她说话，她还是要少年把被炸时的情况讲一讲，所以不断地和他攀谈，显得有点罗嗦。于是，少年有些不高兴似的，一口气讲了内容大致如下的话：

在火球闪光时，这个少年正在家里，他感到啪地亮了一下，又是轰的一声响，他准备往外跑。就在这时房子倒塌了，他失去了知觉。当醒过来时，他夹在大梁和另外的粗木材之间，父亲正在把那些木材搬开。“坚持住！”父亲一边鼓励，一边用圆木头当杠子，把夹住少年脚的木材搬开。火势迫近，已经烧到倒塌下来的自家房上了。“快点把脚抽出来！”父亲说。可是脚脖子被木头夹住，动弹不了。火从三面包围上来，父亲看了看周围说：“不行啦。原谅我吧，我要跑了。原谅我吧。”刚一说完，扔下圆木头就跑。“爸爸，救救我！”少年呼喊着，可是父亲只回头看了一眼，马上就不见

了。少年感到很丧气，他把身子缩到木材和木材之间，没想到脚脖子反而没有什么束缚了，这才从木材和木材之间爬出来。

说也怪，竟象钻魔术圈一样，身子抽了出来。于是，从火焰的空隙里钻出一条路来，一口气跑到三泷町的伯母家里。父亲已经到了那里。父子如此相逢，是幸运还是不幸？伯母象无话可说似的，父亲显得怪难为情。少年当即离开了那里，现在乘坐这辆去可部的电车，是为了到已故母亲的老家去。

少年讲完之后，皱着眉头不再吭声了。老奶奶象挨了一顿申斥似地，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什么话也没有说。那是一位用手巾包着头的六十岁左右的风度很好的老奶奶。

在靠大街的窗口座位上，坐着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女子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那女子身穿碎白花纹布衬衫和布料很硬的黄色瘦腿裤，身体肥胖，长相倒不难看。那男子穿的麻布衬衫，象是用曾祖父什么人穿的衣服翻改的，上面还有家徽。下身也是同样布料的瘦腿裤，脚上穿着胶鞋。看来，都象是把过去流行的服装保存下来的人家。

"哎呀，那不是幸夫吗？"

穿着有家徽的衬衫的男子对那个女人说。于是，那个女人就把在马路上走的一个小孩叫住。那是一个

小学二、三年级的男孩子。

“幸夫，停一停。幸夫，你上哪儿去？不坐电车吗？怎么不坐车呢？”

小孩站住了，朝这边看了一眼，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又继续无精打采地往前走。

我看见他提的消防桶上，写有《中广町第三班》字样。也许在炸弹掉下来时，无意识地拿起了水桶，就那么一直提着走来的。

“喂，幸夫，这辆电车是往可部去的。幸夫，你怎么啦？”

那个女人把头伸出窗外这么喊着。但对方没有答话。

“人走了，还拿什么水桶！”穿麻布衬衫的男子说。

车里到处都是说话声。可是，穿麻布衬衫的男子的话音我听得很清楚。他说在被炸时，广岛市政府的防卫科显得很松散，并说防卫科的工作人员在被炸后，也没有及时向师司令部报告受灾情况。

（笔者注——可是，后来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六日，出版发行了柴田重晖著的《原子弹的真相》一书，其中有如下的记载：“在被炸的当天下午，野田防卫科长根据战争中的各种计划，觉得有必要向第五师司令部报告以市政府为中心的受灾情况，于是派出了通讯员。当然，他这时做梦也没有想到全市都遭了灾。不一会，通讯员回来了，报告说：‘司令部没有了。’‘你说没有

了是什么意思?''反正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不知道。'他们就这样进行了一问一答。接着，通讯员还补充报告说：司令部周围的护城河里——师司令部设在旧藩时代①所谓的内濠里面，靠天守阁的一侧——堆满了烧死的军人尸体。防卫科长这才发现，这次战争灾害非同一般。"我认为穿着有家徽的麻布衬衫的男子只是一知半解。另外，柴田后来因患原子病而死。)

从穿麻布衬衫的男子的口气来看，似乎他不光是对政府官员，就是对军人也有反感。

"就在两三天以前，我在火车上碰巧看到了这么一件事，它是军人对老百姓的感情如何的一个缩影。"他说。

在两三天以前，这个穿麻布衬衫的男子从山口坐火车回广岛，车上乘客很挤，可偏偏有一个陆军中尉脱下长筒靴，横躺在座位上，明明是蛮横无理，却没有一个人责难他。来查票的乘务员也装着看不见。不多久，火车到达德山，有一乘客把饭团掰成两半，分别塞进这个军人的长筒靴里，若无其事地下车走了。接着，又有另一个乘客，为了把靴子里的饭团子塞进到脚前掌的深处去，他把两只靴子都晃了晃之后，也下车走了。在这粮食不足的时候，为了使这贵重的牺牲取得效果，至少也得晃一晃那双靴子。军人睡得很

① 日本封建幕府时代，在各地分封诸侯(藩王)，构筑城池。明治维新后，首先实行废除藩属，设置县郡的政策。

香，旁边的乘客都嗤笑着，望着军人那副睡觉的姿态，可是因为怕受牵连，有几个人就坐到别的车厢里去了。军人在大竹附近醒过来，眼看就要到广岛了，他起来穿上长筒靴子，戴上军帽，挺起了胸部。脸色马上变了，他似乎觉得很奇怪，赶紧脱下靴子，看到袜子上粘着饭粒，马上大声叫喊起来……

那女人用胳膊肘捅了一下穿麻布衬衫的男子，不让他说下去。可是，他也许想迎合当场的气氛吧，于是又向坐在身旁的一位老板娘模样的人问道："对不起，您到哪里去避难？"

老板娘模样的人勉强地点点头，说还不知道到哪里去避难好。据她说，丈夫是企业家，现已阵亡。丈夫的弟弟也已阵亡。娘家弟弟也打仗去了，没有一个可依靠的人。唯有的一个初小二年级的男孩，今天早上轰炸时，从人字梯上掉下来摔死了。

这个妇女原来住在一家饭馆土墙外边的大杂院里。石榴树的树枝从墙外伸进来，今年枝头上结了五、六个石榴。偶尔也从疏散地回家来的男孩子，正好今天早上回来了，他把父亲遗留下来的人字梯，搭在石榴树下。他要干什么呢？只见男孩子爬上了梯子，把一个个的石榴拉过来靠在嘴上，悄悄地对石榴说："在我下次回来之前，可不要掉下来啊！"就在这时，光球闪亮，紧接着一声巨响，同时刮起一阵暴风，墙倒了，梯子倒翻过来，孩子被墙砖头和土块打中，当即

死去。

去年，从墙这边看得见的树枝上结了三、四个石榴，可都在不熟的时候就掉下来了，孩子是祝愿它今年可要好好地成长。从孩子来说，也许是想向石榴交代交代吧。一想起这些，就更加令人感到可怜。

老板娘模样的人这么说着，不禁潸潸泪下。

综合车里人们的意见，对闪光的一刹那发出的声音，有的说是轰隆一声，有的说是咚的一声。依我看，很难说是轰隆一声，应该说是咚的一声。

爆炸的地点大概在丁字桥附近吧。以此为中心的二公里以内或二公里以上的圈内，据说人们好象没有听到轰隆的声音。

四、五公里以外的人也都说：在看到闪光几秒钟之后，只听到咚的声音。我想这也许是风压的声音，而不是爆炸的声音。据说，在发出这种声音的同时，窗玻璃刮跑了，房屋在呼呼地摇晃。

我把爆炸后空中出现的积乱云，看成为海蜇形的大积乱云。近距离看到的和远距离看到的形状当然有所不同。乘客中也有人说是蘑菇状云彩的。

我觉得电车好象停了将近两个小时，可是向带表的人一打听，说是只停了三十分钟。我在那段时间内没有腹泻，单从这点来看，也的确是没有停那么长时间。

在回到厂里之前，我一直没有把腹泻放在心上，就那么过来了。

在古市厂里，厂长和工段长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祝贺，把我们迎到了接待室。

眼泪止不住往外流，一个劲地流。女办事员用脸盆和水桶给我们打来了井水，守卫人员拿来了替换用的衣裤。我把毛巾拧干，擦了擦身子，洗脸盆的水换了几次还是脏的，只好马马虎虎算了。然后从上到下换了衣服。妻子和矢须子到伙房那边去了。

走进办公室，向厂长报告了广岛市受灾的情况。太阳已经西沉了，我还是到厂里去看了看。窗玻璃几乎全碎了，撒了一地，可建筑物和纺织机还是老样子。棉花厂和轧棉厂的玻璃也都被刮跑了，但其他东西倒完好无损。看了一下伙房，蒸气从被刮掉的转动窗口往外流，不象平日那样热气腾腾而不消散。我问伙房的女工有无异常，她说只是放在架子上的九寸碟子打碎了几个。

我又到职工宿舍去看了看，玻璃碎片被扫在一起，就那么堆在走廊的角落里，象小山一样用旧报纸盖着。在女工房间里，有的人从壁柜里把东西拿出来，已经归置好了。

我向宿舍管理人员打听，他说：凡是从广岛市内来上班的人，重伤的不用说，轻伤的也都给予休假，让他们回家去了。各科的科长、主任，因为惦着家属，

也都到广岛去了，除了职员和守卫人员以外，只剩下厂长和工段长了。因此，虽说暂时也许开不了工，但也没有办法。实际上，大家都和我一样，肯定在担心再来一次空袭。

九

六月三十日是尾道港的“住吉祭”。这种祭典来源于小畠村，为了祈求不要发生水灾，举行放河灯的祭典，把住吉之神请来，把比作春夏秋冬四季的器具带把儿的烛台，放进溪流的水潭里。烛台是白木工艺品，里面点着蜡烛。据说，这种烛台越在昏暗的水面上慢慢转悠，那就越好，假如写有秋字的烛台很快从水潭里流走了的话，那就预示秋天可能要发大水。

那一天，重松正在烧洗澡水，邮局送来了给侄女矢须子的快信。刚好矢须子被打发到新市町去了。寄信人是山野村的青乃源太郎，是向矢须子求婚的青年。本人不通过介绍人就直接向矢须子提出这种要求，这可是头一次。连信封上的字都写得很工整，重松心想，这个预兆可是不错。

“这封信就放在矢须子的桌子上吧，虽说不知信里写了些什么，既然寄信来了，证明本人已有那种意思啦，这样下去就万事大吉喽！”重松把信交给妻子繁子，没有去管烧

洗澡水的火，就那么进房间去了。为了早一点把《挨炸日记》誊写出来，连放河灯都顾不上去看，又抄写开了。

八月七日 晴

睡醒过来，从没有玻璃的窗口流进来的晨雾，抚摸着我的脸。雾很浓，右脸上和左脸上感觉出的雾的浓度是一样的。我想，烧伤的左脸莫非恢复了知觉？妻子和矢须子早就爬了起来，床上已是空空如也。

嘈杂的人声透过晨雾传了进来。“喂，卡车上只能再坐一两个人啦！”“磨蹭什么呀，都五点半啦！”一个嗓门很粗的人在喊。昨晚我睡了之后，好象从广岛来了不少受伤的人。据昨晚厂长报告，为了让职工家里受轻伤的人回到各自的老家去避难，从今天早上五点钟以前起，开始救护工作，准备了两辆卡车，把避难者和东西送到古市车站。如果发现车站内和路旁有我们公司的重伤职员，就让他们坐车回来。

我想起床，动了一动身子，可肩膀和腰的筋骨痛得好象要撕裂开来似的，虽说累了是个原因，可痛得跟平常不一样，要把仰着的身子侧过来都很困难。我想了一个办法，用右手把屁股上的裤子横着往外拉，才把身子侧过来。接着把身子缩起来，屁股往上翘，用手肘撑着，一点一点地把上身撑起来。就跟腰骨神经痛的病人起床时一样，用一只手肘撑着，另一只手把身子支起来。这时，撑着手肘的那只手，就象跳日

本舞的人，趴下又起来的姿势一样。日本舞的创始人也许是得了腰骨神经痛，就因为这样一舞，才解除痛苦的吧。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好歹还能直起腰来，一手扶着窗框，一手按着腰，总算站起来了。身子一用劲，脚趾就丝丝拉拉地痛；再一动，痛得就象踩在针上一样，可又不能不动。我就靠着窗户来回走了几次，等筋肉适应了，才放开手，终于能走动了。能穿着裤子和衬衫睡着觉，还算是幸运。我深深感到穿着衣服睡的功德。可是，小肚子又一阵一阵地痛了起来。

我向后倒退着下楼梯，因为重量落在四肢上，感到挺舒服。我小时就知道这种下楼梯的方法。

上完厕所，小肚子就不痛了。肩和腰痛也减轻了不少，不过一走路，脚趾还是痛得只想往上跳。

我走到大门口一看，救护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再处理好二十人左右，就可告一段落。大家把背包和大件行李放在台阶的下方，等着卡车开回来。“我发现的，那是我发现的。”其中一人刚这么说完，就突然向广场跑去，捡来了一张从上空飘落下来的纸片一样的东西。

“那是什么？是五元的，还是十元的钞票？”有人这么问。

那只是一张纸片，只不过是烧剩的一张乐谱，大概是小学的教职员办公室，或者是谁家里，昨天遭到

空袭时被刮出来的。乐谱在空中一边燃烧一边飘舞，可能飘荡了一天一夜之后，才掉下来的。谱子下面还并排印着“樱花，樱花，阳春三月的天空里……”的歌词，厂长把它拿来看了看之后说：“真厉害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说着把纸片塞进了裤子口袋里。

卡车来了之后，最后一批避难者纷纷向厂长告别说：“多保重！”卡车要开的时候，厂长也摆摆手说：“不停进击，多保重！”事到如今，说那种空洞话又有什么用。

避难者总共二百五十人左右，不光是负轻伤的人，连有地方去的人，也都采取自由行动，避难去了。这是富士田厂长的果断决定。最后留下的，只是负了重伤走不动的人、主动承担护理任务的人，还有一直住在宿舍的人及其家属，总共加起来还有一百多人。

把家属留在广岛市内，只是自己住在厂里的人，不仅无家可归，连家属也无法去找，光知道急得团团转。我和工务部商量，决定把木板刨成三寸宽、六尺长，在上面写上工厂的避难地点，插在各家烧过之后的现场上。如果一个人需要一块，有那么十五、六块也就够了。可是，一个中年职员说：想在叔父、叔母家被炸后的现场上也插上一块，追加的三块由他自己刨好。据工务部的上田久作说：用不着去调查情况，据说那个职员没有叔父，也没有叔母。上田久为了说明此事，特意来到我的办公室。不一会，当他要走时

还说："为了推进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战争未亡人一个劲地在增加，年轻的男子却在减少，物资分配不均的弊病也发生啦！"我明明知道脚趾痛，但还是追上上田久作，提醒他说："这种散布失败气氛的谣言，你还是让它烂在肚子里的好！"

午饭后，我正在写避难者名单，一个叫野野官的五十岁上下的男职工跑来说：有一个重伤人员死了。他说："临死前还在痛苦地挣扎，咯咯地直吐黄水，中途突然断了气。"

死者是个五十岁的外勤人员。据说，是昨天早上从广岛市内自己家来上班时，在路上被炸的。说他的脸都变成了灰色，肿胀起来，可是视力、听力都很好。

我到工务部去联系赶紧做副棺材。为了就尸体处理方法听取有关指示，又打发职工藤木拿着申报书到街公所去，还让野野官君跑到古市街去请医生和和尚。

不一会，两人回来报告说：街公所等于关了门，慢说洽谈，连死亡申报书都无法递交。医生那里也说医生不在，到广岛市里找孩子去了。另一个医生家里也说医生不在，去为负重伤的人出诊去了。和尚说什么施主家有三个死人，腾不出手来。总之，不管到哪里，根本就没有人理睬。

我不知怎么处理好，只好找富士田厂长商量。正谈着，因事外出的守卫人员回来说：河滩上到处升起火葬的烟雾。据说火葬场拥挤不堪，没有等着排号的

余地了。

当然，这是紧急时期的非常情况，死亡诊断书啦，火葬申报表啦，全都来不及审批。这个古市町和广岛市，在户籍等各个方面，管辖的机关互不一致，因此，就是平时，办好一个手续也要费很多时间。可是，这是处理尸体，所以还得慎重行事。我们不敢草率，所以厂长打发庶务科的人去好好调查了一下。厂长和我虽然年龄相仿，也许是处于半官半民的地位吧，他比一般官员要严守规章。他英语很好，比之于实际工作，更长于理论。据说，他在学校写的毕业论文是：关于自动纺织机的创始人——发明家理查得·罗伯特。

据庶务科的人回来说：在河滩上烧尸体，连警察都确认是万不得已的事。其理由只有一点，主要在于从卫生角度出发，不得不采用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尽管死了人，也没有人给写死亡报告表，即使写了死亡报告表，也没有地方受理。在这样的大热天，尸体很快就会腐烂。火葬场满员，无法使用。因此，采取好事快做的办法，河滩也好，山上也好，只要在距离人家远一些的地方烧掉就行。

厂长考虑了一会儿，说："难道就不能土葬吗？是土葬，还是火葬，这是自古以来一个国家的大政治家应该建立的制度，我们应该按国家的方针办。我们公司就决定在河滩上烧吧。"

接着，他又极不自然地以严肃的口气对我说："闲

间君，可是，光烧可不行啊。一断气就抬去烧，光是这么做，难道不觉得对不起死者吗？我虽然不相信阴魂不散的说法，可我认为对死者的埋葬应该郑重其事。闲间君，每当有死人的时候，你就代替和尚念经吧！”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好。尽管是厂长的命令，我也不会念经。

“我根本不会。”我回答说。厂长一听接着说：“估计今后还会不断死人，所以你就到哪个寺院去，把和尚在火葬时念的经文抄下来。”不仅如此，他还说：广岛信奉真宗①的人很多，所以要求把真宗派 念的经文抄下来。

“可是，厂长，这可要说清楚。即使把它抄下来，我也没有超度亡魂的能力。我对佛教完全是外行。”

“那么，谁有能力超度亡魂呢。外行，内行，全都一个样。外行给死人念经和外行给病人投药有所不同，即使违反法规也不追究责任。不过，如果你不喜欢真宗，那末，禅宗②也好，白莲宗③也好，什么都行。虽然很辛苦，但务必请你执行这个命令。”

我再反对也没有用，只好从命。为了正式做好外出的样子，我把防空头巾吊在肩上。为了免除脚痛，向厂长借了双旧布袜子穿上，并准备了名片、笔记本，穿上伙房里的草鞋就上街去了。

---

① ② ③ 均为日本佛教的教派。

古市町有几个寺院，我是清楚的。我访问了其中一所寺院，那里有个年轻和尚，据说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宗教大学的。一个老大娘出来迎接，她说住持被征参军了。接着，我又去了一所有老和尚和寺院庶务员的真宗派寺院，又说老和尚年迈体弱，整年卧床不起，庶务员也参加葬礼去了。出来接待我的，是显得不怎么会办事的中年妇女。可是，她到里面去转告了我的要求之后，出来把我领到了老和尚卧床的房间里。

那是一间两倍于八铺席宽的大房间，老僧躺在小孩用的白色罩式蚊帐内，薄薄的被子，只鼓起那么一点高，也可以说几乎是平平的。拉窗开得大大的，在用凹凸不平的岩石修成的假山的院子里，长满了南瓜。

老僧听了我的详细说明之后，用蚊子叫似的声音，向坐在旁边的中年妇女说："我说，你去把三归戒①，还有开经偈②和赞佛偈③，另外还有阿弥陀经④和白骨之文⑤拿来。"

那妇女站起来，从隔壁房间把经书拿来。老和尚

---

① 三归戒即归依佛教中的佛、法、僧三宝的戒律。

② 开经偈，是在述说本经之前，作为序言进行说明的经典。

③ 赞佛偈，为赞美佛之功德的经文。

④ 阿弥陀，为主宰西方极乐世界之佛，信者死后可以转生到那个世界去。为日本真宗信奉的本尊。

⑤ 白骨之文，为佛教莲如菩萨的法语，在于说明"朝为红颜夕化白骨"的那种玄妙叵测的人生。

说："我说，把它拿给这位先生看看。"

虽然他说话象蚊子叫一样，但那妇女却很顺从地照他说的去做。

这五部经书是木板印刷的。我刚要开始作笔记，老和尚让中年妇女帮着扶他起来坐好。他的脚很瘦小。

"实在是太难为你了。说是广岛完了，太可怕啦！可不是么，真不知说什么好。实在可悲可叹啊！"

他说话少许有些力气了。我停下抄写的手，看了看院子。当我看到了金黄的南瓜时，止不住流出了眼泪。

经文的意思不太懂，可是，从字面上看，似乎可以带着声调朗读。《三归戒》一开头就写着"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意……"。《开经偈》的开头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奉……"。《白骨之文》是一篇很优美的日本文章，我一边抄写，一边感到文章渗进了我的心灵里。

"举行葬礼时，安艺① 的门徒要按《三归戒》、《开经偈》、《赞佛偈》的顺序来诵读。接着诵读流转三界②的《阿弥陀经》。在念这篇经文时，参加葬礼的人要烧香叩头。接着念《白骨之文》。这时不要对着佛像，而要面向参加葬礼的人。"

---

① 安艺为旧地名，即现今日本的广岛县的西部一带。

② 流转三界，为佛教语言，意即人世上的因果报应，总是反复循环，永无止境的。

为了给我做诵经的示范，老和尚用意外响亮的声调，给我背诵了《三归戒》、《开经偈》。我随着他的读音，在自己抄写的经文旁边注上假名①。老和尚还给我背诵了《白骨之文》。

房子里很安静，任何声音都没有。我虽然没有能力超度亡魂，可是，我至少要以供奉的精神，祈祷死者冥福。我想如果不是诚心诚意地念经，那是不起作用的。房子里安静的气氛使我产生出这种心情。

从寺院回来的路上，我一边看笔记，一边练习念经。我就是这样临阵磨枪，反复练习。

回到厂里，已经做好了出殡的准备。有那么三十人左右集中在职员的休息室里。棺木安放在演出用和讲演用的很低的台子上。临时凑合着用玩具水桶装了些灰，插上线香，在一升装的酒瓶里插着常绿树。富士田厂长穿着西服走进来。

很快就要念经了。我穿上从工人藤永君那里借来的西服，往灵柩前一坐，就觉得筋肉有些僵硬。可是，随着边看笔记边念经，就忘了座上的人，但还没有达到忘我的境界。也许是一种半痴呆的状态，有两、三次连经都念错了。念完《三归戒》和《白骨之文》之后，我向大家施了一礼。

“辛苦了！”厂长说。“辛苦了！”“谢谢！”大家一一

① 日本文字的标音字母。

向我致谢。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可不能待在这里。所以我从人群中穿过去，回到了办公室。

过不多久，又来通知说死了人。这又得到工务部去联系做棺材。这事还没办好，再一次来通知说死了人。入殓完了，我就去念经。这一来，我对念经也逐渐熟练起来了。

一到傍晚，又有三、四个人死去。开始一两个人来通知时，总是客气地说："闲间先生，麻烦您给念念经吧！"后来人多了，就逐渐随便起来，只是说："闲间先生，有葬礼，来一下吧。"我自己也在无意中觉得，这样说话心里反而好过一些。

等做棺材的木材用完之后，就只好直接在尸体的跟前念经了。虽然死人脸上蒙着白布，但那特有的变了色的四肢总是露在外面，要不就是裹着手脚的布上，渗出红黑色的血迹来。本来，应该把尸体入殓之后，才去念经。只要这个观念不从我的头脑里消失掉，对着尸体念经，总觉得有所不便。尽管如此，因为是边看笔记边念经，所以还比较好过一些。

厂长向我开玩笑说：应该让大家拿出些布施来。虽说这是开玩笑，不要紧，可是有的死者家属和监护人等，却真的包着布施来了。

"可不能这样做。"我说着把布施还回去。

"你如果不收下，菩萨就不会显灵啦！"有人认真地这么说。

女办事员好象轮流着来听我念经。还有三个人来求我给她们抄《白骨之文》。我问为什么要抄下来，回答说："因为文章写的好。"也有人说："我想背下来——我的生死，人的生死，今日不知，明日不晓……，真想接着往下都背出来。"

在念经的当中，有这么些人来访问，倒也可以。可是，对那些为谈挨炸情况而来的客人，就令人作难了。彼此谈着谈着，就会慢慢地把人拖到现场中去似的，头发都要竖起来，头发根发热，真想逃跑。是厌恶，还是害怕，找不到适当的字眼，但总的一句话是只想逃跑。就是那么一种单一的心情。

傍晚，天渐渐黑下来。我走进楼上的一个房间。这房间面向广岛市，与过去不同，这里看不到灯火。只是在东边的一家民房里发出令人可疑的灯光，那灯光使人感到沉闷。莫非黑洞洞的，反而使人感到放心不成么！

葬礼使我从早到晚忙了一整天。

八月八日　　酷暑

早上从走廊里传来叫我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我从床上爬起来一看，职工宇田川说："昨天晚上有两个人死了，请赶快去一趟。"说完，急忙回工厂那边去了。他们完全把我当成了和尚，说起话来，比求和尚还要简单得多。

没有什么可准备的，洗把脸，吃完早饭就往厂里去。只需要去借一下职工的西服上衣。葬礼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念完经，马上就抬到沙滩上去烧。开头我心里还发誓要诚心诚意地念经，可是，到了那里，总是难以全神贯注地念下去。

我到厂里的宿舍看了看，昨天刚埋葬的一个职工的大女儿死了，是在广岛天满町的家里被炸的。死人的母亲被火烧伤，全身肿了起来，好象已经不省人事了。死人还有一个妹妹，看不出她受过伤，但她老是张着嘴，呆呆地坐在那里。“真是不幸！”我向那姑娘说。她只说了一声“嗯”，表情没有什么变化，既不是哭，也不是怄气。

死人穿着破烂的白色衬衫，仰卧着，在鼓起来的乳房之间，放着两三根象是从地里摘来的杂草。上面的黄色小花已经枯萎，贴在乳房上，象是哭累了一样，使人感到格外可怜。我念了《三归戒》，接着念《白骨之文》时，咽头就梗住了。

念完经之后，一个职工对死者的妹妹说：“把你姐姐抬去烧了吧！”她“嗯”了一声，稍微摇了一下头，母亲却一动不动。死者的亲人没有一个来送葬的。办理葬仪的人们，把尸体移到席子上，装在板车上拉走了。我是后来才跟去的。

河岸两边的沙地上，宛如火葬场一般。上游、下游到处都在冒烟。有的在熊熊燃烧，有的已经烧到

最后了，但还在冒烟。

我一直在后面跟着，板车停在河坝上，两三个职工到处去找烧尸的地方。往上游去的一个职工招呼说：“喂，这个洞的火已经熄了，骨灰好象已经捡回去了。”

“那么，就在那里烧吧。”人们把尸体从板车上卸下来抬到那里去。

洞的中间，放着直径一尺左右的两块石头。尸体就放在石头上，把带来的两只旧水桶的石灰，倒在尸体下边和旁边，把木片和做木箱的旧木材架在尸体周围，在尸体上边也堆上一些。头上和脸上用刨花覆盖着，两边再架上木片。最后用泡过水的稻草和席子全部包起来。准备工作这样就全部做好了。

从席子掀起来的缝里，可以看到姑娘的头发和额头，还可看到磨石一样颜色的脸。大家都蹲在沙地上。“谁来点火？”一个职工说着站了起来。我念完《三归戒》，不等火放进去，就离开了那里。

从堤坝上一看，沙滩上挖了好几个洞。大部分的洞里还有骨灰。如果光是骷髅，那就看得特别清楚。烧过之后，盖在骨头上的灰，好象被江风刮跑了似的。有的骷髅的眼窝，还在凝视着天空的一角，有的咬着牙齿，显得怨气十足。

“古人把骷髅叫做露尸荒野。”我在心里这么说。

有的光是头和脚烧成了白骨。有的洞里红红的火

焰在闪闪发光。我想起了另一个死人，我一边嘴里念着《白骨之文》，一边沿着堤上的路走回来。这时，我不看笔记已经可以把经文背下来了。

十

第二天继续誊写《挨炸日记》，从八月八日那天记的后半部开始。

我在回厂的路上，一直背诵着《白骨之文》，可是文章的教诲，并没有渗进我的心灵。火舌吞噬着尸体时的情景，象白天做梦一样若隐若现。回到办公楼的大门口，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是汗淋淋的了。

走进楼下的办公室，一个人都不在。走进厂长房间，炊事主任和女炊事员在木金正和厂长面对面坐在椅子上。

“啊，闲间君。辛苦了！”

厂长听我报告了送葬的情况之后，因为在木金护理的一个被炸者充田高死了，所以又要我在葬仪上念念经。

充田高这个女人过去是从广岛市把蛤仔和小杂鱼贩到这个厂里伙房来的黑市贩子。她在前天空袭中被

炸，脸和双手受伤，今天早上才到这个伙房里来求在木金的。在木金和充田高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可是充田高卖给的商品，总是比一般黑市价便宜得多。我完全按阿金的介绍在本子上记下了阿高的经历。因为是参加外来死者的葬礼，为了今后有据可查，有必要把死者住处、姓名、身分、家属的名字记下来。可是，阿金不完全清楚阿高的经历，所以只作了以下不完备的备忘录。

关于已故充田高的情况记录

住址——广岛市水主町，住吉神社附近的小巷里。

年龄——四十八、九岁。

身长——五尺一寸左右，身体肥胖，平时健康，门齿上下分别镶有四颗和五颗包镕的假牙。

死亡原因——因被炸受烧伤。脸部和双手都烧肿了，左手被烧得皮都翻了过来。在爆炸的一瞬间，刚想摘还没摘下防空头巾，所以避免了头发被烧。

阿高到达本厂的时间——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上午八时左右，她摇摇晃晃地走进了伙房里喊道："阿金大姐，水，水，水……"。阿金一听那声音知道是阿高，就用铝杯端水给她。脸上已难看出是谁。阿高喝了水之后，已是气息奄奄了，怎么

叫唤也不应一声。阿金把手放在阿高的胸上试了试，感到心脏还有一点点跳动。到上午十时左右就断气了。

阿高的家属——根据以往阿高来做黑市买卖时，在随便交谈中，知道阿高的丈夫在满洲事变中战死。唯一的一个儿子，进了山口县柳井町附近一所与军部有特殊关系的学校。那是什么类型的机关，阿高平时避而不谈。可是，儿子能到那种地方去，对母亲来说，似乎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似的。

死后，监护人搜查阿高身上所带的东西——在大钱褡子式的皮革钱包里有十元纸币九张，五元纸币十二张，一元纸币二十二张，硬币三元四角九分，旧手巾一条，以及一个人造革夹子，夹子里有穿着陆军上士班长军服的丈夫的照片和穿着短袖衬衫的儿子的照片。（以上根据炊事主任和在木金口述）

阿高所持财物和放在夹子里的定期存款和两张照片——这些东西在富士田厂长、炊事主任、在木金、闲间重松等人的旁证下，放进了厂长办公室的保险柜，厂长在帐本上记下"广岛市水主町，充田高存款一百七十五元四角九分"。（闲间重松记）

这一百七十多元钱，大概是充田高在黑市上买进蛤仔和小杂鱼，一天所需的本钱吧，说不定还是阿高的全部钱财哩！这些钱按理要寄给阿高的儿子。可是阿高在水主町的家已被烧掉，所以必须跟在山口县柳井町附近的儿子取得联系才行。

“喂，烧饭的大嫂子。”厂长说，“柳井町附近的学校，不是培养活人鱼雷① 的地方么。那是属于军事机要单位吧，那里的兵营，叫什么来着？”

“厂长先生，说起来，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在木金没有把握地说。

“卖蛤仔的大嫂子老说军事机密、军事机密的，她只说过那是特殊的学校。说起来，虽然那里通火车，可是，火车通过时，窗子总是关着的，防备得真禁严哪！”

“相反，火车厕所里的窗子却大开着。”秃头的炊事主任说，“说是防止间谍，不过是作给人看罢了。证明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没有那份心思。”

厂长岔开了他的话，向女炊事员说：“这么说来，卖蛤仔的大嫂的儿子要成为活人鱼雷那种人物喽。在英勇就义这点上倒成了事实。作为这种人的母亲，既然已在这里登了仙界，就该妥善安葬，葬礼上念的经，也需请闲间君郑重其事地给念念。烧饭的大嫂子，你说对吗？”

---

① 日本法西斯培养人直接操纵鱼雷去攻击敌舰，鼓吹以此效忠天皇。

“那太好了，厂长先生，真是太感谢啦！念经的事，就拜托闲间先生吧。”

在木金也许平时对卖蛤仔的有好感吧？她不光是想让我郑重其事地念经，据说，阿高的儿子进柳井学校时，她还在千人针①上缝了一针。还说在发祝愿武运长久的国旗信②时，虽说字写得不好，她也签上了“在木金”的名字。

我身上出了汗，粘糊糊的。因为说葬礼已准备好了，所以借了职工的西服，就往宿舍的大厅去了。尸体仰放在木板上，脸和手脚用床单覆盖着，象一个布包似的。我的喉咙象有些僵硬，不能发出圆润的声音来。是不是因为在这炎热的夏天，回家后又没有喝水的缘故？也可能与刚刚听了死者的一部分简历之后有关。这个死者生前难道没有制止她的儿子志愿进活人鱼雷学校吗？战争麻痹了人的判断能力。我念《三归戒》时，从头到尾声音都是嘶哑的，到念《白骨之文》时，变得象蚊子叫一样了。尽管这样，当我离开尸体旁边时，临时的治丧主人在木金极为感激地说：“闲间先生，谢谢您。”

我到洗脸室去喝了口水，用湿毛巾擦拭全身。可是，左脸受伤的部位有布盖着，没有擦，只感到布粘

① 千人针：一种迷信，由上千个妇女在一块布上每人各缝一针，赠给出征的人，以祝平安。

② 即在信上印有日本国旗。

糊糊地贴在伤口上。受伤以来，一点都不感到痛，所以一直贴着布，没有动过。今天我想擦擦汗，同时换换药，所以拿来了救急包，对着洗脸室的镜子照了照。

我把贴在布上的胶布撕下来，再慢慢地把布取下来。烧掉的睫毛成了一块黑团子，就象黑毛线烧成了一个疙瘩一样。左脸颊上全是紫黑色，烧焦的皮肤，皱缩着沾在上面，变成了一层一层的皱皮。左边鼻翼旁边已经化脓，在结了疙瘩的脓块下面，好象又有新的浓汁流出来。我只照了照左边半个脸，怀疑这是不是自己的脸，心扑咚扑咚直跳，越看越觉得不象个人样了。

我用手指尖掐住皱起来的皮的一端轻轻地一撕，感到有一点痛，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脸啊！我一边想，一边一点一点地把皮撕下来。这正象要把摇晃的牙齿拔下来一样，尽管痛，却一边把痛当作舒服，一边还要不断地往外拔。撕皮肤也有类似的快感。我几乎把烧焦的皮肤全撕掉了。最后我要用手指尖把鼻翼旁边结了疙瘩的脓块揭下来。当从脓块的上端往下一揭时，黄色的浓汁滴在我的手腕子上。

不知是继续在化脓呢，还是有所好转。反正把化脓的部位和负伤的部位都用水洗净，在化脓的部位撒上自制的药粉，左脸上用布贴上，上面贴上胶布。这药粉配方是从我老家的木工那里听来的。以韭菜叶为主调制成的。那位木工说，这药对刀伤和化脓都有特效。

将近中午，我回到租用的房间去吃饭。走到坡路上时，脚痛得很厉害，所以只好蹑着脚往前走。在坡路的拐角上，我停下来往上一看，妻子繁子正从山崖上往下看着我。

“你走路那么吃力，看起来挺艰难的呀！拿根拐杖或别的什么去不好吗？”繁子说着，拿过了训练短兵相接用的竹枪，说是房东太太刚刚给做的。

我想这多象打了败仗的农民起义军啊！我拄着竹枪，繁子的手伸在我的胁下，搀扶着我向坡上爬去。这时，我才发现繁子的头发烧焦了。

“头发什么时候烧的？”我问。她说好象是六日空袭时烧的。

午饭吃的是旅行用的干粮——炒米。菜是菜油炒的甜酱。另外，只有樱花茶。这在我家的菜肴里，属于最上等。

据繁子说：她自己也是今天早上才发现头发烧了。六日早晨，警戒警报解除了，可是却听到有爆炸声，她就从厨房的窗口往外看了看天空，就在这一瞬间，啪地闪出了一道强烈的光，在意识到这点之后，连忙把身子藏在木板之间好象就是这时的光给烧的。过了一会，她站了起来，一看厨房，全都乱七八糟，走出后门一看，砖墙也塌了。好象什么地方起火了。

这可不得了，她跑上楼去看个究竟，一看窗玻璃刮跑了，槅扇弯了，院子里松树的梢头和它旁边的电

线杆上的变压器正在喷火。在市政府那边正冒着浓烟。到处都在冒烟。看来，火灾正在一个劲地扩大。她想，得赶紧跑，可是，首先得看一看祖先的灵牌和装在袋子里的神符。那是供奉在柱子上的，但已经不见了。又去看另一个房间的柱子，也是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办法，只好去收拾其他东西。把食具、寝具、蚊帐、鞋等拿到院子里，准备放到泉水里去。一看水面，见装着祖先灵牌和神符的白布袋子浮在上边。这一定是从房间里刮出来的。随即把它捞起来，装进背包里，又随手把拿到院子里的东西扔进泉水里。有的放进防空壕，并在进出口堆上砖瓦片。刚弄好，就听到从邻居新田家传出了呼救声。

跑到新田家一看，丈夫的腋下，妻子的脸上都受了重伤，样子很惨。于是，赶紧撕开有千人针的急救包做应急治疗。去取担架时，斜对过的野津家的妻子也受了重伤，要求救护。只好放下担架，用毛巾给她临时包扎了一下。受害的程度非同小可。中西先生和早见、须贺井、中村等几位先生以及邻组的各户人家，都有伤势轻重不同的负伤者。她清楚地知道，唯有自己一个人没有负伤，正在来回跑，要使用担架，那是不可能了。

过不多久，野津夫人的家里，她那位上尉丈夫从通讯部队带来了士兵，到家之后，就领着夫人撤离到什么地方去了。新田先生夫妻俩，说是要到共济医院

去。大家拖着血迹斑斑的痛苦的身子，相互照应着走了。

据繁子说：她又返回了家里，把家里的一些东西放进防空壕，然后才到大学的操场上去避难的。

在繁子的话里有一个问题，不管从物理学，还是从常识来看，怎么分析也是很难理解的。我住的房子，暴风是从北往南穿过去的，尽管院子里的树木、房子、室内的门窗都是往南或西南倾斜，可是唯独祖先灵牌和装神符的袋子，却是从南往西北偏北方向刮去，掉在离室内约八米、离室外约五米的泉水池里，浮在水面上。这怎么的也不合乎逻辑。当然，也可以这样设想：布袋从室内被刮往南边或西南方向之后，由于风压的反作用，才又被刮回到西北偏北方向去的。

八月九日

旅行干粮吃到昨天晚上就空了。

今天开始就从工厂的食堂里打饭。早饭是繁子打来的，中饭是矢须子打的。吃午饭时，繁子和矢须子发开了牢骚。两人大概是事先商量好了才说的吧。她们说：如果只去拿蔬菜和米，倒也没有什么，去打别人做好的饭菜，自己吃现成的，那才不好受呢！昨天还帮忙搞救援避难人员的工作，可今天开始就没什么可做了，这多不象话，所以不能去打饭。这是因为厂长同矢须子说，今天暂时休息一下也可以。

我心慌意乱地向她们两人布置了工作。

“明天你们两人到千田町火灾的废墟上去，详细了解邻组的情况，顺便可以抓紧时间从防空壕里把换洗的衣服、装米的罐子带回来。既然是非常时期的备用粮，目前这种非常时期不吃，那是自己欺骗自己。”

两人这才放下心来，说今晚两人一起到食堂去打晚饭。

我在千田町家的防空壕里，放着收音机、毛毯、食具、炊事用具、副食品等。在院子的空地里，埋着四只一·八公升的桶，里面装的是米；一只十八公升的桶，装的是大豆；另一只桶里，装的是汗衫和洗澡后穿的浴衣等。我在避难的途中顺便看过，这些东西都没有烧掉。

繁子和矢须子只有身上穿的一件衣服，所以她们在偷偷地商量：衬衫和贴身衣服，如果洗了没有干，那该怎么办？

我告诉她们到沙滩上去，把衣服脱下来洗一洗，然后下水游泳，一直游到衣服干了再上来。两人拿着毛巾走了。

也许是气氛松弛了吧，感到特别热，一坐下来就一个劲儿地打瞌睡，神志好象也不清醒。可是，躺下来一闭上眼睛，沙滩上和山脚下多处冒烟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使你根本睡不着。

起来也好，躺着也好，汗总是不断地往外冒，可

是脸上的汗，只能擦拭右边，左半边就象是在理发店里用热毛巾敷在上面似的，在贴着的布的下面，好象是浆糊一样，不知积的是汗，还是脓汁。我只好在贴着的布上，用手轻轻地按一按，让布把汗或脓吸一吸。来回按了好几次，按着按着，布就潮湿起来了。换一下布就好了，可是没有布换。于是，我就用三角巾挡住脸，把布揭下来，用开水烫了烫，在太阳光下把它晒干。

我正靠在廊柱上似睡非睡，庶务科的科员田中来联系说：部队来取粮食，已交给他们了。

“唉，老弟，你办了一件傻事呀！什么时候交的？”我问。

“约莫在一小时之前交的。”他说。

“来的是哪里的部队，拿到哪里去了？”我问。

“因为来的是步兵，我想是西部第二部队吧，所以就交给他们了。”他回答说。

这部分粮食是通讯部队和西部第二部队寄存的。两个星期以前的深夜，驻扎在千田町我家对面的通讯部队，有个叫野津的上尉会计气喘吁吁地来到我家，说是要存放粮食。我问了存放的理由，他说是师里参谋来电话，广岛不知什么时候会遭到空袭，所以命令把保管的军用品马上疏散开来。可是，应征军人野津上尉对营房外的事不了解，无论如何要我协助。我接受了他的恳求。我给厂里打电话，取得富士田厂长的同

意，当夜就运到了工厂的仓库里存放起来了。

第二天早上，西部第二部队的国分中尉来拜访我，说是要疏散军用粮食，希望寄存在工厂的仓库里。因为要求急，又没有疏散的地方，后来打电话给野津上尉，了解到通讯部队寄存粮食的情况，所以特意来拜访我的。我和厂里商量之后，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数量多，不可能全部保管，所以把其中一部分草袋装的米，由我负责寄存在一个叫内田的人的草席铺里，剩下的就存放在工厂的仓库里。说是部队有人来取，指的就是这部分大米。

真是莫名其妙。说是国分中尉被炸负了伤，既然是西部第二部队要取走粮食，按理应该带着国分中尉的介绍信或书信来呀。因此，必须考虑到会不会有人玩弄骗术，趁火打劫。可是，事到如今，再说也没有用了。

"小心为好。下次来取，还是要按存放时说好的办。如果是第二部队来取，必须是国分中尉自己来；如果是他的代理人，必须携带国分中尉的名片；除此之外，绝对不能交给其他人。因为这是存放时说好的条件，请务必遵守。"我向田中君这么说。

另一方面，通讯部队的粮食保管事务，我们已经脱手，因为通讯部队已经把我们公司办公室楼上一间六铺席的房间，充当了管理部。

我到工厂的仓库去看了一下，正如田中所说的，

草袋装的米没有了。自从炸弹掉在广岛以来，社会上说不定一下子就会乱起来。曾经听人这么说过：在经过了一场大战祸的地区，没有一百年，是肃清不了居民的恶习的。据说这是老早以前有人说过的话。难道这是真的吗?!

十一

《挨炸日记》，继八月九日——

我为了报告粮秣被盗事件，带着当天的值班员田中君，到工厂办事处去。因为盗窃的是军方人士，所以事情就不那么简单。即使被盗确实是由于田中君的一时疏忽，我也是有责任的，恐怕还要连累到会计野津上尉呢！

被盗的东西有大米七包，牛肉罐头十箱，佐渡酒厂特制的甲州白葡萄酒五箱。值此非常时期，粮食又极端缺乏，现役军人竟敢驾车骗取存放在老百姓家中的军方管理物资，真可以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听说是四名士兵分乘两部卡车来的，先到的那部卡车的车头上，插着一面淡蓝色的小旗。当往车上装牛肉罐头的时候，年龄稍大一点的上等兵还说："吃这种牛肉罐头，必须和茄子一起烧着吃，就这样吃的话，身上

是会起风疹的。”这些牛肉罐头，是军方为进行本土决战贮备的，可是，这几个士兵倒好象已经吃过了似的。

田中君向富士田厂长报告后，厂长怒容满面，嘴唇微微颤动地说：

“这么说，尉级军官也来啦，军人们怎么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呢？”

田中君脸色铁青，几乎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厂长面前。这位总务科长，现年四十八岁，原籍可部町，现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里，爱人在可部町一家铸铁工厂工作。他两个儿子都已经阵亡了，合葬在一起，坟前还立着一块刻着两个名字的大墓碑。

为了今后有据可查，我现在把厂长和田中君当场的对话，如实记录如下：

田中君虽然是以立正的姿势站着，但却显出很疲倦的样子，他有气无力地说：

“事情是这样，厂长！实际上，除了年龄稍大点的上等兵之外，其余三人都没穿军上衣，裹着绑腿，穿着带钉子的硬底皮鞋。”

“可是，车头上不是插着淡蓝色的小旗吗？如果插淡蓝色的旗，就是尉级军官坐的车，插红旗是校级军官坐的车，插黄旗就是将级军官坐的车。你不是有孩子阵亡么，怎么连这么一点军队的常识都不知道呢？”

“是的。年龄稍大一点的上等兵是个步兵，可能是

西部第二部队的士兵。插着淡蓝色的小旗，说明他们是根据尉级军官的命令来的。我田中是个糊里糊涂的人。厂长，都是我不好。”

田中君刚要低下头去，肩膀就颤动着，开始哭泣起来。

“不管怎么样，必须向西部第二部队提出情况报告，报告可由田中君、闲间君和我三个人共同签名。这事要抓紧办理。”

厂长这样说了以后，就吩咐我去写情况报告。

“是。以报告事情经过的形式来写，行吗？”

可是，由于轰炸，西部第二部队连营房都没有了，情况报告往哪里送好呢？通讯队的管理部，搬到我们工厂办公室的楼上，把给西部第二部队的情况报告，交给通讯队的管理部行不行呢？军队内部的机构，我们总是搞不清楚。

反正我按照报告事情经过的格式，写成了情况报告。厂长和我盖了图章，让田中君捺了手印，然后把这份情况报告送到驻在楼上的通讯队的管理部去。管理部是在一间六铺席大的日本式小房间里，里面摆着桌子和椅子，脱下来的长筒皮靴，放在拉门里面的报纸上。当然，我也得脱下鞋来再走进去。队长野津上尉因公外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屋里有两个象是下士官的军人，因为他们没穿军上衣，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军衔。一位留着小胡子的人，象是个上司，他从我手里接过了

装在信封中的情况报告。

因为我说认识野津上尉，这位军人说了声："啊！您辛苦了。"就抽出情况报告来看。可是，他一看，就把情况报告退给我说："这不好办，这不行。这份情况报告不是送给西部第二部队管理部国分中尉的吗？这里可是通讯队的管理部啊！"

"正因为是这样才请贵部转给国分中尉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西部第二部队现在驻在哪里。"

我说的话，确实把对方弄得有些难堪。

"不要瞎说，如果本部队把这样的情况报告转给国分中尉，不是就等于我们部队暴露了国分中尉的丑事吗？进一步说，那会影响西部第二部队全体人员的功绩的。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接受这份情况报告。"

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下楼来报告厂长。田中君已经走了。听厂长说，田中君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被盗的粮秣追还给军方。

我回到借住的房子里，感到非常疲倦，繁子和矢须子到河里去洗衣服还没回来。我决定在天黑以前先休息一下，为了防止苍蝇(滋扰)，放下蚊帐睡了。

睡了不大一会，猫头鹰的叫声把我吵醒了。可是，太阳照在花坛对面仓库的墙头上，还能看到房东家的媳妇正朝花坛走去。我这才知道，原来不是猫头鹰把我吵醒的，是因为感到脚有点凉才醒来的。在八月盛夏季节，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刻，感到脚冷，真是不可理

解。我摸了摸脚趾头，大脚趾的两侧有些痛。我想这是怎么啦？随即坐了起来，刚撩起蚊帐想到廊檐上去，左脸感到一阵发冷。用手一摸，贴在左脸上的布没有了，蚊帐的下沿挂在脸上。

照了照镜子，才知道鼻子旁边化脓的地方，裂了一道大口子，干得硬帮帮的，怪可怜的。把毛巾泡湿了，轻轻地擦了擦伤口，换了一块布，再用胶布贴上。

处理好了之后，正在整理蚊帐，繁子和矢须子回来了，她们还从公司的伙房里打回来三份晚饭。在借来的桌子上，摆着山芋叶酱小鱼，泡菜和掺了麸子的麦饭。一边吃饭，一边听繁子和矢须子讲她们从河滩上听来的广岛市内的情况。这些情况是她俩把洗好了的瘦腿裤、衬衣、裤衩晒在河滩上，等着干的时候，听另外三个洗衣服的妇女讲的。

下面就是她们讲的情况。

在广岛县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有一个消防用水池，几百名中学生和劳动服务队队员，死在水池的周围。他们的衬衣被烧焦了，跟半裸着身子一样，你压着我，我压着你，并排倒在水池的周围。从远处一看，水池的周围就象是一个郁金花的花坛，到近处一看，又象是重叠排放的菊花。

在白岛神社前面的电车道上，烧得只剩下铁架子的电车里，烧焦了半个身子的驾驶员，还把握着方向

盘站在那里。有四、五个乘客，也烧焦了半个身子，挤在车门口的踏板上。

八月六日早晨，在西练兵场上，有一队见习士官接受指挥官的训话。训话后，正要脱掉上衣做操，闪过一道强烈的光。排尾的一个见习士官，背倚着一棵枝叶茂密的树干站着，他亲眼看见广岛城被刮走的那一刹那的情景。听说天守阁就那样被一阵强风刮往东南方向，耸立在空中。

接下去的一瞬间，这个见习士官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但是，据说他确实是亲眼看到了五层楼的天守阁，从原来的位置上，被刮往四、五十米以外的东南方向，在空中还保持着原来的雄姿。也许不是他亲眼看见了，而是这一情景映入了他眼帘的吧！

后来，听看到了现场的人说，天守阁摔在后面的河堤上，摔得粉碎，变成了一滩泥土和碎瓦。炸弹爆炸时产生的风压，似乎既有作用，也有反作用。不知道天守阁有几千吨重，可是炸弹爆炸的力量也许超过了地球对它的吸引力，所以才把它原样不变地刮到天空中去的。

原子弹落在广岛市之后，各个郡所属的村镇立即派出了救护队。双三郡三次町就是其中的一个。派出救护队的目的，是去抢救应征到广岛去的三次町女子

高中的学生和三次町出身的征用人员。三次女高的三年级的学生，一部分分配到广岛市陆军医院作助理护士，一部分被分配到吴市第十一飞机制造厂当辅助工。三次町的救护队员，约有一百人，七日一早就进入了广岛市，其中一多半被烧死了。救护队第一班班长，是三次女高的专科教授，叫田渊实夫，他跑回到市郊的祇园町就倒下去了。当然，被炸的三次女高的学生们，也都当场死了。

（附记——战后，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田渊实夫先生）。

听田渊先生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早晨，他上班前在看报纸的时候，感到天空里闪过一道淡淡的电光。当时还以为是一种错觉，可是到了中午，军方就通过电台广播了广岛被炸的消息。下午三点左右，从广岛逃出来的负伤者，被用火车运来三次町。据说，就在这一天，艺备线从下深川再向前就不通车了。负伤者步行逃到下深川，在那里才坐上火车的。

双三郡医生协会和三次町消防团，在三次车站（当时叫备后十日市车站）为前面，搭起了帐篷，对负伤者进行紧急治疗。

下午五点，双三郡医生协会，三次中学、三次女高的职员、消防团员、村镇的有志之士经过商量之后，决定动员救护队。田渊先生被选为第一班的班长。他带领着三次女高的职员、村镇的有志之士共八十人，

于七日早晨五点左右，乘火车到了下深川，再从下深川徒步前进，上午十点半进入广岛市。广岛市的凄惨状况，使田渊先生大吃一惊。但当时他还不知道扔下来的是什么炸弹，那真是令人目瞪口呆，惨不忍睹，所以只好就现场看看现场。从广岛车站，步行绕到稻荷町、纸屋町、大手町、千田町，一路上被火灾后的余热，死尸的腐臭，重伤者临死前的号叫声驱赶着，而且水壶里的水很快要喝完了，哪里还谈得上救护，简直是在废墟上逃跑。当这里那里转了约莫有两个小时之后，才发现只有两名队员跟在身后了。他所教过的三次女高的学生，一个也没有找到。由于跟着他的一名队员，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走路踉踉跄跄，所以到下午四点半，才好不容易走到市郊祗园町的一位熟人的家里。在这里休息了约四个小时，到了晚上八点钟，尽管三个人仍很疲倦，但也只好勉强动身往回走。在这以前从来没有象那样疲倦过。从祗园町到下深川车站，就走了三个小时，在候车室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六点，乘坐满载着难民的火车回来了。

后来知道，三次女高应征到广岛去的学生，全都死了。三次町出身的人，凡是挨了炸的，百分之九十当场死去，或在年内死去。听说田渊先生因为在广岛市的废墟上，迷迷糊糊地走了两个多小时，现在也患有轻微的原子病。

由于三次町和广岛市中间隔着山，也许就没有看

到蘑菇云。三原市和广岛市虽然相距一百多公里，可是因为西面的山低，据说看到了蘑菇云——日后补记。）

广岛市内被炸的木桥，几乎全都烧光了。燃烧的情况，说来也很奇怪，先烧掉了桥板，然后再烧桥桩。退潮的时候，水位下降，露出水面的桥桩在逐渐燃烧。可一涨潮火焰本应熄灭的，谁知道第二天桥桩还在继续燃烧。

在广岛市内国泰寺的墓地里，有的墓碑的碑身和台基之间，夹进去三寸见方的碎砖，碑身是圆筒形状的，直径约有三尺五寸左右。也许由于爆炸产生的强风的作用，在把碑身刮起来的那一瞬间，碎砖也被刮过来夹进去的吧。磨得光溜溜的花岗石的坟墓，向着闪光的一面，被烧得坑坑洼洼，背着光的一面，却还保持着原来的光滑。连花岗石都烧成了这个样子。屋顶上的瓦，受到闪光的照射，不仅变成了红小豆的颜色，还象吹泡泡似的，表面上冒出许多颗粒来，那样子和古代伊部地方生产的灰釉茶碗一样。

这是一个工兵队的一等兵，在往户坂被炸者临时收容所去避难的途中，到大贺村一个农民家里要水喝时说的。他说，因为工兵队被炸死者不计其数，所以尸

体都堆积在从白岛流过来的那条河流的河滩上，堆成井字形，点火焚烧。晚上，还派卫兵站在那里看守着，人们叫这些卫兵为“死尸卫兵，”是一件很苦的差事。据说，原子弹落下来之后，军队发号施令的系统马上乱了套，军规也没有了，在军官当中，有的变得害怕起士兵来了。

上面这些情况，主要是根据矢须子说的记录下来的。

繁子说她在水里泡的时间久了，小肚子有些隐隐作痛，所以她不大愿意说话。听说她们两个都是用手巾围在腰间，蹲在浅滩上，等着晒在河滩上的短裤晒干的。

天黑之后，退休在家的老房东，叫我们打开电灯，因为从今天起又开始送电了。

八月十日　晴朗

矢须子和繁子从单身宿舍的伙房里打早饭回来，把掺着麸子的小麦饭做成了饭团子，装在饭盒里，带着到广岛市去了。我去车站送她们，在车站上看到有很多人，光是挤在候车室里，既不等人，也不买票。有那么几个人见电车来了，也只站起来看看，电车一走，又躺在候车室的长椅子上。也有人向车站工作人员打听怎样寻找失散了的孩子的。

从车站回到公司里，又有筹措煤炭的紧急公务等着我去干，所以又必须到广岛市内或宇品去一趟。

富士田厂长从另一个房间里拿来一个大背囊，说：“你虽然很辛苦，可是还得去把情况搞清楚。废墟上需要用的东西，都装在这个背囊里面。可能还会有空袭，你要特别小心。”

我托厂长向繁子转达几句话，接着带上救急包和防空头巾，穿上水鞋，背起背囊就出发了。

我坐电车到了山本车站。从这里再往前走，电车还没有恢复运行。车上乘客只有五、六十个人。在山本车站，没有一个人出站，大家排成一行，沿着铁路线向广岛方向走去。俗话说“出门靠伴，在广岛要跟着别人去小便”，一路上没有人交谈，都是踩着一根根的枕木走。背着东西的人，除了我以外，只有离我不远，走在前面的穿瘦腿裤的两个妇女。拿着饭盒之类的东西的人，还不到四分之一，这清楚地说明附近农村物资的缺乏。一天之中，究竟有几班电车把这样一些默默无言的人，送到广岛废墟上去呢？

进入广岛废墟区域之后，走着走着，吹来了腥臭而潮湿的强风。排成一队徒步而行的人们，减少了一个、又减少了两个，和我往一个方向去的，只剩下了几个人。从这里再向前走，是一片被炸毁的破瓦和一条高低不平、极度荒凉的路！

“是啊！刚才走过来的那座桥，叫什么桥来着？”

回头一看，才知道那是烧的只剩下拱形铁架的横川桥。

我六日那天逃难的时候，在这一带路边的消防用的大水池里，三个近似裸体的女人跳进去死了。池子里的水，大约有八成满。这一回，我决心不去看那水池就走过去，可是，说是不想看，到头来还是不由得扫了一眼。头朝下的女尸，大肠从屁股里挤出来三尺多长，直径胀到三寸多粗，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圆圈的形状，漂浮在水面上，象气球一样，随风左右摇摆。

在寺町一所寺院的废墟上，立着一块破木牌子，上面用木炭写着："猫屋町尸体收容所"。我站在那里朝土墙里面一看，见土墙的一个角落里，堆积着一些尸体，有的象是压死的，有的烧焦了半个身子，还有的成了白骨，足有六尺多高。虽然不想看，可是，因为土墙倒塌了，只要一睁眼，就会映入你的眼帘。在那堆积如山的尸体上，聚集着黑压压的一片苍蝇，不知是刮风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苍蝇"嗡"的一声飞走了，但很快又向另一具尸体聚集而去。与此同时，一股令人窒息的，呛得人打喷嚏的臭味扑鼻而来，我憋住气，小跑过去，然后又放慢了脚步，用手巾捂着鼻子走，可是，臭气还是追逼过来，头都要发晕了。

穿过寺町的废墟，臭味稍微淡薄了一些。可不多一会，路边的尸体和白骨又渐渐地多了起来，不觉又

走进了强烈的腐臭之中。简直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地狱！走着走着，偶尔感到臭味淡薄起来，原来已经走到了有河风吹来的相生桥上。实在是累得不行了，我便把背上的背囊，靠在桥的石头栏杆上，休息了一下。

广岛市的建筑，全部烧个精光，四周的远景，举目可望。南面大河町的苍山，西南面向宇品的樟树处女林，其对面宫岛上的须弥山，西面江波的小山头，东面东照宫的圣山，都能一目了然。整个市区的废墟上，只有几座大厦的残骸，烧成了木炭的木材和瓦砾，七零八落，一望无际。在这一片废墟上，到处有一点一点的白色或黑色的东西在活动，那大都是在来回寻找遗骨的人们。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啊！

在桥的旁边，有一个朝天躺在地上的人，伸着两只胳膊，尽管脸上变成了黑色，但有时腮帮子还会鼓起来，好象在喘气，眼皮也好象在跳动。我怀疑自己的眼睛，于是把东西放在栏杆上，战战兢兢地走近那具尸体一看，原来是很多蛆虫从嘴里和鼻子里巴哒巴哒地滚落到地面上，在眼球里面也有成堆的蛆虫在爬动，所以看起来好象眼皮动弹一样。

这时，我想起了一位诗人的诗句。记得那是少年时代，在杂志上或是书上看到的。

——啊！蛆虫啊，我的朋友……

我又想起了另一首诗的诗句。

——苍天啊，在崩裂！大地啊，在燃烧！人啊，

死的死了。这是多么激动！多么壮观……

这真是可憎的语言。说什么蛆虫是我的朋友，完全象是苍蝇说出来的话，要胡说八道也得有个限度。可事实上，八月六日上午八点十五分，确实是天崩、地烧、人死。

“这种论调是不能允许的，什么壮观，什么我的朋友。”

我清清楚楚地说出了这几句话。

我曾想把东西扔到河里去。我们不要战争，谁胜谁负都没有关系，只要能早一天结束战争就谢天谢地。比之于所谓正义的战争，倒不如非正义的和平好得多。

我回到栏杆处，没有把东西扔进河里，而是好端端地把它背在身上。背囊里的东西，有装杂酚油丸的药瓶子，挖土的铲子，旧杂志，桉树叶，干面包，素色团扇等。这些东西对住在废墟上的人来说，都是很有用处的。

在纸屋町附近，一些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分散在三、四个地方烧火。我走过去一看，原来在一个六尺见方的土坑里，点燃着铁路上的旧枕木，把运来的死尸扔进去火化。燃烧着的枕木，不时地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在这炎热的夏天里，熊熊的火焰更是热得灼人。尸体胸部冒出来的蓝白色的细火苗，被周围红色的强大火焰包围着，火柱升起老高。

士兵们用门板或白铁皮把一具具的尸体不断地运

来，然后背过脸去，将尸体猛地一下扔进坑里，接着又不言不语地走向别的地方去。士兵们把白铁皮的四个角弯卷起来，用手抓住，大概是上司命令他们干这些事情的吧！可是，他们究竟有什么想法呢？从表情上看不出来，只是那双有沉重感的军用皮鞋上，似乎流露出一种感情来，当坑内尸体堆积过多，火势减弱的时候，就把尸体嘎登一下子扒拉到坑边上来。成堆的蛆虫和腐烂的臭水，一起粘粘糊糊地从嘴里流了出来。靠近坑边的尸体内部的蛆虫，经不住火焰热气的熏烤，就从尸体的各个部位爬了出来，在往坑边扒拉尸体的时候，有的尸体的关节发生了异常的变化，就象童话中的木偶关节上的铆钉被拔掉了一样，散了架。听说童话中的木偶，虽然是木板和铆钉组装起来的玩具，但当往它的胫部楔钉子的时候，尽管是木头做的，也会感到疼痛，又何况这些尸体生前还都是人呢！

"这具尸体怎么这么难对付呢？"

抬着白铁皮板子走在前面的一个士兵说。

"我们真想生长在一个没有国家的国土上啊！"

走在后面的那个士兵说。

在这一片废墟上，这两个抬白铁皮的士兵的对话，是我听到的唯一的人话。白铁皮板子上的那具尸体，完全象拔掉铆钉的木偶一样，被处理掉了。

我不知不觉地嘴里念起《白骨之文》来。

广岛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可是，我万万没有想

到广岛这座城市，会落个如此凄惨的下场。

十二

胃部有些丝丝拉拉的痛，所以我不管石阶上积了很厚的尘土，一屁股坐了上去。

因为尘土象撒了一层荞麦粉一样，用手指头可以按出一个窝来，也可以在上面写字，能写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想起了学校的黑板，在尘土上可以画出几何学的定理图来，但我没法画。

过了一会，胃不疼了。我向四周看了看，想弄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原来是被烧得乱七八糟了的市政府的前大门。前几天还很漂亮的奶油色的外墙，现在却烧成了灰褐色。玻璃就不用说了，连窗框都没有了，荒凉得很啊！从大门通往后面去的走廊里，到处散落着破钢盔、碎铁片之类的东西，同样是一片尸骨遍地、惨不忍睹的废墟。可是，从里面传出来一阵拖东西的声音，象是拖空箱子的声音。我侧耳倾听，又象从地底下传出来的声音。

我感到有些害怕，扛起背囊刚想走，突然听到有人叫："闲间先生，你到哪里去？"

原来是宇品罐头厂的田代老工程师。

“啊！田代先生，挺好的吧？这是什么声音呢？”

“那是市政府的职员收拾烧坏了的木桩的声音。你的脸也烧伤啦！你家里大人孩子都平安无事吧？”

“托福，都平安无事。你们工厂的煤是怎么解决的呢？我是来找煤炭专卖公司的，在哪一带呢？简直找不到地方了。”

“那个公司也很惨啦，职员们的避难处，谁也不知道，所以我才到市政府来交涉煤炭的。”

宇品罐头厂是粮秣厂管辖的一个工厂，一部分产品供给被服分厂的食堂，连这样的工厂也同样为解决煤的问题在伤脑筋。

据田代先生说，市政府在柴田助理的指挥下，有二十几个职员还在坚持办公，但是对要求分配煤炭的申请，都拒绝了。因为煤炭属于专卖公司管理，市政府一插手，就会受到军方的申斥，如果把事情弄僵了，反而会招来更坏的结果。

“结果，我变成了到市政府来发牢骚的了。”

田代君以一种诙谐的口吻说。

不管怎么样，我都得向厂长汇报清楚，所以我要求田代先生领着我到煤炭专卖公司的废墟上去看一看。这位老人，是宇品罐头厂的总工程师，他很了解煤炭的情况，和煤炭专卖公司的经理又是老熟人。

“既然这样，还算什么专卖公司。”田代君说，“到现在，专卖公司还不告诉他们的避难地点，真是莫名其

妙，其中怕是有什么缘故吧？”

正如田代先生所说的那样，在煤炭专卖公司废墟的混凝土断墙残垣上，写着各种各样的文字，如什么：“藤野先生，请告知您的地址，三日市铸铁工厂。”“请把贵公司的临时办事处写在下面，三协中林。”“本田君，你好吗？请告知你的避难地址，海田市津津木工厂。”“村野君，请把你的地址写在这里，己斐内山。”有的胡写乱划，字迹了草，有的字迹工整，什么样的都有，都是用烧化了的软炭写的，而且都注明了书写日期。

“田代先生，专卖公司的人对这些留言，怎么没有一点答复呢？从日期来说，有的已经过了三天啦！”

“所以要考虑到最坏的事态啊！”

“你所说的最坏的事态是……”

“也就是说，专卖公司的人全都死啦！”

据说田代先生的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现在已经证实，他那年轻的续弦夫人和幼女，都压在坍塌的房子下面，葬身在火海里了。象他这样大的年纪，已经没有力气挖掘废墟，寻找遗骨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啊！算了吧，反正不管骨头在哪里，最后都得变成地里的有机物质。”

“如果要修建坟墓，又该怎么办呢？”

“在我老婆乡下的娘家家里，有我老婆和女儿的相片，我想就把相片埋上吧。可是，她娘家的人一旦提出要捡回遗骨的话，我就不好说那是有机物质，埋在那

儿算了的话呀！”

我认为这位老科学家，做出的这种科学的结论，也未免过于草率了。对他这种想法，我虽然稍有不同的意见，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田代先生是位老人，他的夫人年轻美貌，女儿又是学龄前儿童，非常可爱，所以他可能担心，如果找到了遗骨，看见了尸体，刻在田代先生脑海中的两个美丽的形象，就会毁于一瞬之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最近几天来，田代先生和我一样，应该说是看够了那些被压死的，或是烧掉半个身子而腐烂发臭的尸体。

“那么，田代先生，那就委托别的什么人替你收拾一下遗骨吧！”

田代先生对我说的话，没有直接答复。

“可是，关于煤炭的事情，那就到被服分厂去交涉交涉吧！除此没有别的办法。那个方向，鹫野桥一带，也许死尸要少些，臭味也该多少消了点劲吧！”

他说完之后，意外地迈开了有力的步伐走了起来。

在去鹰野桥一带的路上，沿途的情况和我四天前所看到的废墟上的情景，几乎完全相同，我不得不再浏览一遍。田代先生没有谈起附近的什么情况，却把他刚才在市政府听到的事情告诉了我。空袭前，市政府的职员，光本部就有九百多名，可是现在到市政府房子里来的只有二十几名，而且没有一个是无事故的。

六日那天，跟今天所看到的废墟有些不同。今天，除了士兵之外，还有两个几乎是半裸体的男民工，抬着一块白铁皮板，在干着处理尸体的工作。这两个人站在坍塌了的土墙旁边，正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墙边的消防用水池。水池里泡着一具头部已经变成白骨的尸体，胸部以下沉在水里，水面上漂浮着象粘性油一样的茶色泡沫。民工突然恶作剧似地把白铁皮板向水池边靠过去，白骨的头突然朝着前方沉进了泡沫之中。连毫不在乎的田代先生也说："太残酷了，太残酷了。"

听田代先生说，空袭的时候，栗屋市长死在自己的家里。柴田助理的右脚踩在钉子上，脚心受了伤，左腿肚子，也被玻璃碴子划出一道很深的血口子，是拄着松树棍到市政府来上班的。因为栗屋市长的住宅坐落在水主町，当然全部烧光了。轰炸后的第二天早晨，柴田助理要主管财政的黑濑，到栗屋市长的家里去看看情况。黑濑前去一看，在栗屋市长家的客厅的废墟上，躺着两具互相抱在一起的尸体，一具是烧了一半的成人的尸体，一具是烧了一半的小孩子的尸体。栗屋市长平日非常疼爱自己的小孙子，也许是在去市政府上班之前，把小孙子抱起来的时候被炸的。

栗屋市长虽然是内务官僚出身，却能以平民的态度，亲切地对待自己的部下，然而，他是个有骨气的人。从前，他任大阪府警察部长的时候，曾经抵制过军人蛮横的行为，因此，在整顿交通方面，出了一件

大事，被报界作为“行进——止步事件”而大书特书。我虽然不太了解那一事件的真相，但那确实是标明最初军部剥夺警察权限的一件典型的大事。

田代先生说，栗屋市长死后，由柴田助理统管市政工作，在市政府办公室坚持工作的职员，只有二十几人。大火之后，市政府还保存下来十几把椅子和一台复写机，这真是奇迹。他们还利用背面没有字迹的旧文件，作为办公纸，就靠这点东西，处理各项事务。这二十几个职员的个人住宅全都烧毁了，光剩下身上穿着的衣服，都住在办公室里，饮食起居和几十个负伤者混在一起。他们把玻璃碴子、炭灰、碎铁片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整理收拾在屋子的角落里，又从兵营里借来了帐篷，挂起来代替玻璃挡在窗口上。市政府的办公大楼，烧的就只剩下一层楼东南面的保卫科、保健科、救护科三个办公室了。(后来，看到柴田重晖助理当时的记录：八月七日下午三点，驻宇品的晓部队的船舶司令部长官佐伯中将，到市政府来拜会时说：本长官已被任命为广岛地区的卫戍司令官并通知说：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驻岛根县的部队和晓部队的部分官兵，将到达广岛。这样，柴田助理和市的干部们，才找到了采取紧急措施的头绪。八日，又传来了西部军司令部司令官烟俊六大将的命令，要求有关职员，带着市里与防卫有关的文件，前去报到。于是，负责审查工作的中原、配给科科长滨井、清洁科科长

伊藤勇等三人，赶往驻扎在郊外双叶山山腰横穴壕的西部军司令部去报到——日后补记。）

到了被服分厂，和平常不同的是，大门口只有门卫和两三个人站着说话，出出入入的人不见了。我和田代先生一起进去找笹竹中尉，交涉配给煤炭的问题，他告诉我们，绝对不允许动用宇品的储备煤。至于其他事情，他光说了些滑头滑脑的话。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关于煤炭的问题嘛，正象我一再所说的那样，必须马上召开会议，然后做出个结论来，反正需要向上级请示一下再说。而且也需要了解一下别的公司的要求，运输问题还得进行技术性的探讨。总之，在开会得出结论之前，得请你们稍等一下。”

笹竹中尉很激动，他根本不认真地听取我们的申诉，就这样答复了我们。

我们实在没法，所以又找管理部长进行交涉，可他也是东拉西扯，得不出一个结论来。就连一向沉着冷静的田代先生也沉不住气了，他说：

“部长先生，我说话可能有点不礼貌。我想坦率地向您说明我们公司的希望。我们希望开会归开会，与此同时，也希望能采取点临时措施。如果严禁动用宇品的储备煤，那么，现在可是非常时期中的超非常时期，可不可以先派一个人到宇部煤矿去一趟呢？现在马上派人去的话，天黑以前不是可以赶到吗？眼下，

要广岛市内的煤炭专卖公司恢复营业，那是没有什么指望的。”

“这些问题嘛，我们也正在考虑。”部长说，“可是，必须听从上级的意思，接不到命令，是不能干的。关于这些问题，马上要开会讨论。”

“部长先生，实在对不起。”我说，“您的意思是说马上就开会，得出结论之后再派人去宇部煤矿喽。可是这样一来。什么时候才能把煤炭运到这废墟上来呢？现在连煤炭专卖公司的避难地址，临时办事处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们总觉得无依无靠似的。”

“你们单位的煤，大约还能烧几天？”

“我们单位的煤大约还能烧四、五天。”我刚回答完，田代先生就接着说：“如果开工率象以前那样的话，我们单位的煤就只够烧两天的了。”

“是啊！你们看这样办好不好？”部长象是有了什么主意似地说：“因为你们都是生产军需品的公司，按照你们的想法，即使不依靠军方，不管什么事情，你们也能干得了。因此，请考虑一下，也帮帮我们的忙吧！”

“这个，我们是愿意考虑的，也是想帮助你们的。”我说，“但是，这里有个条件，我们能否拿到政府开具的委托书呢？如果有了委托书，现在马上就到宇部煤矿去进行交涉。”

“这一点，作为军方来说，是不好办的。可是，因

为你们公司是生产军服布料的，从你的观点来看，什么都能干。那就请你无论如何要考虑一下，帮帮我们的忙吧。”

我知道，现在到宇部煤矿去了一大批工人，采煤的效率正在提高。美弥煤矿也在加速增产，产量竟达到了来不及运输的程度，挖出来的无烟煤，可以说是堆积如山。如果要开会，那就开去好了，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把煤赶紧运出来呢？只要能运来煤炭，煤炭专卖公司就可以马上恢复营业。可是，部长又突然陷入沉思，不管我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他意思是说被服布料也好，罐头也好，可以暂时停止生产。

因为田代先生象呆了似的一直愣着，我就把他留在那里，自己回来了。田代先生的公司，是生产罐头的，罐头的原料是生肉和蔬菜，有时只要停产一天，那就不好办。

我想了一下，我们公司是从被服分厂接受生产任务的，对分配我们生产任务的被服分厂，我们一向有给以不正当的酬谢的风气。形成这种风气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物资的严重缺乏。因为按规定分配的粮食和日用品，少得可怜，所以我们就四出奔走打听，靠着被服分厂的权势，到处采购东西；其次，是公司为了能够顺利地进行生产，所以就给被服分厂以不正当的报酬。这对我们来说，象是浴血奋战，而对被服分厂来说，则是不劳而获。

这种令人厌烦的事情，我就经历过好几次。第一次是我进公司不久采购面酱的时候，从备后府中町一家叫松冈的面酱厂里，买了五十桶面酱，每桶装四斗，给了被服分厂一半。第二次是为了给煤矿送礼，买了一卡车研钵，给了被服分厂一半；买了两卡车水缸，给了被服分厂一卡车；买了一船小炉子，给了被服分厂一半；买了三十桶橘子酒，也给了被服分厂一半。总之，每次都是被服分厂死乞百赖地来要。

我决定向厂长建议，与其依靠军方，受军方的责骂、盘剥，倒不如积极考虑自己的办法。缺煤的问题，迫在眉睫，我吭哧吭哧地走了六公里路，却一无所获，这算是干啥来的呢？

走出被服分厂的正门，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过去非常熟悉的荷花田，现在都荒废啦。荷花的叶子全都向南面倒伏着，破的象把破伞，连一张完整的叶子都没有了。

我到现在的工厂来工作以前，曾在陆军粮秣厂工作过七年，那时，临时住在旭町一个叫网本茂三的巡警家的偏房客厅里。因为每天带着饭盒步行上班，所以对旭町到翠町之间的大片稻田和藕田都非常熟悉。上班途中，经常看到乌鸦飞落在晨露湿润的田埂上。早晨的乌鸦，湿漉漉的羽毛，其颜色既显得和绿色的稻叶非常和谐，也和不断变黄的稻田很相配，真是赏心悦目，有说不出的愉快！如果是在一个晴朗的拂晓，

心情就会更加激动。在我们家乡有这么一种说法："晨鸦兆红运。"意思是说，凡是早晨看见乌鸦的人，一天都顺当。这或许是对动植物的颜色搭配得很和谐的一种赞美吧！我刚刚工作的时候，是在被服厂的图书室，我曾经查过"走运"的"运"字的含义。"运"字是"间"字转化来的①，也就是"命运"，"运气"、"幸运"的意思。

这样说来，广岛这座城市，可真不走运，连藕田里都躺着死尸。在藕田岸边草丛里，有一只白色的鸽子，我悄悄地走过去，用两手把它捉住一看，鸽子的右眼瞎了，右肩上的羽毛也烧焦了。我极为垂涎，真想把这家伙蘸上酱油烤烤吃，但还是抛向天空让它飞走了。鸽子熟练地拍打着翅膀，几乎碰到荷花叶子上，向左，再向左，划了个水平的抛物线飞走了。但是，看着看着，却一头栽进了藕田里。

我决定从这里一直去御幸町，和六日那天走的是同一条路，樱花树土堤对面的共济医院，看上去，窗户玻璃全没有了，走廊上，人们在慌慌张张地走来走去。有些人象是来寻找被炸者的，有些人象是来照料被炸者的，秩序十分混乱。道路旁边的房子，倾斜的倾斜，坍塌的坍塌。有些倾斜了的房子，仅把周围稍微收拾了一下，挡上歪斜了的拉门，糊在门上的纸全都没有了。就在这些房子里，可以听到人们的说话声。

① 日语中说走运，原来本作"间好"，因间字的发音变化，而直接用"运好"取代之。

还有一些已经倾斜了的房子，用烧焦了的木材支撑着。有些人把烧焦了的椅子，搬进土间里，用碎碗片刮去被烧黑了的表面。这使我想起在一本杂志的画页上看到过哥哈①随便乱画的一张粗糙的椅子。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喉咙发干。

在比治山下的大街上，有两三个负伤者，他们走路的样子，和我六日所看到的那些难民一样，都是右手扶着广岛地区专卖局的断墙，蹒跚地向宇品方向走。全都半裸着身子，跟幽灵一样，脸色苍白而瘦长。六日那天，跟在官地先生身后面的小花猫，今天不见了。御幸桥北面角上的死人虽然收拾了，可是还留着带黑色油污的人的印子。

御幸町一带，烧成了连成一片的废墟，我家的房子也烧成了同样的废墟，只留下那股泉水了。这块地基，看上去要比想象的小得多。车夫把繁子和矢须子从防空壕和泉水池里拿出来的东西装在车上，在装好车临走以前，稍微休息了一下。

在邻组的废墟上，只有中尾先生在其房屋的地基上搭起了一间小屋。其他人家，都象到别处投亲靠友去了。听车夫说，刚才小屋子的人，还出来和繁子、矢须子打招呼，说一点也不知道他儿子的下落，所以中尾先生是和他女儿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的。

---

① 哥哈（1853—1890）荷兰画家，作品以风景和肖像为主。

中尾君家的小屋，屋顶和四面的围墙，都是用被烧过了的白铁皮搭起来的，面积只有一坪到一坪半那么大。原来，中尾先生家的正房，约有四十多坪，是用琉璃瓦、柏木板盖成的非常豪华的房子。中尾先生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他有很多股票和债券，又有收集堆朱堆黑等漆雕的嗜好。摆在客厅里的桌子，据说是室町时代①的油漆制品，桌子腿象猫的脚一样，即使是清少纳言②和紫式部③用来靠靠身子，也是满可以的。

我去看望了中尾先生，顺便把装在背囊里作为慰问带来的桉树叶、挖土铲子、素色蒲扇和杂酚油丸送给他（只把罐头剩在背囊里）。这些东西本是我们厂长托我带给煤炭专卖公司的职员的慰问品。可是，因为不知道专卖公司的职员都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些东西也就没地方送了。本来应该带回去，可我不是小孩子，所以随机应变作了处理。

中尾先生还没听我对这些慰问品进行说明，就知道这些东西的用途了。他说，尤其是桉树叶和挖土铲子，实在太好了。他感激地说："实在太感谢您了，谢

---

① 日本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时期（约为1392—1573年）。

② 日本平安朝时代（约为794—1192年）有名的女作家，著有《枕草子》。

③ 日本平安朝时代有名的女作家，著有《源氏物语》，称为世界最早的名著。

谢您。”

桉树叶是蚊香的代用品，在篷盖式的防空壕里，即使是白天，花蚊子也很猖獗，点上它就可以起到驱赶蚊子的作用。在这废墟上搭起小房子来，住在里面的人们，白天就得到防空壕的深处去解手。因为蚊子很凶，有的人忍着，等到天黑才去。中尾先生家的姑娘，正是妙龄芳年，在地面上解手总有些不方便。

蒲扇就是在点上桉树叶的时候，也是宝贵的东西。

挖土的铲子，在防空洞里也好，在地面上也好，挖个坑啦，填个坑啦，都是少不了的工具。

“真是太感谢您了。”中尾先生再次向我道谢说，“我家的防空壕里，轰炸之前，有许多蟋蟀，是茶色的小蟋蟀。有一天，艺备银行的职员说，这种蟋蟀叫兔子蟋蟀。可是，在轰炸之后，一下子就生起花蚊子来了，尽是些厉害的蚊子。您送来的这些东西，比送什么慰问品都好，我就收下啦！。”

“挑选这些慰问品，也不是我想出来的主意。”我把挪用赠礼的事就这样掩盖过去了，“我们的厂长，听别人说废墟上花蚊子很凶，特意要我拿这些慰问品来的。如果有机会，下次来的时候，再带些桉树叶来给您。”

中尾君一次又一次地闻着桉树叶。是厂长把满满的一篮子常青树叶子装好之后，让我拿来的。原来都是带白粉的椭圆形的嫩叶子，现在已经枯萎变软，卷

曲成半月形的老叶子了。

中尾先生说，他打算在找到儿子之前，就暂时住在这里。粮食由市政府解决，每天免费配给一个大饭团子，还配给一些海子干、咸菜之类的副食品。

我向中尾先生暂时告别之后，在往回走时，把绑在拖车上的细长的拉绳的一端绕在肩上，在前面拉着车子出发了。拉着车子走路，才真正体会到拉车的辛苦。每当车轮被瓦片硌住时，细绳子就把肩膀向后一拽，身体本来倚在细绳子的牵引力上，一半向前倾俯着的，这一来，就被拽停下来，好象不是向前拉，而是在向后退似的。

我对车夫说：

“六郎大哥， 这可不得了， 这根绳子没有伸缩性啊，从物理性能来说，就是个大问题。要这样走七、八公里路，肩膀上的肉都会磨破的啊！”

“用肩膀拉车，主要靠身体的重量拉。您这样拉拉看，可能会好一些。”

车夫给我在绳头上挽了个圈。

我按着车夫所说的，把绳头上的圈从右肩上斜挎到左腋下，让拉绳的结头处在背的中间部位，这样一来，由于在很宽的范围内承受拉绳力量，情况就稍有好转了。

自从六日以来，在这条路上行车，我们象是头一趟。走过之后回头一看，满地的玻璃碴子，被车轮辗

得粉碎，压出两道白花花的车辙来了。

车夫在车上放着两个装一升水的瓶子。我们稍微向前走一段，就得擦擦汗，再稍走一段，又得擦擦汗，每次擦汗的时候，就得喝几口水，所以还没走出这条街，两瓶水就喝光了。沉重的车子，街道上的臭味，使我感到太阳的辐射热格外灼人。于是我就对车夫说：“喂！六郎大哥，在这儿休息休息再走吧！”

“不！走出这条街以后再休息。”车夫说。

我一边计算着走过的里程，一边拉着车向京北。我心里估算着：已经走了三公里啦，走了三公里半不到四公里了吧，走了有四公里啦。在大约走了四公里半的时候，停下来好好地休息了一会，顺便向路旁的人家要了些井水喝，还装满了两个瓶子。车夫是工厂的女炊事员给我介绍的，是位五十开外的瘦男人，性情温和，富有忍耐力，名字叫益田六郎。

又出发了。大约走到有五公里的地方，就和市内显然不同了。道路上没有破砖碎瓦，车子也显得轻快多了，拉着也不那么费力气了。在点灯的时刻，好不容易地回到了我的临时住处。刚想在房檐下坐下来休息休息，不觉使我大吃一惊。在明亮的电灯下，想不到我的两位内兄，象“大”字一样躺在那里，打开了呼噜。

我给六郎付了工钱之后，走到后院的水井旁边去贼繁子。

“喂！我回来啦，是用强行军的速度回来的。我说，这远路来的客人，是什么时候到的呀？”

矢须子在邻居房东家里烧洗澡水，繁子到后面的河沟里洗衣服去了，尽管已经天黑，可是她还在洗。

我问了一下，据说繁子她们从广岛回来的时候，两位客人就已精疲力竭地坐在房檐下了。

因为他们很关心我们的安全情况，所以才特意从深山坳的村庄里来看望我们。他们在广岛市看到御幸町烧成了废墟之后，就去找我工作的地方，好不容易才来到了这里。

“我呀，真高兴，高兴得都哭了。因为大家不放心，才来看我们的。听说一路上可辛苦啦，是从芦田川的铁桥上走过来的啊！”

繁子象孩子似地放声哭了起来。

十三

八月十一日

昨天晚上，我把接待远道来的客人的事搁在一边就到公司去了。在食堂里和厂长一边吃晚饭，一边报告有关在广岛废墟上交涉煤炭的情况。我向厂长建议，我们厂应当自己采购煤炭。我还向厂长说明了桉树叶

和挖土的铲子的处理经过。

“光这么说顶什么用！你好象是被人家骗了回来的。被服分厂的军人们为什么不把宇品的储备煤给咱们呢？这是个问题。对这件事你应该要求作些说明嘛，你又不是派去的小孩子。他们说不行，你就该说：‘啊，是吗？我想不会吧！’在这超非常时期的关键时刻，军人们究竟是在考虑什么呢？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厂长非常激动，一边手颤抖着在开牛肉罐头，一边这么说。

晚饭倒是很香的，主食是用七成麦子和三成麸子掺在一起做成的，副食是送给煤炭专卖公司作礼物的牛肉罐头。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香的东西了。厚墩墩的酱紫色的肉，粘糊糊的琥珀色的汤，香喷喷的味道，真使人垂涎三尺，若不是用手帕把脸蒙起来，两个腮帮子也许会馋得乱动起来的。

这么好吃的东西，在被炸成了废墟的街道上吃，显得太讲究了。只要有罐头，不管你开还是不开，苍蝇总是蜂拥而来。昨天，听宇品罐头厂的田代君说，当他在废墟上吃盒饭的时候，刚刚打开罐头，苍蝇就飞来了，在牛肉上产了一片卵，牛肉一下子就变成黄色的了。废墟上的臭气固然很厉害，但无数从死尸上生长出来的苍蝇，更是令人望而生畏。田代先生背着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背囊，密密麻麻地落了一片苍蝇，从后面一看，就象是用黑绒线绣过的一样。大概我背

的背囊也是一样吧！

厂长和我把牛肉平均分成两份，盛在碗里当饭吃。正在吃着的时候，生产部一位叫仁科五郎的职员来了，要我去为葬礼念经，说人是刚刚死的。我说：

“好吧！吃完饭就去，再过三十分钟或者一个钟头就去。”

仁科看见桌子上的空罐头盒，用谴责的目光瞅着我们。厂长没有说明这个罐头是给交易对手的礼物留下来的，却说：

“闲间君，你吃完饭不是要漱口斋戒沐浴去念经么！今天就念《白骨之文》好啦！”

职员仁科咽了一口唾沫。

死者是仁科的表妹，叫蜜田崎，三十六岁，是个寡妇。阿崎对职员仁科这么说：她是六日早晨一大早，在广岛市内一个叫长寿园的农园里干活的时候挨炸的。当时她在藕田里拔草，因为头上象大嫂子似的包了一条手巾，荷叶又遮住了闪光，虽然当场幸免一死，但腰部可能受了伤。在藕田里趴了一会，看看天空，却是一片漆黑，白鸟中町、西中町全都成了一片火海。她想，这样趴着也不是事儿，就爬到河边上。见河里的水也是黑里透紫，心想这是世界的末日到了，感到十分害怕。火势扩展得越来越大，阿崎就使出了寡妇特有的气力，猛一下跳进河里去，抓住了一个竹筏（这个竹筏，是市民响应市政府的号召，作为防空避难设

施制做的)，把身子潜藏在水里。在满潮的时候，河水有四尺多深。不一会，下起了倾盆大雨，她冷得难受，就又爬上了竹筏，用一条从上游漂来的棉被盖在身上，又捞起一块漂流过来的破木板，作为船浆，划着竹筏，顺流逃难而去。她左面的耳朵、脖颈、肩膀都被烧伤了，是前天晚上投奔仁科来的。刚来的时候，看样子还挺好的，走起路来满不在乎。可是从昨天晚上起，健康状况突然恶化，刚才还呻吟着有口气呢。

我是从主持这个外来户的葬礼的立场出发，把这事写进备忘录的。

广岛市的长寿园，以前是河畔公园。自去年春天起，根据充分利用空闲土地的政策，全园几乎都改成了耕地，种上了茄子、黄瓜、西红柿、芋头等农作物。听说轰炸的时候，这一带的居民，包括正在这里劳动的第一高等女子中学、市立高等女子中学的学生全都死了，象蜜田崎这样能活到今天的人，算是命大的了。

厂长固执己见地对我说：

“闲间君，你念完了经，今天晚上要早一点睡，明天我还要你再去被服分厂一趟，请他们帮帮忙。至于你提出的自己弄煤的办法，我认为反过来说，那是过于把问题看严重了。你还得辛苦一趟，不拿出勇气来是不行的，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嘛。”

“那也无济于事。”我有点不高兴地说，“如果要去，那就应该找通讯队的野津上尉，请他给开一个介绍信，

直接到宇部煤矿去办交涉。既然煤炭专卖公司已经没有了，那就用不着再按管理条例办事喽！”

“你也是这么说，可是野津上尉出差去了。今天我到楼上通讯队的临时办事处去了五、六次，只有一位下士在家。我问上尉到哪里出差去了，他说这是军事秘密。我问什么时候回来，他还是回答说军事秘密。刚才我到仓库里去看了看，煤炭只够两天烧的了，这可怎么办呢？”

厂长急得抱住了脑袋。

“那么，尽管可能还是会白跑一趟，我明天一早还是去一下！”

我明明知道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可是，我还是决心再到被服分厂去一次。于是，又到废墟上转了一圈。

我为葬礼念完经之后，就回家了。由于实行灯火管制，窗户上的木板门都关得严严的。尽管窗子关得很严，可一走到窗子跟前，就闻到屋里烤饼的味道，而且一闻就知道是蘸上酱油烤的。

我从后土间门口走进去，见两位客人已经睡醒了。他们两个和矢须子、繁子围坐在餐桌旁（这餐桌是富裕人家借给我们用的，是一张紫檀木的大餐桌），餐桌上摆着盛烤饼的碗和小盘子。这可能是客人带来的家乡饭，矢须子和繁子都贪婪地吃着。

“哎呀！您回来啦。”繁子看到我爽朗地说，“我们

先吃了。”

“姑父，您回来啦。”矢须子说，“对不起，因为饼烤好了以后，我就忍不住了，所以先吃了。除了饼还有炒米呢，也有剩下的饭团子。”

我首先向客人招呼说：“真对不起，让你们担心啦。”为了遮住我那被灼伤的左脸，我坐在土间的门槛上。两位客人的眼睛红得象兔子眼睛一样，死死地盯着我，扑簌扑簌地流下了眼泪（两位客人，一位是繁子的娘家哥哥，叫渡边正男，一位是矢须子的父亲，叫高丸好男）。高丸正了正自己坐的姿式，两手用力地拍了一下膝盖，捋着八字胡须，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这样一来，弄得矢须子和繁子也哭丧着脸，连烤饼也不吃了。渡边擦擦眼泪，看看我的脸，再擦擦眼泪，再看看我的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要哭出声来，可是胸部象堵上什么东西，鼻子一酸，鼻涕就流到了嘴边上。于是，我背朝两位客人，在门槛上改变了一下坐的姿式。

“大家都平安无事，这就好，可真是好。”渡边说，“都还活着，这太好啦！我们还以为今世不能再见了呢！心想我们来这一趟，顶多也不过是来看看你们死的地方罢了。”

“真是太好啦！”高丸声泪俱下地说，“你们俩平常就喜欢矢须子，我是抱着她已跟着你们到阴间去了的心情来的。小畠村的亲友也好，广濑村的亲友也好，

大家都是这个想法。”

我喝了一口矢须子给我倒的茶，就那么坐着说：“让你们担心啦！”渡边噜噜嗦嗦地谈起了家乡人担心受怕的样子。每当他稍停一停的时候，高丸就插嘴说上几句。

听他们两个人说，扔在广岛的炸弹，是一颗威力非常强大的、高性能的特殊炸弹，三分之一的市民，包括士兵和劳动服务队的人，在一瞬之间都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受了重伤，剩下的三分之一，也都受了轻伤。房子没留一间，全烧光了。这些全不是流言蜚语，都是事实。广岛市的这些情况，六日傍晚就传到了小畠村，七日，八日，又相继传来了一些，后来的传说，比开始传来的还要详细具体得多。在广岛受了伤的人，接连不断地回到附近的村子里。有的人一回来就死了，有的人回来后，尝尽了各种各样的苦头。在广濑村，有一位从神户疏散来的小儿科专家，是个医学博士，他给人作了治疗之后说：“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或者说是无法医治的病。”对烧伤的病人，就给他涂上药；对因剧烈疼痛而大吵大嚷的病人，就给他打一针止痛剂。可是，博士只有一打止痛注射剂，因为病人太多，药只用了一天就不够了。

回到小畠村的两名负伤者，都是烧伤和骨折，家里人向他俩打听了一下广岛市千田町一带的受害情况，他们俩只是说房子烧光了，活下来的人也全都受

了伤。至于我们的情况，家里一点头绪也摸不到。家里的人们想，如果我们还活着，仅仅是负了伤的话，也应该回到家里来。从至今不见回来这点看来，也许是死了。不管怎么说，总不可能住在被烧成荒野的地方吧。一定是死了。

可是，就是死了，也不能不管啊，总得把骨头找回来。渡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十日早晨，五、六个亲戚凑在一起商量，最后决定要渡边和高丸作代表到广岛来。他们两个算计着我们死了，所以带上现成的饼和炒米，准备作为祭奠时的供品，就出发了。

他们出村的时候，顺便到我母亲家里话别，看见我妹妹领着两个孩子回娘家来了。我母亲认为我们三人不是被炸弹炸飞了，就是被埋在房子底下，反正是死了，所以她把我们三个人的相片摆在神龛里，供上了三碗水，还插上了天竺牡丹花。

“渡边和高丸！你们俩到广岛去，至少也要请你们带几炷香去，还得请你们带点小畠村的水和青树叶去。把香插在房基上，把水和青树叶撒在房基上。重松啊，就是喜欢吃玄圃梨，也请你们顺便带几个玄圃梨去吧！”

母亲这样说了之后，就用醋精瓶子装了一瓶子水，又用纸把香和青树叶子包起来，交给正男。梨还没有熟，就在地上捡了三个，塞在正男背囊上的小口袋里。

小畠村海拔平均为五百五十米，是个三面环山的高原村子。她是广岛县东部向南流的芦田川和流向冈山县的小田川的分水岭，很久以前，这里是中建藩的一块飞地。因为当时这里有藩王的衙门，所以至今还保存着那时武士的住宅。现在，这里却是每况愈下，交通很不方便。渡边和高丸，沿着芦田川走了两个多小时的下坡路，来到一个叫鱼断渊的地方，看见开来一辆烧木炭的空卡车。经过交涉，才得顺路搭车，晚上十点多，到了福山市的废墟。

福山市是在本月八日被轰炸的。全市除了北面的一部分保存下来之外，其余的都烧光了。福山市里一点光亮也没有，两个人只好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路。找到山阳铁路线之后，就顺着铁路向西行走，走到一个象是车站的地方。本想买两张火车票，可怎么也找不到车站的工作人员，于是就在黑暗中和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站在那里说了一会话。从声音判断，这个人有五十上下，操着东京口音，是在一个月以前疏散到福山市来的。他说房子被大火烧了，不得已才出来；还介绍了空袭福山市时的一些情况。

一个漆黑的夜里，飞来了六十架B29型飞机，向福山市周围的山岗上，扔了无数的照明弹，接着就正式进入了轮番轰炸。

“燃烧弹投下来的时候，发出吱咯吱咯的声音。落到地面上，没有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却发出呱哒呱

吱的响声，闪耀着强烈的火光。我还记得，曾一度发出象是打破窗户玻璃那样啪地一声。”那个男人这样说。

象是把几个燃烧弹用马口铁包在一起，再捆上铜丝，从空中扔下来的时候，铜丝松开了，马口铁散开了，在空中分裂成了好几个，也许这才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来的。啪地一响的声音，倒象是铜丝落到院内石头上发出来的响声。

据说福山城也挨了炸，五层高的天守阁，燃烧弹是从第三层的窗户口扔进去的，接着烧了起来，升起了巨大的火柱，全被烧塌了。从京都伏见城迁来的淀君①的汤殿望楼也烧了，凉楼、望月楼都烧光了，石崖也烧成了白色的碎石块，幸存下来的只有三层高的伏见楼和称之为铁铸的宫门的城门了。

“在城里，在芦田川铁桥旁边，都有我们的高炮阵地，可是却任凭敌机在天空中乱飞，我方一弹不发。实际上就是如此，不管B29飞机飞来时多么低，我方就是没有开过一炮。静得象森林，稳得象大山，总之，这叫作有本领的鹰收起了自己的爪子吧。”

这是挖苦军队？还是偏袒军队呢？那就不知道了，反正这是一直站着的那个男人说的。

在福山车站上，聚集着很多被大火赶出家门的人。

---

① 淀君原名茶茶（1567—1615年），为日本历史人物丰臣秀吉之妾。丰臣殁后，自刃于大阪城中。

由于天太黑，看不清站内的情形。走到铁路线上一看，在西面一个叫乡分的村子里和备后赤坂车站那边，都可以看见灯光，可见现在连管制灯火的力量都没有了，这毋宁说就是已经精疲力竭的农村的情况。渡边和高丸两个人，决定到赤坂车站去买车票，于是，又沿着铁路，用脚尖试探着向车站走去。

在过芦田川铁桥的时候，因为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两个人就象猴子似的手脚着地，用手摸着一根根的枕木向前爬行。他们两个盘算着：如果是上行的火车来了，就爬到下行线路上去，如果是下行的火车来了，就爬到上行的线路上去。两个人分开，一个在上行线上，一个在下行线上，一旦火车来了，一个人就用手拉拉另一个人的手，示意让他躲避，嘴里喊着："喂！喂！这里！这里。"边喊边爬。因为两个人都背着背囊，这可吃了苦头，要是一低头，背囊就会滑下来压在头和脖子上；如果背部保持水平状态，一向前爬，背囊又会从背上滑到腋下或侧腹部。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身体就会失去平衡，摇晃起来。身体一摇晃，就吓得死死地抱住铁轨。这样，不知道吓出了几身冷汗，最后总算是安全无恙地到了赤坂车站。

赤坂车站的中年站务员，听他两个说明了情况之后，卖给他们两张去广岛的车票。可是，火车什么时候才能到，谁也不知道，两个人只好耐心等着。他们两个正在慢慢地吃盒饭的时候，上行的火车进站了，

站台上只有三十几个乘客下车，其中一半是负伤的人，另一半是去广岛探询亲友情况后回来的人。在火车进站前，站台上就等着二十几个人，这些人和下车的人一见面就彼此嚷嚷开了："没找到吗？""见到了吧？""房子怎么样啦？""没有见到亲人！""在桥的栏干上贴了张纸条就回来啦！"看来，全都没有找到负伤的人。在这些人中间，有领着孩子的男人，也有抱着孩子的妇女，还有象是兄妹相随的人，每个人都不言不语地走出了检票口，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

"要是这样，我们去也是白搭！""可是，也许在废墟上能找到遗骨！""事到如今，决不能半途折返！"两个人这样商量着。

两个人凌晨一点多乘车，拂晓五点多就到了广岛。等找到千田町我们家的废墟时，已经是七点多了。

因为我们搬走之后，没有贴张纸条，写明新的地址，使得渡边到我家房屋的废墟上去了两三次。他看到松树和泉水，认定那就是我们的家，可是断壁残垣不会说话，想刨一刨土，又没有工具。不管死在哪里，反正盘算我们死了，于是，点着了线香，插在泉水边上，把醋精瓶子里的水供上，把青树叶撒在烧掉了一半的松树周围，把玄圃梨供在线香的前面。就在这时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走过来说："你们是来找闲间先生的吧？"这个人自我介绍说他叫中尾，就住在附近的临时窝棚里。他还告诉渡边，闲间夫妇和养女矢须子

三人，搬到古市的公司里去了。渡边问道："他们三人都没有受伤吗？"中尾说："只是闲间君的脸灼伤了，是很轻微的灼伤。"

两个人向中尾打听了往古市去的大概路线，中尾用炭化了的木片，在地面上画了个线路图。渡边记在笔记本上，路上又打听了几次，才走到山本车站，然后从山本车站乘车来到了古市。公司里的人把我们现在的家告诉他俩时，已经十二点多了。虽然有这么一段情况，可是我昨天到千田町废墟上去看中尾时，不知为什么，他竟没有说起有人来找过我。可能是在废墟上住呆了的缘故吧！

昨天，繁子和矢须子到千田町废墟上去的时候，曾经看见在松树的周围有些青树叶子，也看见泉水旁边摆着一个醋精瓶子。醋精瓶子上的商标，画的是农村姑娘，肩上斜披着一条红丝绸条，非常别致。那个瓶子完好地放在焦土上，还有青色的玄圃梨。繁子看了以后，总觉得有些不可理解。可是，我却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我娘把玄圃梨作为供品，托他俩带到这里，打算为我们一家三口祈祷冥福，这种用心真使我吃惊。记得我小的时候，等不到玄圃梨成熟落地，就经常用小石子向树梢扔去，为此常常受到父亲的训斥。扔出去的石头，有时会落到浴室的屋顶上。这些小事，我母亲好象还记着呢！

听他们两个人说，由于我们三人遭到了轰炸，不

管是远亲还是近邻，都到我家里去表示慰问。表面上说是慰问，但这样那样一说，从话里就能听出他们是来吊唁的。只有附近一家叫观音堂的杂货铺老板与众不同，他对我娘说："把相片摆在佛堂里祭奠不吉利，不要这样做，再稍等几天，一定会平安地回家来的。"他连一句慰问的话都没有说，就回去了。

因为我明天早晨还得早起，就先向客人告别，到隔壁三铺席的房间里睡觉去了。从客人的话语中可以得知，现在就连小畠村这样的山庄，也得去刨松树根。我娘也摇晃着年迈的身躯，上山去刨松树根，手上还磨起了水泡。据说松树根可以炼油，供截击B29飞机的我方飞机或别的什么作发动机用油。这话是到村里来的海军士官向大家说的。因此，大家开展劳动服务，进山去刨松树根，并且在山谷的溪流两岸，盖起了炼松根油的小房子。

以上情况，是昨天晚上的记录。

今天，很早就起来写信，准备托客人带给我娘，可是百感交集，怎么也写不下去。我告别了两位还在熟睡的客人，乘上了第一班电车。从山本车站往前，照旧是步行向横川桥走去，这段路程大约有三公里。

废墟上的情形，今天和昨天相比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到处都有寻找遗骨的人们，撅着屁股，头向前一低，腰就随着向前一伸，头再向前一低，腰又向前一

伸。这使我想起退潮的时候，在海滩上赶海子拾贝壳的情景。过横川桥时，向桥下一看，六日那天烧得浑身颤抖的那匹马，现在几乎变成了一堆骨头。在桥的下游，有两个象是父子俩的人，用马口铁弯成漏斗的形状，正在汲水。桥的上游，有两个中年妇女也用马口铁弯成了同样的形状汲水。汲了一阵子，象是累了，两个人都靠在石崖上休息。这些人们，在崖石洞里，插上断竹和木棒，为了遮挡露水，上面搭起了木板、草席或马口铁，做成房顶。再向远处一看，有好几幢这样的临时小房子。

来到相生桥北面的空鞘町，有两个女子坐在瓦砾堆上抽抽搭搭地哭泣，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看样子象是姊妹俩。

物产陈列馆和产业奖励馆的顶部折断了，弯曲着耷拉下来。钢筋结构的相生桥，中间隆起将近一米，水泥桥面出现了龟裂，全是二、三公分宽的裂缝。沿桥过河的自来水管也断了，水管的直径有五十公分，张着一个大口子，可以看到管子的深处。

我来到本川桥的南岸，正是落潮的时候，露出了河床，在一洼洼的积水中，有三、四条类似海驴的鱼，露着腐烂的脊椎骨，沉在水底。到处还可以看到刚刚从石缝里爬出来就死了的螃蟹。河两岸的杂草长得很高，只有雀麦之类的禾本科植物长得不怎么显眼。可是，炸弹的声和光，竟能促使某些植物徒长，真是百

思不得其解。

不管是哪一座桥，在栏杆上都贴着一些通知联系办法和地址的纸条，或是用木炭随便写上的通知。数目之多，实在令人吃惊。风一刮，许多纸条就随风飘动。许多人就象看报纸的号外一样，认真地看这些纸条，很少有人看一眼或者记一点就慌慌张张地走开的。这些纸条写的文字简明，一张一张地看下去，就可以把写纸条的人的心情和处境等等想象出来。

我把贴在本川桥栏杆上的纸条，选了几张记在笔记本上。

○幸之助，到祇园叔母家来找我。父亲。

○父亲、母亲，请告诉我你们的住址，写信可寄廿日市樱尾，写给阿部先生。真弓。

○孩子们很担心父亲。莲枝。写信可寄八本松，写给新宅弥一先生。

○渡边新藏平安无事，现在的下落可通过住在绿井的濑原繁记先生联系。

○很担心各位同班同学的安全状况，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到这里来。高等工业学校二年级A组，小川泰造。

○祖父母、美惠子下落不明。正司、夏代，请到大河镇伊田德郎先生家找我。保冈。

○纸屋町的西口几夫先生，因为要还您的钱，请

把您现在的地址写在这里。谢谢。您所知道的住在中广町的人写。

〇八重子，你回府中的时候，顺便到三原来一下。父亲。

为了摆脱尾随着我的苍蝇，我一边挥动手帕一边跑。跑了不大一会，就累得我喘不过气来了，于是又换成了普通的步伐。在这一带的大街上，我向石头缝里看了看，连醋浆草和乌豌豆的幼苗，都无力支撑自身的枝叶，软绵绵地耷拉下来了。这些植物大概也是因为受到轰炸的冲击，细胞组织发生了变化吧！

我想起了过去农业技师巡回讲演时说过的话。种水稻，如在深水中育苗，接触水面部位的茎细胞会徒然肥大，从而使稻茎的构成变得很脆弱，这是造成倒伏的原因。这一结论已被学术界所公认。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声、光、热的冲击也能使植物徒长？这次轰炸，助长了植物和苍蝇的成长，相反却抑制了人的生命力。苍蝇和植物真是猖獗已极。譬如就在这条街上，一家面条馆的后院里，原来有一棵芭蕉树，被暴风齐根折断，连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可最近又长出来了。长出来的新芽是叫芽好呢？还是叫笋好呢？反正是从折断了的茎上长出来的。昨天还只有一尺五寸左右，今天就已经长到二尺多了，一天长了五寸多。这对我这个生长在农村、看惯了树木的人来说，也感

到非常惊奇。

我很熟悉这家面条馆，因为我在陆军粮秣厂工作的时候，每逢星期天，总要到这里来吃晚饭，连这里的老板都称我“大哥”。这倒成了好事，因为在后来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时，我就常常到这里来，偷偷地要碗配给的面条吃。

老板还给我吃过南洋风味的美味咖喱菜。正当我一面回忆吃咖喱菜的情景，一面用手指头量着新芽尺寸的时候，面条馆的小哈巴狗从石头后面伸出头来。它今天和往常不同，唤它也好，吹口哨也好，它既不过来，也不摇尾巴，只是死死地盯着我。当大火熊熊燃烧的时候，不知道它到哪儿去了，现在大火熄灭了，它又回来找自己的主人了。奇怪的是，在这大火烧成的沙漠上，连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它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瘦得剩下了皮包骨，全身的毛变成了灰黑色。我本想给它一点饭团子吃，可是又怕它跟过来，那就麻烦了。我以此为借口，决定把它撂下不管了。

在离面条馆有四、五家房子的地方，听到咚咚的锤子声，原来是一个中年男子在敲砸一个烧成茶色、生了锈的大保险柜。这人穿着咔叽短裤和半袖衬衣，戴着钢盔。我好奇地走过去说：

“大热的天，您可真卖力气啊！保险柜的门开不开吗？”

戴钢盔的男人瞅了我一眼，不停地挥着锤子说：

“锁根本转不动。正因为转不动，才想从背面砸开它呢！”

“用锤子或别的东西，从锁眼上砸下去怎么样呢？”

“这该怎么好呢？用铁锤当然是能够砸开的，可是我想尽快地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保险柜砸烂不要紧，只要把东西拿走就行。”

钢盔上聚集着一片嗡嗡乱飞的苍蝇。我看这个人不象是个小偷，说了句：“打搅您了！”就离开了。

在商店街的废墟上，四面一看，到处是保险柜，数都数不清。可我住的千田町一带，却很少有保险柜。邻居之中，有保险柜的大概就是中尾和宫地两家了。看一看废墟的情况，就能知道谁家有保险柜，谁家没有保险柜。宫地家的保险柜，是在今年七月中旬以后，敌机通过广岛上空，穿过中国山脉，频繁地向日本海投放水雷的时候买的。这时候，从城市向农村疏散的人口急剧增加，所以象演出用的钢琴、风琴以及保险柜之类的东西，贱得令人难以置信，很便宜就可以买到。七月中旬一过，敌机的来袭更加频繁了，一旦德山、岩国、吴市等地发出空袭警报，水雷就会投进日本海。不光是保险柜和钢琴，就连衣橱、种棕榈竹的缸、竹竿、盆栽、棋盘、镜框画、洗衣板、盆、球拍、古董壶、画轴等等，也都变得值不了几个钱了。

广岛市被称为陆军城市，吴港被称为海军城市。

六月二十二日，吴港遭到空袭，七月一日，又一次遭到燃烧弹的大空袭，平坦的街道大都烧光了。七月二十四日，再一次遭到空袭。空袭的时候，日本的军舰由于柴油不足，都隐藏在海岛或其他地方，抛锚停泊，所以，只得用高射炮迎战。听说，代替柴油的松根油还没制造出来，为了保存战斗力，军舰就不得不抛锚停泊。七月二十四日，敌机还到宇品上空扔了炸弹。八月六日，空袭广岛，扔下一种莫名其妙的炸弹，使全市化为焦土。

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可怕的炸弹，我没有听说过，也没有想到过，更没有看到过。我想大多数人也都是如此吧！孩子们是很正直的，如果能看到当时的情景，那就好了。在轰炸中，几乎全部死亡的劳动服务队的中学生们，在八月五日以前，每天都在帮忙拆迁房屋，没有一个人流露出要开小差或者逃避躲藏的表情。劳动服务队的女学生们，头上扎着白布带，臂上戴着印有"学生挺进队"字样的袖章，集体列队到炼钢厂去。去也好，回来也好，都是一边唱着《学生行动之歌》，一边走。

你拿枪，我抡锤，
战斗道上心相随。
为国捐躯殉大义，
吾辈学子生光辉。

在炼钢厂里，这些女学生们是车工，车高射炮弹。

听说她们实行两班制，晚班车炮弹要车到晚上十点。可是，她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竟会扔下这样一颗炸弹来。

十四

在废墟上寻找遗骨和尸体的人们，今天和昨天相比，不知多了多少倍。除了一些穿得破破烂烂或者半裸体的人之外，还有许多穿着消防队员衣服，戴着写有"特别救护班"字样的袖章的人，也还有拿着扩音器，扛着竹制担架的人。这些都是各个郡部派来抢救受害者的。

我到了被服分厂，受到了意料之中的待遇。管竹中尉听了我的请求之后，慢腾腾地说：

"这个嘛，是啊，闲间先生，可是，现在这种时候，不管怎么说，必须请你打破这一现状。军民一家嘛，请你独出心裁地去找窍门来打开困境吧！因为现在是极不平常的时期，我想你得以国民总动员的精神去办才行啊！"

这些抽象空洞的词句，对我这个一心想弄到配给煤的人来说，是丝毫也得不到什么慰藉的。

"那么，中尉阁下，就请您给我开一个去宇部煤矿

的介绍信吧！”

“这个嘛，我得请示上级，不等把会开完，是不可能有什么答复的。可是，不管怎么样，你都应该打破这一局面。”

“不能把宇品的储备煤发给我们一点吗？”

“这个嘛，正象昨天我答复你的那样，是绝对不行的。因为那不是我们管辖的范围。”

今天来和昨天一样，仍然是没有什么指望。所不同的是他今天使用的语言比昨天缓和了些，改变了盛气凌人的态度。可是，我已经下狠心不再求他了。

从被服分厂出来，穿过被烧成废墟的袋町，沿着电车路朝邮政局的方向走去，一个戴着“救护班”袖章的军人，一边喊着：“喂——，有田神部队的人吗……”一边赶过了我。我看了看这个军人的半边脸，他也回过头来看了看我。

“哎呀！保君。”

“啊！重松先生。”

这真是奇遇中的奇遇。保君和我同是小畠村的人，几年前他在姬路某团入伍，前年听说他当了卫生兵组长。他戴着崭新的防暑帽，腰上挎着军刀，衬衫领子上戴着班长的军衔。

“保君，你可真出息啦，挎上了长长的军刀。”我惊奇地说。

“前几天命令我转到福山团，八月七日又命令我到

这里来。我现在是收拾废墟的特别救护班所属的下士卫生官。”他显示出不太称心的神色说。

保君领着的两个人，我记得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一个是小畠村阿下字① 消防队的队员，名字叫陆男，他不太爱说话，消防技术可很出色。另一个是小畠村时安字消防队的队员，名字叫阿胜，听说他的消防技术与陆男不相上下。他俩都是在广岛被炸的第二天，根据警察的命令来的，是为了抢救甲神部队的人员，作为特别救护班的成员来到这废墟上的。

（所谓甲神部队，是从广岛县甲奴郡和神石郡征集来的一支青壮年队伍，担负着广岛市房屋的拆迁施工任务。这支队伍，是在八月六日早晨走出第二部队的临时宿舍时遭到轰炸的。小畠村的队员共计有二十一名，当场死亡和被火烧死的就有十八名，活着回村的有三名，其中一名因患原子病而死亡。另外，小畠村还有“庄吉”和“浅二郎”两个到广岛去帮着拆迁房屋被炸的。他们俩都不是征召来的，是自己到广岛来进行义务劳动的。——日后补记）。

陆男把扩音器挂在脖子上，和阿胜一起扛着包有青竹把手的担架。

“那个竹子把手，不就是用的小畠村观音庙竹林里的竹子吗？可真怀念家乡啊！”我这么说。

---

① 日本的行政区域名称，其范围比村镇小，下边的“时安字”意义相同。

“哪里的话，这是三次町警察发给的担架”。阿胜说。

听说，陆男和阿胜这些救护班的成员，并不是从小島村直接到这里来的。起初是由小島村的村长召集他们在村公所集合，然后到油木町办事处报到（命令书上只是写着穿上消防队员的衣服去报到），和邻近村子来报到的人们汇合在一起。在听了町长题为《后方人民士气昂扬》的训辞后，一同被送到上下町的。在上下町又和附近村子来报到的人们汇合在一起，接受町长的训辞，然后又被送到三次町。在三次町再次和附近村子来报到的人们汇合在一起，接受了町长的训辞。训辞说：“诸位是要到广岛废墟上去的特别救护班的成员，值此国难之际，你们是奔赴大义的勇士。”从小島村到油木町和上下町，因为没有火车，是坐烧木炭的卡车去的，从上下町到矢贺町是坐的火车。一路上，没有一个人发牢骚，也没有一个人开小差。救护班的任务，不是抢救一般的被炸者，而是抢救来自本村和邻村的遭到轰炸的甲神部队的人员。

我再次对他俩说：“你们辛苦啦！”我也向班长保君说：“您也辛苦啦！”

“细一想，一切都象是不可思议的偶然事件。”保君说，“完全是偶然，我自己本来是隶属于小島村和高盖村救护班的成员，可是，从现在起，又要到邮政医院去寻找被炸者。”

"小畠村的被炸者，还有五名没有找到。"阿胜说，"我们一直用扩音器喊，陆男都喊哑了嗓子。这次该我来喊了。"

我自然而然地和他们一起，肩并肩地向邮政医院走去。因为工厂大门的进出对我不加限制，所以，今天我和他们共同行动，感到是理所当然的。

陆男把扩音器放在嘴上，边走边喊："喂——有神石郡小畠村甲神部队的队员吗？有高盖村甲神部队的队员吗？喂——甲神部队的人……。"我为了了望喊话以后的反应，就瞪着眼睛东张西望地向前走，可是，看到的却是片片瓦砾、断壁残垣、汽车残骸、象是正在晒着的湿漉漉的渔网一样耷拉下来的电线、电车的轨道、烧剩半截的木桩、烧坏了的保险柜、烧黑了的窗框等等。

班长突然站住了，他正了正防暑帽说：

"哎呀！那是布告吧！"

仔细一看，在烧得只剩下铁架子的电车上，贴着几张纸。因为班长朝着电车残骸走去，我也就提心吊胆跟着走过去。过去一看，是用切成长方形的卷纸写的壁报。在广岛市能用这种纸的只有报社。

我把其中的一张布告抄在笔记本上。

"据西部军区司令部发表的战报称：八月九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敌大型飞机二架，侵入长崎市，投下了新型炸弹。受害情况，现正调查中，估计

受害程度较轻。”另一张布告的内容如下：

“八月十日，广岛警备值勤司令官向市民发出布告：万一被火烧伤，可用海水对上二分之一的淡水洗澡，这样，就能起到防护作用。目前电车路线和大公路已经通车。”

在布告旁边，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大本营公报：(一)八月六日，广岛市遭到敌人几架B29型飞机的袭击，受害情况相当严重；(二) 敌人进行这次袭击，使用了新型炸弹。详细情况，正在调查中。”

在纸条空白的地方，不知是谁用木炭乱写了这样一句话：“八月十日，苏联参战。”象是站在铁架子上写的，笔划很粗糙。就其用现成的木炭写这一点来看，是匿名偷着写的，但又不象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就目前的时局来看，与其说这种事态终于在该来的时候来了，倒不如说已经来过了。我现在不就是身临其境了吗？由于我被灼伤的左脸在微微地抽搐，所以自己是非常了解这一情况的。这些壁报在两三天以前就贴遍了整个废墟，可我怎么没有发现呢？

班长和陆男他们默默地在朝前走，我们四个人一直不言不语地走着。当走到邮政医院门口的时候，陆男自言自语地说：

“用海水掺上一半淡水洗澡么！”

这座医院的房屋，是西方式的建筑，也被炸的残

缺不全了。从大门口向里面一看，就知道接收了很多被炸者。可以看到穿着手术衣的医生，忙忙碌碌地穿过走廊。还可以看到受伤者踉踉跄跄走路的情景。有一个妇女站在石头台阶上不知道在喊些什么，她象是疯了。还有些人自称是从乡下到这里来找人的，三、五成群地走来。班长保君让我在大门口的入口处等一下，他带着陆男他们走进了象是接待室的房间，不大一会就出来了。

"我们到病房里去找一找，因为你不是救护班的成员，所以还得请你在这里等一下，这个医院收容的伤员中，应该有小畠村出生的挨炸的人。"

保君这样说了之后，就又领着陆男他们一起到里面去了。那个象疯子似的女人，怪声怪气朝着陆男他们骂了起来。

在大门口台阶的一头，有两个妇女坐在那里不停地小声说话。两个人都不是伤员，约有四十来岁，都穿着酱紫色的衬衣，穿着瘦腿裤和高筒胶鞋。从她们说话中知道，一个是收容在这医院里的被炸者的老婆，一个是这个患者的妹妹，两个人兴致勃勃地说个没完没了。

她俩说，苏联的大部队已经突破苏满边界，正怒涛般地踏入满洲国①。对此，驻扎在满洲的日本军队，

---

①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的政权。

决心把和B29扔在广岛一样的神秘的炸弹扔到苏联，好象也决定要把这种炸弹扔到美国占领的南洋各岛去，也就是说，要进行报复式的攻击。现在正在竹原市海湾中的一个小岛上秘密地制造那种炸弹。必须让敌人知道，日本除了陆军之外，还有战无不胜的海军。

我从这两个女人的谈话中，除知道了苏联参战的新闻以外，还了解到这个医院的一些内部情况。院长是蜂谷道彦博士，在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全身被飞来的玻璃碴子和碎木片弄伤了三十多处，严重的时候，就象满脸伤痕的与三郎①一样。自那之后，他的腿和腰不能站立，只好躺在病床上，继续管理这个医院的紧急营业。医院里好些被炸者的症状和院长的症状相同，如食欲不振，呕吐、腹泻、便血等，所以院长判断这次扔下来的炸弹中，加进了毒瓦斯和赤痢菌。因此，他要内科的医生们采取防止传染病的措施，并吩咐代理院长小山大夫迅速建立隔离病房。

小山大夫是个机灵而又善于实践的人，他注意到，在这一片废墟上，要找有力量盖房子的单位，除了军队之外，别无其他了。于是，他去找旁边接管邮政局的军队的长官进行交涉，决心请军队动员士兵在医院南侧建造木质结构的临时病房。现在正在顺利施工。在

① 日本歌舞伎剧目中的人物，因好斗而被人刀砍多处，造成全身刀痕。

这座医院的周围，有西部军的总部、西部第二部队、少年学校、师司令部、工兵部队等军队重要部门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全部被原子弹炸毁了。现已决定，如果敌人前来登陆作战，这一带将成为攻防的据点。因此一有警戒警报，伤员们就会惊慌地喊叫："飞机！飞机！隐蔽！隐蔽！"

我坐在石头台阶上，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由于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心想是不是还得继续等下去呢？于是就站起来走进大门去。我看见在一个小窗户里面的窗台上，摆着一个当灯用的小盘子，油装得满满的，灯芯是用绷带做成的。这是个非常漂亮的三彩盘子，象是珍藏在保险柜里的。

"重松先生，让你久等啦！"我听到说话声音，回头看了一下。

陆男和阿胜的担架上，抬着一个连哼哼的气力都没有、和死人差不多的人，缠在两只手上的绷带渗出黑色的斑点，两个腮帮子肿得发紫，不知道他是谁。在破破烂烂的衬衣前襟上，用别针别着一张手写的病人名卡，上面写着："广岛县神石郡小畠村甲神部队队员半田仲三。"

这位仲三是小畠村一家叫谷口店的商店的职员，我小的时候，曾经跟他父亲学过利用洞穴捕捉鳗鱼的方法。那时候，作为钓鱼时的余兴，我曾经把带皮的竹笋，焙在火堆里，再到附近的人家要点面酱，把烤

好了的竹笋，剥下皮来蘸着面酱吃。

仲三躺在担架上，散发着阵阵带热气的腥臭味。是化脓的臭气呢？还是因为发烧的腥臭呢？弄不清楚，反正是一种难以言状的特殊臭气。我对陆男说，我替你抬一会吧！陆男说："那还行！抬担架的任务交给我们救护班了，怎么能叫你抬呢！"

班长保君走在担架的前面，不时地用扩音器大声喊道："喂——，有甲神部队的人吗？喂——有高盖村的人吗？"我为了走在担架的上风，所以和保君肩并肩地走着。天空蓝的可怕。

听保君说，刚才在邮政医院的病房里，有一位叫乘冈圆了的医生，曾在许多患者中间寻找过仲三。因为患者太多，病房里住不下，都挤在走廊上，护士来了，或是找人的人来了，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原子病患者发出来的热气，具有很快的传染力。一些身体本来没有病的护士，往往比被护理的患者死的还早。这种现象，同时在各地发生了几起。在混乱之中，乘冈大夫终于找到了仲三。

"那位叫乘冈圆了的大夫，是位施仁术的大夫。"保君说。

乘冈大夫，是从大阪邮政局派来的救护班的班长。昨天，他带着救护班的成员，背着装满了救护器材、药品的背囊来到邮政医院。因为前几天，可能是八日那天吧，不知从哪里来的士兵，把医院的药品、绷带

全都拿走了。所以一个护士说，从大阪来的救护班，才是地狱里的活佛呢！

躺在担架上的仲三，在到达救护班临时总部的时候断气了。

“完全停止呼吸喽！”

当担架放在房檐下时，卫生班长保君这样说着，向仲三行了个举手礼。

阿胜从洗手盆旁边，拿来一把朱砂根树的叶子，放在死者的枕头旁边，和陆男一齐合掌礼拜。

我念诵了《白骨之文》。在这一切结束之后，陆男说：

“那么，现在就进行火葬吧！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有些对不起仲三，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啊！”

陆男说了之后，又和阿胜抬起了担架。这一带的人总是把死人抬到铁路附近去火化的。

救护班收容所临时总部，设在东练兵场前面双叶山麓的一家民房里，这地方叫桑原方，是在尾长町山的脚下。房东可能是位学校老师，也可能是做别的事情的。他早晨一早就出门，星期天还到什么地方去进行义务劳动。因为白天不在家里，所以救护班的人很难见到他。他的儿子叫稔，是个海军士官，象是乘军舰正在海上。夫人是位有知识的上层妇女，另外还有两位正当年的漂亮姑娘。听说他们全家都是很有教养的人，对救护班的人员也好，对受了伤的甲神部队的

人也好，从未见过他们有不耐烦的表情。

开始时，救护班的人员从这里经过，看到这幢房子，以为房子里面一定很宽敞，就决定借用来作为甲神部队伤员的收容所。连封介绍信都没有开，就前来联系借房。当时房东不在家，家里只有夫人和两个女儿，可是夫人就象正等着救护班似的，满口答应说："那好嘛！"房东夫人是位富有高尚的献身精神的人，也是一位很会应酬的人。

救护班借的房间，是楼下八铺席大的四间房子，包括甲神部队的伤员在内，共有五十来人，其中既有烧伤溃烂将要死去的，也有边呻吟边便血的，不是由于化脓，就是由于体热，总是散发出一股强烈的腥臭味。听保君说，即使这样，夫人和她的女儿也不到楼上去睡觉，夜里就睡在厨房里，可能只有房东一个人睡在楼上。

我在走廊上坐下来，一边吃着盒饭，一边和保君商量着明天的事。为了不让伤员听到我们的谈话声，我们坐在洗手盆附近的外廊檐下。可是，就是在这里也能闻到一股强烈的臭气，还能听到两、三个伤员不停的哼哼声。忽然又听到了"隐蔽！隐蔽！"的叫喊声。夫人端着盛满麦茶的茶壶走来，态度既不过分恭维，又不怠慢无礼地说：

"辛苦啦！这麦茶还不算凉，请喝点吧！"她说了几句客气话，站起来就走了。

我把她的面孔扫了一眼，又慢慢地瞧着和她面孔极为相称的背影。

我和保君约定，明天正午以前到大野浦去。因为大野浦难民收容所(设大野浦国民学校的大礼堂)今天和这里的临时总部联系说，他们那里收容了小畠村光末字的虎雄和高盖村的长十郎，都是甲神部队的队员，本人都希望能尽快回到家乡去疗养。可是，其中有一名是重伤员，连翻身都不行。不过，他们心想，反正对整理甲神部队遇难者名单有好处，所以才顺便和这里联系一下。这里的临时总部，必须派一个人到大野浦去，我就主动领受了这个任务。

十五

八月十二日

早晨薄云。一阵阵的脚痛。午后晴天。

昨天五点多离开尾长町收容所临时总部，在回家的路上，正沿着山阳铁路干线走近横川车站时，回头一看，有一位中年妇女紧紧向我赶来。

"是闲间先生吧！哎呀！可不是闲间先生么！"她说着，让我停下来，"在这种很少人来的地方碰上您，哎呀，可真是没有想到。您府上的人都好吗？"

我熟悉她的面孔，更熟悉她的声音，一听就知道她是贞子。她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叫藤田贞子。她高小毕业后，就到仓敷纺织厂去工作了，承做结婚穿的服装。后来，她嫁到福山市郊汤田村细川医院附近一个农民家里。因为婚后不久，丈夫就死了，于是，把户主的权利转让给丈夫的弟弟和弟媳妇，自己到仓敷旅馆当女佣人去了。在满洲事变的时候，曾一度回到小畠村，以后就一直在福山市加加美旅馆当住店的女佣人。我到广岛工作以后，每逢过年过节公司放假，回到小畠村去时，中途总是在加加美旅馆休息。为了方便起见，譬如说借用个电话啦，给朋友转达几句话啦，存放点东西啦等等，我都是麻烦贞子的。

今年新年放假的时候，因为痔疮痛，我曾在加加美旅馆住了一夜，贞子还给我介绍了一位治疗痔疮顽症的医生，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汤田村细川医院去，她还直接给院长挂了电话。我也给公司挂了长途电话，厂长允许我请长假住院治疗。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治好了。昨天，贞子还说，在我出院后不久，她还到医院里去看过我呢。

“那太对不起了。”我表示感谢地说。

“不必客气，我是到丈夫的弟弟和弟媳妇家里去买点黑市米，顺便到医院去的。今天在这里可真是奇遇啊！”她说。

据说贞子也和别人一样，是到广岛废墟上找人去

的。因为她住在汤田村的堂弟，今年春天，征召预备役兵员时入伍了，在第二陆军医院当炊事兵。原子弹爆炸已经好几天了，他是死了还是活着，全不清楚。堂弟媳妇在前些时候，为了去挖松树根，扭伤了脚，躺在床上不能动，不管怎么劝说，她还是哭得死去活来。婆婆虽然还健在，可是年纪老了，外出也办不了什么事。贞子想不出个好主意，于是就去找汤田村细川医院的院长先生商量办法。

细川大夫家里，有一位叫岩竹的人，是从东京疏散来的，在十天以前，也应征到广岛第二陆军医院去了。岩竹是细川大夫的内弟，医学博士。他应征入伍不是炊事兵，而是接受了所谓惩罚性的征召，作为预备役军医入伍的，照说他应当和贞子的堂弟在同一个兵营里。原子弹爆炸的时候，这位博士怎么样了呢？另外，岩竹的外甥也在广岛，是广岛第一中学的学生，这个孩子安全与否尤其令人担心。细川医院又是怎么做的呢？贞子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在看望细川大夫的同时，想去和他商量的。

细川大夫对贞子这样说：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我想内弟和他的外甥都已经烧焦了，尽管很遗憾，可是，不这样想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曾告诉内弟的妻子，要她还是死了心的好。可是，夫妻之情是骨肉情啊！她怎么能死心呢！九日早晨，她哭哭啼啼地到广岛市去了，我送她

到了福山车站。今天，已经过去两天了，没有来信，也没有来电报。特别是现在，对老百姓来说，邮政设施也好，电报设施也好，有和没有都是一个样。就拿报纸来说吧，每天都发行报纸，可是到经销处去，却又拿不到报纸。听说能压着五、六天不送呢，有时候到了第七天，才把七天的报纸一起送来。昨天，我出诊的一个患者发牢骚说：已经二十多天啦，连一张名信片也没有收到，真担心啊！可也没有办法。这家的户主，为了给病人增加点营养，悄悄地去钓鲹鱼。他颇有感慨地说：这些日子以来，连钓鱼用的长苍蝇的蛆也营养失调了。尽说些令人扫兴的话。总之，我听说落在广岛的新式炸弹，即使象火柴盒那么大小，其威力也比五十公斤重的普通炸弹大几千倍。实际上，这是用可怕的化学品制造出来的炸弹。但是，用这种东西来杀害人类，产生这种念头是要不得的，做这种事，可真是伤天害理啊！我断定内弟已经成了一堆白骨。

细川大夫扑簌簌地流着眼泪。他就说了这么一些话，再也说不下去了。对贞子要去寻找堂弟的事，他既没有说去得，也没有说去不得。因为他知道，不管怎么说，贞子是决心要去广岛的。于是，细川大夫就把一个装着杂酚油丸的小瓶子给了贞子，作为临别的纪念。

贞子到了广岛，向收拾街道的人们打听了一下道

路，找到了第二陆军医院的废墟。在那里有一个孤零零的小帐篷。她向帐篷里面的士兵打听自己要想问的事情，士兵依次查阅了三本名册之后说：

"真对不起，您所要找的人，应当是一个炊事兵，可是在这三本名册上，怎么没有登记上名字呢？可真是遗憾。不过，这个部队的被炸人员，都送到艺备铁路线上的户坂收容所和庄原收容所去了，此外，还有可部铁路线上的可部收容所。户坂离这里有三里多路，可部铁路线从横川站到山本站的这段目前不通车，但到了山本车站，从邮政局前面沿着铁路向左行走就是。简单地说，山本车站大体上就在这个方向。"

名册上没有登记姓名，是因炸死没有找到尸体呢？还是因为本人没有受伤而逃出了广岛呢？还是名册登记漏了呢？

贞子呆呆地站在那里想着，和那个士兵并排坐着的另一个年轻的男人说：

"请你注意，从这个部队送出去的被炸人员，大部分是烧伤，脸都肿了，亲人去一看，几乎认不出谁是谁来，甚至有的伤员，你叫他的名字，他都没法答应。因此，在军服的裤带上，挂着一张写着原籍和姓名的小条子，需要很好地沉住气去辨认这些小条子才行。"

他说话的口吻，倒不象是个军人。

是去可部呢？还是去户坂呢？贞子有点拿不定主意。可是，事到如今，再胡涂那就更不行了。于是，

她镇静了一下，决定去可部。但是，她疏忽了一件事，就是忘记了打听一下细川大夫内弟的下落。她从帐篷里出来，按照士兵指点的方向奔去。她正沿着铁路线走的时候，碰上了我。

我和贞子肩并肩走着，一路上，除了谈及上面那些情况之外，我还问起有关处于战争状态中的福山近郊的各种情况。她告诉我好些情报，反正都是从旅馆房客那里听来的内部秘密。有一位房客说：备前地区伊部町的二十多家窑厂，根据军方的命令，正在用备前的烧瓷技术生产武器。生产的第一种武器是手榴弹，第二种武器是军用水壶。前几天，不知道是从哪个部队来了几个下士官，在伊部町试验了这种瓷制手榴弹的性能。经试验，能炸开五公分厚的松木板，能把池塘里的鱼炸得浮出水面来，和真正的手榴弹没有什么区别。听另一位房客说：在缅甸战场上，英国军队驾驶的美国制造的中型坦克，袭击日本军队的中型坦克，弹丸可以穿透甲板。可是日本军队的坦克，发射出的弹丸只能擦掉敌人坦克上的一点油漆。那位房客还说："简直是毫无办法。在马来亚战场上，敌人只要有两辆这种特制的坦克，就够用的了。日本军队可怎么办呢？"那时候，这些情况即使是真的，也只能当作是彻头彻尾的流言蜚语。

因为在山本车站等电车，所以上车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由于贞子客气地说不想到我临时住所来，

所以就和她在古市车站分了手。

（贞子背着一个背囊，穿着瘦脚裤和白衬衣，戴着红十字袖章。戴红十字袖章是细川大夫的夫人出的主意。正因为戴着袖章，帐篷里的士兵对贞子说话的口吻才显得挺和蔼的——日后补记。）

在回家之前，我先到了工厂，在食堂里碰上了厂长，把联系煤炭的经过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告诉他一切渠道都已经堵塞了，就我们自己来说，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厂长失望地看着天花板说：

“是吗，这就没有办法了吗？无论怎样解释说明都不行么？你可是辛苦啦！”

我向厂长介绍了甲神部队的情况，并取得了到大野浦去出差的许可，然后才回家去。

繁子和矢须子已经吃完了晚饭，把蚊帐放下来，坐在廊檐下乘凉。给我留的饭，摆在小桌上，又把饭桌放在蚊帐里。大概是为了使我吃起来感到凉爽，才这样做的吧！可是，我却只有一种不卫生的感觉。

远路来的两位客人，已经坐上午的电车回去了。

今天早晨，两只脚的脚趾痛的厉害，把我痛醒了。并没有受伤，怎么会痛的呢？不是一阵阵地痛，而是两只脚一齐象拧抹布一样，拧的钻心痛。

“听说对被炸者可以进行灸治，可是灸治之后又会怎么样呢？又到哪里去弄艾叶呢？”我说。

繁子听后，没穿瘦腿裤，也没戴防空头巾就出去了，过了两个多小时才回来。她出去打听了好些地方，在街尽头一户农民家里，用新毛巾换了一些艾叶来。艾叶装在一个纸袋子里，纸袋上印有衔着树叶的神农的画像。

据说为了预防脚痛，可在三里穴位上进行灸治。不用说繁子和矢须子，就连我也不知道三里的准确位置在哪里。因此，繁子又到退休在家的老房东那里去打听。她回来说：

“所谓三里，就是指膝盖以下外侧面凹进去的部位，就是这个地方。”

繁子没有穿瘦腿裤，随即把裤脚边卷得高高的指给我看。因为她把裤脚卷得太高了，显得挺不雅观。我忽然想起昨天保君在收容所里所说的事情。保君和陆男都说：原子弹受害者，即使受的是轻伤，也同样会变得对性欲不感兴趣的。我也是个受害者，可只不过半边脸被灼伤，我想了想自己现在对性欲是不是还有兴趣。结果使我很不安，觉得自己也沾染了原子弹的毒气。

我自己在三里穴位上作灸治，忍着脚趾的疼痛站了起来。可以说是火烧火燎的痛。可是只要哼哼几声，疼痛就会稍为减轻一些。上厕所可是遭罪啦。我做好了外出的准备之后，就坐在门框上吃饭。这是一顿吃晚了的早餐。走出家门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了。

幸好，在走到大野浦的时候，脚疼已经好多了。看来，要站就一直站着，要躺就一直躺着，这对治脚痛是有好处的。

在大野浦，国民学校是军民共用的一个伤员收容所。我从大野浦车站步行去国民学校的路上，迎面走来一个三十岁左右长得很漂亮的妇女。当她从我身旁走过去的时候，闻到一股奇怪的臭气，和昨天在尾长町收容所闻到的臭气是一模一样，都是原子弹受害者散发出来的臭气。

“对不起，向您打听一下。”我对那个妇女说，“请原谅我冒昧，您是被炸患者收容所的女医生呢？还是护士呢？”

“不是。”那个妇女以沉着的态度回答说，“我是大野浦国防妇女会的会员，是为护理被炸伤员来搞义务劳动的。昨天也有一位过路的人，提出了和您一样的问题，也许是我身上散发着一股臭气吧！”

“是的。对不起，您身上是有一股冲鼻子的气味。”

“您是来看患者的吧？我领您去，我身上有一股臭气，请您离我稍远一点。”

她是一位很热情的人，我没有把臭气当成什么问题，所以一边问收容所的情况，一边跟着她走。

（这位妇女叫大岛民代，是位热心护理患者的女会员。她丈夫出征到满洲，战争结束后，拘留在西伯利亚，很快就遣送回国了。大概大岛想起自己的丈夫也

在战场上吃过苦，才对伤员这样亲切的吧！一些年轻的军人和市民患者，都很尊敬地叫她“阿姨，阿姨。”有的患者脊背烧伤发炎，生蛆作痒，就撒娇似地叫唤着：“痒啊！痒啊！阿姨给我搔搔后背吧！”一些快死了的患者嘴里说着：“阿姨，苦闷啊！寂寞啊！”然后一个个要大岛让他枕在她的大腿上相继死去。战争结束后不久，她特意把两具甲神部队队员的遗骨，送到神石郡的高盖村和上下町。当时，公共汽车还没有通行，所以她先到了小畠村，在友成虎雄的带领下，从高盖村走山路来到上下町。虎雄是收容在大野浦的患者中的唯一幸存者，与他一起的高盖村的福岛和上下町的前原都已死去，其遗骨由大岛民代从大野浦带了回来。正因为这样，所以至今虎雄还称这位妇女为大岛夜莺①——日后补记。）

听这位美貌却又散发着臭气的女人说，大野浦距离广岛市的爆炸中心大约有十五公里远。八月六日原子弹扔下来的时候，她和姐姐正在地里锄草。她们不知道扔了炸弹，轰隆一声响，眼前的稻叶哗啦哗啦地摇动起来，她还以为是地震呢。锄了两个小时的草之后，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家服装店的厕所墙上的瓷砖都脱落了，东面墙壁的上部，也掉了下来，再看看东面的天空里，漆黑的云彩，正在向四周扩散。

① 对护士的美称。

“这是什么云啊？是演习施放的烟幕吧！如果不是的话，那真太可怕啦！”姐姐说。

刚过中午，一辆辆的卡车从大街上开往国民学校去。就是这样，她还是不明不白地过了两三个小时。

四点左右，国防妇女会的干部才巡回通知说：

“大野浦妇女会的各位会员，请大家都到国民学校去，去护理受伤的人，请火速到国民学校去！”

她急急忙忙地准备了一下就走了，几辆满载负伤者的卡车，从她身边飞驰过去。车上的人有的是黑色皮肤，有的是灰色皮肤，有的脱落了皮肤。靠在车帮上的人，好象已经死了，用纸或者是手帕紧紧地盖在脸上，仅在眼睛、鼻子和嘴的地方挖了几个洞。坐在驾驶员旁边的是军人。她在道路旁边弯着腿站着看了一会儿。

她领着我向国民学校走去。她说：

“那么，我就介绍你见见那里的军医吧，那是一位态度亲切而又热心钻研医术的军医。”于是，她把我介绍给站在教员办公室门口的加藤少尉军医。

我从这位军医善良的长相上，得到了这样的印象：他是个不拘小节而磊落大方的人，尽管这是表面的感觉。这位军医没听完我说的话就说：

“这个收容所，现在不是国民学校了，是陆军医院的分院。由于目前的情况已是如此，所以军队和地方的负伤患者，这里都收容，但是，转送伤员的问题，

请地方上人免开尊口吧。你所说的从这里向尾长町收容所送材料的情况，虽说不是怀疑你，但总是哪个地方上的人造的谣。恐怕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决定不听你所说的话的。我再重复地告诉你，这里是陆军管辖的收容所。”

虽然我感到他说的话有些强词夺理，但还是认可了。我本想说希望探望一下甲神部队的伤员，可这位医生没听我说完就威胁说，因原子弹爆炸而受重伤的人，散发着含有毒素的热气，靠近他们是危险的。到这里来担任护理工作的人，现在有的已经中了毒，中毒后，比被护理的病人死的还要快，这种事时常发生。尤其是能有劲到处去转的人，更容易沾染上这种毒素。听说有这样的事例，受轻伤的老百姓，家里人来领他回去，走到半路上，伺候病人的人反而先倒下呼起救来。（加藤少尉战后回到家乡鸟取县死了，听说也是由于接触了很多被炸患者的缘故——日后补记）。

加藤军医象很不高兴的样子，或许是因为他不愿意让一般人知道军队收容所这些乱七八糟的内幕吧！

我想，再说也无济于事，索性返回广岛去。于是，我把全部情况向尾长町甲神部队被炸者收容所临时总部作了报告。这一趟虽然徒劳往返，可是，我的脚趾却一点不痛了，这比什么都强。

回到家以后，又在三里穴位上作了灸治。我去大野浦的时候，脚趾不痛了虽说事出偶然，可是，在尾

长町收容所，听说救护班的成员陆男和阿胜，从昨天起也开始进行灸治，作为预防被炸病的护身符。卫生下士官保君说，救护班的人都要考虑一个劲儿地作灸治，如果有人能从哪个专家那里把艾灸的穴位学回来，让大家学着治，那就好啦！

（附记——大野浦国民学校被炸者收容所，从八月六日下午五点到九月二十一日的四十七天内，共收容伤员一千二百四十六人，占用了十六间教室。每个教室二十坪，共计三百二十坪。担任治疗的医生四人，军医七人，护士平均每天二十五人，参加义务劳动的，每次约七十人，每天四班，累计为二百八十人次，四十七天累计为九千三百八十人次。火化尸体约二百五十具，无人领取的遗骨，都送到广岛市去了。这是大野浦町办事处的统计记录。当时广岛市周围各村町的国民学校，都收容了一些被炸的伤员，各村町的政府，现在是否还保存着当时的记录，那就不清楚了。但是听说户坂村的国民学校，收容的伤员就有几千个人。因为收容不下，不仅学校的校园，就连农民家的院子都变成了临时收容所——日后补记）。

（下面也是后来补记的，关于小畠村向广岛派出特别救护班的问题，为了纠正我听到的讹传，也为了另外一件事情，我想记载如下。这是最近我才知道的，特别救护班派出了两个团，一个是根据警察的命令，派出了十六名消防团员；一个是根据县政府的命令，

派出了保健所的十二名女保健员。

八月六日，广岛市被扔了炸弹，当天晚上，小畠村的全体消防团员，根据村长的通知，十点左右都到村公所集合。

村长讲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值此深夜之际，紧急召集大家到这里来，实在是惶恐不安。可是，今天是根据警察的命令把大家召集来的。事情是这样，今天上午八点左右，广岛市遭到轰炸，蒙受了莫大的灾难，详细情况还不太了解。可是，各位要和神石郡各村町的消防团员一起，奔赴广岛。也就是说，根据上级的命令，要到那里去劳动。任务是拆除房屋的工作，千万要小心，要避免意外的灾难。还希望你们努力抢救代号为中国第32060部队，也就是甲神部队中我们家乡的队员。最后祝各位武运长久。”

接下去，应该由消防团团长训话，但因为团长的家离村公所较远，由于灯火管制，晚上不准打灯笼，所以没有联系上。代替团长讲话的是兼重先生，他主管村里的财政，兼任消防团副团长，他站起来致送别辞说：

“我们消防团这次开赴广岛，任务虽然是拆除房屋，但我想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抢救甲神部队的队员。因为在甲神部队的人员中，哪怕是多救出一名我们小畠村出生的人来，将来一旦我们村也发生这种情况，

对村子的防卫来说，就有可能万无一失。因此，希望你们能把他们救回来。现在对那里的情况还不了解，希望你们到广岛之后，要见机行事。”

团员们穿上消防制服，水袜子，携带的东西有：锯子、缆绳、消防钩、防空头巾以及作卧具用的外套。因为去广岛要乘坐烧木炭的卡车，为了准备燃料，就需要赶紧砍木柴。来帮忙的，来送行的，熙熙攘攘，几乎是全村总动员。由于卡车的前照灯被遮盖起来，只能看到车前三、四米远的地方，所以送行的人和被送的人谁也分不清是谁，单凭着声音，车上伸下来的手和车下伸上去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熟悉丈夫的妻子和熟悉妻子的丈夫，才能分辨出谁是谁来。

卡车先到了高盖村村公所，在这里，热心肠的人家，拿出面粉、紫菜饭团子、砂糖等进行招待。在乡军人分会会长讲了些勉励的话，然后和这里的消防队员一起，从高盖村折返回去，再和丰松村、油木町、福永村以及另外四个村町的团员汇合在一起，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到了上下町。从这里乘坐早晨第一班火车出发，十点左右到了广岛市郊外的矢贺町。徒步走进广岛市区后，开始了救出生存者和焚烧尸体的劳动。

因为广岛已经烧成了一片辽阔的荒野，所以带来的拆房用的缆绳和锯也就毫无用处了。他们在废墟上，收集了一些菜罐子和空瓶子，装上水，来回分给渴得

要命的被炸者喝。让那些被大火烧伤在蹒跚行走或席地而坐的被炸者张开嘴，一点不洒地把水灌到嘴里去。这些事情和焚烧尸体的工作，把他们忙得一塌糊涂。

但是，救出活人的工作，也不那么容易。甲神部队中有小畠村出生的队员二十一名，虽然救出了几名，但当场死的，加上挨炸染病死的，共有十九名死在当地。

另外，八月六日晚上，小畠村保健所接到了发给所长的电报，内容为："遇难者甚多，速来。"所长佐竹博士出发后——佐竹只在广岛呆了两三天就回来了，是战争结束后死的——紧接着，医务科长加纳又接到了电话命令，要他带着神石郡的女保健员立即到广岛去做抢救工作。于是加纳带着十二名女保健员，八月十日步行出发了。可是由于水灾，不能在盐福铁路线的上下町车站乘车，所以走到三次町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乘火车到了矢贺町，然后步行进入市内，找到了救护总部。总部设在烧剩下的东警察署里。

后来，救护总部搬到了陆军被服分厂的一幢砖瓦结构的仓库角落里。女保健员们主要担任治疗负伤者的工作。救护总部的所长是县政府的卫生科长，叫喜多岛，原子弹使他脸部受了伤，正用三角巾包着，护士长叫丸山。

加纳被任命为事务长。患者真是蜂拥而来，可是对于被炸引起的发烧和腹泻，究竟怎么治疗？所长和

其他医生谁也不知道。随加纳来的保健员们认为：不管怎么治疗，增加些营养总没有害处。就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使用了带来的维他命和葡萄糖注射液。只有十来天，药就用完了。根据上级的命令，让别的郡的女保健员们带着药来换班。她们撤回来了，加纳也得到了解放，回到了村里。

女保健员们回到村里之后，有的就和被炸患者一样，泻肚、掉头发。可是，既没有治疗的办法，也没有药品。这可怎么办呢？大家都惊慌起来。结果有的人就进行灸治，这才放了心。为了不减少白血球，有的人就尽量避免晒太阳，多吃西红柿，也有的人吃在盆里种出来的芦荟叶。这种连一根稻草也想抓的心情我是知道的。

救护班的成员，和女保健员不同，他们成天在废墟上转，高盖村的二十一人中，就地死了一人，回来后有十一人死于原子病；来见村的十六人中，死了十五人，只活着一人；仙养村的全都死了。只是由于在废墟上奔波了一阵，就落得这般下场。

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我已经没有必要再闭口不谈原子弹的可怕了。至于女保健员把灸治作为护身符一事，是作为事实记录在案的。在废墟上奔波过的人的死亡率，也是作了统计的。我之所以要写出这些情况来，那是因为侄女矢须子的亲事，直到前几天还在加速发展，可不知因为什么，竟遭到了对方青乃的拒绝，

而且又是在矢须子开始出现原子病症状的时候。莫非一切都完了吗？事到如今，不仅没法隐瞒下去，而且也没有必要再隐瞒了。矢须子好象含着眼泪给对方写了信，把自己开始出现这种症状的事情告诉了对方。难道她是出于对对方的爱情，才下决心坦率地说出来的么？还是出于绝望，一时冲动，才这么做的呢？

矢须子说，她的视力在逐渐减弱，耳鸣也不断地发生。起初，我在客厅里说明这件事的时候，霎时间客厅不见了，却看到在蓝蓝的天空里，现出一片巨大的蘑菇云来。我确实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蘑菇云——日后补记。）

十六

《挨炸日记》只写到八月十五日停战的那天为止，再把最后三天的部分誊写出来就算完了。可是，重松老惦着矢须子的病，所以不能很好地把精力放在誊写工作上。而且又急于要和庄吉一起赶修鲤鱼放养池，只好把养鱼的事作为当前的任务。于是，他决定到庄吉家的山崖下面去。

矢须子的病迅速恶化。原因在于开始的时候，重松夫妇对矢须子的行动举止没有在意，而矢须子对重松夫妇又过于回避。因为对方还没有表示拒绝，婚事还有一线希望，

她又喜又羞，结果得了妇女病。可是，连同是妇女的繁子，她都避而不谈，也没有悄悄地请医生看病。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繁子把矢须子带到小畠村联合医院，第一次请医生看病的时候，病情已经不轻了。现在再来重复说这些事已经晚啦！原因是矢须子对重松夫妇过于回避。虽说婚事还没吹掉，可是，感到不好意思也该有个限度呀！

繁子从医院回来，刚好重松走到了院子前面。她对重松说：

"真遗憾啦！矢须子全都保了密。"

"姑父，真对不起。"矢须子难过地低着头走了过去。

这是下午三点钟左右的事。重松带着准备好的盒饭和电筒到养鱼池去，庄吉和浅二郎调好了产卵池的水温。虽说是七月份了，但在当地，立春后第八十八天前后，种鲤产卵池的水温，最好是十八度到十九度，或二十度左右。不过从一开始就按这个水温，那也不好，而且一上来就把雌雄鲤鱼放养在一起，也不合适。在这之前，要把雌的和雄的暂时用挡板隔开放养，等水温调到九度到十度左右之后，再把雌雄鲤鱼一起放到掺有温度适宜的新水的产卵池里。这样一来，雌雄鲤鱼好容易汇合在一起，又泡在舒适的新水里，很快兴奋起来，从夜里十一点多到拂晓就会开始产卵。鱼巢里需要放置棕榈皮、石松、聚藻等。

这就是庄吉和浅二郎从常金丸村养鱼场学来的产卵法。由于是第一次用之于当地，而且只要是有关养鱼的事，不管做什么，两个人都很热心。浅二郎说，为了防备黄鼠

狼的袭击，准备为鲤鱼值班到天亮。庄吉说，他也要值班到天亮。重松只好决定明天一大早来。十一点左右，等鲤鱼浮出水面换气了，他才回来。

由于雾大，院子里玄圃梨的树梢看起来好象融化在夜空中。正房堂屋里和廊檐上的门都关着，咳了两三声，廊檐的门象是轻轻地开了一扇，用手电一照，繁子穿着很短的睡衣，悄悄地说："你等一等。"

重松随即闭了手电的光。繁子倒背着手把门带上，在进门口的门框上蹲下来，然后在重松的耳边小声说：

"呃，我说，矢须子可能还没有睡着，我们到外面什么地方去悄悄地说吧。"

"好的，好的，悄悄地说。"重松说话的声音也很小，"矢须子究竟怎么啦？快说呀！"

繁子往下踩在踏脚石上，穿上拖鞋，一边蹑着脚，一边把重松拉到玄圃梨树底下。

繁子放手之后，重松才意识到自己是被拉着手走来的。两个人这样轻轻地走，这样拉着手，去年母亲逝世之前和结婚之前都从来没有过。

尽管雾很大，但院子里还是非常亮。繁子有个毛病，激动的时候，总是一边不断地拢着脑后的头发一边叨咕。她说："喏，这是医院的梶田医生跟我说的。我也只能在你耳朵根边告诉你，被人知道了可不好。"

"好，那就悄悄地说吧。"

这是刚才九点多钟的事。医院的梶田医生到我们家给

矢须子看病，繁子趁矢须子打盹儿的时候，向他打听了病情。从医生的谈话里，繁子了解到矢须子自己看了家庭疗法的书籍，自己在进行治疗，不让重松夫妇知道。可能是怕人们知道了，会误解重松夫妇对原子病这样严重的养女不关心吧。由于人们都认为原子病是不治之症，这就容易招来误解。最近，在近邻的村子里就有过这种例子。年轻女子的羞耻心根据时间和地点，是和顽固守旧的风气紧密相连的，所以有时会发生悲剧。梶田医生是这么说的。

“开始的时候，矢须子身上发烧。”繁子小声地说，“她看了家庭疗法的书之后，就吃阿斯匹林，可是烧并没有退，所以又根据书本上写的，吃了山道年。”

“那不是驱虫药么？”

“所以她就泻肚啦，在那两三天里虽然退了烧，但屁股附近却长了肿疱，而且很痛。因为感到不好意思，没有去看医生，她想这也许是不好的病。就涂上了抗菌素软膏。”

“怪不得矢须子有一段时间没有洗澡。可能是怕传染给别人，所以才回避的吧。”

“后来肿疱破了，感到稍微舒服一些，可是身上的烧又上来了，头发也掉了。她想这是原子病，这回可完了，吃了三、四片芦荟叶。后来，她实在顶不住了，才说了出来。这些都是从梶田医生那里听来的。”

“怪不得我们家的芦荟树突然露出根来啦！那是治贫血的药。真是怪可怜的，她还认为可以增加血球哩！”

“我已经不去可怜她，而是觉得太遗憾啦！不知为什么，

她老是想着肿疱什么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可是，如果她不是真有什么想法的话，为什么又不早一些跟我说呢？”繁子吸了一口气，下面的话梗在喉咙里，没有说出来。

重松也叹了一口气。事到如今，只有让矢须子增加营养，心放宽一些，把命运托付给医生吧！

第二天下了雷阵雨，雨量很大。代官所①的废墟上，大松树遭到雷击。雨一停，医院的梶田医生就来给矢须子看病，并决定今后隔三天来一次。按照梶田医生的意见，病房选在通风好的厢房里，由繁子护理。病情日记也由繁子瞒着矢须子偷偷地写。

病人的伙食根据梶田医生的意见，只好委曲一些，跟轻度原子病患者重松吃的一样。矢须子想睡就睡，想散步就散步，可是唯有三顿饭不能少。这是梶田医生吩咐的。繁子在厢房的壁龛上挂着田能村竹田的山水画。这幅画是新市町的纺织品厂的老板，因生活无着落，在停战后五个月初雪的一天，拿到小畠村来卖的。重松用三升米再加上五个鬼芋，以物易物换了下来。是不是假的，那就弄不清了。

重松想，可不能让病人感到不开心，所以决定尽可能不到病房去。尽管同是原子病患者，但如今前边的乌鸦和后边的乌鸦，病情颠倒过来了，前边的乌鸦回过头来看后边的乌鸦，对后边的乌鸦来说，可能会感到不舒服吧。繁

---

① 江户时代幕府直辖领地的地方官衙门。

子也说，病人似乎有点怕重松。不过矢须子并不想回到父母那里去。在矢须子搬到厢房去的第二天，重松往壁龛的瓶子里插早开的瞿麦花时，看到矢须子极度虚弱，感到惊讶。他一盯着看，病人就闭上了眼睛。仅仅两三天，脸色突然变得这么难看，完全是一张苍白的脸，一看就知道是贫血。

繁子一五一十地把病人的病情告诉了重松，并给他看了临睡前写的病情日记。日记的体裁跟医院护士们所记的临床日记不同，是一篇普通的日记，上面有不少情况的描写和主观的看法。可是，重松知道这毕竟不是随便可以扔掉的东西。对矢须子的病，重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把这本日记作为矢须子的病历，带去给曾经给自己动过痔疮手术的汤田村细川医院的院长先生看，征求他对今后治疗的意见。

细川医生看了一两页之后，说：

“把这本日记送到ABCC去怎么样？在那里好象设有三结合小组，即医院的一个医生，医生负责治疗的一个原子病患者，再加上一个护士。现在在我们这里也有这么一个受害者，以她为中心，以及一部分因茫然不知所措而弄得疲惫不堪的人，把他们作为一组。这样容易搞清楚。广岛的ABCC是保管原子弹受害者的调查资料，偶尔也发表原子病患者病情报告的机构。”

重松不知道有ABCC这样一个机构。据细川医生说，这是停战那年的秋天，美国占领军的调查班和东京大学的医

生一起来到广岛的废墟上，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并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这就是美国原子弹灾害调查委员会，简称ABCC,是一个抱有远大理想，以原子弹受害者为对象的调查研究机构。不过，据说这个机构只调查被炸患者发病的始末，并不给患者进行治疗。

比起这个机构的远大理想来，重松更关心矢须子的病，所以他岔开医生的话说：

“在您百忙中来打扰，实在对不起。”他把刚才想说而被打断的话，说了出来，“医生，如果有空的话，是不是请医生看看这本日记。我想您看了之后，就会理解我寄希望于医生的这片心情。实话说，正如这本日记所写的，我们家的人都在遭受原子病的折磨。”

“让我治原子病……”医生显出了为难的神色，“我是专治痔疮的医生。正如你所知道的，我是专治痔核、裂痔、痔瘘、肛裂等各种痔疮的医生。原子病那可是一种怪病。我正为我内弟的原子病感到棘手，不知如何是好呢！不过，这日记嘛，我今晚可以看看。好吧，就把它留在我这里。”

因为他很爽快地答应下来，所以重松说，过几天再来拜访，说完就回来了。

留在细川医生那里的日记，是从梶田医生给矢须子看病的第一天起到第七天的记录。重松把繁子写的字迹潦草的日记，用方格纸誊清，并按自己的爱好，把假名的用法和文章都改过来。

高丸矢须子病情日记

七月二十五日　雷雨　天神节

上午十点半，感到剧痛。矢须子痛苦的样子实在令人难过。由于过于疼痛，也就只好随它去了。体温三十八度，稍许脱毛。

下午两点左右，滂沱大雨，打雷两三次。

下午三点半，雨过天晴，梶田医生来出诊。发烧达三十九度。

屁股上的肿疱破了，又在别的部位长出一个来。因为矢须子不愿意给我看，我也就不去看它。等肿疱处理好了，说是可以了，我才把脸盆、热水和水放在廊檐上，进屋去了。医生站在廊檐上，矢须子用毛巾捂着脸，医生笑着说："刚才的雷电把你吓了一跳吧！"接着他给矢须子摸脉，并自言自语地说，"打针吧，打十万单位的青霉素。"于是，他用熟练的技术给矢须子打了针。

把医生送到门口时，医生说："病人的身体比起昨天来，好象更没有劲了，可能是发烧的缘故吧。"

晚饭是炖桃花鱼，鸡蛋、海带、野蕗、饭一碗、西红柿。原来定的是请医生隔三天出诊一次，后来与丈夫一商量，又经和矢须子商量，希望每天来出诊，所以我到梶田先生家里去提出了要求。他同意了。

病人晚上八点钟就寝。

七月二十六日　晴　凉风

早上，烧三十八度，发冷。吃酱汤、紫菜、野薤、咸菜、鸡蛋、饭半碗。

下午，体温三十六度。没有食欲，改吃西红柿、拌莴苣。

下午三点，梶田医生出诊时说："为了慎重起见，验一下大小便吧？"想说服矢须子同意，她不大痛快。第二次长的肿疱破了，第三次又长了出来。给她进行了治疗，放了膏药和药粉。

晚饭是清汤、蒸鱼卷、竹荚鱼干、拌黄瓜、饭两碗。

看了矢田插云的《太阁记》。晚上九点半左右就寝。

七月二十七日　晴　乌云滚滚

早上，体温三十七度，情绪很好。早饭是茄子酱汤、扁豆、鸡蛋、饭两碗。难得地笑了。

继续看昨天的矢田插云的《太阁记》。

中午，体温三十七度。吃的是腌黄瓜、油炒牛蒡丝、炖桃花鱼、煎蛋、饭一碗。

收到了在古市时的朋友的来信。矢须子写了很长的回信，然后自己投进邮筒里。

午睡一直睡到三点左右，梶田医生来出诊。

三十六度四，体温正常，没有验出钩虫、蛔虫，叩诊无异常。处理了肿疱之后，医生临走时说："今天

早上，石见老家来了电话，说是父亲中风，病倒了，我明天一早要走。以后的治疗工作，有森谷医生来接替。请不必担心。”

使人不由得有些丧气。很早以前，就听到传说，说森谷医生对梶田医生很苛刻。

“医生，您回到石见之后不会再不来吧？”

“不，没有的事。因为据说父亲是轻度中风，很快就好了。好吧，照顾病人要紧。”

“医生，我总感到有点不顺心。”

正好丈夫从山崖下的养鱼池回来，于是就和我一起一直把医生送到坡道口上。医生骑上摩托车，很轻快地下了坡，走了。

傍晚，烧三十七度五。吃的是盐腌新鲜野薤、拌莴苣、炖桃花鱼、炸丸子、饭两碗、西红柿。

晚上很闷热，所以矢须子也搬出凉床来，和大家一起在玄圃梨树下乘凉。边吃盐豆边聊天。庄吉先生家的八十九岁的泷藏老爷爷说，因为后天是立秋前十八天的丑日①，所以他带来了三条鳗鱼慰问矢须子。他在凉床上讲了些杂七杂八的故事。泷藏老爷爷为了不让病人着急，没有涉及到病的事情，只讲了些古代的传说和一半象是虚构的故事。因为他讲得逼真，矢须子常常笑起来。老爷爷却不笑，这样，反而使人感到

① 丑日这一天，吃苦夏的药时，要吃烤鳗鱼片或者进行灸治。

更好笑。

其一。我们在爷爷年轻的时候，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傍晚的时候，我们搬出了长凳子，在这玄圃梨树下乘凉。有一次狐狸出来寻找人吃剩的东西，没想到它会从长凳下面露出脸来。这个呀，可是老早以前的事喽！

其二。我们在爷爷年轻的时候，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在小畠村尾形庄，有一个叫与一的孝子，他是远近闻名的孝子，连过路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甚至咬人的蝮蛇对与一都另眼相看。蝮蛇经常咬住过路人，过路人一看到蝮蛇，就连连说，我是小畠村尾形的与一，我是小畠村尾形的与一。只要连喊三次之后，蝮蛇就会缩着脖子跳蹓一下溜走。值得庆幸，真值得庆幸。

其三。我们在爷爷年轻的时候，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猎人捉到一头鹿，在回来的路上，豺狼却跟在身后伺机伤人。猎人一回过头来，狼就咬住了他。据说猎人把藏在袋子里的盐，往那里一撒，就平安地回来了。这个呀，也是老早以前的事啦！

七月二十八日

晴朗无云，中午前后下雷阵雨，雨后天晴。

丈夫起床之后，就到梶田医生家去送药费和礼物。回来说，梶田医生好象决定不再回小畠村来了。从丈

夫苍白的脸色和鼻子呼哧呼哧直响的样子来看，实际也许就是那样。

病人情绪很好，体温三十七度，早饭是芋头茎酱汤、野薤、鸡蛋、咸菜、饭两碗。

第三个肿疱破了，病人自己贴上了膏药。

三人一起商量请医生，三个人三种意见，统一不起来。丈夫想不出办法，就拿出占卜的书来。可是，也只是哗拉哗拉地翻书，结果还是要由病人自己选择。午饭后，病人说：精神也好，体温也正常，想自己去找医生看病。我本想送她去，她坚持不要，只好作罢。

丈夫到山崖下养鱼池那边去了。看他兴冲冲地往外走，真令人羡慕。鲤鱼产子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又补充了雌雄鱼，成功了。

我只破开一条鳗鱼做白干烧。在做鱼之前，先晒好矢须子的被褥。

下午四点左右，杂货店的老板跑来说："您家小姐刚刚打来电话，要我转告给您，她已决定在邻村的九一色医院住院，病情没有怎么恶化，请您放心。""你没有弄错吧？""是您家矢须子小姐打来的。"真是晴天霹雳，使我目瞪口呆。等清醒过来，我就给娘家打了个电报，要他们派人直接到九一色医院去。又到山崖下养鱼池那边去告诉丈夫。丈夫就那样直接到九一色医院去了。

傍晚，杂货店老板又跑过来，说："您家先生来电

话说，他和矢须子小姐的父亲商量好了，决定按病人的意见，让她在那里住院。今天晚上可能回来得晚。”“病情呢？”“我没有问，不，该不要紧吧。”今天早上象有一种预感似的，总觉得心在扑通扑通地乱跳。

七月二十九日 晴

昨天晚上文夫很晚才回来，说是九一色医院的诊断跟梶田医生的诊断多少有些不同，发烧是由于肿疱发炎引起的。说长的肿疱，好象不光是一种菌，而是杂菌混合感染引起的。总之，九一色医院的医生诊断为：除了轻度原子病外，还有并发症。据说注射了结核菌素。

今天早上，我到九一色医院去，顺便到杂货店去致谢。老板告诉说：昨天中午过后，他看到矢须子从黑田医院出来。到店里来的吉村家的媳妇接着说：“这么说来，我也看见了，象是打着一把黄色的阳伞，见她正往大村医院里去。”如果说打黄色阳伞的姑娘，在这村子里，除了矢须子以外，没有第二个。吉村家的媳妇说是两点半钟左右看到了阳伞，杂货店老板说是一点钟左右看到的。这么说来，好象是先到黑田医院，接着到了大村医院，最后才到九一色医院去看病的。谚语说，病魔会使病人团团转。这话不假，左右摇摆，迟疑不定，时时困惑，刻刻烦恼，真是连稻草也想抓一把。

九一色医院的病房虽然很狭窄，但因为是木板洋灰地的西洋式结构，所以屋里很亮，通风也好。病床用帘子遮住了一半。矢须子躺在床上，一看到我就流下了眼泪，说："我很任性，请原谅。"然后把脸捂在枕头里。我没有涉及那件事，只是从带的干烧鳗鱼说起，说到了听来的一星半点鲤鱼养殖法。矢须子象要使劲掀开门帘似的，可是却连一点力气也没有。

十点半左右，院长先生来查看病房。结核菌阴性，体温三十八度。在肿疱没有处理好之前，我走出病房，看了一会泉水里的鲤鱼，才返回病房去。在走廊上碰上了九一色医生，站着说了说话。

据医生说：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护士去查房，看见矢须子跪在地板上，靠着床在抽泣。护士一问情况，她才说长肿疱的地方痒得受不了。护士让她把睡衣的一角掀开，用手电靠近一照，蛲虫成群地在蠕动。这种虫是寄生在体内的一种很小的虫子，一到晚上它就从肛门里爬出来在那里产卵。可能是在肿疱组织溃烂的部位产卵。不管怎么说，我们打算切除一部分坏组织，用显微镜进行观察之后，再采用外科手术把它全部切掉。我刚才看了看，在靠肛门的旁边，又长出一个肿疱来。

"那么，把坏组织一切除，往后将会怎么样呢？"我说。

"肉会慢慢长起来。"医生说。

"会留伤疤吧。不管怎么说，如果老是那个样子的话……"

"这个嘛，倒有几分可能性。"

医生的年龄在五十岁上下。

因为矢须子好象很累，而且吃午饭的铃响了。我就趁此机会往回走。

在走廊上正好与送饭的擦肩而过，我看了一下，吃的是竹荚鱼干、芝麻拌扁豆、鸡蛋、咸菜，饭桶是漆器的。

七月三十日　晴

下午丈夫到九一色医院去了。

据他回来说，体温三十七度。据说昨天晚上感到剧痛。今天中午吃了一片磺胺嘧啶，每隔四个半小时吃一片。他把带去的桃子切成四瓣给她吃，因为门牙不能咬，她就用旁边的牙齿咬着吃。一问，说是两颗门牙开始摇动了，用舌尖一舐，感到很松动。

"好象没有食欲。"丈夫对医生说。医生却说：食欲的事先不用管它，现在最主要的是根治肿疱，所以唯有磺胺嘧啶一定要按时服用。肿疱好象不断在长，又不断在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医生说："怎么说好呢，象这种东西……"

"是啊，反正是满身疮痍，据她自己说，牙齿松动，屁股痛，发烧，一天一次剧痛。"丈夫说。

今天中午过后突然刮了一阵风。水车房的大嫂子说是路过这里，顺便问问有没有受风灾，然后又从原子病一直谈到汤田村的细川医生。据说医生的那位内弟是医学博士，在广岛陆军医院被炸，脸和耳朵被烧伤，溃烂的地方还长了蛆，右耳被蛆蛀掉了。手也由于烧伤溃烂了，五个手指连在一起，就象一个手掌一样。据说身体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睡觉时铺上三、四床被子还感到床很硬，骨头痛得受不了，曾经一度断气死了过去。可是，据说由于细川医生的照料，现在显得很健康。

大嫂子刚走，矢须子的父亲就来了。他说病人的一切医疗费用，希望从孩子的工资里付出。丈夫的脸色虽然显得很难看，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抱着胳膊，低下了头，可以说是完全畏缩了。

十七

因为护理病人受了累，繁子一站起身来就会头昏眼花，只好给住院的矢须子找个看护人。每逢单日，重松才去医院探视，双日由矢须子的生身父亲高丸去探视。繁子因此患了心脏病。

进入八月中旬以后，在这高原地区连续出现少有的酷

暑天气。矢须子的病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希望了，这一点，连外行人也能看得出来。她说有耳鸣，加以食欲不振，一梳头发就掉得很多，牙根红肿的现象十分明显。据院长九一色医生的诊断，可能是牙龈炎，又是作芒图氏反应试验，又是验血。最后给了一天量的磺胺嘧啶。

这与入院第二天服用的药完全相同，是每隔四个半小时服一片。

“这种药还是非吃不可吗？”矢须子有些犹豫。

“不吃可是不行。”重松说。

据看护人说：病人每天必有一阵剧痛，就在这个时候，看上去显得痛苦难忍，有时痛得直打滚，就象全身成了一团疼痛的肉块一样。这种症状主要是在深夜里发作。

病人瘦得很可怜，干巴巴的嘴唇和皮肤一样苍白，手指尖呈土色。

“把嘴张开看看。”让她把嘴张开，门牙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但牙根还留着。几天前牙齿连根都摇动了，好象是从半截处折断的。从红肿的牙根部位不断往外渗血，光是用硼酸水含漱是止不住血了。只要嘴闭上一会儿，上下嘴唇之间就会渗出一条红红的血丝来。

屁股上又长了两个肿疱，两个靠在一起，连成了一个葫芦形。过去长的六个肿疱，都已做了切除手术。但伤口并未痊愈，肌肉鲜红，鼓起老高，就象刚切开的西瓜一样。周围的皮肤呈溃烂的黑色。重松并没有看到那个肿疱，是往回走时，护士追到楼梯底下这么告诉他的。

尽是悲观的论调。即使向院长先生打听也不给予明确的答复，只是说："血沉情况不佳，血液里总有异常的颜色，不明底细的影像特多，红血球占不到一半。"象要推开不管似的。

所谓不明底细的影像，也许是异型白血球。可是医生说如果是白血球，数量未免太多。重松对这种充满恐怖感的医学上的术语，已经不想听下去了，他只是越来越感到对不起矢须子。

矢须子得了原子病，不光是因为挨了黑雨的浇，也许还因为她在废墟上那种带热气的死灰堆里来回走的缘故。从相生桥往左官町走的途中，在匍匐前进的时候，矢须子的左肘被擦伤了，不能认为伤口没有受到死灰的感染。现在再说这种话，虽然已是枉然，但是，从宇品的日本搬运分店，强拉着到古市工厂里去，实在是失策。如果重松求求分店经理杉村先生的话，是可以让矢须子在那里住上两三天的。在这一点上，重松感到负有责任。而且，矢须子是重松把她叫到广岛来的。

从汤田村的细川医院寄来了信，另外还有一包文件。

前略。日前来访，蒙赐香鱼干特产，不胜感谢。当时所提之事，经深思熟虑之后，陈述如下：诚然，老夫之内弟能恢复健康，实为侥幸中之侥幸。老夫除了试用生理盐水和输血之外，别无他法。对此，望能鉴察。为供参考，拟将内弟所书

之笔记另行寄上。但应说明：望勿误解为老夫此举系推卸身为医生之责任。此外，就患者而言，保有与疾病作斗争的旺盛精神，至关重要，对此望能充分认识。再者，重症患者也并不能创造恢复健康之奇迹，虽属偶然，但亦有必要在此附笔奉告。

笔记阅后望予退还。衷心祝愿病人康泰。此上

闲间重松先生阁下

细川生顿首

笔记本题为《广岛挨炸预备军医岩竹博手记》。也许是细川医院的院长实在无法对付重松的一再要求，特意给东京的岩竹打电话，才把这本笔记寄过来的。

重松在繁子的枕边一边看着笔记，一面反复说："真是奇迹呀！"繁子也好几次说："有必要给矢须子看看。"正象水车房的大嫂说的那样：岩竹挨的炸要比重松等人厉害得多，瘦得象骷髅一样，手指头粘在一起，耳朵被蛆吃掉了。尽管如此，还是活过来了。手指头通过整形手术，变得跟正常人一样。据说，如今在东京向岛一个叫须崎町的地方，正式开业当医生了。

他的笔记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收到了入伍通知书，要求于一九四五年七

月一日参加广岛第二部队。于是匆匆收拾好身边携带的东西，从东京西去。一路上，看到名古屋和大阪所遭受的战争祸害极为严重。到冈山时，正逢下小雨，由于昨晚遭到空袭，车站还在燃烧,火车从其间穿过，看见有个难民半裸着身子，头用褥子包着，在铁路旁边走。

在福山下了车，会见了疏散在汤田村的妻子，在这里换上了军装。首先在理发馆剃了胡子，剪成了光头，戴上军帽，包好绑腿，提着公文袋，妻子和内弟为我送行，登上了福盐线上的火车。据说这次征召，限定到四十五岁,我是四十五足岁,被征为合乎丙种①兵役的新兵。要照一张准备战死用的相片，我感到很不习惯。

在广岛的亲戚家里住了一宿，一日早晨八点，有生以来第一次钻进了部队的营门。总共五十个人，全是广岛县和冈山县出生的，齐集在营内诊疗所的前面院子里。据说山口县出生的编入了山口团，岛根县地区的医生编入了浜口团。最初全都没有分配到预备军医教练所去，而是寄存在步兵部队里。在灼热的太阳光下，让我们在前面院子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又让我们坐在诊疗所旁边一间约有二十铺席大的木板房里。不久，第一陆军医院院长鹫尾中校军医，这位足

① 当时日本把服兵役的人分为甲、乙、丙三种。

有六尺高的彪形大汉，在两位军医的随从下，走进来就了席。在大致点过名之后，劈头就来了一顿十分厉害的训辞：

“我是鹫尾中校。你们在国家存亡在此一战之际，为何迟至今日不积极志愿从军呢？你们这些家伙，真与国贼无异。从这点出发，这次根据有关的命令，进行了惩罚性的征兵，将你们一网打尽。今天，从现在起，你们的命就掌握在我的手里。在这以前，也许你们在社会上颇受优待，具有相当的地位。可是，在军队里，你们的知识全都不起作用，你们的头脑里，全都跟装着马粪一个样，而军人的精神，却连跳蚤屎那么一点都没有。今后务必把锻炼的重点，放在充实军人的精神上，此点务请体会。”

接着，一个个走到中校跟前陈述自己的姓名和经历，同时受到为何在此以前不志愿参加预备军医的审问。我从公文袋里，把去年一月间向第一师和广岛团管区送交过的一份文件拿出来，申述自己曾经志愿申请过，并不是不愿意参军。因此审问也就不了了之。在我之先受到审问的人，以及后来的人都交出了志愿书。其中有许多人，去年和前年都收到过征召命令。只是由于身体有缺陷，才当天责令回乡的。

这也难怪，体格检查一开始，征召来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具有令人羡慕的体格。有因脊椎疾患而穿着紧身衣的，有因颈椎炎裹着绷带的，有胸部带着

瘘孔伤痕的，还有学生时代在运动会上因膝关节受损伤，膝盖只能弯曲一半的。对这些情况，新上任的院长鹫尾中校并没有从侧面去进行了解。也许是因为过去送交的调查表已经失散的缘故吧。中校刚才那股狠劲，一下子变成了唱独角戏的样子，看上去真有点不太来劲。这时，一个广岛市出生的医生冷笑着打了个大哈欠。院长气势汹汹地走过去，给了那个医生一记耳光。就在被打得身子摇摇晃晃的时候，接着又是三、四记耳光。正如常说的那样，真是左右开弓。这种凶残的行为，使人感到这样下去，前程将是暗淡无光。

经过X光透视和咯痰检查的结果，有那么几个人当天责令回乡；也有由于医院医生极缺，不得已让他回去的。当看到他们提着公文袋，带着胜利者的神色，咬着嘴唇，忍住欢笑往回走时，真令人羡慕不已。

按这程序，岩竹先生被寄放在步兵部队里，接受了十五天的步兵基本训练。其主要目的似乎在于：当进行本土决战时，为对付敌人的坦克部队，必须学会抱着炸弹猛扑过去的战术，向木制的坦克模型冲锋，把带绳的炸弹模样的木方子投掷过去，赶快卧倒。这种练习，每天要反复几十次。等分配到教练所之后才知道，当时计划把这支按惩罚性征召来的人，配属在海岸防备队里，如果用他们一个人的生命，能换上一辆坦克，那就算是完成了任务。

七月十四日，命令从步兵部队调到第二陆军医院教练所，住到了太田川岸边的一栋两层楼的兵营里。这时，山口班和浜田班的征召组，已有八十多人到了这里，加起来共有一百三十多人。教育股长吉原少尉年纪轻轻的，才二十三岁，是在平壤医专经过短期训练，提前毕业的军医。这位教育股长的训词，就内容而言，比鹫尾中校的训辞还要厉害得多：

“这里就是被称之为魔鬼兵营的有名的兵营。现在你们进了这个兵营，就有必要更新自己的思想。如果尽说好听的，你们就会得意忘形，到头来还是没有好结果。应该想好如何遵照上司的命令，严格地进行锻炼，首先，你们要……（以下省去九十一个字）”

这种话，对作训辞的人来说，当然是“挺来劲”的，可对接受训辞的人来说，心里难免会感到异常凄惨。

训完话之后，三个人一组被叫到队长室去，把家庭情况和家计状况做个记录，为的是用作分配到危险地区去的参考材料。

从第二天起，果然开始了猛烈的训练。岩竹先生写道：“这与其说是军营，毋宁说是跟监牢一样。”又写道：“清晨，象半捉弄人似的，不时地搞什么紧急集合。在晨雾蒙蒙中跑上三、四千米，穿过护国神社，跑过相生桥，从北边绕到本愿寺分院的后面，再过相生桥，跑向饶津神社，然后返回营房。一路上，有一多半人要掉队。发低烧的，拉痢疾的，有所增加，还出现了需住治疗室的病人。”岩竹先生还

写道："进行匍匐前进的训练时，军服湿得真能拧出汗来。腰部弓得高了，屁股就要挨军靴踩；枪口放低了，肩膀就要挨指挥刀捅；两肘摩擦得渗出血来。在德山市开产科诊所的预备人员中村，是中年医生，原来体重八十七公斤，因为大腹便便，心脏肥大，去年，在征召的当天曾责令回乡（今年又入伍）。对他来说，要双手抱枪匍匐前进。未免太勉强了。可是，吉原军医竟在他那慢慢往前蹭的屁股上，连踢了好几脚。预备人员中村流出了悔恨的眼泪，愤慨得甚至想自杀算了。"真象是被变成了无法对付的无赖儿子，踢了几脚一样。岩竹先生写道："就象父亲在儿子的威胁之下，难以收敛脸上的疑惑和失望的神情一样。"

八月六日，早晨六点半钟，发出了空袭警报。有两三架B29飞机没有扔炸弹就向南飞去。这样的事以往也经常有过，所以并不稀奇。七点钟过后，解除了空袭警报，但仍处于警戒警报状态。七点五十分，医院院长以下，包括军医、卫生兵、预备人员等在内的全体人员，在营房院子里列队向东方遥拜，并把这一天作为发表天皇敕谕纪念日，举行了拜读仪式。站在最前列的，是上级军医和卫生兵，其次是从山口、岛根两县征召来的服装极好的预备军医，排在最后的是服装凌乱的广岛地区应征来的预备军医。广岛地区来的人，因为在入营时没有很好与军部联系，所以他们就那么穿着既没有星星，也没有别的军人标志的服装，象穿工作服的人一样。

仪式完了之后，接着是副官开始训话。正在这时，B29

扔下了炸弹，岩竹先生把当时的印象记录如下：

——仪式举行了约二十分钟就结束了。在解散之前，由于在防空体制方面，动作缺乏机敏灵活，让副官狠狠地训了一顿。正在这时传来了一架B29飞机的声音，正琢磨着会不会从南边飞到头顶上来，没想到就在飞机往上升的时候，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象栓着的汽球似的东西，慢慢地飘落在兵营屋顶的那边。紧接着是一道闪电似的白光，或者说象大量的镁一下子燃烧起来发出的闪光一样。顿时全身有一股强烈的灼热感，同时感到一阵猛烈的地动山摇。后来怎么样？经过多少时间？那就不得而知了。也许当时我被暴风吹倒，真的气绝了。我之所以能活过来，是因为我的脖子和肩膀成了军靴的踏脚石，被人弄醒的。

我周围一片漆黑，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被压在木材底下。那里只有很小的一点空间，身子没法挪动。随着精神状态渐渐地恢复正常，才发现了一点点光亮，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向有光的方向爬去。那是在没有瓦的屋顶底下。

自己觉得费了很久的时间似的，终于能站在地面上了。现在想起来，那是靠近庶务室和伙房相接的地方。算一算爬出来的距离，就知道被刮出去有相当远，病室和教育队的二层楼房，已经不再耸立在原处了。用杯盘狼藉和破罐烂箱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了。

没有人影，寂静极了，周围就象天快黑了似的，一片昏暗，伙房和病房那边早就升起了黑烟。

我的军服右半边烧着了，直冒烟，右边内兜里的钱包，左手腕上的浪琴手表，还有眼镜，全都没有了。好不容易才把军服上的火揉灭。右手背上的皮肤变成了灰白色，全都剥落下来，鲜红的肌肉上沾满了黑土。整个脸都感到火烧火燎的，左手背和手指没有脱皮，可是，象用烙铁烫过似的变成了白色。从腰部往下，即使走路也不感到痛，也许是挨了木头的砸吧，背上却痛得厉害。没法，只有摸爬着到洗脸室去，拧开自来水龙头，可不是还有水呢！洗脸室的柱子还是原样立在那里。我先把手背上的泥土洗掉，用人家忘在晒场上的兜裆布把手包上。对我这高度近视的人来说，因为有些昏暗，远处看不清楚，只知道一个人都没有。

也许大家都逃难去，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了。我从洗脸室的位置上辨认了一下方位，这才逃到了太田川的岸边。在那里有两三个面熟的士兵，也有半裸着身子躺倒在那里的。

好在空袭警报时从兵营拿出来的毯子堆放在外边，我随便拿过一条，疲惫不堪地一屁股坐了下来。紧张的身子暂时得到了松弛，我象失去了知觉似地呆在那里。人倒有那么五、六个，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对这一突然事件做出正确的判断来。真是莫名其妙，破坏力是那样的可怕。我原来判断兵营是被扔到极近的

炸弹所毁，但随着头脑清楚过来之后，发现对岸的人家也没有了。

三泷桥方向和对岸的本愿寺分院一带，升起了红色的火焰，看来是发生了火灾。如果是炸弹和燃烧弹同时扔下来，那在发出空袭警报时应该有所显示。真是不可思议。不知从哪里聚拢来三、四个人，是一起的预备医生。三好君来了，伊藤君也来了，尽是些站在最后一排的人。大家都不想说话。可以肯定，站在前面一排的人当中，有许多是压在房子底下没法出来的。遗憾的是，我身上负了伤，又是外行，要从正在冒火的倒塌的房子底下救出人来，那是不可能的。虽说谁也没有提出来，但都知道这里有危险，所以大家自动地到三泷分院去避难。我也决心离开这里。这时，我回想起东京的情景，那是三月九日夜里，浅草、本所和向岛等江东地区被炸，真是一片火海，很多烧死的人都漂在隅田川上，火焰舐到了河面上。

我们开始向上游移动，所有的道路全被倒塌的房屋封锁了，所以一时只有走河边临时踩出来的路。我的脚多次陷入窟窿一样的地方，最后终于拔掉一只鞋子。找了找，却没有找到。我连忙招呼伊藤君快跟上。好象从荆棘丛生的地方传出了人的喊叫声，可是，全都在拼命逃生，哪有救人的办法呢！火势逼近了。脸上越来越肿痛得厉害了，走起路来很不得劲。目睹眼前的惨状，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医生，却不能救出一个人

来，应该负有责任，但只顾自己逃命去了。

不知什么时候了。好不容易走过了饶津神社的门前，来到这河岸上，总觉得起码有两个小时吧。这时，阴沉的天空里，才露出一点太阳来。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蘑菇状的阴云开始消散的时候。

岩竹先生所在的兵营，因为靠近爆炸中心，碰巧正好在蘑菇云的正下方的位置上，他是一边看着一边跑的，因此，也许就简单地写成了“阴沉的天空”。尽管如此，他还是拖着严重烧伤的身子逃了出来，总算捡了一条命。在一百三十多个队员里，他是活下来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

根据岩竹先生的笔记，他和两个同僚一起来到饶津神社旁边时，有人告诉说：“部队的重炮可能会引起爆炸，不便靠近，禁止通行，因此应涉水过河，蹚到中间沙洲上去。”于是，他把毯子顶在头上，蹚着齐胸的河水，来到了中间沙洲上。这时，三泷那边黑烟滚滚，当中还能看到火光闪闪。看来，三泷也完了。因此，等缓过气来之后，只好朝上游的河岸走去。饥饿和痛苦都已经感觉不出来了，唯独希望有个好好躺一躺的地方。

几辆军用卡车匆匆地向广岛方向驶去。一辆卡车的司机瞧着疲惫不堪的岩竹他们说：“喂！当兵的，这山北边有个叫户坂的地方，那里正筹备收容所，打起精神来吧，据说医疗品也准备了不少。就在这座山的北边。”他大声喊叫着，把车开了过去。

“户坂，户坂！”三个人都叫了起来，朝北边走去。岩竹先生因为光着一只脚，只能一瘸一瘸地跟在同伴的后边走，说是就在山的那边，可走起来觉得非常之远，约有十二公里。一路上，负伤者成群结队在垂死挣扎，那情景真令人不寒而栗。

在户坂是把国民学校当成了收容所，并没有另外设什么救护所。校舍只有两栋平房，在狭小的运动场上，支起两个帐篷作临时收容所。校舍里、帐篷里都挤满了负伤者。尽管天快黑了，但还是排着长蛇似的队伍在等着叫号。在走廊里，有的人只能躺着，发出呻吟声；有的人特意赶来这里，却断了气，用一块布盖着脸；也有呼儿叫娘的。在治疗上，只是有人给涂点红药水，或是把面粉用油浸泡过后，作为锌油的代用品，由人给涂上。好象既没有绷带之类的东西，也没有注射用的药品。

岩竹先生的脸越来越肿了，变得圆圆的，象西瓜一样。眼皮子几乎跟闭着眼睛一个样。同伴三好先生脸上出了个大水泡，手上的皮也被剥去一层。伊藤先生除了腮帮子上有烧伤之外，前额上也跌了个大疱。三好先生是医学博士，是妇产科的专门医生，他经常把年幼的大女儿的照片贴放在胸前。伊藤先生是三次町的开业医生，是精于药学的人。

岩竹先生三个人都由人给涂了红药水，在走廊的入口处找到了一点空地方，裹上带来的毯子，熬过了一个晚上。也许是处于兴奋状态吧，光吃了一点早饭，不吃不喝也不感到肚子饿。喉咙很干，想喝水，但担心传染病，只好忍

着。三个人都很少说话，也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了。

第二天八月七日，军人和一般人分开，把军人收容在教室里。岩竹先生的脸极度肿胀，已经大了一倍，如果不用手指把眼皮扒开，眼睛就看不见东西。只好把他用担架抬到东头重伤员的教室里去。用烧焦了一半的军服卷起来，给三好先生当了枕头，他就那样被抬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了。放在衣兜里的笔记本、名片夹和香烟盒都不知去向。这一次，跟三好先生算是今生永诀，跟伊藤先生天各一方，也是这个时候（可是，据说伊藤先生不久得到了夫人周到的护理，救了一条命，今天还活着，在三次市继续开业——日后补记）。

岩竹先生对自己这天的病状作了如下的记载：

——在我搬去的教室里，连一个预备军医都没有，全是些普通兵种的年轻重病号。喉咙实在干得不行。感到全身的骨头都象散了架似的，一阵剧寒之后，接着又发高烧，也许在三十九度以上吧。因为眼皮肿了，只好乖乖地躺着。八月七日，给喝了一碗稀粥。小便两天才有一次。

尽管禁止喝水，但因为实在受不了，于是用手指扒开眼皮，偷偷地来到开挖出来的井边喝了水。虽说水有铁锈味，但喝过水还是象苏醒过来似的，精神多了。校园里的帐篷虽已增加到了六个，患者仍然拥挤不堪。尸体都并排安放在运动场的一头。

到了夜里，患者的呻吟声更加厉害了。也有那种突然从教室的窗口跳出去，在水田里乱走的脑症患者。夜里，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患者能安静下来。冰凉了的尸体，悄悄地被人用担架一具一具地抬走，我自己给自己鼓劲说：就烧伤的范围来说，我是绝对不会死的。可是，不管怎么分析，也弄不清为什么一下子会有这么多的人负伤。护士对负伤者的姓名、军阶、所属部队和籍贯作了调查，造出了名册。我请她们把我在户坂收容所的情况，设法与我家属取得联系。可是她们没有给我办，也没有一个象样的军医来给患者治病。——

十八

八月八日早晨突然贴出布告，内容为：由于患者过多，在这临时收容所里难以照顾，因此，打算把部分患者转送到位于备后北部的庄原陆军医院分院去。附带通知：根据个人的体力，认为自己有信心坐火车的人，可以提出申请。

实际上，送到这里来的被炸者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死者的人数。刚把尸体收拾走，马上又送来了受伤的人。教室里和校园的帐篷里，都挤满了患者，甚至连附近农家的堆

房和小木房里都是满员。还有的被炸者，只好躺在院子的门前。以广岛市为中心的周围市、町、村的国民学校，也跟户坂国民学校一样，成了紧急收容所，而且也都超过了收容的限额，因此有必要疏散到较远的地方去。如若不然，不但医生不够，而且部分患者只能安置在露天地上。

“喂！紧急通知，大家都听着。刚才说过了，愿意到庄原收容所去的人提出来，根据各自的体力，有信心能坐火车到庄原去的人，把手举起来。从户坂到庄原坐火车要三小时。”有人在反复这么说，听来象是卫生员的声音。

紧接着，传来了国防妇女会女人的声音：“有愿意到庄原去的吗？有信心能坐火车的人请举手。从户坂到庄原坐火车要三小时。”

岩竹先生听说到庄原去，就试了试，朝天躺着，用手指扒开眼皮，看了看天花板，竟能清楚地看出木板的纹路来。既然是这样，他想该可以步行到户坂车站去。于是，他闭上了眼睛，打起精神把手举起来。可是，手腕子一不使劲，从手腕子起的上半截就会耷拉下来。

患者们的心情似乎都不一样。

“我想去，但是去不了。说这种好听的话又有什么用。”有人这么说。可说话的人是怎么负伤的，又是什么样的人，谁也弄不清。

“想去的人，快走，快走！”有人这么自暴自弃地信口开河。可他是谁呢，同样弄不清。

“到庄原去啊！”有人这么叫唤。

岩竹先生心想在到庄原之前一定得活着，即使情况再坏，也不能死在火车上。为什么呢？因为庄原是他出生的故乡，何况设在庄原的广岛第一陆军医院分院院长是岩竹先生家乡的前辈，也是大学时代的前辈，就是作为军医被征召的藤高茂明博士，是个为人稳重而又磊落大方的医生。如果是藤高医生，锌油总可以给涂上一点吧。这不正是所谓吉人自有天相吗！决不能失去这个偶然的机会。他真想把双手举起来。可是，岩竹先生举起的右手已经发酸了，只好换着把左手举起来。

"行啦，可以把手放下来了。发准许证。"

旁边有人这么说。因此，岩竹先生放下手来。他扒开眼皮一看，见卫生兵小组长，在他军裤的带子上系上了行李条子。他坐起身来，见上面写着"发往庄原"。

"什么时候出发？"他问卫生兵。

"要等人数确定好之后，过一会儿在校园里集合。"卫生兵这么说。

不一会，开午饭了，端来象团子汤一样的类似稀饭的东西。岩竹先生因食欲不振，只喝了点茶，心想借它发发热。

下午三点，发出了集合的命令，在堆着臭气扑鼻的尸体的校园里集合。一个大约有六百人的队伍，沿着通向户坂火车站的田间小路往前走。岩竹先生一边左右交替着用手指尖扒开眼皮，一边走。没有一个人能保持正常的姿态，人人脚步蹒跚，就象一队妖魔鬼怪。

当走到车站前的坡道上时，喉咙干得难过极了。在路

的右手边，一户农家的堂屋门口有个老太太，岩竹先生要求说："对不起，给口水喝吧！"老太太对岩竹先生肿胀的脸和溃烂的嘴唇，一点也不显得讨厌，点着头说："辛苦啦！喉咙干了吧？一定是干了，一定是的。"她说着，走进堂屋里去，在盘子上放上一把大壶，端了出来，不是水，而是变了味的凉茶。

至于在户坂站上火车以后的事，可参考岩竹先生的《广岛挨炸预备医生笔记》。现摘抄如下：

——我很幸运地在特别运输列车的最后一个车厢里，找到了一个位子。这是艺备铁路线上的火车，通往我中学时代曾多次去过的老家。听到火车的汽笛，心想能听到这令人怀念的声音，就一定能活下去，从而打起了精神。由于从前天以来睡眠不足，加以兴奋和不安，此外，还因为心怀着终于逃脱出来了的那种感慨，觉得三个钟头的时间未免太长，火车也未免太慢了。因为身上发烧，热得象抱着一团火一样，有时紧张的心情容易中断，象慢慢地掉进了地狱里一样，头脑也不清醒了。火车停站的时候，咯噔一声猛地摇晃一下，这就提醒我要振作起来。车到任何一个站，都有斜披着国防妇女会条带的老太太和中年妇女，把茶水和梅干等东西送给我们吃。我的嘴唇和口腔全都肿了，可梅干十分好吃。"真叫人同情啦！""多么困难啊！""怪可怜的！"她们还说了许多表示慰问的话。其中

有的中年妇女和年轻的姑娘还流了眼泪。打我入伍以来，这算第一次看到妇女如此落泪的场面。我想起了三十年前，上中学时学的李白那首《长安一片月》的诗，现在看来，那不单是一首描写风土人情的诗，而且是一首动人的诗篇。在我们车厢里，有两个士兵已经冰凉了。我担心起老伴和孩子来，觉得外甥的事，也只得宽着心去想。

在备后十日市车站(现在的三次车站)停了车。三次街上有我毕业的中学。我没有用手指，而是练习着睁开左边的眼睛，好象看到一个少女站在靠近车窗的月台上，不由得"啊"了一声。那是自幼在庄原的伯母家成长起来的孩子。我完全变了样，对方看了，当然不知道我是谁。因为我招呼她，她才察觉出来。一问，才知道她从女校毕业之后，当了勤劳服务队员，才来到这车站上的。我把自己从身体到心灵，都真正成了残兵败将的情况，简要地说了一下。她一听马上就用站上的电话与庄原车站取得联系，要求庄原和备后十日市车站站长，准许她陪我坐车同行。停车的时间很长，足够办理这些事。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次巧遇。就因为这样，我很快与亲属取得了联系。真不知对我是多么大的安慰啊！由于这个奇妙的原因，也许紧张的心情放松了吧，病情一下子反而恶化了，全身哆哆嗦嗦地直发抖。

到了庄原车站，亲戚家的姑娘到我伯母家去联系

去了。我自己的老家，离庄原町还有些路程，但可以由伯母家去进行联系。在天黑的时候，我们这些残兵败将，被用木炭车运送到了一个地方。这里不是医院，而是国民学校楼上的木板房教室，与户坂的国民学校没有什么不同。当我从人群当中挤进去躺下来时，头脑已经完全混乱了，剧寒一来，全身发抖。等到深夜以后，就发开了高烧．不能说话了，想作声也发不出声音来。

那天夜里，迷迷糊糊地觉得有过一次空袭警报。到今天为止，我前后三次失去了知觉。第一次是被炸以后，紧接着丧失了知觉；第二次是经过火车一阵颠簸之后，到达庄原国民学校的这天晚上；第三次是后来的九月上旬，所谓的原子病发作了，在生死线上彷徨的那几天。正因为我是处于垂死状态的病人，所以在神志不清的时候，不用说对客观情况的观察，就是对自身症状的感觉，也经常是迷迷糊糊的。

八月九日早晨，夜来的高热多少退了一些，自己觉得有恢复意识的征候。也许是化脓引起的高烧吧，这是一种败血症性的高烧。当天军医来巡诊时，命令卫生兵对我进行处置。被炸以来，这是军医第一次给我看病。但是军医连听诊器都没有使用。

我的病几乎全是烧伤引起的，除了头部、脸上、脖子上、背上、两只胳臂的上部、手背、手腕子和手指以外，连耳朵都是烧伤。手腕子上的皮肤剥离了，

背上象牛肉一样，据说几乎可以看见肋骨。后来才知道这是高达数千度的穿透性光线在一瞬间造成的。可是，那种炸弹的性能，的确不是我们所能琢磨得出来的。卫生兵在我烧伤的地方涂上了苦味酸似的药水。我躺下之后，光给身体接触地板的部分，敷上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纱布，这就算处置完了。接着处置下一个病人去了。因为一趟列车运来的患者有数百人之多，要进行处置，什么小心翼翼呀，什么有条不紊呀，全都顾不上啦！

第二天，八月十日，卫生兵给我揭背上的纱布时，我不由得大声叫了起来。纱布、热度、体重以及分泌物，全都沾在烧伤的地方。卫生兵捏住纱布的下方往上撕，由于疼痛，我下意识地腰身随着往上翘。本来，即使坐着撑起双手，要把腰身撑起来，也是有限度的，腰身一抬高，由于有体重，臂部就会往下落。这时，就构成了把纱布揭下来的姿势。尽管血一滴一滴往下流，也没有去管它，用毛刷往背上涂上药水，再敷上纱布，然后在脸上、脖子上、上胳膊以及手背、手指上也涂上药水，就可以接着处理下一个病人了。这种治疗方法，连自认为忍耐性很强的我，也被折服了。在这里，患者一个接着一个地成了死者，同样被抬了出去。照例还是国防妇女会的那些人来帮忙给病人端屎端尿。她们对那种呛鼻子的恶臭，也似乎感到相当为难。

这天的下午，无意中听到有人喊："喂！岩竹预备军医在哪里？岩竹在哪里？"接着又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声："岩竹，有没有？岩竹，在不在？"我知道这是妻子的声音。我想回答，但是嘴唇肿了，说不出话来，只能把疼痛的左手举起来。妻子到广岛陆军医院的废墟上去找我，听说我送到了户坂，赶到户坂国民学校，又听说我转送到了庄原，所以追到了这里。可是，我的脸已经变了形，以至连妻子都认不出我来了。——

在这本笔记里，还写有岩竹先生的夫人回想当时情景的谈话，这也许是问起岩竹先生如何奇迹般地恢复健康时，有人把夫人的回答作了速记吧。这不也是治疗矢须子的病的参考材料么？

——那时，我疏散在福山市郊外汤田村的细川医院里，我丈夫岩竹作为预备军医参加了广岛第二部队。由丈夫照顾的一个外甥在广岛第一中学上学。在汤川村细川医院的是我的娘家哥哥。

八月八日晚上，福山遭到空袭，从第二天早晨起，通向福山的福盐线和井笠线都不通车了，因此，九日一大早，细川的哥哥让我坐在自行车后边，从汤田村把我驮到了福山。接着，我又步行到了草户，从草户到了鞆津，又从鞆津坐汽车到尾道前方的松永，从松永坐火车，天黑时到了广岛。经草户、鞆津、松永、

尾道去广岛，据说这是早先平家①的一部分残兵败将和足利尊氏②等经陆路逃到西海岸去时所走的路线。

广岛火车站前支起了帐篷。我在帐篷里一直等着天亮。军队派出了值勤兵，让几个摸黑走路的人在帐篷里休息。我从汤田村出发之前，细川的哥哥曾挽留说：即使去了也不顶用，算了吧。而我总觉得丈夫还活着。想到丈夫喜爱喝酒，所以用药瓶灌满了酒，装进了行囊里。然后又向哥哥借了有红十字标记的袖章，把自己打扮成随军护士或别的医务人员。如果没有那种袖章，女人是一个也不准到广岛市内去的。我身上穿的是瘦腿裤，脚上是草鞋。

我不知广岛市的地理情况，向当兵的打听去第二陆军医院的道路，回答说：那一带已经烧光了，去了也没有办法。再打听广岛第一中学的情况，说那个学校的师生全死光了，彻底烧成了一片荒野。可以肯定外甥也已经死了。这一来，我只好躺在帐篷里。有一个孤儿，任凭当兵的怎么哄，他也要爸爸妈妈，不肯睡觉。我陪他躺着，才算睡着了。清晨四点钟左右，我偷偷地爬了起来，到第二陆军医院找丈夫去了。

---

① 古代日本进入十世纪以后，武士集团经过相互兼并，出现了东北方的源氏和西南方的平氏(平家)，这两大集团经过多年战争，源赖朝终于灭了平氏，于1192年在镰仓建立了新政府，自封大将军，总揽了国家大权。从此日本进入了封建幕府时代。

② 日本室町幕府(继镰仓幕府之后的新幕府)的第一代将军。

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没有兵营，什么都没有，只有帐篷。一个从东京那边来的军官，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说：眼下怎么也弄不清楚，还是回到乡下去等着军队的通知吧。然后给我吃了冰糖和茶。为了弄准确些，我又打听第一中学的情况，他也说那里已是一片废墟。那个军官一个劲地劝我回去。这一来，我反而想找找看。于是，沿着附近的河向上游走去。在河边有用铁皮和草席搭起来的小房子，但里面的人都是黑黑的脸，只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那副模样跟过去画卷里描绘的难民完全一个样。再往前走，又有躺着呻吟的人群。我试着大声呼叫"岩竹，在不在?"但没有回音。即使侧耳细听，也只听到呻吟声，就象妖魔鬼怪什么的发出的声音一样。

我心想，这炸弹真是可怕！问打身边过的人，也还是回答说是一种新式的特殊炸弹。从那个人的谈话里，我得知陆军医院的军人挨了炸，已被收容起来的情况。于是，我说：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想去找一找，求他指点。他说：收容的地方有三处。可是，我急糊涂了，耳朵里只剩下户坂这么一处，就先去户坂找找再说，听听有什么消息之后，再往下去寻找。所以只记得户坂。户坂离广岛约十二公里。走着去，到达村子里时，已是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我一直沿着堤坝走。尽管如此，心里还在嘀咕：那个军官为什么在陆军医院废墟上的帐篷里，不把收容所的事告诉我呢?

到了户坂，我一边走，一边挨户向农家打听。等我来到设有临时收容所本部的国民学校时，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在校园的帐篷里，还有教室里，走廊里，都挤满了受伤的人。受伤者的名单还没有编造出来。我在走廊里、教室里、帐篷里转来转去，叫喊着："岩竹，有没有？岩竹，在不在？"没有人搭腔。因为听说受伤轻一些的人，收容在农民家里，于是，我又去农家找了一遍。最后累得精疲力尽，也顾不上羞耻和体面，向一户农家要求说："让我在屋檐下歇一会儿吧！"说着就在阴凉的廊檐上躺了下来。一直躺到下午五点钟，好歹休息了两三个小时。我又回到了国民学校，经过这么一番周折之后，收容者的名单这才编造出来，得知岩竹昨天转移到庄原的国民学校去了。因为听说只有负轻伤的人才被转送去，所以放心了。可是，这种高兴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当我问及打身边过的人时，却说去的人全都摇摇晃晃，几乎是快死的人了。

说来也怪，把丈夫的伤势估计得比较轻吧，心里是那样的急；把伤势估计得很重吧，心里还是同样的急。往户坂车站去时，是加快步子走的。我是在车快要开了之前赶上车的。可车十分拥挤，而且开得很慢。不久，当来到盐町换车时，开往庄原去的最后一班火车已经开了。没法，只好在月台上铺上报纸，坐下来等着天亮。我旁边有一个府中町的人，在说这说那地与人交谈。那人说，他知道府中町的细川分院。于是，

我匆匆地写了个信，请他带给我在细川分院的哥哥，说明我眼下正在去庄原的途中，请把所需的东西带来。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他坐上了福盐线去府中的火车（福盐线福山站附近的其他车站可以通车），我也坐上了艺备线去庄原的火车，正好各奔一方。福盐线和艺备线是在盐町分道的。

幸好与细川的联系进行得十分顺利，细川的哥哥和护士，还有我疏散在细川的女儿，十一日那天黄昏，来到了庄原的伯母家（伯母经那位姑娘一联系，知道岩竹转送到了这个镇上，随后就到岩竹的老家联系去了，所以不在家）。我边休息边换换衣服，一直在等着他们。我们赶紧到庄原的医院里去——那里是国民学校，不知是组长，还是班长，反正是个卫生兵模样的人，领着我们走进教室里。跟户坂的国民学校一样，一大群负伤者一个挨一个地躺在那里，也不知岩竹在什么地方。卫生兵模样的人说："喂，岩竹预备军医在哪里？"于是，我也呼喊着："岩竹，有没有？岩竹，在不在？"

我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没有人答话。可是，看见有人没有劲似地举起了手，这才知道那就是我丈夫。他的脸肿了，比原先大了一倍，右耳朵上敷上了纱布，贴着胶布。说是不知因为什么，耳鸣得难受。在这里，我觉得奇怪的是：只要有一个患者一哼哼，许多的患者都会一起哼哼起来。几乎可以这样说，那声音之刺耳，真象是田野里的青蛙，不知什么缘故忽地齐声叫

起来一样。

这个校舍的收容所，确切地说是广岛第一陆军医院分院附属临时收容所，这样谈也许要合适些。因为是非常时期，指责医院对患者治疗不周和设备不全，那是过分了。可是，唯独在规章制度上和军队一样，太烦琐啦，说是因为有国防妇女会的人来帮忙，所以一概拒绝患者家属的护理。我总不能扔下快死的丈夫回家去吧。因此，我用战时常用的几句刻板的话说：哪怕一个人早日恢复健康，也是对国家的贡献，这是至关重要的。真象是吵架一样。可是，卫生兵模样的人，连笑都不笑。我十分焦急，于是，去恳求丈夫的前辈，就是这庄原分院的院长。根据院长的命令，才把丈夫搬到一个双人房间里的。这一来，虽说预备军医只是个见习二等兵，却享受了军医的待遇。可是，这次提升，仅仅只有两小时就完结了。那是因为丈夫搬进的双人房间里先有一位客人，是一个上校军衔的步兵部队长，大脑有病，处于发狂状态。就在那天夜里，他死了。

接着，又搬到约有四铺半席那么大的三人一间的房间里。先住进去的两个人，一个是从冈山县征召来的预备军医长岛二等兵，是个医学博士。还有一个是从冈山县笠冈町来的年轻的志愿兵组长。长岛二等兵的脸和双手被烧伤，被痢疾弄得苦不堪言；年轻的组长没有烧伤，但头上有块很大的伤痕。

当兵的对老百姓的态度十分明朗，与此同时，却又有着特别暧昧的地方。虽然不能说都是这样，但我发现其中确有这样的军人。丈夫搬到三人一间的房里去时，细川医院的哥哥带来了护士，两个人尽可能多带了些纱布、绷带、生理盐水、葡萄糖注射液、锌油等医药用品。这在当时，是民间十分贵重的东西。他们拿给军医花木中尉看，希望能对治疗起到作用。可是，中尉脸上显得很难看，他说：军队要按军队的方针进行治疗，因此，希望不要从民间把什么东西都拿进来。居然把我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与此相反，这位中尉在治疗丈夫的烧伤时，只是命令护士给涂了些不明底细的透明液体。有一天，涂完药之后，我去看丈夫，见伤口上粘着一粒瓜籽。第二天，丈夫问护士，这是什么药？昨天怎么会粘上瓜籽的呢？回答说："哦！还留下了籽么，仔细拧过的嘛，应该滤掉了呀！"不打自招，说明涂的是黄瓜汁。丈夫歪着肿起的嘴说："我以为是临时做的丝瓜香水①呢。"烧伤了涂黄瓜汁，作为一种民间疗法，或许老早就有了。可是，对烧伤来说，如果不大量补充生理盐水、葡萄糖之类的东西，来弥补水分之不足的话，对身体的三分之一被烧伤的人来说，那是无济于事的。

还有这么一件事。记得那是八月十三日，丈夫右

① 日本习惯用丝瓜藤上滴出来的水，做香水擦脸。因系凉性，所以对治疗脸部疮疱有作用。

耳朵痛的实在难忍，第二天，十四日中午过后，庄原日本红十字医院的耳鼻科主任屈原来了。他是征召来的，中尉军衔。此人态度极为傲慢，用一种蛮横的口气问了问之后，非常草率地把丈夫的耳朵给治疗了一下。他把捂在耳朵上的纱布取下来，又揭去脱脂棉，这时从耳孔里，稀溜溜地流出象油一样的分泌物来。盖着一层疮痂的耳朵，从里到外全都长满了蛆，一厘米来长的小蛆，总有那么二百来只。我在中尉的吩咐下，用脸盆接住，用带橡皮囊的吸管放水把蛆冲下来。耳孔里边的蛆，由中尉给夹了出来。

托福，刺激鼓膜的元凶，总算被除掉了，耳痛解除了，发热也有了下降的征候。我把拿来的酒，一滴一滴地往丈夫嘴里滴（丈夫右边的耳朵遭到蛆的侵蚀，只好就那么缺损着。说是还有耳鸣）。丈夫对别人给他除掉了蛆，显得挺高兴。为了表示感谢，嘱我给屈原中尉那里送一瓶一升装的酒去。于是，我托庄原的伯母给弄来一瓶酒，用包袱皮包好送了去。中尉把酒放在橱柜里，把包袱皮往地板上一扔说："这东西，拿走吧。"我回来之后，把情况告诉了丈夫。丈夫说："是吗，这是战争造成的。"丈夫还说，战争这东西，必然会造就出这样一种人来，但不会产生出一桩好事来。

我在庄原期间，住宿在伯母家里，来回往医院跑。细川医院的哥哥在伯母家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带着护士和我女儿回汤田村去了。

八月十五日，战争结束的这天，丈夫突然又发高烧，奄奄一息了。可是，第二天起，烧又慢慢地在退。见他已极度衰弱，而且治疗又不得当，于是决定回细川的家里去。二十日那天，用黑市价雇用了一辆烧木炭的卡车（这时，已经允许患者自由行动，想到哪里去都可以）。我和丈夫坐在驾驶员助手座位上，驾驶员讨厌被炸患者的气味，带上了口罩。我们三个人并坐在一起，向府中町开去。丈夫倒是好好的，我却累得要命。

丈夫住进了府中町的细川分院，从第二天得了原子病。这就是说，如果在庄原再拖上一天的话，也许会死在那里。这不是出于一种安心感，或者说在此以前，是靠自己的意志支撑过来的；而是挨了炸，经过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正好要得原子病了。因此，在庄原与丈夫同一个房间的长岛先生，虽说比丈夫的症状要轻得多，可是，就在我们到达府中町的那天，他却去世了。

在府中分院只呆了两天两晚，马上就住进了汤田村的细川分院。在分院，因为岩竹所住的房间，那股臭气总不消散，所以十多天一直那么敞着门。在汤田村，有属于新山桃品种的白桃果园。我去买了两次桃子，一次买十贯，岩竹一共吃了二十贯。牙龈和嘴唇都烂了，口腔发了炎，只能吃流质的东西。于是把白桃用萝卜刮子刮出来，装上一大碗，再在里面打上两

三个鸡蛋，把这种东西流到病人的嘴里去。值得佩服的是，他居然可以把碗里吃得一点不剩。看上去，病人是顽强地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心想：象这种吃法，二十贯白桃，不是用不着一个月就吃完了么。二十二日，回到了汤田村。可原子病真正厉害起来的是二十三日。他呼吸也微弱了，已经不行了，我痛哭失声。那时，丈夫用微弱的声音留下了遗言。在留遗言时，嘴可以说话，而且听得比较清楚。我对丈夫说：一定照你的遗言办，作为交换条件，希望从今往后要毫无遗憾地让我设法给你治疗。

丈夫同意了这个交换条件。可是一输血，一打盐水，又发起高烧来，显得十分痛苦。他说，别再打啦！我说，就让打完这些吧，这还不行的话，那就算啦！我提出了这个交换条件，仍坚持打盐水和输血，也不知这是好还是坏，竟慢慢地好转起来。可是左手腕化脓了，据说这不是因为打了盐水，而可能是一种败血症引起的。他并没有让别人给开刀，而是等细川分院的哥哥到府中分院去了，不在医院的时候，自己用手术刀剥开的。直到如今，那个伤痕还留在手腕上。他非常顽固，不让别人作切开手术。

当时，他的确和木乃伊一样，完全象一具僵尸。正好在细川医院的陈设品里，有一具尸骨标本，和丈夫完全一样。那时天气还热，为了防止苍蝇引起生蛆，大白天也吊着蚊帐。透过白色的蚊帐看去，真跟摆着

尸体一模一样。细川的嫂嫂感到很难受，把陈设的尸骨标本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那时，丈夫成天价喊痛，全身的肌肉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把骨头。即使垫上褥子，铺席的硬度也直接顶着骨头，他直喊痛。因此，用几条褥子垫得跟床铺一般高，再在上面铺上两床绒毛被子，心想因为是绒毛，该不至于那么硬了吧。可是，即使是这样，褥子下边的铺席上有没有接缝，他还能明显地感觉出来。这也许有些不可想象吧。后来掀开一看，铺席都腐烂了。

医生就是细川的哥哥一个人。因为哪个医生都认为不可救药，谁都撒手不管了。打盐水和输血都由细川的哥哥来做。他的血型是O，好在我们家孩子们的血都是O型。

粮食倒不太缺。向邻居要点肝脏吃，人家就把整个的肝脏全都拿来了。可是，谁也吃不了那么多。到后来，吃的东西主要是桃子和鸡蛋，他能津津有味地吃上一大碗。我盘算着桃子季节过了难以弄到手，就集中买了两次，把它沉到深井底下去。汤田村从来就是桃子的产地，也出产白桃，并不次于著名产地冈山县的新山。可在当时，即使拿着现钱去，也很难买到。如果拿衣服去换，倒可以换得来。我的两箱衣服就是这样给换光的。

当时，原子病患者掉不掉头发，是判断这个患者

是死还是活的一种常识。然而,丈夫的头发可是完全掉光了，这不是说明，即使同样是原子病患者，症状也会各有不同吗？当然，我只知道丈夫的情况。反正他在得了原子病之后，食欲有很大减退。因为病症和食欲不振是同时出现的，所以病魔在把患者身上的肉消耗光之前，只可能是瘦得不能再瘦的木乃伊了。由于很好的营养不能吸收，身体得不到补充，这跟癌症病人是一样的情况。白血球也一个劲地减少，丈夫减到了稍许差一点不到二千单位的程度。

还有一点，丈夫在被炸之后，有十天左右便秘，小便一次也只能排出一点点来。那种炸弹反正是够厉害的，手腕子上的皮肤什么的，一下子就被舐了去。据说，那是穿透性的光线，这才发觉，不光是身体表面，就是对内脏也起破坏作用。从丈夫的情况来说，连膀胱内部的粘膜都被剥离开来，那种粘膜堵塞在尿道或是别的什么地方，使尿排不出来。正好象竹筒破开之后，里面不是有一层竹膜吗？虽说不是那么大，反正膀胱内部那种皮膜剥离开来，梗塞了小便。也就是说，原子弹的穿透性光线能使粘膜剥离。那是到了细川之后出现的症状，好象是被炸后有三个星期左右了。可是，下腹部一使劲，让尿从膀胱里排到了尿道里，再在括约肌周围从上往下压，就可以把尿排出来。用双手使劲压迫下腹部就行。丈夫每次都把尿装在杯子里进行观察，让我看看竹膜似的东西出来了多

少。可以说流出来相当多。

不，这不仅是膀胱，胃啦，肠子啦，肝脏啦，各种器官也许都受了大小不等的影响。牙齿和牙龈的接触面也受到了破坏，所以牙齿摇晃起来。根据个人情况不同，也有说便血的，还听说有苦于痢疾的。丈夫是便秘。膀胱的障碍，只要把竹膜似的东西排光，就没有什么事了。当然，也许还会长出新的粘膜来。

难道只有庄原如此吗？不，在细川的收容所里，每天也照样用排子车尽可能多装些尸体往外运。就是在户坂的收容所里，我去的时候，帐篷里患者也是满满的，在走廊上也有。到了傍晚五点钟左右，再去一看，帐篷里就空空的了。一靠近，就是一股股的臭气，让人闻了难受。

那时，我们的外甥是广岛一中的一年级学生。我到广岛，是为探听丈夫和外甥的生死存亡才去的。可是到达广岛后，在车站前的帐篷里，向当兵的一打听，得知广岛一中的学生全都完了。我感到心都要炸了。这多么凄惨啊！我决定即使见到了丈夫，也暂时不把这事告诉他。我跟在丈夫的后边转，被拉到了户坂，接着又奔往庄原，不就是因为外甥死了，出了这个难题才使我神经异常紧张的么！

尽管如此，还是掩盖不了外甥的惨死！

据说广岛遭到空袭的第二天，从汤田村出发的特设救护班，把广岛一中的废墟收拾了一下，是救护班

的人把情况通知到细川来的。我们的外甥当时参加了劳动服务作业，就那么独自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烧死了，可能是被闪光灼死的。那时，中学生都佩带名牌。把牌子送回来的人说，最后只剩下这块牌子了。那是黄铜做的，上面光是写着姓名。总算还能认得出名字来。——

以上就是岩竹夫人追述的往事。把她的话和《广岛挨炸预备军医岩竹博笔记》综合在一起，似乎还不能找到治疗原子病的好方法。岩竹先生所选择的措施，也只是输血和补充大量的维他命 C，还有吃桃子和鸡蛋。此外，还有一点可以提到的，那就是如果不去论懒惰这个词的褒贬的话，那末，懒惰似乎并非是坏事。劳动需要白血球。如果缺少白血球，抵抗力就会减弱，负担就会过重。这就是说，如果只是说懒惰，也许觉得不中听，假如改成一种极为达观的说法，感觉又将如何呢？最后一点，那就是要有与病魔作斗争的旺盛意志。这就是重松的读后感。

十九

重松读了岩竹先生的笔记，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让矢须子失去信心，一定要让她保有活下去的勇气。矢须子身体

一天天衰弱下去，又没有治疗的办法，所以只有用饮食和毅力求得生存。目前是关键时刻。

据妻子繁子说，矢须子进九一色医院的那一天，上午还到小畠村的两家医生那里看了看病。当然，两家医院都给她开了药，但她都扔在沟里，没有拿回来。据坡道下杂货铺的大嫂子对繁子说，她看了那药袋上写的名字和日期，又查了查里边的药，肯定是矢须子没有拿走扔掉的。这就知道矢须子是多么犹豫不决。应该让她学习岩竹先生和病魔作斗争的旺盛精神。

在岩竹先生的笔记里，对离开庄原陆军医院分院的前后情况，是这样写的：

——也许是因为除掉了耳朵里的蛆吧，耳朵消了痛，烧也退了，但虚弱却与日俱增。那种一定要活下去的自负和绝对不能死的自信的影子渐渐地消失了。但是，却产生了另一种念头：不希望在此时此地死于这个病上。希望在别的什么地方，患自己能容许的病而死。

八月二十三日。院方同意：只要离家不太远，病人又有信心回家，就可以出院。虽说没有信心，但一心想回家。经藤高院长准许，领取了解除临时征召的证书。虽说到东京去有些勉强，但至少想熬到汤田村细川医院去，因此振作起了精神。我雇用了烧木炭的卡车，签好了合同，把我送到相距六十公里的福山市

郊去。

我穿着白色衣服，戴上战斗帽，终于迷迷糊糊地到达了府中町细川医院。一路上，颠簸得很厉害，这条公路荒废的程度，真不知怎么说好，这是谁都会注意到的。我坐在闷热的卡车司机助手的座位上，几次昏迷过去。妻子在旁边照顾我。由于疲劳，她也有两次处于神志不清状态。三个小时的路程，感到象过了一年似的。

正在危急的时刻，是活是死，这两种归宿只是一纸之隔了。从第二天二十四日开始，出现了原子病的症状。如果再拖一天或半天，可以肯定，我就会在庄原被无常引去地府了。

我在一半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从府中町的分院转到了汤田村细川医院。输血、注射、注射、注射，我只记得这些。稍稍恢复了知觉。

每天是四十度高烧，白血球二千，身体逐渐消瘦，只剩下一把骨头，变成了活着的木乃伊。手腕和耳朵一带的烧伤不用说，背上的烧伤更是痛的厉害。尽管是皮包骨，也还是知道痛。据妻子说，我背上的烧伤就象铁扒牛肉一样，又黑又硬。当铁扒牛肉一块一块地剥落时，肉洼进去很深，几乎可以看到肋骨。用医学上的词来说，这叫渐进性坏死或坏疽。这是原子弹爆炸时，遭到了斜照的光辐射，结果就是这样。也许跟褥疮一脉相通吧，也可能因为血液循环不通畅，才

更加酿成这样现象的。

身体变得极度虚弱，几次失去知觉。心音消失，呼吸停止。后背长出了很大的褥疮。由于膀胱粘膜剥离，引起尿潴留。从院长（我姐夫）到每个医生，没有一个说这是好现象的。来会诊的医生，全都对我撒手不管了。头发和疮痂结在一起，就象假发一样，慢慢地全都掉光了。

我意识到自己将会离开人间，给妻子留下了遗嘱。没想到这倒成了好事。妻子在床边的哭叫声，使我苏醒过来。她说我的心脏刚才停止了跳动。可能刚才我的脸部皮肤痉挛，眼球往上吊，发绀，显出难受的神情来了吧。可是，我自己觉得好象漂浮在一个比较明朗而广阔的地方似的，并不感到特别难受。虽然有临终最痛苦之说，可我却感到意外的舒服。不过，在旁人看来，也许显得很痛苦吧。

自从得了原子病以后，两个星期内，总共喝了二十贯白桃的果汁，借以维持生命。说不定注射维他命C、输血也起了作用。过了一年半之后去透视，发现跟烧伤一样的溃疡逐渐好了。我在卧病中，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就象修建中的大楼的钢筋结构一样。肌肉是后来重新长的。所以我的肉体象经过了重新投胎一样，全是新的。现在只缺少一只耳朵，一喝酒，脸上和手腕上的伤疤就发红，除了顽固的耳鸣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后遗症。这耳鸣就象听远处寺院里的钟声

一样，不分昼夜地响个不停，我自己听来，象是敲起了控告原子弹的钟声。——

繁子到九一色医院去看矢须子的时候，把这笔记带给了院长先生，供他作治疗的参考。

人在不痛快的时候，不如忙碌一些的好。所以重松匆匆把门关好，到庄吉家去看小鲤鱼的发育情况。刚好庄吉和浅二郎都在池塘边。瘦高个的浅二郎，正在用大研钵捣碎卷心菜。瘸子庄吉正在用小捞网从孵化池里捞起鲤鱼苗来，然后一边挑选，一边放进旁边的预备池里。

“真热啊！”重松说。“啊，真热啊！”他们两人也同时这么说。夏天天气好的时候，村里人一见面就说“真热啊”；到了傍晚，就说“累了吧”；如果是下雨天，彼此寒暄时，就说“真是好雨”。

浅二郎让重松帮忙捣菜。把卷心菜捣烂了以后，再把肝脏放进去捣，最后放进蚕蛹粉和小麦粉，把它揉成小团子，放进孵化池里去。

“这真象撒钓鱼食一样。”重松说，“据说近来的鱼食里掺有带咸味的鱼内脏。我们也放些盐分进去，怎么样？”

“不，不行。”浅二郎说，“放进盐分以后，小鲤鱼就会兴奋起来。我们得沉住气，慢慢地放养才行啊！”

浅二郎很警惕眼睛生原子病，所以戴上了黄色眼镜。庄吉从老早以前起就留起了胡子。

从两条鲤鱼肚里取出来的鱼子，其中坏死的约有八成，

如果一条鱼有二万五千粒鱼子的话，那么孵化池里的鲤鱼苗就有一万条。这种鲤鱼苗还只有鳉鱼那么大，叫“毛子”。孵化出来两个月左右，背上发青，有那么七、八分到两寸长之后，就叫“青子”。有了这般大小，就可以放进养鱼池里去了。据说，再过整整一年或一年多的时间就叫“新子”，长到可以吃了时，就叫“切鲤”。

放养青子的养鱼池，早在二十天以前，就已经挖好了三个。把池子里的水全都放干之后，放进鱼的内脏、腐坏了的粮食、堆肥等，然后放进发酵过的草，利用太阳热使它分解之后，再把水引进来。浅二郎和庄吉都说，这样一来，水的浑浊程度就比较理想了。据说，池子里的水不象清水那样清澈，但含有养分，可以培养出植物性浮游生物和红虫来。它是采取从小河里把水引来的办法，做成活水养鱼池的。一天有那么五、六个小时，让水静静地在流。

按浅二郎等人的设想，一个秋天，把毛子从十匁①养到二十匁，等第二年重量达到三百多匁了，就可以食用。另外，也可以把鱼放养到阿木山下的大池子里去。这一来，我们是花本钱买来的鲤鱼苗，今后即使到大池塘里去钓鱼，池书店的寡妇也不至于再说闲话了。问题是一万条毛子究竟有几成能养活成青子呢？不过浅二郎和庄吉都说，既然是活水养鱼，哪怕是外行，养活五成总不成问题。从季节来看，现在开始孵化是晚了一些，不过，只要调节好水温，

---

① 1匁等于3.75克。

并把旧历换算成新历来投放鱼食的话，也不算太晚。

重松回到家里之后，就去翻阅加藤大岳编纂的《宝历》一书。在旧历六月十七大桀月这天，种好胡萝卜、瓜类之后，再种圣护院萝卜①、扁豆、卷心菜等，那是最合适不过的日子。这是从利用九月的余暑进行耕作的经验里得来的贵重启示。可不是吗，这一来，我们也可以养鳗鱼苗了。可是，再过三天就是新历八月六日，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到了八月九日，又是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日。

"是啊，只剩下三天啦！还得赶紧把日记誊写好。"

重松独自吃了晚饭，然后就着手誊写《挨炸日记》。就在这时繁子坐末班公共汽车回来了。

"这么晚呀！我说，岩竹先生的笔记带回来了吧。"重松问。繁子把包放在桌子边上，拿过手巾，边擦前胸的汗水边说："岩竹先生的这篇记录，在我看之前，院长先生已经看过啦。院长先生一边看，一边脸上显出一种微妙的表情。"

"那么，院长先生对治疗方法说了些什么没有？这才是主要的。"

"他一边看，一边说有参考作用。看完之后，他又说，说起来，他自己也是惩罚性征召的军医。被征到广岛第二部队的，是跟岩竹先生同一天编入那个部队的。"

"可是，这位院长先生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他说入伍那天，经过体格检查，因不合格，当天就命

① 萝卜的品种。

令他回乡了。他那时正患骨痨，下腹部还裹着石膏绷带。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反正很奇妙。院长先生皱着眉头一边看，一边使劲地往下咽了一口气。”

“他那是咽唾沫吧，说不定还是就要哭呢！”

繁子详细地讲了矢须子的病情。晚饭后，过了两个多小时，矢须子请院长给输了血，并注射了生理盐水，然后就安安静静地睡了。

重松只好把《挨炸日记》挪到第二天去誊写。

八月十三日　晴　下午少云

早上五点多钟醒过来，又惦着煤炭的事。

公司食堂还没有开饭。我要炊事员在掺了麸子的凉麦饭里泡些开水，将就着吃了。他又给我一个饭盒，里面装的是从仓库的空箱子底上发现的干面包。既没有弄到煤炭的指望，也没有要去的地方，我就象流浪者一样，光是着急。我决定到车上去考虑，于是乘上了去广岛的电车。因为早上没有什么风，所以在山脚下和河滩上，火葬的烟雾正笔直地往上升，越是接近烧毁了的街，烟雾也就越稀疏了。我这才醒悟到：从市内逃往市郊去的重伤患者很快就死了，而从市郊逃回市内的被炸者，从昨晚起才陆续死去。

在电车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中年男子消息很灵通。据他说：苏军不仅突破了苏中国境线，而且象怒涛似地乘势南下，已经越过了中朝国境线。苏联说不

定也拥有同样的炸弹。一旦美军占领日本本土，日本的男子也许都要被阉掉。说原子弹轰炸以后，到广岛来的健康人之所以会死掉，就是因为原子弹上装有毒气的缘故。一个降落伞拴着毒气，另一个拴着原子弹，这就是真相。广岛市内在遭原子弹轰炸以前，有一百九十多名医生，其中一百二十多名已经死亡。

这个男子虽说长相一般，蓝色的瘦腿裤也是破破烂烂的，可是，不管我们打听什么，他都非常清楚。

（可是，他当时的情报，差错特别多——日后补记）

一走进废墟里，路上玻璃碎片反射出的阳光，实在使我无法抬起头来走路。尸体散发的臭味比昨天稍微淡了一些。不过，房子倒塌后形成的瓦堆处却是臭气熏天，黑乎乎的一片苍蝇叮在那里。清理街道的救护班，好象又增加了后续部队，因为里面混杂着衣服洗旧了、但还没有被汗水弄脏的人。

我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却来到了煤炭专卖公司的废墟上。那里竖着十七、八根贴着告示的柱子，全都是要求专卖公司把临时事务所的地址写在上面的告示。一点线索也没有，真是没有办法。尽管如此，还得想办法。我冥思苦想，终于想起了在户坂的路旁，曾经堆放过煤炭，地点在户坂站和矢口站之间一个叫小田的地方。从今年春天到夏天，我三次来往于去户坂的路上，三次都看到优质煤堆得象山一样高。

我们公司是用煮沸洗净的麻做被服原料，由原料

部负责保管着一星期到十天左右的用量，足够用到本月二十日以后。可是，煤炭几乎已经告罄，现在即使到处去找煤炭专卖公司经理的行踪，也已经来不及了。因此，我打算找户坂路边那堆煤的主人去进行交涉。

小田这个村庄正对着古市，中间隔着太田川的主流。也许要绕一些路，但沿着艺备线，通过山脚下的凉爽处，再从我们的古市公司的正对岸涉水过去，就可以往回走。我作出决定之后，就沿着艺备线的轨道往前走去。

我这才发现装饭盒的小包忘记在煤炭专卖公司的台阶石上。我决定不要了。铁路两边的林荫区，空地上和耕地的角角上，逃难者搭起了小房子，他们是把旧板子、烧过的洋铁皮、旧席子、旧草袋子、稻草、茅草、青草等各种各样的材料收集起来搭成的。有的就那么把树枝当挂衣服和晒东西的竿子；有的还把树干当立柱用；有的用石头垒成灶，再把马口铁片弄弯，架在灶上当锅用；也有的在小房子旁边堆着干树枝。这与其说是小房子，不如说是小凉棚。有的人在里面把石头垒起来，上面放着白布包，旁边的空瓶子里养着象杂草似的花。在这等于是凉棚的小屋子里，有一个老太婆，铺上青茅草，仰面躺着。

这些小房子的共同点是，门口都堆放着杉树和松柏树的枯叶、还有青草。这当然是驱蚊子的材料。农民家制做堆肥，一般是把干叶子点着之后，再在上面

覆盖很厚一层青草，使它不致燃烧起来，整夜地让它薰在那里。我还看到两三个小房里躺着负伤的人，在其中的一个小房子里，大白天还冒着薰蚊子的浓烟，这家象是与众不同。还有那么一家小房子，旁边挖了个洞，洞里面铺上一大张防漏纸，然后放进水去，一个年轻的女子从灶里掏出小石子来，一个一个扔进水里。这相传是土人①烧洗澡水的方法。难道这真是一户土人吗。按理说，如果要用水冲洗身子的话，到附近的河里去也可以嘛。也许是给负伤的人烧的洗澡水吧。

在户坂车站有不少负伤的人在等火车。我走出轨道，穿过车站前，又沿着铁路往前走。可是，我所指望的煤炭已经没有了。那块地象是平整过了。我向附近的农家打听，那家的老大爷说：那堆煤一夜之间就不见了。我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他说：广岛遭到空袭的那天夜里。我问：那堆煤是哪家的？他说：起初听说是陆军堆放在那里的，究竟是谁的，也弄不清楚。如果事先宣扬说是陆军堆放的，那就谁也不敢去动它。"说不定是谁从黑市上贩来囤积在那里的吧？"我甚至提到了这一层意思。结果，老大爷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煤炭可是重要物资呀！"我说了这么一句之后，

① 原文作"山窝"，系住在深山或河滩上，以编竹器和狩猎等为生的漂泊民。

就离开了那里。

我快步来到了古市的对岸。当走下河去涉水过滩时，看到有一个人倒在岩石后面。

这个男人仰面躺倒在那里，使劲翻白眼，张着嘴，光穿了一条裤衩，肚子在微微地一鼓一瘪。旁边的大岩石挡住了这个奄奄一息的人半个身子的阳光。在岩石的背面，又看到头部被烧肿的两具尸体。

我想蹑着脚走过去，可是河滩上尽是小石子，无法使鞋子不发出咯哧咯哧的响声来。自从原子弹爆炸以来，人的尸体尽管见的不少，可是，我还是害怕死尸。夕阳的光辉照过来，使人的眼睛十分难受。河水也把阳光反射过来。

河滩上有小石子的地方逐渐变成了沙地，再往前走就是浅滩上的流水。我一边脱下身上的衣服，一边嘴里念诵《白骨之文》：

“我之生死，人之生死，今日不知，明日不晓。先亡者，如叶柄的水珠多晶莹；后来者，象叶尖的露水形将尽。如斯也，明晨早起还是红颜命，夜来却成白骨身。一旦无常阴风起，且将双眼全闭紧，纵然一刻也需求长命……”

我解开绑腿，脱下鞋子，又脱下裤子，用衬衫包好，再用皮带扎起来，这样好拿着过河。由于持续干旱，河水最深的地方也只到我的大腿根。不过脚老是被泥浆沾住，使我多次一屁股蹲进水里。

左岸虽然有所不同，但右岸到处都是临时火葬场。上流、下流都能看到一股股的烟，烟雾向河面上扑来。我一口气跑过河滩，走上堤坝，再往下走去，到了散发出青草热气的绿色稻田边。我的裤衩全湿了，只好光着身子穿过田间小道，从古市的裨街横穿过去，回到临时住处。天还没有黑，过路的人见我光着身子，也并没有显出奇怪的神色。如果是光着身子逃出来的难民，那是不足为奇的。

"喂，我回来啦！我是蹚水回来的。只有亲自跳进水里，才知道流水的厉害。喂，我肚子饿啦！"

饭盒忘在废墟上的事，我没有告诉繁子。总觉得如果说出来，就象再一次受损失似的。

肚子一饿，声音就发不出来，所以要大声说话。我在屋后小河里，一边洗身子，一边用很大的声音，把我沿着艺备线走回来的事说给繁子听，把看到象土人那样用防漏纸做澡盆的事也告诉了她。

繁子给我拿来了浴衣、短裤和腰带，并以严肃的表情说："厂长来了。"

我马上就知道他是为煤的配给问题来的。那是很自然的事，不用大惊小怪。我赶紧穿上浴衣，回到堂屋里来。富士田厂长竟少见地穿着和服，坐在进门口的门框上，旁边放着打饭用的提盒。

"啊，欢迎欢迎。我打算吃过晚饭以后去向你汇报的。不过，今天也还是没有弄到煤。"

“啊，今天早上，你太太提出来了，说她和令侄女可以回乡下去。因为是遭难的人，获得批准，那是理所当然的。这虽说是小意思，可我把你们今天晚上的饭，连同我的一份都打来了。打算今晚在这里聚聚餐。因为是公司食堂安排的，所以饭菜都不大象样。”

我马上就领会了厂长的意思。我和矢须子在公司里工作，所以在公司的食堂吃饭。可是，带着妻子繁子到食堂去吃饭，不光是我，连矢须子也说心里不是滋味。因为在这物资紧张的时候，要别人弄到粮食很不容易，而且也不知道战争将延续到什么时候。那种不惜牺牲一亿人也要进行焦土作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繁子说，打算带着矢须子先回乡下去，所以，今天向厂长提了出来。我当然赞成。不管从拿来了提盒这点也好，或是厂长换穿了和服也好，都说明公司同意矢须子圆满离职。

我把厂长请到屋里，感谢他长期以来对矢须子的照顾。繁子，还有矢须子本人，也都向他致谢。

提盒是食堂用的特大号食盒，繁子把盖子打开，除了食堂做的菜以外，还有象是作赠礼的一斤装瓶子和一盒牛肉罐头，两个熟透了的西红柿。我以为瓶子里装的是烧酒。象这种奢侈品，已经好久不曾见到啦！

“啊，照顾得这么周到，实在太感谢啦！”繁子把双手伸放在铺席上，低头表示敬意。因为在厂长面前说话，所以用的是东京调子。

“十分感谢！”矢须子也伸放着双手说。

我觉得喉咙里在作响。看到厂长穿和服，这是第一次。我坐在那里，浴衣靠膝盖的地方有一块二寸见方的白补钉。一斤装的瓶子象是带来硬要给我的，可是，当看到膝盖上有补钉时，又的确感到象挨了惩罚一样。我爱喝酒，这一点，同样爱喝酒的厂长是很清楚的。

“厂长，瓶子里装的什么？”

“是酒精，是从苦味酊健胃剂里提取的。还加了一些当药用的糖浆。”

据厂长说，在日本的药典里，把单一糖汁叫作糖浆，是用六份多的白砂糖对三份多的蒸馏水制成的溶液。医生用它作调味药。苦味酊是把龙胆和橙皮等粉末放进药用的酒精里，然后加压，过滤制成的药。近来，苦味酊也好，糖浆也好，在城市的药店里都没有卖的，可是，到乡下的药店去，用规定价格就可以买到。据说，上星期天厂长到乡下去，在熟人的药店里，把苦味酊蒸馏了一下，然后买了糖浆代替砂糖，就这样保存起来了。

“真是精心制成的珍品。不过，如果是酒精的话，我得去拿水来。”

繁子离开了座位，厂长就不盘腿坐了。他说：“苦味酊如果不经过蒸馏就喝，那是苦的。不过，如果忍着点，对上水喝，喝上二两就会有些醉的感觉。今年

正月里，我就喝了那么半斤，醉是醉了，可第二天就泻起肚子来。没想到它还是一种肠胃药。”

矢须子把提盒里的食物一一端到桌子上。公司食堂做的菜是五块油炸桑叶，青菜鱼肉酱、食盐、二片咸菜、掺有麸子的大碗麦米饭，是四个人的份。据说用桑叶做菜，是炊事部职员的新发明，桑叶是从工厂旁边的桑田里摘来的。由于战争，农户停止了养蚕，砍掉了桑树枝，套种蔬菜。据说从砍掉的树根部，又长出了三伏新芽，而且长着正好可以吃的嫩叶。

矢须子把西红柿拿到厨房里，把每个切成两半，再切成片，一片一片地放到碟子里端进来。繁子拿过碟子，把牛肉罐头分成四份。

四个人围着饭桌吃了起来。矢须子学着厂长那样，在杯子里倒进七分水三分酒精。那小心翼翼的动作，就象是摆弄贵重物品一样。

厂长用杉木筷子在杯子里来回搅，我也如法炮制。

“我去拿调羹来，有吃咖喱饭的调羹。”

繁子刚要站起来，厂长逗乐似地说：“不用，太太，搅动酒，我总是要用杉木筷子的。用水对酒精时，也总遵照七对三的比例。不过，理想和现实总是容易产生不一致。”他说着，往自己杯子里又稍许倒了些酒精。

“好吧，厂长，我要领情了。首先为您的健康干杯。”

“来，碰碰杯！”

也许是心理作用吧，感到有些发苦。可是，因为是好酒精，所以味道还算不错。糖浆的甜味也正合适。

繁子和矢须子因为都不喝酒，所以厂长让他们先吃饭。我感到三分酒精浓了一些，虽说没有再加水，却只能一点一点地喝。我第一次吃炸桑叶，蘸上盐一吃，才知道是颇为可口的下酒菜。开战以来，倒是吃了几次油炸菊花叶和柿子树嫩叶。

厂长为我们一家，开了个所谓一家团聚的夜宴。从结果来看，却开了一个反复说沉闷话的送别会。其实，厂长今天也到广岛煤炭专卖公司的废墟上去了，接着又拜访了被服分厂的筐竹中尉，都没有解决问题，所以才去拜访邮政医院的熟人小山医生的。可是，这个医生正忙着给收容的病人进行治疗，不想见面。他正在出口处点烟时，从护士们的互相交谈中，知道了那个发出强烈闪光的东西的真正名称。

厂长醉了，脸色苍白，他说：

“据说发出强烈闪光的东西的正确叫法是原子弹。它似乎可以产生强烈的光辐射。我也在废墟上见到过烧掉下来的脊瓦起泡，瓦的颜色红得象火舌一样。真是厉害，据说今后七十五年内，广岛和长崎连草都会不长啦！”

发出强烈闪光的东西的名称，开始叫新武器，接着叫新式炸弹、秘密武器、新式特殊炸弹、强性能特殊炸弹，到今天我才知道叫原子弹。不过，今后七十

五年内连草都不长，那是谎话。我在废墟上看到长起来的草到处皆是。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厂长。他说："这么说，我也看到了。我看到的是长得很高、耷拉下来的酸模。"

我想起了小说家正宗白鸟①的随笔。记得是在三国同盟②成立时，刊登在《读卖新闻》上。文章写道：在新闻片上看到希特勒正在演说，只能给人以老虎在嚎叫的感觉。在当时，公开说希特勒坏话的人是很少的。希特勒青年团来日本之后，有的县知事还学着人家那样，组织了青年队。在举世都顺着这个潮流的时候，正宗先生这个人却给我们写下了这令人心里痛快的事，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后来，我进了军需工厂，在一心一意谋求增产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时候希特勒给我们打个胜仗就好喽！可是，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以后，我象变了个样似地，觉得心里充满了矛盾。尽管这样，表面上还是一如既往，装着顺从国家舆论的样子，还把八月七日广岛县知事高野向县民发表的演说誊写出来，张贴在公司的大门上。

"这次灾难是极其凄惨的空袭造成的，敌人企图借此破坏我国民的斗志。广岛县民们！这次受害虽说很惨重，但这是战争之常情，万万不能胆怯。目前，正在不断采取救护复兴的措施，军队

---

① 正宗白鸟（1879—1962），日本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

② 指二次大战时，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的同盟。

也正在大力提供援助。让我们迅速地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吧，战争一天也不会停止。”

我是八月九日把它张贴出去的，是上午十时五十几分，在当天原子弹落在长崎稍前一点的时刻。这件事是看了长崎遭到轰炸的墙报，又详细地打听了情况之后才觉察到的。当时，有人把告示中“军队也正在大力提供援助”一句的“正在”两字，用铅笔圈点起来。不知谁在恶作剧。第二天，不知是谁撕掉的，告示没有了，在下面的油漆板壁上，有人用铅笔写着“空着肚子不能打仗”几个大字。

（按理，这样随便乱写，厂长也是注意到了的，但对此他没有说什么。我也没有去擦掉。就那样保留到八月十五日，等停战诏书发出之后，再去一看，不知是谁擦掉的，还留下象是抹布擦过的痕迹。我认为这种圈点、乱写和擦去的行动，都说明了战争期间职工的心情。——日后补记）

我用炸桑叶作下酒菜，喝了三杯酒精对水的酒。因为好久没有喝酒，虽然醉是醉了，但酒劲还没有上来。厂长比我多喝了一倍，越喝脸色越苍白，以至把被服分厂的笹竹中尉说得一钱不值。我们彼此亲身体会到：为了把工厂的生产圆满地进行下去，以往，我们对他们的态度，那是多么低声下气啊！人间的疾苦历历在目，连我都感到厌烦了。但在他们看来，也许可以把我们当成滑稽的木偶吧。

厂长把大碗里的饭吃干净之后，临走时以自暴自弃的口气说：明天把甲号国民服卖到黑市上去。然后，一屁股坐在进屋的门槛上，嘴里却在说，甲号国民服跟新兴宗教之类的宗教团体过去穿的制服完全一个样式。这是一个酩酊大醉的人在说胡话。他还说：在宗教团体总部院子里的树上，曾经看到鸥鸟做了个窝，母鸟还不断地把棉铃虫捉回窝来。

“喂，你知道鸥鸟叫的是什么吗？”厂长把单和服袖子挽起来大声说，“鸥鸟叫的意思是‘敬启者’。喂，闲间君，你侄女平安回到家乡之后，就写一封敬启者的信来吧。”

“是，一定照办。”矢须子说，“可是，厂长先生，我家乡的鸥鸟叫的声音是，‘拿过花纹碟子，喝上一点醋’。”

“这是什么叫法，要叫得再短一些。”

“我小时候，鸥鸟叫的是，‘美滋滋二十八日’。”

“这个好，只要叫得短就行。”

厂长摇摇晃晃地回家去了。

我小时候，鸥鸟的叫声的确是“美滋滋二十八日”。孩子们反复地模仿那种叫声，接着就嚷嚷着：“胡萝卜和牛蒡多讨厌，油炸的果子要拧弯，越大越值钱。”这是什么意思，至今弄不明白。

我本来就在严格管制灯火，可是，正在收拾饭桌时，负责灯火管制的值班人员还是找上门来说：“要注意！”因为妻子到后面小河里去洗东西时，灯光泄漏出去了。

二十

八月十四日　阴转晴

繁子和矢须子给大家留了个信之后，早晨五点多，就出发到神石郡的老家去了。我在饭盒里给他们带了炒米，另外还有一些食盐，水壶里也装了水。除此以外，能够吃的东西家里全都没有了。受灾证书按规定由邻组的组长在广岛的废墟上当场发给。可是，她们没有经过广岛，而是坐从北边绕行的电车，经过可部和盐町走的，因此，没有领到证书。这就使得远离废墟的人，谁也可以不受限制了。

我把两人送走之后又睡了，还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衣服下摆很长，只有一条腿，扛着个带把的勺子，突然向我走来，把我惊醒了。稍许出了点汗，想换换衣服去上班，在脱睡衣时，发现自己身上系的是妻子的红绦带，穿的是妻子的单和服。昨晚，厂长回去之后，我收拾完桌上的东西就上了床。妻子和矢须子到后面的小河里去洗我的衬衫和睡衣，因此，我是随便穿了件衣服上床的。

一斤装的酒瓶里，还剩下约有三分之一的酒。是

喝还是不喝呢？拔开瓶塞子，闻了闻味道，又把瓶塞子盖好，走到厨房里去，正在找酒杯时，听到了警戒警报。

几天前，西部军当局发出布告，警告说：敌人炸弹的威力是以冲击波和光辐射为主，因此要在防空壕里隐蔽起来，切不可把身体露在外边。还说，即使敌机只有一两架，也必须躲起来。可是，大家的防空壕都挖得很简单。我到外边去看了看，在可部那边被山峰分割开的天空里，连广岛方向都看不到飞机的影子。因此我关好门向公司那边走去。这时发出了空袭警报，听到有几颗炸弹落下来的声音，不知落在什么地方。大地上产生了回响。“是岩国！”路边的人家有人这么叫唤。

我从职工宿舍旁边过去，走进了办公室。见一个人也没有来。我把烟头装在刀豆荚形状的烟袋锅里，无聊地抽着。有两三个女职员慌慌张张地跑来，气喘吁吁地说：“早上好！出什么事啦？”

“什么事也没有出。这是怎么啦？”我问。

“宿舍管理员来问出了什么事，他说闲间先生匆匆忙忙上公司去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让我们赶快来问一问。”她们说。

正在这时，又有三、四个职工带着不安的神态跑来说：“早上好！发生什么重大事情啦？”也有人说：“刚才空袭的声音，好象是普通炸弹，大家都说是岩国。”

这一来，反倒把我弄得不好意思了。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就说："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今天我打算到已斐车站去交涉配煤的事，是来拿中午吃的盒饭的。"事实也是如此，我的确决定到已斐车站去看一看。

尽管如此，我上公司也太早了，我后悔违反了常规。以往，从广岛来上班的时候，在一个月当中，到二十七、八日为止，都是十二点半以前到公司里来。可是，唯独今天却早早地来了，使职工们神经紧张，倒也并不奇怪。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以来，什么时候敌军会登陆？什么时候一亿人会玉碎？职工们也许和我一样，都在为之惶惶不安。只是人们的意志被紧紧地束缚起来，岂止是不满，就连不安的情绪，也只能憋在肚子里，不能说出来。所谓组织，是它把人们弄成了这样。

早饭是掺了麸子的麦米饭，还有切得很细的芹菜酱汤。中午的盒饭，是用同样的饭捏成的团子和鱼贝小菜。本来，芹菜过了四月份，就会沾上蚂蝗的卵和幼虫，一般就不能吃了。在我旁边席上，一个叫中田的四十来岁的职工，问端饭来的女雇员说："酱汤是很好地煮过的吧？"

"比一般煮的时间要多那么一倍。"她回答说。

我从一旁插嘴说："饭盒里的鱼贝小菜，是文蛤吧？"

"是蛤蜊，黑市贩子用带有咸味的潮水煮过之后才

拿来的。厨房里的人又加进酱油煮了一下，这就成了大家中午吃的菜。”她说。

据职工中田说：最近在宫岛线的渔师街上，有用咸水煮蛤蜊的，有用鱼肉做成和饼完全一个形状的蒸饼的，然后有人拿到黑市上来卖。因为盐是配给的，不准私自买卖，所以用咸水来凑合。盐一天一天地变得贵重起来了，身体如果老是吸收不到盐分，即使想打停在手上的苍蝇，手腕子也会软绵绵地伸不到苍蝇身上去。

我朝己斐町走去。

跟昨天早上一样，随着逐次接近古市、祇园和山本的废墟，火葬升起的烟，也就越来越稀疏，而到了鸟边野之后，烟就与河岸平行了。

从山本到横川仍然只能走路去。横川到己斐正好是一站，可以沿着铁路线走。虽说不可能指望有运煤的货车到己斐站去，但我很急，所以总是追着自己落在枕木上的淡淡的影子往前走。偶而抬头一看，见在有些阴沉的天空里，上午的太阳发着微微的光，一条白色的虹横贯在空中。那是多么罕见的虹啊！我记起了小时候，深夜里，看到一条银色的虹，出现在山这边，觉得非常奇怪。大白天看到白色的虹，今天是头一次。

在己斐站，站长和助理员们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我决定等一等。会客室的墙上贴满了寻人的纸条。一个宪兵正在来回查看那一张一张的纸条，那副煞有介

事的样子，很引人注目。所有长凳子都被难民占住了。在紧靠检票口的一张长凳子上，两个小孩连裤衩什么的都没有穿，光着身子朝天躺在那里。老爷爷和老奶奶闭着眼睛蹲在旁边。老爷爷不时脸朝光身的孩子，微微睁开眼睛，看起来象是带着孙子无处可投的样子。

不多久，站长他们的会议开完了。上行车满满地载着乘客开了过去。运煤的货车一个车皮也没有拉来。我在站长的许可下，有个向他打听煤炭车的机会。据他说：自八月六日以来，不仅没有来过一趟车，而且往后会不会来，也根本没有消息，从六日起到今天，整个精力都花在人的运输上，至于货物什么的，眼前根本没法顾及了。

没法，我只好说明公司的情况，费尽了口舌，哀求站长和助理员们，请他们用铁路上的电话，查一下往后煤炭的运输情况。这时，宪兵一声不响地走了过来，一边皮鞋踩得地面直响，一边来回看墙上一张张的招贴。最后，还是一句话没说就走了。也许是别的什么地方的部队派来查看民情的宪兵吧，他佩戴着下士军衔。

“宪兵也比较平民化啦！”助理员说。站长没有作声。

实际上，宪兵的确是不怎么威风了。据我看来，军人从八月六日原子弹爆炸以来，他们自己也搞不清还能不能象以往那样威风十足了。

站长大体上接受了我的要求，然后同他约定明天或后天再来问问情况，我就返回来了。

这一带的街道两旁，残存的房子光剩下屋架子了，房瓦刮跑了，房子倾斜着，一块玻璃也没有，留下来的窗框子变成了菱形，拽都拽不动。有的人家外边没有门，就那么进进出出。

我沿着靠山边的道路走了回来。路旁有一所涂油彩的房子，十来个难民从时髦的大门内被挤到了道路上，有的脸肿得象汽球一样，有的头发烧焦了，有的眼睛和鼻子光是象征性的了，如此等等，尽是些身上沾着血块的负伤者。看上去，这一家虽说没有挂医院的牌子，却象是医生的家。这时我才发觉诊疗室里满是患者，他们是在等着叫号的。这也许是一些去不了收容所的人，也许是对那种胡乱收容在一起的做法，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难以适应的人。我快步走过了那家门前，在路旁一家仓库般的房子的堂屋里，也看到几个负伤的人。这些人都躺在地上，可是，其中有一个小孩朝上伸着一只手。我同样快步从这里走过去。

我擦汗的布沾满了灰和汗，变成了土色。因为想洗洗脸，就走上了通向水稻田的路。可是，到处的田里都没有水。水渠也干涸了，沟底的泥都开了坼，泥鳅几乎只剩下些骨头。一只麻雀死在沟边上，翅膀的一部分烧焦了，发出了腐烂的臭气，身体的一半斜着陷进了土里，还滑出一道七、八寸长的痕迹。从这里可以

看出，跟我在藕田旁边捉到的鸽子不同，象是在爆炸的一瞬间，被强烈的风压使劲摔到泥土地上的。

中午的盒饭是在田边路上，边走边吃的。在这一带山坡上，也冒着火葬的烟。

回到公司里，厂长和几个职工正在食堂里喝麦茶。看上去与平常不同，大家都象在冥思苦想似的。我在职工们面前，没有提到昨晚喝酒的事，只是简单地报告说："煤炭的事，我跟己斐站的站长联系过了，是吉是凶，明天或是后天我想就会明白的。"

"辛苦了！"厂长不悦地说，"可是，闲间君，广岛的人有什么解释吗？"

"今天没有到广岛去，不知有什么解释。"

"明天将有重要广播。收音机里说预定明天中午有重要广播。大家都在猜测呢！"

我感到舌尖有些麻木，感觉不出会有什么重要广播，但心里在想：不外是讲和，投降，或是停战，三者必居其一吧。至于本土决战，那是老早以前的事，已经听腻啦！

职工们总是沉默不语，可是，又象想起了什么似的，只要有一个人说话，就会有一个人搭腔，再有一个人说话，又会有一个人跟他搭腔。把这些话归纳起来，就变成了如下的意见：

今天，一群敌机悠然自得地飞过了上空，既不轰炸，我方也不开炮射击。昨天也没有开炮射击。今天

岩国遭到空袭，且不去说它，反正这一两天来情况有变化。中央的执政者已与敌人说好了，据说明天中午就向大家公布。尽管如此，敌机还是大模大样地在头上飞，来回进行严厉的监视，这说明不可能是讲和或者是停战，剩下的只能是投降。这么一来，就象日本军队在外地占领区所进行的宣传那样：敌军是不是要在本土登陆，占领江湾，来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呢？还有，是不是对苏宣战一类的重要广播呢？如果是那样，就成了与全世界的国家为敌了。出征到外地去的日本兵怎么办？一般国民怎么办？在今天之前，尽管心里在想：不会比眼下的生活更苦了吧？我们对国家的灭亡也同样有思想准备。可是，究竟应该怎么个准备法，连自己也弄不清楚。敌人有武力，日本所有的男子会不会都要阉掉呢？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原子弹扔下来之前不投降呢？不，正因为扔了原子弹，所以才投降的。可是，我们已经打败了，这一点敌人应该是知道的呀，没有必要扔原子弹嘛。不管怎么说，那些建立发动战争的机构的人……

这些话已经超出了言论管制范围，因此没有继续往下猜。

我把在己斐站交涉的情况，再次报告给厂长，厂长说："那么，请把提交给己斐站站长的材料在明天中午以前写好。因为有重要广播，所以希望你写出个材料来，事后谁来调查，都能正确理解。如果再发生象上

次什么时候那样的误解，就不好了。这是我这个厂长的命令。”

他的话说得很清楚，象是说给旁边的职工们听似的。

所谓“象上次什么时候那样的误解”，那是今年春天，错把一个车皮的煤运到别的公司去了，结果怀疑我们公司用煤搞邪门歪道。尽管后来弄清楚这是误会，但煤炭专卖公司也曾想从我们公司抓出人来当牺牲品。

我向厂长和职工们讲了在去已斐的途中，看到了白色的虹的事。厂长一听，猛地往桌子上就是一拳，说：“是吗，你也见到啦？我过去在东京的时候，在二·二六事件①的前一天，也曾见到过，那是白色的虹。”

那也是白色的虹，从太阳的正当中横穿过去。二·二六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午十一时左右，厂长正在三宅坂地区走。那天，海上风波很大，宫城的护城河里飞来了几百只海鸥。因为是二月下旬，野鸭子也群集在河堤上。海鸥聚集之多，不知是几百只还是几千只。心里正觉着很奇怪，却又出现了更奇怪的事。那就是白色的虹从天空里太阳的正当中横穿过去。

“那可是个不祥之兆。”厂长很认真地说，“是出事

---

①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中的部分“少壮派”军官为迫使当局加快向外扩张的步伐，发动了一次袭击首相官邸的军事政变，杀死杀伤内阁官员四人。政变虽未成功，但军部对政治的支配权却从此得到加强。

的前一天。第二天，就发生了二·二六事件。我对工作机关的上司说，刚才看到了白色的虹。上司一听吓了一跳，说‘白虹，穿过太阳!？这是发生兵变的天象。’上司是这么说的。据说，不知是史书还是传记上，有这种记载。当时我还想，真有这种混帐事吗？可是，第二天的黎明，就发生了二·二六事件。”

“我所看到的是不太宽的虹，象针扎进了太阳里一样。”

“就是那样，虽说不算太宽，却是个流线型带关键性的白色的虹。这不是什么遇事爱卜吉凶，而是白色的虹很象贫困之神，真是太象啦!”

我跑了一天，觉得很累。关于运煤的货车的材料，决定在明天中午以前写好。晚饭是同厂长和职工们一起在食堂吃的。

“昨晚的酒精味还留着哩!”我悄悄地对厂长说。

“好些，的确不错。等重要广播有了结果之后，明天晚上再喝吧!”厂长说。

八月十五日　晴

也许因为昨天累了，睡得非常香的缘故吧，直到早晨才睁开了眼睛。

希望赶紧到工厂的食堂去吃饭。在那之前，只好照例喝点水骗一骗肠胃。可是，时间还有富裕，就往大门口的门坎上一坐。房东老大爷来问：“据说有重

要广播，是什么呀？”然后把报纸包的东西给了我，说是巴西的咖啡果。这是老大爷一个二十多年前去巴西谋生的外甥，在几年前寄来的，因为不知道怎么个吃法，所以至今一直象宝贝似地用纸包着，收藏在柜子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咖啡果的实物，同样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个炒法。

“这是摩卡种，还是阿拉伯种？据说近年来，在巴西主要栽培摩卡和阿拉伯的杂交种。”

不知什么时候，我听厂长说过。我原话照搬，难得在这里用上了。

并不是因为我对战局非常了解，老大爷才来和我说话的，而是因为他关心重要广播的事，只要是有一个说话的对象就行。我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

据老大爷说：在广岛的天满川里，至今河里的鱼还有死的。肚皮朝上有气无力地浮起来之后，只要用手一抓，鱼鳞就会掉下来，背鳍也会脱落。浅野院子里泉水池中的鲤鱼，大多数在空袭时当即死去，幸存下来的鲤鱼不是脱鳞，就是一下子变得晕晕乎乎的。据说，在那些没有遭难的人当中，凡是在废墟上来回走过的，也有皮肤上不断出现斑点，头发慢慢脱落，牙齿松动的。我却不知因为什么，到今天为止，即使拽头发，也掉不下来，皮肤上没有斑点，牙齿也没有异常（我心想挨炸已经两年了，不要紧了，从那时起才有两颗牙齿松动，自己轻易地一拔，就下来了。接

着，又有四颗松动起来，于是用手指捏住，往外一拽就掉了，一点不痛。现在上牙全是假牙。劳动累了之后，头上会出来豆粒大的斑疹，打开始就和我一起养鲤鱼的庄吉，在挨炸后的第二年，牙齿在两个月内，就那么一点不痛地全都掉光了，上下全是假牙。庄吉上边的牙龈因为牙床似有非有，显得很低，所以牙科医生把假牙床尽可能做得高些，使嘴唇的样子变得好看起来。即使这样做，看上去上嘴唇还是有点往嘴里缩。庄吉为了掩盖上嘴唇的缺陷，所以至今仍然留着胡子。是又粗又浓的胡子。尽管村里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可是，偶尔还是有人说，庄吉的胡子与他的身分不相称。在他本人来说，决不是因为觉得自己了不起才留胡子的。我在这里要为谦逊质朴的庄吉辩护。——日后补记)

我等老大爷走了之后，就上公司去了，和大家一起在食堂里吃了早饭，就开始着手写必需的材料。是根据厂长的命令，要交给己斐站站长的材料，上面要写明公司一星期煤的需要量和被服的生产量，还要详细地写明最近在广岛被服分厂的交涉经过和煤炭专卖公司的毁灭状况，所以是很费脑子的工作。如果把主管被服分厂的配煤工作的军官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写上去，那是不行的。可是，即使写上他们帮了大忙，作为申请书来说，也无济于事。因此，写这种文过饰非的材料，实在是费了老劲。文章衔接的地方，还要

插进几句歌颂的话，比如写上“在此事态非常紧急之际，一块煤就是一滴血”之类的话。我想在煤炭专卖公司连人的生命全都消灭了的今天，这种写法，不过是这种专卖制度下的一种策略罢了。

材料写完了，正在重新阅读一遍。这时，工厂的机器声音突然停了下来。是十二点差五分，重要广播的时刻快到了。我把材料放进抽屉里，走出走廊，从台阶上跑下去，很快出太平门来到后院里。虽说食堂里有收音机，但眼下在那里，可怕的重大事情，正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我不想听那种可怕的事。大家都急急忙忙地通过走廊，象是要到食堂那边去。那种脚步声，听上去是难以入耳的噪音。

后院里很寂静，三面围着公司的房子，一面连在枹树茂密的小山脚下。有一条六尺宽的水渠，从树林里过来，经过这个后院，再经过办公室的房子和工务部的房子之间，沟里的水带着凉风朝前流去。水沟前的潮湿土地上，到处长满了杉苔和钱苔，水沟那边长着一堆一堆的金钱草，开着疏穗状的淡红色的花。有些地方还长着蕺菜。

我从外边朝办公室内看了看，一个人都没有了。心想也许是到食堂里去了。可又一想，觉得他们也许不会去。又看了看职工的房间，也是空无一人。从后门上望了望办公室旁边的简易炊事房，小炉子上的大水壶里的水已经烧开，把盖子掀动了。这是带饭盒来

的工作人员，把水壶放在炉子上的。大家都去听广播去了，也就没有人去管它了。

广播已经开始了，可是，传到后院里来的，还是那些断断续续的很低的谈话声。我为了不受那种话语的意思的左右，就沿着渠道走来走去，有时也会停下来站一会儿。这水渠两侧的边沿，垒起约六尺高的石壁，沟底平平的，同样全是铺的石块。水很浅，没有一点脏东西，清澈的水给人以透凉的感觉。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干净的水呢！”

我发觉在流水里，小鳗鱼排着队在兴冲冲地往上游。小鳗鱼之多，真是数不清，看上去的确是惊人。比那种叫“没梭过”①的小鳗鱼还要小，在我们乡下把它当作是身长三、四寸的“比利哥”②或“鞑靼巴利”③的幼虫。

“好哇！往上游吧，游吧，象是显出水的味道来啦！”

无数的小鳗鱼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往上游。

这种“比利哥”是从广岛的河下游，不顾路远，逆水而来的。一般小鳗鱼在五月中旬左右，从海里来到河里，逆着河水往上游。可是，当来到离河口半里左右的地方，身体还是象柳叶一样扁平而半透明，广岛江湾一带的渔师，称它为河口鳗。到了这里之后，

---

①、②、③ 这三种鱼是地方的习惯称呼，故采用音译。

才变得有些鳗鱼的样子了。大小有泥鳅那么长，但比泥鳅还要细，游起来很好看。广岛被炸的八月六日前后，不知往上游到哪一带去了。我蹲在沟沿上，来回观察了“比利哥”的背，尽是淡灰色和深灰色的，好象都没有遇过难。

“这东西能钓上来吗？它吃什么样的食呢？”

我离开了那里，返回到太平门那边去。从门里出来一个职工，小跑着打我旁边过。

“喂，老弟，怎么啦？”我招呼说。

职工回过头来，只是瞪了我一眼，就向简易炊事房那边跑去。从他紧紧地抓着工作帽和跑起来显得很拘谨的样子来看，使人感到事情非同寻常。

我沿着走廊向食堂那边走去，职工们都带着以往从未见过的那种可怕的表情，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过去。其中有哭泣着的男职工，也有用工作帽遮着脸的女职工。在一起回宿舍去的几个女职工里，有两个人并排着一起走，其中一个在哭，另一个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安慰说：“你，别哭呀！这一来，不是就不会再有空袭了么。”

我眼睛里也噙着眼泪。为了掩盖这一点，我就用放在食堂入口处的洗手盆洗手。一个分完了菜饭的中年女炊事员，朝我走过来打招呼：

“闲间先生，最近以来，真不知是怎么回事。”她很客气地行了个礼说，“说真的，象我这样一个老太婆，

感到委曲，很委曲，真不知怎么说好。闲间先生。”

这个女炊事员并没有哭。我也收住了眼泪。说真的，本月本日中午过后的眼泪，已经不属于正统派的眼泪了。我小时在附近玩的时候，一个叫要市的高个子恶棍，是个半白痴状态的人，经常欺侮我。尽管如此，我当场总是忍住眼泪逃回家来，央求母亲把奶头从敞开的胸前掏出来，我在看到了奶头的同时才开始哭起来。现在我还记得奶味是咸的。虽说那是放心之后一瞬间的眼泪，但我认为今天的眼泪也是与此相同的一种眼泪。

食堂里，厂长和职工们加在一起，总共只有二十来个人坐在桌子旁边。而且还尽是些上年纪的人，全都象石雕的地藏菩萨一样，默不作声。没有一个吃饭的，年轻的女炊事员拿着布巾，就象挨了骂似的，站在往外送饭菜的门帘底下。

“厂长，材料总算写好了。”我说着，在厂长的对面坐了下来，“象是投降啦！”

“正是那样。”厂长意外干脆地说，“刚才，天皇陛下发表了广播演说，可是，收音机的声音不好，职工们调了调，越调越糟，听不清楚。不过，反正是投降啦！”

饭桌上摆的是掺有麸子的盖浇饭，干巴巴的，叮着一堆苍蝇。酱油煮的蛤蜊上也满是苍蝇。可谁也不去赶它。

“我说，诸位，拿出干劲来吃吧！”厂长极不自然地

大声说，“喂，炊事房的小姐们，把梅干拿来，按每人三个数好拿来。从明天起，这个工厂说不定要由敌军来接管喽！如果那样，我就没有发言权啦！”

大家没有作声。可是，因为厂长拿起了筷子，我们也就拿起了筷子。

梅干分给大家每人三个。我学着厂长那样，把三个梅干放在饭上，再满满地倒上茶，用筷子搅拌好，随即吃了起来。吃的时候，还一边添茶水，一边留神。可是，在饭碗底下只剩下一个梅干，两个已经找不着了，我并没有把梅干核往外扔过，也没有光顾着往下咽。那两个找不到的梅干，可能是和饭一起吞下去了。摸了摸喉头，也没有什么异状，尽管那是比较大的梅干。

吃饭后，一个叫与田的职工说，刚才天皇在广播里提出了“今后应该更加努力去战斗”，因此，一时大家出现了紧张的神情，厂长和职工们也都没有马上离开饭桌。突然有人大声说：“这是流言蜚语。”接着，一个叫中西的劳务科职员说：在刚才的广播里，天皇明确地说“如若继续交战，终必……”

“我也弄不明白，可的确是那样聆听的呀！”厂长说。

另外还有两三个人也说，天皇的话的确是那样。如果是那样，那么，从天皇的话里就得不出“应该更加努力去战斗”的结论来，也就是说，仍然只能归到

战败的结论上去。(根据当天下午五时的广播，才明确知道是战败了。后来，在印刷品上看到了结束战争的诏书，是这样写的：

——敌人近复采取凶残之轰炸，频频杀害无辜，惨祸所及，实难预料，若继续交战，不仅必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人类文明亦必将遭毁坏……。——日后补记)

我把材料从办公室拿到了食堂，请厂长盖章。可是，既然已经战败，与军队有关的被服工厂也将不复存在，去不去已斐车站已经无关紧要了。

"这材料保存在哪里呢?"我问厂长。

"我来保存，放在保险柜里。好吧，我这就去存起来。"他说着，从桌边站起来走了。

我也从食堂里出来，为了再去看看小鳗鱼往上游的情景，便从太平门走出后院里，这回我是小心翼翼地踮着脚走近水渠的。可是，小鳗鱼全都没有了，光是清澈的水在流。

《挨炸日记》的誊写到此完了。因为将来还要再看，所以还是用厚纸加上封面为好。

第二天的下午，重松去看孵化池的情况，小鱼成长得十分好，在大养鱼池浅水处的角上，种上了莼菜，大概是庄吉从城山的弁天池那里采集来种上的。椭圆形的叶片闪着绿色的光泽，星星点点地漂浮在水面上，其中有的长出

了细小的花梗，上面开着暗紫色的小花。

“眼下如果从对面山上现出虹来，那就是奇迹。如果不是白色的虹，而是出现彩虹的话，矢须子的病就可以治好喽！”

尽管明知这是脱离现实的事，可是，重松还是把目光移向了对面山上，心里在这样幻想着。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黑雨
作者=（日）井伏鳟二著　　柯毅文　　颜景镐译
页数=322
SS号=10350985
出版日期=1982年04月第1版